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十驾斋养新录

清·钱大昕著

上海书店出版

清·钱大昕撰

十驾斋养新录

上海书店出版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46747

146737

本书根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复印

十驾斋养新录

清·钱大昕撰

上海书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8 3/4 插页 2

1983年12月第一版 198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

J66·1 定价 2.20元

十駕齋養新錄序

學術盛衰。當於百年前後論升降焉。元初學者。不能學唐宋儒者之難。惟以空言高論。易立名者爲事。其流至於明初五經大全易極矣。中葉以後。學者漸務於難。然能者尙少。我朝開國。鴻儒碩學。接踵而出。乃遠過乎千百年以前。乾隆中。學者要習而精之。可謂難矣。可謂盛矣。國初以來。諸儒或言道德。或言經術。或言史學。或言天學。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韻。或言金石詩文。專精者固多。兼擅者尙少。惟嘉定錢辛嶺先生。能兼其成。由今言之。蓋有九難。先生講學上書房。歸里甚早。人倫師表。履蹈粹然。此人所難能一也。先生深於道德性情之理。特論必執其中。寔事必求其是。此人所難能二也。先生潛挈經學。傳注疏義。無不洞徹原委。此人所難能三也。先生於正史雜史。無不討尋。訂千年未正之譌。此人所難能四也。先生精通天算。三統上下。無不推而明之。此人所難能五也。先生校正地志。於天下古今沿革分合。無不考而明之。此人所難能六也。先生於六書音韻。觀其會通。得古人聲音文字之本。此人所難能七也。先生於金石。無不編錄。於官制史事。攷核尤精。此人所難能八也。先生詩古文詞。及其早歲。久已主盟壇坫。冠冕館閣。此人所難能九也。合此九難。求之百載。歸於嘉定。孰不云然。元嘗服膺曾子十篇矣。曾子曰。難者弗辟。易者弗從。故聖賢所能。必爲至難。若立一說。標一旨。卽名爲大儒。恐古聖賢不若是之易也。先生所著書。若

廿二史攷異、通鑑注辯正、元史藝文志、三統術衍、金石跋尾、潛研堂文集、久爲海內學者所讀矣。別有十駕齋養新錄廿卷，乃隨筆札記經史諸義之書，學者必欲得而讀之，乞刻於版。凡此所著，皆精確中正之論，卽瑣言剩義，非貴通原本者不能贊之折杖一枝，非鄧林之大不能有也。噫嘻難矣！元於先生之學，未能少測厓岸，僅就所自見者，於百年前後約舉九難之義，爲後之史官傳大儒者略述之。

嘉慶九年歲次甲子小雪日揚州後學阮元謹序。

自序

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客新心暗已隨。願學新心養新德。長隨新業起新思。那知厚詠芭蕉句也。先大父嘗取養新二字。榜於讀書之堂。大昕兒時侍左右。嘗爲誦之。且示以溫故知新之旨。今年逾七十。學不加進。追惟燕翼之言。泚然汗下。加以目眊耳聾。記一忘十。問字之客不來。借書之氣久微。偶有咫聞。隨筆記之。自慙登燭之光。猶賢博學之好。題曰養新錄。不敢忘祖訓也。嘉慶四年十月。書於十駕齋。

錢辛楣先生年譜序

唐宋以來名公巨卿皆有年譜。然必爵位功業道德文章炳耀一世而又克享大年則及身自爲之而無忝後學代爲之而足徵與國之史傳家之世系可互相參攷者也。唐香山居士白文公自編長慶前後各集并以年譜今集中所刻出於陳伯玉李德裕之手則公自編之譜久已散佚。然公之年齒官階時事出處一一見諸詩集讀其詩而年譜卽在其中矣。嘉定錢竹汀宮詹甫晬能言母沈太恭人指玉而二字教之試以他書指認不誤與香山之生七八月乳母抱立屏下指之無二字百試不差者正同豈非文人偉業異世相符者乎。先生鍾光岳氣完之運立堯舜賡歌之廷年甫及艾養病里門雖位止九卿功業未顯而道德文章中外仰之如泰山北斗著述之富網羅百家沾溉藝苑高麗使臣在都購其詩文集嚮諸國中與香山之日本新羅鈔寫其本者亦復相似故翼謂先生卽我朝之白傳也。歲在庚申獲交先生從孫直卿學博以先生年譜見示壬子以前先生自撰後十二年其曾孫又沂學博補編受而讀之知先生少壯時所親炙者先達名流而後之同年儕輩門生新進皆鴻博之碩儒詞章之宗匠尙論者可想見當時國運之隆人才之盛而先生令名壽考全受全歸此又名公卿年譜中所罕觀也。憶嘉慶壬戌先生重游泮水翼年十四歲不獲親瞻道絕及與令孫竹孫學博同歲游泮禮宜晉謁門下而哲人已萎徒深歎慕。

迄今天假之年。龍鍾未死。猶得腆顏泚筆。附名於一代大儒之譜末。是則厚幸也夫。咸豐十年陽月既望。寶山袁翼謹撰於豫章郡寓齋。時年七十有二。

錢辛楣先生年譜

曾孫慶曾校注

竹汀居十年譜手編自題

謹案公諱大昕字曉徵一字及之號辛楣又號竹汀居士姓錢氏先世鳳里公諱鏞明正德間自常熟徙鳳里贅嘉定之盛涇管氏遂世居嘉定先世譜系所自遷嘉時已失不可攷鳳里公生北郊公諱浦北郊公生順郊公諱炳順郊公生侍郊公諱珠侍郊公生公曠公諱岐是爲公曾祖

雍正六年戊申正月七日戊午戌時居士生於嘉定望仙橋河東宅

謹案吾家自鳳里公始居盛涇再傳而析二支一居外岡一居望仙橋望仙橋鎮在縣城西十八里

先大夫年逾三十尙未得子姑夫沈組佩先生言房門不利當閉之而別啓戶焉如其言期年而居士生

謹案高祖中憲公諱桂發字芳五號小山縣學附生以公貴封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官贈中憲大夫禮部府少詹事著有方壺吟藁三卷享壽七十有九生於康熙三十六年至是年三十二矣沈諱張坊新陽縣庠生居嘉定以子魁官贈奉政大夫貴州威甯州知州

七年己酉年二歲

居十甫周歲能言母沈太恭人指玉而二字教之更以他書覆試卽指認不誤晬日家人陳百物於

盤居士諦視良久，惟取一筆。

謹案：公集奉政公家傳云：甫辟卽教以識字。

八年庚戌，年三歲。

沈太恭人歸甯，攜居士至外祖宅。外祖喜其慧了，引詣諸戚友家，見堂上扁聯，皆能成誦。

謹案：公外祖沈處士諱時俊，居青浦之黃渡鎮。

九年辛亥，年四歲。

十年壬子，年五歲。

始從塾師曾獻若先生問字。

謹案：奉政公家傳云：比五歲，受以經書，稍暇卽與講論前代故事，詳悉指示，俾記憶勿忘。乃止。如是者殆十年。曾公諱佳，縣庠生，中憲公業師。

十一年癸丑，年六歲。

十二年甲寅，年七歲。

先大夫移居河西宅。

十三年乙卯，年八歲。

乾隆元年丙辰，年九歲。

謹案是年中憲公入學公集中憲公行述云年歲強仕始受知於學使禮部侍郎桐城張公廷爵三上執闕不過杜門課徒自給

二年丁巳年十歲

大父奉政公館望仙橋楊氏即從大父受業初學爲八股

謹案奉政公諱王炯字育文號陳人縣學生鄉飲大賓壽九十有二著有字學海珠三卷星命瑣言一卷以公貴贈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奉政公夙精小學教以訓詁音韻公能貫通大意奉政公嘗謂此子入許鄉之室無難也

自夏至冬病疥廢學

三年戊午年十一歲

始應童子試

謹案是年邑令爲咸甯黃公建中

四年己未年十二歲

先大夫館外岡族父元禮齋從先大夫學

謹案外岡鎮在縣城四十二里元禮先生諱楷國學生與公同出北郊公

五年庚申年十三歲

仍從先大夫在外岡書齋其夏復應童子試邑尊永嘉林公諱上梓面試大加獎賞揭案名在第六

先大夫攜居士謁謝公曰。令子遠大之器。不必欲其速售也。

六年辛酉。年十四歲。

先大夫館族兄彥輝齋。仍從先大夫學。

謹案彥輝先生諱燦。國學生。與公同出順郊公。又案中憲公行述。初館元禮先生齋。後館彥輝先生齋。皆攜公自隨。晨夕督課。當是時事。業家皆不習詩。生徒或私作韻語。則父師相詬病。以爲妨於制義也。中憲公獨喜教公爲詩。示以唐人安章宅句之法。則公之始學爲詩。當在此三四年間。是秋中憲公赴江甯鄉試。公卽攝館。

七年壬戌。年十五歲。

是歲負笈入城。從曹丹五先生學。同筆硯者。陸昌雅、李斗祥、韓萬原、徐毓洲諸君。及先生之子習庵也。

謹案曹封翁諱桂芳。號榴潛。歲貢生。習庵學士名仁虎。字來殷。辛巳進士。陸名授詩。與公同入泮。少年有才。早世。韓名本。徐名應秀。皆縣學生。公詩集有徐毓洲讀書僧舍集杜詩相寄之作。又嘗爲記芥舟山房見文集。

其夏復應童子試。受知於學使內閣學士劉公。諱藻。覆試日。見居士方髫齡。別置筆硯於它所試之。較原卷更佳。次日復特招覆試。以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爲題。試畢獎勵甚至。贈以筆墨數事。公嘗語人曰。吾視學一載。所得惟王生鳴盛、錢生大昕兩人耳。是時始與禮堂定交。外舅虛亭先生見居士文。亦以爲不凡。明年始有昏姻之約。

繭案劉制軍原名玉璣字素存山東荷澤人丙辰博學宏詞王封翁諱爾達字非聞歲貢生子光祿諱鳴盛字鳳塔號禮堂又號西莊公同年進士及第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左遷光祿寺卿
早年與公齊名人稱錢王

八年癸亥年十六歲

仍假館曹氏

繭案曹封翁自外岡徙居城東顧其堂曰蓉鏡公乞假歸里時曾爲作記見文集

九年甲子年十七歲

學使開公泰科試取一等第七名

繭案開制軍字兆新號敬庵滿洲正黃旗人甲辰進士時官兵部侍郎

是秋鄉試始與王蘭泉定交

繭案王少司寇名祖字琴德號蘭泉又號述庵公同年進士居青浦縣之朱家角里又案是年十月公弟可廬先生生

十年乙丑年十八歲

始授徒塢城顧氏其家頗藏書案頭有資治通鑑及不全二十一史晨夕披覽始有尙論千古之志讀東坡戲作賈梁道詩輒援晉書以糾其失中年見浙中新刊查注蘇詩已先我言之然居士年未弱冠考據已有與前輩闇合者矣

羅案塢城在縣城東南四十里諸生顧公我謝公亞壻也是年延館其家公辨正蘇詩觀以司馬懿爲司馬師見養新錄卷十六

十一年丙寅 年十九歲

仍授徒顧氏

讀李延壽南北史鈔撮故事爲南北史傳一冊

羅案家藏公手書冊子十餘幅皆節錄南北史語并記云所中擅有此書錄出數則以備兒童遺忘蓋公少年篤好此書大半能成誦故取以爲傳家之學

十二年丁卯 年二十歲

是秋應江甯鄉試同考官廣德州知州歷城曾公尙增得居士卷奇之薦主司不見售

羅案公壽邵松阿舍人七十詩云同出南豐一瓣真自注若鄉試出長清曾公房予出曾公薦爲試官所黜

十三年戊辰 年二十一歲

四月學使尹公會一歲試取一等第六名

羅案尹公字元孚直隸博野人甲辰進士時官工部侍郎

八月祖母朱宜人歿

羅案朱宜人處士德謙公女年八十有二中憲公恪遵家法不作佛事

十四年己巳 年二十二歲

巡撫覺羅博軒公雅爾哈善聞予名。檄本縣具文送紫陽書院肄業。時侍御王艮齋先生爲院長。開居士課義詩賦論策。歎賞不置。曰：「此天下才也。」自是課試常居第一。青浦王蘭泉、長洲褚鶴侶、左莪及禮堂習庵皆在同舍。以古學相策勵。吳中老宿李客山、趙欽谷、惠松厓、沈冠雲、許子遜、顧祿百亦引爲忘年交。

謹案：公作習庵先生墓志。博軒作博亭。侍御諱峻。字次山。常熟人。甲辰進士。隸侶舍人名寅亮。公同年召試。賜舉人。左莪舉士名廷璋。癸未進士。李布衣名果。趙徵士名虹。惠徵士名棟。沈徵士名彤。許大令名廷鏐。顧上舍名詒。錄惠長於公三十餘年。沈長於公四十年。又案：先是王少司寇肄業紫陽書院。與王光祿同舍。始知公幼慧。善讀書。有神童之目。及院長詢以今日人才。則以公對。院長轉告巡撫。巡撫喜甚。招公至院試。以周禮文獻通考兩論。公下筆千言。於是驚異。院中諸名宿莫不歎手敬之。

十五年庚午年二十三歲。

學使崔公紀科試一等。時松江士子亦赴崑山科試。因得與黃芳亭、趙損之、張少華、吳白華、凌祖錫諸君交。

謹案：崔副憲字君玉。號南有。蒲州人。戊戌進士。時官祭酒。黃司諫名文藻。趙光祿名文哲。壬午召試。賜舉人。以主事死。金川縣贈光祿寺少卿。入祀昭忠祠。張舍人名熙純。皆上海人。吳侍郎名省欽。癸未進士。南匯人。凌上舍名應賢。亦上海人。與公同應召試。

秋應江南鄉試報罷。

江甯翁朗夫到吳門特來訂交。

議案翁徵士名照號壽堂

其冬娶先妻王恭人贅居外舅宅。

議案王恭人爲張亭先生幼女事詳公文集卷五十

院長良齋先生以疾辭去代之者長洲沈歸愚先生也。

議案公詩集有用昌黎會合聯句韻送王良齋先生歸海虞之作沈文愨公諱德潛已未進士官至禮部尙書在院錄刊江左七子詩選七子者公及王光祿王少司寇吳竹嶼舍人趙損之光祿曹習庵學士黃芳亭司諫也詩成風行於世賈柏有撰至日本者其國相高橋讀而善之爲七律人贈一章寄估以津人監稱之以爲難林之比

十六年辛未年二十四歲

是歲大駕始南巡江浙吳中士子各進獻賦詩大昕進賦一篇學使番禺莊公滋圖選入一等有詔召試江甯行在欽命題蠶月條桑賦指佞草詩理學真僞論閱卷官大學士滿洲高文定公兵部侍郎休甯汪文端公刑部侍郎嘉興錢文端公擬定一等二名特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學習行走四月二日於揚州香草寺行宮謝恩特賜御製生秋詩石刻其秋高文定公招至清江浦公署館於荷芳書院西偏翁朗夫周讓谷莊培封皆在幕府意甚相得

議案莊協揆諱有恭已未進士及第高公諱斌汪相國諱由敦甲辰進士錢尙書諱陳羣辛丑進士是年與公同應召試入中書者懷甯蔣公雍植全椒吳公烜長洲緒公寅亮休甯吳公志鴻常

熟係公夢達凡六人周刺史名天度
正申進士仁和人莊公名彌陽湖人

又案試作刻入南巡盛典詩見詩集卷三家藏公手書試作賦詩沈文懸公評云灼灼狀桃花之
鮮依依畫楊柳之態尋條赴節情韻環周唐人律賦中亦稱高手詩格並見大方時未搗礪也公
入中書有紀恩詩

十七年壬申年二十五歲

三月束裝入都過清江浦文定公復留住公署兩月乃買舟送居士與讓谷北行到都僦舍繩匠斲
衡與褚鶴侶同年同寓始入內閣票籤房辦事每三日一人直十日一直宿

議案公清江浦懷舊詩壬申之夏渡清江口聞戲亭前賦折柳自注云是歲相
國高文定公具舟送予北上同舟者仁和周君天度陽湖莊君燭及予三人

其秋會試不第移寓潘家河沿仍與鶴侶同居

十八年癸酉年二十六歲

在中書任暇與吳杉亭褚鶴侶兩同年講習算術得宣城梅氏書讀之寢食幾廢因讀歷代史志從
容布算得古今推步之理

謹案梅氏文鼎有歷算全書大統書志
勿庵歷算書記中西經星同異攷等書

其秋移寓椿樹頭條衡衡

冬初王恭人自南來禮堂亦至恭人於途間遭疾幾殆到都調治兩月得痊

護案王恭人行述有舟至楊村扶入肩輿昇至寄舍云云。

又案公著元氏族表於是年編始。

十九年甲戌年二十七歲。

正月始補中書額缺。

三月會試中式第十九名總裁大學士海甯陳文勤公禮部侍郎野園介公內閣學士武進錢文敏公同考官編修甯都鈍庵盧公是科文敏公自撰策問條目闡中徧搜三場所得如王禮堂王蘭泉紀曉嵐朱竹均姜石貞翟大川輩皆稱汲古之彥揭曉之次日午門謝恩文敏公謂諸公曰此科元魁十八人俱以八股取中錢生乃古學第一人也殿試第二甲四十名保和殿御試欽取一名圓明園引見特改翰林院庶吉士。

護案陳公諱世倌癸未進士介公諱介福滿洲鑲黃旗人癸丑進士錢公諱維城乙丑進士及第盧唐事諱明權辛未進士時充第十四房考官紀文達公名昀獻縣人官至大學士朱學士名筠大興人姜大令名炳章象山人程教授名灝杭州人。

是歲移寓橫街讀漢書撰次三統歷術四卷無錫秦文恭公邀予商訂五禮通攷休甯戴東原初入都造居士寓談竟日歎其學精博明日言於文恭公公即欣然與居士同車出親訪之因爲延譽自是知名海內。

蘆案：奉尚書名憲田丙辰進士及第，公嘗爲序味經籍類聚，見文集。文恭五禮通攷之作，以徐氏乾學讀禮通攷，惟詳內禮，而周官大宗伯所列五禮之目，鮮能尋端竟委，乃因其體例，蒐羅衆說，以成一書。戴吉士名震，壬午舉人，充四庫館纂修官，書成，授翰林院庶吉士。公集戴先生傳云：以敝袍入京師，一見奇之，即與之定交。

二十年乙亥，年二十八歲。

在庶常任，是歲平定準噶爾凱旋，恭進五言長律一百五十韻，頗爲朝士傳誦。

蘆案：見詩集卷三，刪存百韻。

又案：是年有三統術衍序，不載集中。

二十一年丙子，年二十九歲。

在庶常任，尙書休甯汪文端公侍郎新建裘文達公、富春董文恪公，被旨修熱河志，屬居士與紀曉嵐任編纂之役。其秋大駕幸木蘭，汪裘二公奏二人名，卽令扈從熱河，就近採訪排纂。途中恭和御製詩進呈，天語嘉獎，由是館中有南錢北紀之目。

蘆案：熱河卽古武列水，聖祖建避暑山莊，以狩苗朝觀，鑿精歲臨，永垂爲法。前朝絕域，遂爲文物聲明之地。志成八十卷，分天章、巡典、揀選、行宮、園場、疆域、建置沿革、藝文、二十四門，實通志、承德府一州四縣，而以秩、兵防、職官、官蹟、人物、食貨、物產、古蹟故事、外紀、藝文二十四門，實通志、承德府一州四縣，而以熱河名者，地重體尊，不得冠以府縣之目也。表尙書名曰修，已未進士，戴尙書名邦達，癸丑進士，恭和御製詩，見詩集卷四。

是歲京察教習介錢兩公移吏部以居士名列一等考功司員以新例格之故入二等

二十二年丁丑年三十歲

五月散館御試正大光明殿試題石韞玉賦夏雲多奇峰詩欽取一等一名授翰林院編修公事之暇入琉璃廠書市購得漢唐石刻二三百種晨夕校勘證以史事輒爲跋尾收藏金石文字自此始

謹案賦見文集卷一詩見詞垣集

又案公集中書舍人吳君墓志銘作於是年

二十三年戊寅年三十一歲

三月御試翰詹諸臣於正大光明殿試題蘊璩匿瑕賦野舍時雨潤詩欽取二等一名擢右春坊右贊善自受職後未盈一年遷詹優擢非意計所及也是年奏充武英殿纂修官又充功臣館纂修官

謹案賦見文集卷一詩見詞垣集是時禮部尙書大興同公國宗領欽天監檮於推步每與公論宣城梅氏之學及明李利瑪竇湯若望趙雅谷日曆月曆五星諸表公洞若觀火於是與協同何公進色地

又案是冬縣令介公玉濤舉鄉飲酒禮敦請奉政公爲大賓黃髮卽席觀者變然起敬

又案公集一等公傳作於是年一等伯傳公傳作於是年

二十四年己卯年三十二歲

在贊善任是春平定回部獻馘凱旋恭進七言長律一百韻

議案見詩集卷五

七月奉命充山東鄉試正考官戶部郎中葉公宏爲副揭曉得任銳錫等六十九人益都李文藻對策最優擢爲第二按察沈椒園先生於鹿鳴宴上首賀得人灤源書院院長宋蒙泉先生賦詩一篇稱此科得人之盛還朝復命召對養心殿西暖閣奏對良久天語甚溫

議案案公字涵川浮梁人戊辰進士任公聊城人李公以進士令廣東遷司馬前公卒事詳公集李南潤墓志銘公疊掌文衡歷主書院講席門下士殆幾千人皆以經史金石詩古文辭相聞其升堂入室者尤推李司馬邵學士晉涵及先外祖工部陳稽亭先生鶴也沈公名廷芳仁和人丙辰博學宏詞宋際訪名弼德州人乙丑進士其詩有伊予久伏處憲賦觀羣民決勝卜其長僅占每幸中蓋其時書院生中式者十有八人

是冬先大父奉政公終於里第年九十二

議案奉政公事詳公集家傳記事及太倉州志程氏習芳撰墓表又案公集山東鄉試錄序作於是年

二十五年庚辰年三十三歲

在贊善任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分閱書經卷得進士十一人館選四人知縣即用五人尋充續文獻通攷館纂修官分修田賦戶口王禮三攷協修起居注其秋遷翰林院侍讀冬奉旨署日講起居注

官以磨勘鄉試卷議敘紀錄二次

議案本房十一人。戴公憲、李公璽、沈公成、熙、陳公本、歐、尤知名。是科朱文正、公同事。禮閣文正好談星學，詢公八字。公辭曰：頃新安友言：現行已遲，爲祿堂又犯三刑，來年辛巳必無幸矣。文正曰：八字當論大局，利衝未足爲病，足下不久當遷官，斷無意外也。已而果有侍讀之命。

議案宋馬端臨文獻通考，因杜佑通典而廣之，析分二十四門，所述事蹟上溯黃虞，下迄南宋。嘉定、明王圻先有續書，體例雖雜，顧外遺生。乾隆十二年，敕儒臣採宋遼金元明及皇朝制度，纂纂成之，嗣以古今同述，例難畫一，奏請各自爲書，故又有皇朝文獻通考。實一時所成，後因通典通志皆然，書中分門五朝，依馬氏之舊，皇朝增纂窮攷一門，子目則各有增損，如公所更田賦戶口，增八旗田制壯丁，以今制所有而增也。

二十六年辛巳年三十四歲

在侍讀任三月，大駕恭謁泰陵，卽幸五臺山，以記注官特派扈從，途中恭和御製詩，稱旨，上自五臺迴蹕，出御製游千佛洞五言古詩，特命廣和，餘莫及焉。

議案諸詩見詩集卷五

以磨勘會試卷議敘紀錄一次，其冬以皇太后聖壽七旬，覃恩中外京官，列加一級，循例得貤贈大父爲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加一級，大母爲宜人，封父爲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加一級，母爲宜人。

議案公集有聖母皇太后七十壽壽頌序文及頌，皆集經語爲之。

是歲以心血耗煩始得不寐之疾。

二十七年壬午年三十五歲。

在侍讀任京察引見記名一等五月奉命充湖南鄉試正考官修撰王公杰爲副得丁姓等四十六人先是湖南士子以闡義謁學使吳雲巖先生凡數百人雲巖決其必售者五人丁姓丁正心張德安石鴻猷陳聖清也及撤棘姓果領解正心第二德安第四鴻猷第五聖清第十六雲巖大喜作詩紀其事和者數十人楚人至今傳爲佳話姓與正心從弟弟也雲巖因稱爲雙丁榜回京復命仍召見養心殿西媛閣奏對久之。

蘧案王相國韓城人辛巳進士及第吳公名鴻仁和人辛未進士及第吳公首唱一詩感主司操鑒之明取諸生績學之實公和詩見詩集卷七副主司王公徽龍書院院長湘潭劉公元鑒長寶觀察遼海張公滋及分校諸公皆有和作刻行爲壬午楚南唱和集又案公集湖南鄉試序作於是年

二十八年癸未年三十六歲。

在侍讀任以磨勘會試卷議敘紀錄一次五月御試翰詹諸臣於正大光明殿題江漢朝宗賦結網求魚詩欽取一三名擢侍講學士尋充日講起居注官。

謹案賦見文苑卷一詩見詞垣集是年起居注告成詣乾清門入奏有恭紀詩

錫山秦文恭公奉詔修音韻述微屬居士任編校所進條例皆居士具彙

謹案音韻述微與欽定音韻闡微相表裏微重字音而廣微詳字義字數亦較闡微爲多凡今或今音亦皆纂入且轉向來音韻之公

是歲先大夫與弟晦之入都父子兄弟聚首一堂極家庭之樂

謹案公弟諱大昭號可隱國學生嘉慶內長鄉舉孝廉方正錢六品以顯子亦軒先生諱東垣官封文林郎浙江松陽縣知縣著述十種先刊敘例行世

二十九年甲申年三十七歲

在學士任是歲先大夫還里弟晦之留都門

謹案王荅人行述云我父於甲申歲來京師我母未修一日之養公宜京師廬請堂上就養沈太恭人以水土不習不果行中憲公入都僅一年亦以水土不習南旋

又案公集郭官稿墓志銘作於是年

三十年乙酉年三十八歲

在學士任京察引見記名一等

謹案是年正月陪祀祈年殿四月興錢謙石曹墓堂積粹齋三先生赴湖州恭迎大駕還宿良鄉入清涼寺諷清涼寺題名見文集

六月奉命充浙江鄉試副考官正考官則祭酒曹公秀先也既具摺謝恩即奏請於使旋日乞假十日順道省親得旨俞允行過泰安登泰山絕頂盡覽日觀天門之勝到浙入闈後曹公忽病瘖臥床一月校閱之事皆一人任之揭曉得陸飛等九十四人而邵晉涵潘庭筠翟均廉嚴城皆一時之傑

出者也。撤棘後徧游西湖諸名勝。各繫以詩。還至吳門。兼程抵家。父母年近七旬。聰明鑒鑠。陳氏妹亦歸寧。親朋酌酒稱慶。假滿星馳入都。復命召見。勤政殿東暖閣。天顏和霽。垂問臣父母年紀甚悉。

謫案曹文恭公字亦持。號地山。新建人。丙辰進士。官至尚書。陸公字振欽。仁和人。性高邁。舉書第一。不赴南宮試。嘗自度航於西湖。浮家泛宅。有元真子風。邵學士字與桐。一字二雲。餘姚人。辛卯進士。潘侍御字開培。錢唐入。翟舍人字春陞。仁和人。嚴公字方閣。杭州人。

又案公使浙日。記揭曉後。訪杭菴浦先生於萬松嶺。謁座中錢文端公。於嘉興里。第九月二十五日。挈家設香案。望闕叩謝。天恩堂上俱康健。無恙。舉家歡喜。親友稱羨。以為盛事。二十七日入城。謁王虛亭曹相。潘兩先生。十月一日。祀先。二日。掃墓。六日。以假期已滿。自家起行。中憲公亦同往。順道游錫山金山。抵淮上。而還。公胞妹一配同縣諸雲陳公。又案游浙諸詩。為使浙集。今見詩集卷八。文集泰山道里紀序。浙江鄉試錄後序。秦文恭公墓志錄。作於是年。

三十一年丙戌年三十九歲

在學士任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得進士十人。館選三人。分部一人。

謹案會試分閱書經第三房。館選尹闈學壯圖。莊侍讀承彝。韓觀察朝衡。分部黃觀察符綬也。

九月子東壁生

謹案先祖字星伯。號欽石。又號夢漁。天姿聰穎。狀貌俊逸。多雙髯。為人豁達大度。銳於學問。年十七。補博士弟子。試輒高等。應闈屢薦。不售。乃納粟入國學。游京師。會場侍郎劉公竹軒一見傾倒。邀入幕中。佐理文翰。凡有撰述。多出所擬。下筆千言。略不加點。於是都中有小錢之目。未幾南歸。就儀徵阮公芸臺之聘。於浙西阮公與公有文字之契。復愛先祖才。加器重焉。讀書一過。即通大義。經史百家。無所不覽。而於詞章尤所篤好。中年以後。溪於進取。家居以典籍自娛。偶有所得。纂為筆記。喜東坡詩。嘗欲輯諸家注釋。斷以己意。詳加刪潤。彙為一編。未成而桐鄉馮氏本出。乃止。

爲文不自珍惜。隨作隨遺。屢會每思搜集散亡。爲家藏本。而迄不多得。書法精其行。晚年專書蘭亭。日必一本。寒暑無間。在京師時。與朝鮮貢使朴貞莢齊家相識。是時貞莢三入燕京矣。中朝人物。並爲所知。歸國後。有懷人數十章。其贈先祖一稿云。飲石名家子。妙年懷利器。聊將練術書。暫當梅花寄。我雖未相人。財人富早貴。與日本高樺贈江左七子詩。後先相映。教子弟一以規矩。無世俗愛惜之見。聞趙香垞則喜形於色。慶曾十歲時。即取以自課。寔以教品力學。恨未數月而遽見背。

又案公集答李南園詩。州判李君憲表。郡儒人墓志銘。舅氏沈君墓志銘。孝廉胡君墓志銘。作於是年。

三十二年丁亥 年四十歲

在學士任。三月得傷寒疾。幾殆。吳生蔣源明醫理。晨夕來診視。得愈。

國案吳大令字朗陵。秀水人。公乙酉浙闈所得士。

六月妻王恭人歿於京邸。居士幼多疾。不任勞劇。病後精力覺不支。重以伉儷之戚。益有歸田之志。其秋遂以病乞假。掌院劉文正勉留之。固辭。十月始得准假之旨。乃買舟南下。冬至後始抵家。時晦之已娶。舊宅不能容。權借族兄葵園屋東偏居住。

國案王恭人年四十歲。李司馬文藻爲墓志銘。先是王恭人以公年近四旬。尙無子。勸公置簪。爰納生曾祖母浦太孺人。太孺人婉順曲從。事堂上。惟謹。治家事有法。王恭人歿後。大小事悉以界之。公數十年無內顧憂。沈太孺人嘗謂公曰。汝婦無出。因納浦氏。生一子。而汝婦去世。我側觀其言行。動作。頗知大體。甚合我意。且目前子女皆其所生。汝當以嫡禮待之。公因不更娶云。劉文正公諱統勳。諸城人。甲辰進士。官至大學士。葵園大令諱裕國。世系所自未詳。宅在縣城東隅集仙宮之東。

是歲始撰二十二史攷異。

謹案本書自序云丁亥歲乞假歸里稍綴次之歲有增益卷帙滋多

又案公集聖駕巡幸天津頌黃彔圍先生文集序集仙宮訪碑記王恭人行述祭王恭人文作於是年

三十三年戊子年四十一歲

始買城中孩兒橋街宅名其堂曰潛研乞新建曹地山先生書扁其春與妹婿陳葑耘偕爲西湖之游傲寓湖上留連旬有五日

謹案陳公諱曦以附貢生考充四庫館讀詩官謫致州同知乙酉年稱陳氏妹亦歸寧即公配也詩集卷九有與陳公唱和湖上諸作

八月子東塾生

謹案叔祖字學仲一字子泉號石樓又號鵬田廩貢生試用訓導署吳縣訓導以子竹孫先生諱師康宜貽封修職郎安徽徽州府祁門縣學教諭著雜草工山水著有月波樓詩集是歲編次宋洪文惠公年譜及陸放翁年譜成

謹案公集跋元大一統志殘本尊鏡堂記邵先生墓志銘祭盧亭先生文作於是年

三十四年己丑年四十二歲

居士素慕邵曼容之爲人謂官至四品可休且二親逾七旬當在里門侍養而先大夫促之出謂來歲逢國大慶備員侍從宜隨班朝賀乃於是秋再入都仍寓官菜園上街

謹案是年五月公與王光祿吳竹庵岑清周松承諸先生游虎阜登千人石酌第三泉徘徊久之微雨作遮石觀音殿讀石觀音殿題名見文集又集中記湯烈女事跋石刻鮑飲跋藝圃搜奇跋

鳳墅法帖
作於是年

三十五年庚寅 年四十三歲

在都門與曹慕堂朱竹均陳伯思史文量游西山

謹案西山在順天府西爲京師八景之一是年正月公與曹習庵張鑑堂趙寶君諸先生游白雲觀二月有西山之游三月同人入法源寺觀花訪得遼大安十年舍利函記十月訪菊城西極一時友朋之樂各有詩紀事見詩集卷十曹中丞名學閔公同年進士汾陽人陳公時官戶部

是歲始讀說文研究聲音文字訓詁之原閒作篆隸書

謹案公專論說文緒說見文集卷十一養新錄卷四

謹又案是年八月送萬壽頌見文集又集中記琉璃廠李公墓志銘與段若霄書按察宋公神道碑儒林郎曹公墓表作於是年又潛研堂詩序不載文集中公詩凡二十卷此初集十卷所手定也

三十六年辛卯 年四十四歲

在都門充一統志纂修官

謹案大清一統志於康熙間敕修乾隆八年始纂輯成書二十年皇師平定伊犁拓地二萬餘里而府州縣之分併改隸與職官之增減移駐亦多與舊制有異同乃特詔重修後西域諸回部滇南諸土目相繼內附又平定兩金川幅員益廣亦並載焉

是歲撰次金石文跋尾六卷成益都李南澗爲刊板與族子玷校正白虎通廣雅

譚案族祖字號十闕甲午副貢生陝西乾州

通判善作其富又精小篆書與公同出順郊公

三十七年壬辰年四十五歲

是春補翰林院侍讀學士會試充磨勘官殿試充執事官尋充三通館纂修官

譚案乾隆三十二年敕撰續通志及皇朝通志其特續文獻

通攷已成公手定通志凡例分別子目增刪皆臻盡善魏纂深以爲然

三十八年癸巳年四十六歲

在學士任正月奉旨入直上書房授皇十二子書寓澄懷賜園與汪開學持齋同宅皇四子贈詩有

穿徑偶同開府宅得朋遠勝子雲居之句皇六子亦贈對聯云曉漏連趨青瑣闥晴窗遞草綠蕉書

是歲端午賜羽扇蒲扇貢葛鄭宅茶香袋等物十一月擢詹事府少詹事十二月二十三日立春進

帖子有湖筆銀硃彩牋之賜二十七日召入乾清宮西煖閣賜御書大福字除夕賜貂皮鹿尾全鹿

黃羊雉魚等物

譚案汪少司空諱廷璽戊辰進士及第鎮洋人爲先祖外舅其時儀親王亦贈書聯云品格方於

兼問小學

十駕齋養新錄 錢辛楣先生年譜

又案是春詔儒臣校永樂大典。擇世所未見之書。將刊布。以嘉惠學者。公手鈔易稽覽圖。寶刻類編。序。引。篇。之。序。皆。見。文。集。又。中。興。學。士。院。題。名。序。總。兵。許。公。神。道。碑。盛。湜。先。登。之。碣。作。於。是。年。十一月。總。督。俞。樞。倪。侍。郎。承。寬。招。同。年。友。集。寓。邸。觀。宋。元。人。畫。二。十。餘。種。公。爲。記。題。居。處。畫。亦。見。集。中。

三十九年甲午 年四十七歲

正月八日。上幸重華宮。賜宴內廷諸臣。以四庫全書爲題。聯句二十八人。居士與焉。四月。京察引見。奉旨准其一等。七月。奉命充河南鄉試正考官。侍讀白公麟爲副。得劉師柔等七十一人。撤棘後。束裝將北行。復奉提督廣東學政之命。諭以卽赴新任。不必來京請訓。隨取道江北。江右入粵。於十一月到任。嶺南氣候和煖。嚴冬無冰雪。花木豐茂。不異春時。學署有南漢九曜石。宋人題殆徧。公務之暇。屏儼從婆娑石間。拂拭題刻。蕭然如寒士也。

題名。
題案。白公字應雍。南洲正白旗人。癸未進士。九曜石。有熙寧六年金君庸等。七年陳師孟等。金君庸等。元豐元年曾布等。紹興十三年詹文舉等。酒熙十六年鄧飛熊等。嘉熙三年陳晦等。四年黃朴等。

又案。公集河南鄉試錄序。夾硯集序。紀王廟碑跋。新唐書糾謬。作於是年。公校錄新唐書糾謬。間爲疏證。刻入鮑氏廷博知不足齋叢書中。

四十年乙未 年四十八歲

在廣東學政任。申嚴月課之令。每季親出題。委教職申解課卷。至院。親閱而甲乙之。士子無敢托故不與課者。按試肇慶。羅定。韶州三屬。生童卷盈千累萬。皆由親閱。又以士子多不冝讀經。每考試。經

題務避熟擬四書藝雖可觀而經義違失者痛斥之仍榜示某某卷以荒經遺落之故自是諸郡聞風童子皆知讀全經矣前政歲科試優等太少各學廩增多不足額閱其試藝優劣亦無大懸殊乃稍寬優等名數以鼓勵之五月試韶州畢將抵南雄途中忽得先大夫之訃以四月二十四日下世悲慟欲絕即委屬齋印信交巡撫德公保代奏而星夜北歸六月杪抵家

謹案公在粵中念中憲公精力尙健夙有登臨之興嶺南山水奇秀寓書迎養中憲公欣然規往乃命公弟可應先生偕王鵬起鳴韶周墨厓補兩先生先赴粵佐校閱而自率諸孫於仲夏起行公試畢韶州私計中憲公南行有日遣人前詣送伺不料中憲公於四月中旬偶感熱疾荏苒旬餘遽至大故年七十有九內聞幸公號慟欲絕兼程北歸三旬始抵廬次暇苦茹素一如古禮每自展視手澤懷然慨慕居憂未幾跽餐盡白蓋悲動於中不自知其食毀也德文莊公字懷下漢洲正白旗人丁巳進士又案公集太子少保莊公墓志銘係實生楊君墓志銘中述公行述作於是年

四十一年丙申年四十九歲

在家讀禮髭髮盡白

謹案公集復假敬堂書李南洲墓志銘作於是年

四十二年丁酉年五十歲

八月服闋以沈太恭人年屆八旬不復入都供職秋杪游洞庭東西山

詳案洞庭山在蘇州府西太湖中訪得宋范至能題名越二十年丁巳始椎拓著錄之

十駕齋養新錄 錢辛楣先生年譜

氏支譜序皆
不載年中

四十四年己亥年五十二歲

在江甯訪求金石刻手拓吳天璽紀功碑及梁始興安成吳平三碑所得南唐宋元石刻甚多

譚家吳天璽元年縣山紀功碑在江甯縣學堂經閣上梁始興吳平碑在上元縣黃城村安成吳王碑吳平思侯蕭公碑亦在江甯縣學堂經閣上梁始興吳平碑在上元縣黃城村

上元談泰善算術來從居士游授以古今推步異同疏密之旨

譚家談學
廉字階平

其冬與孫季仇秀才游茅山

譚家孫觀察名星術陽湖人丁未進士及第始以詞章知名後精研攷據未幾亦受業於公是冬同游茅山訪碑尋陶隱居舊館壇碑不得公集有游茅山記又金陵石刻記序贈談階平序答盛學士書施節婦傳資政大夫王公神道碑虛亭先生墓志銘皆作於是年

四十五年庚午年五十三歲

是春聖駕南巡與在籍諸臣至淮上迎駕進南巡頌一冊賜緞二端復還江甯春夏之交兩日漸眩引疾辭歸而總督薩公載固留之時方設局續修南巡盛典因請居士總其事

譚家南巡盛典先經大學士兩江總督高公晉撰次奏進賜製序文刊行書成於庚寅之冬述辛未至乙酉聖駕四次巡幸江浙諸鉅典是年聖駕五巡江浙因有續修之舉又案元氏族表於是年編成公集廿二史攷異序淮南子天文訓補注序張太夫人祠堂記作於是年又有王太夫人八十壽序不載集中

四十六年辛丑年五十四歲

居士在鍾山四載。士子經指授成名者甚衆。而江浦韓明府廷秀、上元董方伯教增、鮑文學、連宣城、孫州牧元珪、尤所獎賞者也。

謹案：韓孝謙字紹真，董制軍字觀橋，丁未進士及第。鮑文學字文石。

夏末歸省。太恭人雖起居如常，而飲食漸少。居士心憂之，遂不赴館。侍太恭人湯藥兩月餘，竟不起。時九月十四日也。其冬合葬先大夫及太恭人於練祁祖塋之石。

謹案：沈太恭人年八十有二，袁大令校爲撰墓志銘。族祖澥亭教授塋，爲撰行略。練祁祖塋，公曾祖公瞻公圭穴，奉政公居左。

是歲鉅野姚學甲爲續刊金石文跋尾七卷。

謹案：公金石文跋尾凡四集。此第二集也。後用三集四集首葉標利貞二字別之。姚明府號牛塘，公丙戌本房所得。時令嘉定。又案：公集關中金石記序，凌竹軒墓志銘，作於是年。

四十七年壬寅年五十五歲

居憂足跡不出戶。撰次廿二史攷異成，凡百卷。又撰次家藏金石刻目錄，以時爲次，凡八卷，名曰金石後錄。

謹案：廿二史攷異於是年編定。後有所得，爲攷史拾遺。凡三史五卷，記史五卷，金石後錄後更名金石文字目錄。因前人已有之也。

平東壁入縣學。

謹案：是年學使商昌彭文勤公科試。

又案：公集周氏族譜序，爲事盛公神道碑墓志銘，作於是年。

四十八年癸卯 年五十六歲。

是夏大興黃符綵知台州府，招游天台山。

謹案：黃公字樹菴，公丙戌本房所得士。天台山在台州府，公登天台，由高明取道，徑龍入大慈寺，訪得元祐智者大師修禪道場碑。

又案：是秋公親挈先祖至江甯應鄉試。

臘月服除，有司敦勸入都供職，而衰疾日臻，兩目昏眊，遂無出山之志矣。

謹案：公集記建炎官印，張先生墓志銘，作於是年。張先生元配公族姑也。丁酉冬，乞假里居，與先生往來最密。嘗謂公：「僕老矣，身後之文，願以屬吾子。」及公再入都，奉諱南回，則先生卽世。再易寒暑矣，是年先生之孫連述事狀乞公銘。

四十九年甲辰 年五十七歲。

春二月，將往淮上，途間忽得風痹之疾，兩足不能行動，大小便幾不禁。到家自謂必不起矣。族弟希文善醫，診居土脈，曰：「可治。」投以東垣補中益氣湯，數劑之後，始有起色。調治百餘日，乃得扶杖而行。病中自編年譜一卷，又記生平所見碑刻，家中未有者三百餘種，附於金石後錄之末。凡二卷。秋後

腰腳稍健而目力益衰入夜不能見物

謹案是年聖駕六巡江浙公將與在籍諸公迎駕淮上未達行在遽疾而選希文先生韓肇孫號敬亭縣學生與公同出北郊公醫學詳公所撰墓志銘又案公稱年譜編於是年今家藏本實訖於王子是後或每年增入或壬子歲續編未敢知也

子東塾入縣學

謹案是年學使謝金國侍郎歲試

又案公集跋能改齋漫錄補瓢韓先生墓志銘通議大夫陸公墓志銘侍郎汪公墓志銘作於是年

五十年乙巳年五十八歲

是年巡道章公延主東書院

謹案章公名攀桂

五月竹初先生招至甯波府游天童育王二寺

謹案竹初先生姓錢氏名維喬武進人文敏公之弟時令鄞天章寺在鄞縣東六十里育王寺在鄞縣東五十里育王山下

八月長男東壁娶婦汪氏

謹案先祖母工部侍郎持齋先生諱廷璵季女通文翰楷法甚工常爲公抄錄著述又案公集跋黃山谷書范滂傳跋太倉文略春星草堂詩集序記生朝作於是年又有質直談耳序不戰集中

五十一年丙午年五十九歲

在婁東讀王元美四部薈續案因爲撰年譜一卷歲暮撰通鑑注辨正二卷

謹案是秋江甯鄉試公挈先祖輩同往始因學使謝侍郎議儀部阮宮保元是時宮保方以諸生應舉公引爲忘年交先是同縣李方伯貴芸受業於門公每以古學相勵是科主試爲朱文正公以鄉薦命題公計阮李兩公必售務發果然

又案公著洪文敏王伯厚年譜不載手編譜中當係壬子以後所編公集跋文嘉承休承書跋弁州四部薈跋弁州山人續彙作於是年又有資善禪寺飯僧田記不載集中

五十二年丁未年六十歲

正月次兒東塾娶婦朱氏

謹案叔祖母爲國學生寶山寄園朱公名淮長女以子官贈封八品孺人

三月往甯波府撰鄞縣志三十卷五閱月而告成范上舍懋敏招登天一閣觀所藏金石刻因爲撰

天一閣碑目二卷

謹案是時竹初先生猶宰鄞縣修志延公爲總纂范上舍即天一閣主人碑目與其書目並刊行

秋復到婁東歲暮歸里撰次古今文人生卒年壽可攷者始鄭康成訖戴東原凡四卷取左氏有與

疑年使之年語名之曰疑年錄

謹案今海鹽吳氏刊本疑年錄東原先生後有蔣心餘至邵二雲六人則是後所續錄也是編大抵取古今文人之有功經史者錄之故功名節義才技奇能雖盛有名或不登此攷史之餘事

所以志景行也。吳氏修付梓時，曾編續錄四卷，依傍門戶，去取猶嚴。近人有取全史之人，不問賢愚，悉皆著錄，名曰廣疑年錄。自矜該備，護是編爲海略，可謂不知妄作矣。

又案公集跋薛氏義瑞堂帖跋東坡書牋翁亭記跋竹園壽集卷跋石鼓文宋拓本漢瓦當硯銘抱經樓記天一閣碑目序左氏傳古注輯存序史記志疑序歸震川先生年譜序鄞縣志辨證鄞縣志局與同事書曹公神道碑學士曹君墓志銘聖封翁墓志銘作於是年。

五十三年戊申 年六十一歲

在粵東十一月巡撫閔公延請明年主蘇州紫陽書院

謹案公主講粵東三載所賞一時之產有陸公元吉學欽楊公雲璈雲煥李公錫恭王公洲汪公學銘胡公金譜蕭公掄沈公端靖閔中丞名器元嘉善人已丑進士

十二月九日東壁舉一子居士第一孫也大父生於康熙戊申居士生於雍正戊申今舉長孫亦以戊申因命之曰阿同取康成小同之意

謹案先君諱師慎字許庭早慧入塾塾師吳明經凌雲極賞之作文援筆立就不假思索小試不利援例入成均體素羸弱幼多疾病嘉慶戊寅遭先祖之喪哀毀逾常艱鬱不自釋不逾年而歿年僅三十有二遺孤一卽不肖廢曾也

是歲撰次金石文跋尾復得六卷

謹案公集跋陶淵明集跋咸淳昆陵志習庵先生詩集序知府張公墓志銘鮑子墓志銘作於是年又有贈青溪三子序不載集中

五十四年己酉 年六十二歲

正月到紫陽書院

譚案紫陽書院舊院長爲將侍郎元益於去冬謝世中丞閔公博訪輿論惟公克稱斯席遂以公品粹學清居鄉端謹入奏公追憶四十年前賴名師益友得聞古人堂奧乃慨然以振興文教爲己任論諸生以無墓虛名勤修實學由是吳中士習爲之一變

是春校勘應劭風俗通義并刺取他書所引逸文補之

譚案是書刻入應劭十文昭翠書拾補中

十月七日東塾舉一子居士第二孫也名之曰阿詒是冬重訂金石錄前後收藏共得二千通與趙明誠著錄之數恰同但趙所錄訖於五代居士所藏訖元而止明碑雖有名者亦不著錄較趙氏似稍過之

譚案公自丁丑歲收采金石文字以致正經史凡知交歷官居鄉之地莫不偏託搜羅至身所經歷山水畔愛宮梵宇有斷碑殘刻必剔蘇拂摩挲審讀或手自椎拓積三十餘年遂成巨富著錄凡八百餘篇每積二百餘篇輒爲門弟子轉寫付梓故先後共成四集其目錄八卷隨時增補至公歿後祖姑夫器公中溶許公希沖校刊時又不止二千通云

又案公集於生池古泉記東晉黃城志序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序作於是年又跋霜哺遺音不載集中

五十五年庚戌年六十三歲

在紫陽書院是秋恭遇聖壽八旬大慶於六月中由水道入都七月廿九日到京寓謝金圃先生邸又移寓邵二雲編修邸八月十三日上升殿受賀隨班行禮前三日進呈頌冊留覽廿二日出都門由清苑至定州游曲陽嶽廟自眞定至隆平縣取道廣平大名至濟甯登舟十月抵家

謹案：是年三月，校錄五代會要，六月初北上，過梁山，舟中於淮上，連舟抵郡，迎駕南石槽，所進頌冊，特蒙宸覽，載入萬壽盛典，稽文恭公來訪寓邸，談竟日，還過定州，游天寧寺，訪得蘇過題名，舟次手錄安南志略五十五卷，餘卷先入父飲石公所，又案：公集軍書拾補序，材訪雙香齋讀諸序，歐北集序，跋翰苑聖書，制宜施道陳公集志，錄作於是年，又跋清華齋題帖，不載集中。

五十六年辛亥 年六十四歲

在紫陽書院三月，次係阿訢殤，又第三女及長孫女相繼殤，東塾亦患病甚劇，幸醫治無恙。

謹案：公女子三，長適同縣附貢生湖南布政使司理問木夫瞿公中，次適青浦附監生默齋許公希沖，三適於是年，得年十有一，長孫女先祖長女也。

讀洪氏翰苑羣書，因為補唐學士年表，以後五代學士年表，宋學士年表，治平至靖康各一卷。

謹案：三表李許齋方伯校刊於嘉興。

撰元氏族表四卷，補元藝文志四卷。

謹案：公少讀諸史，見元史略略謬，欲重纂一書，又以元人氏族最難攷索，創爲一表，而後人所撰三史藝文，亦多未盡，更搜輯補綴之，其餘紀傳志表，多已脫棄，惜未編定，是年精力少差，先以

氏族藝文二表，稍成清本，又有元詩紀事若干卷，以彙脫從祖同人及陶庵香南先生編次成書。

又案：是年讀孫達吉彥同職官分紀，改正三十八卷中錯簡，集中跋文及御史王先生墓志銘，作於是年，又有虎阜志序，不載集中。

五十七年壬子 年六十五歲

在紫陽書院閏四月八日，東塾舉一子，名之曰阿閏。

遷案從父諱師素字鄭彥號竹溪癸酉拔貢生左
武英殿校錄官選授安徽祁門縣教諭終於官舍
又案是年元和戈上舍
出官爲刊通鑑注辨正
又案公集世緯序古文尚書攷序西魏書序跋徐鉉釣機文集
殿楊忠愍公獄中與鄭端簡手簡何桐蓀墓志銘作於是年
公手定年譜止於是年以後十二年慶曾所敬述也

竹汀居士年譜續編

曾孫慶曾敬述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 年六十六歲

主講紫陽書院。公在紫陽最久。自己酉至甲子。凡十有六年。一時賢士受業於門下者。不下二千人。悉皆精研古學。實事求是。如李茂才銳之算術。夏廣文文燾之輿地。鈕布衣樹玉之說文。費孝廉上璣之經術。張徵君燕昌之金石。陳工部稽亭先生之史學。幾千年之絕學。萃於諸公。而一折衷於講席。餘如顧學士蒨。茂才廣圻。李孝廉福。陳觀察鍾麟。陶觀察樸。徐閣學頤。潘尚書世恩。戶部世璜。蔡明經雲。董觀察國華輩。不專名一家。皆當時之傑出者也。公集經義雜記序。跋鳳墅法帖三。夏烈女傳。張太儒人墓志銘。述庵先生七十壽序。作於是年。

五十九年甲寅 年六十七歲

春校刊廿二史攷異。至新舊五代史。六月。與段茂堂。袁又愷。戈小蓮。瞿鏡濤諸公。閱道藏於元妙觀。羽士袁月渚。導觀宋孝宗御書通神庵石刻。并拓本見詒。校長春真人西游記。十月。至朱家角。訪王少司寇。時少司寇予告回籍。養病謝客。公至。登其臥樓。談竟日。公與王光祿。王少司寇爲總角之交。又甲戌同年進士。公歸田時。光祿先以居爰在家。服闋不出。又二十年。而少司寇在籍。青浦

相距不百里，興至輒扁舟互訪，聚首之歡，不啻同官京華時也。吳中文酒宴會，延公及兩王公爲領袖，時有江南三老之目。公集黃陶庵先生像贊、跋范忠宣公除右僕射告、跋長春真人西游記、吳興閔氏家乘序，作於是年。又有黃忠節公年譜序、李書田詩集序、織雲樓詩合刻序、問字堂集序、明金元忠詩集序、賈太夫人壽序、張太夫人夏氏傳、王荷坡墓志銘，不載集中。

六十年乙卯，年六十八歲。

自春至夏，覆校宋史致異付刊。秋，始患兩耳失聰。公集棠樾鮑氏宣忠堂支譜序、跋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跋四書纂疏、跋潛虛、跋宋拓鐘鼎款識、黃松石先生墓志銘、孝兼蔣君墓志銘、陸松園墓志銘、知府馮公墓志，作於是年。又有重修寶山縣學宮記、網師園記、熊氏家譜序、熊封翁家傳，不載集中。

嘉慶元年丙辰，年六十九歲。

是歲恭逢朝廷授寶歸政，有詔舉山林隱逸孝廉方正之士。江南諸大吏以公弟可廬先生應徵，先生少於公者二十年，事兄如嚴師，得公指授，著作等身，時有兩蘇之比。夏，手校元史致異付刊。冬十月朔，邑令舉鄉飲酒禮，延公爲大賓，首唱四詩，一時和者甚衆。我家自奉政公以後，三世並與鄉飲，戚友咸相稱頌。公謝之曰：我德薄，懼不足以繼先世耳。十二月，訪長沙劉相國於江陰，遂游

惠山。公集山左金石志序、半樹齋文彙序、跋黃陶庵札、顧桐井墓志銘、孝廉范君墓志銘、作於是年。

二年丁巳。年七十歲。

正月。至嘉興弔閔中丞喪。二月。讀洪武實錄。因補校四史朔閏攷。手校金史攷異付刊。七月七日。集袁又愷上舍五硯樓。觀其所藏碑刻。八月。瞿涉齋廣文招爲洞庭西山之游。遂游支硎天平靈巖。徧歷諸刹訪碑。十一月。復游洞庭。憩宿靈祐觀。諸同游秉燭入林屋洞。得石鐘石鼓題名。是年爲兩湖制軍畢公沅校刊續資治通鑑。自溫公編輯通鑑後。宋元兩朝。雖有薛氏王氏之續。而記載疏漏。月日顛倒。又略於遼金之事。近世徐氏重修。雖優於兩家。所引書籍。猶病漏略。自四庫館開。海內進獻之書。與天府儲藏奇祕圖籍。永樂大典所載事涉宋元者。前人都未寓目。畢公悉鈔得之。以爲此書參攷之助。先經邵學士晉涵嚴侍讀長明孫觀察星衍洪編修亮吉及族祖十蘭先生佐畢公分纂成書。閱數年。又屬公覆勘。增補攷異。未藏事而畢公卒。以其本歸公子。公集十國宮詞序、跋楊諤崑山郡志、跋太室石闕銘、跋北山小集、作於是年。

三年戊午。年七十一歲。

三月。袁上舍廷樞招同王述庵、潘榕皋、段懋堂、蔣立崖諸先生。集漁隱小圃看花。戈上舍襄又招集。

范邨別墅各有唱和詩。七月，尹開學壯圖，自京還，演迂道踵門乞其先人墓志，留數日而去。公集五硯樓記，與梁曜北論史記書，小學攷序，感應篇箋注序，三國志辨疑序，太子太保畢公墓志銘，冀甯道沈公墓志銘，及榮祿大夫尹公墓志銘，作於是年。又有鶴書堂集序，抱經堂集序，鮑君墓志銘，不載集中。

四年己未，年七十二歲。

正月，高宗純皇帝龍馭上賓，遺詔到縣，設幕舉哀，公感念先帝眷注，猥以筋力衰積，涓埃未報，伏地哀號，感動行路。仁宗睿皇帝親政，詢公在家狀，朝臣寓書勸駕，公輒以老病婉言謝之。校定臧氏經義雜記。七月，校刊金石文跋尾三集成。公弱冠時卽有述作意，讀書有得，輒爲札記，仿顧氏日知錄條例，後著各書卽於其中挹注，又去其涉於詞華者，尙裒然成集，是年重加編定，題曰十駕齋養新錄。公集太康輒硯銘，海鹽縣瑞麥記，經籍纂詁序，說文新附攷序，學士邵君墓志銘，作於是年。又有石梁詩草序，衣德堂詩集序，養新錄序，潛居制義序，黃忠節公墓田記，侍郎吳公墓志銘，不載集中。

五年庚申，年七十三歲。

二月，游西湖，與中丞阮公、臬使秦公、暨梁山舟曜北、陳曼生諸先生唱詠，流連旬日而去。八月，至

吳江之盛澤鎮。應其地沈氏之招。舟次爲王旭樓鯤跋徐虹亭太史山水卷。先是制府汪公志伊撫吳。與公尤交好。時相過從。討論宋儒名理。格致誠正之功。每相對兀坐。蕭然忘暑。汪公好談星學。術者有言。其頃在申連。恐有不利。汪公深以爲慮。見諸吟詠。郵筒遠寄。公爲作星命說遺之。道子平之妄。見文集卷三。又集中嚴半庵墓志銘。嵇靜園墓志銘。作於是年。又有重刊國語序。元史藝文志序。旌孝集序。施小鐵詩集序。廿二史劄記序。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序。徐尙之詩序。顧南雅時文序。與顧千里論平宋錄書。海甯馮氏兩世墓碣。不載集中。

六年辛酉。年七十四歲。

三月。黃部曹丕烈爲刊元史藝文志成。作後序。四月。游虞山。是年長興令邢公澍延公及可廬先生總修縣志。可廬先生留館邢署。公於課士之暇。泛舟苕谿。商榷條例。聯牀笑語。至夜分不寐。在年兄弟。姜被重溫。爲大倫樂事。乃取眉山故事。繪對牀風雨圖。阮宮保爲刊三統術衍。公集跋胡氏詩傳附錄纂疏。唐六如像贊。熊太夫人墓志銘。儲林郎董君墓表。作於是年。又有邵西樵懷舊集序。王氏世譜序。儀禮蒙求序。陸豫齋家傳。不載集中。

七年壬戌。年七十五歲。

是年學使歲試新進童生。例送入學。公以六十年前博士弟子。偕新生輩重謁先聖先師。禮成。賦詩。

一章以紀其事。九月至長興，旋至南潯鎮，觀劉氏桐藏書。是年有與王石臞論廣雅書，元史本證序，拜經樓詩集序，杜詩注釋序，王治山墓志銘，沈宿昭墓志銘，汪對琴墓表，皆不載集中。

八年癸亥，年七十六歲。

正月，至青浦之北簪山，訪何澹安先生就醫。閏月復往。是時公感寒疾，時作時止。兩月益衰，屢以老病不支，力辭講席。中丞鄂濟公岳起固留之，未幾汪公復來撫吳，素與公交厚，下車日未及接見，僚屬卽顧講舍，歡然道故。致定西遼傳世歲數。夏秋之間，疾屢作。金石文跋尾四集刊成。冬，長興縣志成。十二月，始刊養新錄手定本，凡二十卷，後所得爲養新餘錄三卷。李許齋方伯爲刊洪文惠文敏陸放翁年譜。公集西泠先生墓志銘，敬亭弟墓志銘，作於是年。又有慕陵詩堂序，三松堂詩序，吳柳門詩序，寒碧莊宴集序，重刊戰國策序，跋析里橋卮閣頌，跋鄭南畝書，趙文毅公傳，跋史通，王實庵傳，不載集中。

九年甲子，年七十七歲。

春，到書院後，仍患寒熱，卽歸醫治。閱二旬始得痊可。病中汪公常寓書櫺，問情甚殷。卒，公以中丞厚誼，不忍再言辭館，病起卽赴吳門，久之始得霽然。是歲江甯鄉試，向例停課，公乃歸家。時萊陽趙北嵐明府曾權知嘉定縣事，明府雅好金石，執簡相招，公久不赴親朋宴會，以欲縱觀明府所藏，遂

鼓興。什展玩意。日并爲題。記數行。樂而忘倦。榜後復至書院。上月二十日晨起盥洗。展閱一編。飯後更衣薙髮。校養新錄刊本數葉。案頭有中丞新詩屬公評定者。公循誦再三。謂所作有關名教。非僅詩人能事。手書小箋報之。俄覺勞倦。命侍者扶掖登牀。適有門人孫公延晤談。見公神色異於平時。往告監院。監院遽達中丞。中丞曰。無妨也。頃接手書。精神不減。豈墨濡未乾。而遽有變耶。卽命駕詣公榻前。見公閉目危坐。急命左右灌以熱湯。竟不復蘇。時爲申正也。先祖輩適於數日前回家。中丞卽令屬差役速報。先祖輩聞訃。匍匐奔喪。卽於是冬扶柩歸里。十年乙丑十二月。合葬于恭人於外岡鎮李十五岡火圩。青浦王少司寇爲撰墓志銘。寧化伊太守秉綬分書。勒石納於穿中。十二年丁卯四月。奉旨入祀鄉賢祠。纂入國史儒林列傳。卒年有馮補亭詩序。石鼓文讀序。九容廣注序。楊氏家譜序。與張古餘書。見嚴氏觀所著江寧金石記。汪崇陽墓志銘。皆不載集中。

先曾祖少詹事公所著廿二史攷異。金石文跋尾。十駕齋養新錄。三統術衍。元史藝文志等書。久已刊行傳世。公歿後。先祖等與在院諸公。校刊潛研堂文集。養新餘錄。而祖姑夫瞿公中溶。許公希沖。初名蔭堂又以金石文字目錄。公門人同邑李公唐芸。以攷史拾遺。王伯厚王元美年譜。補唐五代宋學士年表。黃公鐘以元氏族表。潛研堂詩集。先後付梓。錢塘何公元錫。又於日記中摘取所見古書金石及書院策文彙爲一帙。刻之。題曰錢氏日記鈔。近年儀徵阮氏。江寧汪氏。海鹽吳氏。復有恆言錄。

四史朔閏致聲類疑年錄之刻海內之願讀公書者亦幾備矣而名公卿學士之訪求遺藁至於今猶未已也慶曾之生不及聞公聲歎又十齡而孤於先世著錄撰述茫然不知所自比長稍有知識偶得平澤謹誼寶藏恭繕潛研堂全書以史傳擬稿及公之遺像像贊墓銘並冠諸卷首而公之年譜闕如不無遺憾因案先世行述傳銘及所聞於族黨長者輯爲一稿既成而叔祖石橋先生檢出公自編年譜一卷受而讀之乃改削前稿其壬子以前恭錄原文而凡散見於詩文集及他書之可以互證者分記其下蓋公所不暇詳者皆後人所不敢略者也原文所稱人物書籍碑刻之屬又略加詮注不知者闕之文集各篇作於何時有可攷者亦分記每年之末其癸丑以後謹爲續編以附焉道光辛卯冬日曾孫慶曾謹識

目次

十駕齋養新錄序

自序

錢辛楣先生年譜序

錢辛楣先生年譜

竹汀居士年譜續編

十駕齋養新錄總目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一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二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三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四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五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六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七	一四九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八	一七一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九	一九五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	二二七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一	二四五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二	二六五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三	二九一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四	三一五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五	三五一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六	三七三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七	四〇一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八	四一七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九	四三九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二十	四六三

十駕齋養新餘錄總目	四七九
十駕齋養新餘錄卷上	四八三
十駕齋養新餘錄卷中	四九五
十駕齋養新餘錄卷下	五一

十駕齋養新錄總目

卷一

易韻

六十四卦兩象易圖

祇

易簡

兌爲妾爲養

筮用錢

有亂十人

蓍

泯泯焚焚

魏三體石經

揚之水

六十四卦

畜

力少而任重

河圖洛書

朱文公本義

南訛

思曰容

毫荒

矜

協句卽古音

陸氏釋文辭訊不辨

六十四卦旁通圖

觀

傷於外者必反於家

八卦方位

說文引易

于於

遵王之誼

苗民弗用靈

榮懷

葑

驕

曰與聿通

脩脩

以重言釋一言

鶴鳴九皋

譖

潛慘

云何盱

爰其適歸

腴

板

造

有郤家室

岸

窰

愬風

藪

降子卿士

毛傳多轉音

詩序

卷二

建柶誤作捷柶

繫

君之庶子

朴

涅

紃

復

挈

孌

卅

筭當爲筭

綱

勉卽俛字

孺子

張老善頌

禮地神

使子路問之

祭殤不舉

貸

厭

的然

親民

修爵

曼

不闕秦焉取之

戊戌

吳行人儀

天厲

向戌如陳

大人患失

莒子狂

正義刊本妄改

朽與香對

素位

子蟄

譬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寯

羊斟不與

乘

絳縣人七十二年

褚

高子容

咋

衡流而方羊

何氏注公羊傳

斄

鬼神

吳草廬中庸綱領

貪戾

寔來

陪

威卽憾字

賁盟

蔽

徒兵

旦

妃牆

四方其順之

孔子生年月日

卷三

天道

攻乎異端

又盡善也

冉伯牛

居下訕上

斯已而已矣

曾

程子言性中無孝弟

主一無適

天卽理

忠恕

公孫拔

劉聘君

朱注引石經

朱子四書注避宋諱

論孟集注之誤

孟子章指

孟子正義非孫宣公作

宋高宗書孟子

好名之人一節

頑夫廉

袵衣

檢

齊人伐燕

簿

季任

張氏

鉅基

百畝之蕘

檟棘

窳

將且

女叔

太歲

東陵臯

鉤股

蠶醜蟹

黼

王女

今本爾雅誤字

注疏舊本

經史當得善本

石經避諱改字

石經俗體字

陸氏釋文多俗字

卷四

說文舉一反三之例

說文連上篆字爲句

說文讀若之字或取轉聲

二徐私改諧聲字

說文引經異文

唐人引說文不皆可信

說文本字俗借爲它用

宋人不講六書

說文校譌字

慇

奪

辭

姿

雙

𦉰

嫫

奔

古音不甚拘

客

僻卽舛字

𪔐

畜有好音

旭有好音

需有奐音

𦉰𦉰非一字

徐仙民多古音

更

漸

長深高廣

假借乞

伐

觀

與

錯 蚱 蔓 繆 馨 條 難 長 兼 余 免與脫同義 庵 函 卷五

票姚 枇 中 員 乘 馮 差 阿 挑 庫 焉提 床 汜

豁 荷 比 相 若 空 蟬 亢 冒 從橫可讀去聲 犢鼻褌 斫 宋時俗字

孫炎始爲翻語

紐弄

聲類韻集

四聲始於齊梁

四聲圈點

翻切古今不同

一字兩讀

沈休文不識雙聲

韻書次第不同

唐宋韻同用獨用不同

平水韻

雙聲疊韻

喉舌齒唇牙聲

字母

西域四十七字

字母諸家不同

古今音

古無輕唇音

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

聲相近而譌

元時方音

卷六

三史

十三史十史

十七史

十八史十九史

監本二十一史

史記舊本

十二諸侯年表

角里先生

司馬貞

吳楚通稱

漢書景祐本

地理志譌字

臣瓚晉灼集解

漢書注本始于東晉

後漢書注攙入正文

張堪

章懷注多譌字

王充

陳蕃傳二郡字

孔融傳誤

許慎傳漏略

司馬彪續漢書志附范史以傳

安縣卽婁縣之譌

平原有西平昌縣

永憇年號

三國志注誤入正文

徐詳當有傳

新晉書

晉書敘例

新舊晉書不同

晉僑置州郡無南字

晉書沿襲之誤

濟陽乃濟陰之誤

樂安國鄒縣

吳興郡脫一縣

西郡非漢置

青州脫北海郡

濟岷郡

豫州之沛郡

幽州之燕國

內史太守互稱

沙門人藝術傳始于晉書

列女

嘉祐校七史

南齊書序錄

諸史殘闕

緹裙

夷齊字誤

官名地名從省

新唐書明皇二十九女

本紀一事重書而年月違錯

宗室世系表脫漏

德士裕本名佑

彭王惕

通王滋

沂王廼

宋景文識見勝於歐公

古律有蔭減蔭贖

加役流

斷屠月禁殺日

碑碣石獸

居官避家諱

大太二字易混

唐書

特勤當從石刻

劉禹錫傳誤

五代史

周世宗兩符后

劉昫傳不言修唐史

卷七

宋史刻本之誤

瀛國公紀

南渡諸臣傳不備

一人重複立傳

編次前後失當

神宗諡

地理志之誤

宋史褒貶不可信

藝文志脫漏

王安石傳誤

邵雍傳誤

劉應龍傳脫誤

折杖起於宋初

凌遲

戒石銘

宋太廟

宋人避軒轅字

宋世慶節

以年號爲州縣名

花石綱

錢文紀年號

年號連書從省

田錫諡

范祖禹諡

景德建儲更名

張載諡

王安石狂妄

明道先生

程邵之學

宋儒議論之偏

宗室入翰苑

孔子諱

避老子名字

僧道不稱寺觀主

政和禁聖天等字命名

禁人名寓意僭竊

張懷素吳儲

李彥章言史學

張浚爲黃注所薦

張于湖對策

史浩薦張浚

沈尤同族

周孚先

秦檜妻賜號先生

范文穆與文正不同族

蘇門四學士

李士美狀元

薛昂

李心傳

李挺之

楊大年事不足信

劉高尙

卷八

宋季恥議和

四川宣撫

四川制置

沿江制置

兩淮制置

京湖制置

京湖

利州路分東西

湖東湖西路

襄陽暫復

復襄樊年月不同

喫菜事魔

吳潛建儲之謗

遼史

壽隆年號誤

西遼紀年

金史衛紹王紀

金史義例未當

金人多二名

地理志失載鞏昌府

一地異文

南遷錄

卷九

元史

元初世系

太祖紀

萬奴

伐西夏事差一年

李全事誤

旭烈兀大王

罕勉力卽哈密

尋思干

趙世延楊朶兒只皆色目

不只兒卽布智兒

祖孫同號

延祐四年正月肆赦詔

本紀失書廷試進士兩科

三公宰相表脫一年

元史不諳地理

漢人八種

咸寧字誤

興德字誤

迦堅茶寒

太宗三萬戶名不同

也可太傅

四怯薛

五部將名互異

汪世顯傳不可信

鄧州移復

胡土虎

李全字誤

月乃合

雍古

劉敏傳

元初十路

宣聖配享

泰定皇后

蒙古語

僧稱吉祥

道童

順帝後世次

高麗王二名

王嵩傳位事不足信

高麗王大順

史臣分修志傳姓名可致者

明史

程濟

洪武鈔

世襲五經博士始于明

元後裔

秦寧

河套

順義王俺答

譯音無定字

卷十

三公

員缺

大尙書

大著作

五官

大學士

總督巡撫

唐人服色視散官

升朝官京官

前行中行後行頭司子司

吏部七司

尙左尙右侍左侍右

左右

度支支度不同

階官分左右

正議大夫以上分左右

選人七資四等

帥漕憲倉

庾司

四總領

十都統

直隸

州院

宜差

建康府通判三人

官名俗省

狀元榜眼

經義破題

題目疑難處上請

塗改添注

春秋合題

銓試

科舉之弊

文文肅殿試卷

鄉試錄

卷十一

江南

上江下江

三楚

三蜀

兗州

山東

湖北湖南

四川

分天下爲路

水經注難盡信

廣韻載唐州名

平州

薛

盱眙

牟婁

通州

大名府

泉州

新豐

石城

虎嘯城

蜀四帥府

水洛城

光化

沌口

李晏口

平水

秀水

青海

避諱改郡縣名

漢地理志縣名相同

後漢縣名相同

唐縣名相同

宋縣名相同

元州縣名相同

明縣名相同

卷十二

姓氏

姒

井官

郤郗二姓相溷

廣韻述氏姓

家譜不可信

郡望

杜康

鳴夷子皮

養由基

刀父

季襄

趙梁左強

莊彭祖

蔡伯偕

漢人不見於史者

徐巡

張微

朱建安

謝超宗

王筠

漢人同姓名

異代同姓名

晉人同姓名

晉書姓名互異

張元張元之

唐人同姓名

王宰

李播

盧貞

李翱

呂太一

陳子昂

李若水

王維王縉

王定保

韋應物

劉育虛

宋人同姓名

古人號相同

古人姓名割裂

卷十三

詩傳附錄纂疏

儀禮注小字宋本

儀禮疏單行本

論語注疏正德本

國語

廣雅

玉篇

周成雜字

龍龜手鑑

六書正譌

文場備用排字禮部韻注

萬斯同石經攷

史記宋元本

竹書紀年

十六國春秋

吳越備史

唐書直筆新例

薛氏宋元通鑑

唐律疏義

史通

司馬溫公稽古錄

嚴公邁歷代紀年

胡五峯皇王大紀

東家雜記

孔氏祖庭廣記

東平王世家

聖武親征錄

平宋錄

祕書志

復齋郭公言行錄及敏行錄

明諸司衙門官制

文獻通攷

永樂大典

卷十四

太平寰宇記

輿地紀勝

會稽志

會稽續志

赤城志

嚴州重修圖經

新定續志

琴川志

金陵新志

太倉州志

浙江通志

江西通志

風俗通義

顏氏家訓

容齋隨筆

揮塵錄

履齋示兒編

史繩祖學齋佔畢

石刻鋪敘

癸辛雜識

夢梁錄

輟耕錄

湧幢小品

日知錄

池北偶談

天祿識餘

洗冤錄

證類本艸

星經

丹元子步天歌

數學九章

測圓海鏡細草

革象新書

寶祐會天歷

三秣撮要

太乙統宗寶鑑

梅花喜神譜

文心雕龍

文選注

文選元覽本

宋名賢五百家播芳文粹

陸宣公集

韋蘇州集

臨川集

查氏注蘇詩

潘水集

野處類稿

鶴山大全集

陵陽先生文集

石田集

金華黃先生集

偶桓江雨軒稿

曝書亭集

崇文總目

郡齋讀書志

趙希弁讀書附志

直齋書錄解題

策竹堂書目

元藝文志

卷十五

商已孫敦

睢陵家丞印

晉率善侯印

唐東都尚書兵部印

南漢銅鐘題字

宋金官印

日字銅牌

元常德路鑄造祭器題字

甘露寺銅鐘

豹字牌

禮器碑

析里橋廊閣頌

邵陽令曹全碑

蜀石闕

楊紹賈地券

馮本紀孝碑

茹守福墓誌

北嶽神廟碑

雲麾將軍李秀碑

諸暨令郭密之詩

王顏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碑

楚金禪師碑

湖州府天寧寺石幢

竹林寺石幢

慈雲嶺石刻

吳越武肅王廟碑

溪州銅柱記

石刻詩經殘本

經筵薦士章橐

趙崇雋壙誌

永清縣宋石幢

史氏墓三碑

朝城縣令旨碑

勢都兒大王令旨碑

東鎮廟元碑

卷十六

詩句中有韻

雙聲亦韻

古人聲韻之密

雙聲

沈約韻不同于今韻

七言在五言之前

古詩律詩之別

陶靖節詩

聯句

詩集附它人作

杜少陵詩用韻

少陵生卒年月

飲中八仙

亞相

頻煩

友于

分減

少陵用薛懷詩

韋左司

乾愁乾忙

旬

十字

衛中立字退之

首宿盤

杜韋娘詩

李正封

借韻

唐人辨聲韻

金昌緒

胡釘鉸

李義山

晚唐詩

父母官

王介甫詩

蘇東坡詩

蔡確車蓋亭詩

江西派

鼂无咎詩

第一山詩

詩詞蹈襲

一集中重複句

楊陸兩公年壽

放翁論詩

百家姓

楊誠齋詩

蘓直

宋正甫

迎富

後邨詩

論詩絕句

律詩失粘

水田衣

上下洞

魍魎

三橋

踏與踏異

辨邵堯夫水火土石

查初白

文選

御覽載孔融語

庾闡揚都賦

范縝神滅論

文筆

庾子山賦

傅奕詆浮圖法

陋室銘

宋子京喜韓柳文

原道

諱辨

河閒傳

古人文字不宜學

文集須良友刪削

曾王晚年異趣

七大家

老蘇族譜引

東坡跋語誤

喜雨亭記

東坡學韓柳

父子共一碑

歸震川

顧寧人

開化寺碑

四六

文人避家諱

題諱填諱

卷十七

圓經周率

王深寧引九章有註

夕桀

六壬推行年

六壬十二神

太一

天一家

算盤

蓋天

九疇

河圖閭苞受

霜月

咸池

太陰

六曆

歲星超辰

置閏

二十四時

夜子時

回回算術

十干配合

刑德

河戒本河戍之譌

電父

雷公

大將軍

孤虛

歸忌

反支

奇門

九宮之神

六壬

卷十八

道

五倫

忠恕

言動

謙讓

義利

廉恥

方正

儉

止謗

改過

重人不重位

語錄

名

功過相除

朱文公議論平實

陳止齋不好辯

宋儒經學

道統

太極

六經注我

引儒入釋

知人之難

法後王

臣道

薦賢

黨籍

沈圭說

六先生

士大夫不說學

清慎勤

居官忌二事

科場

河防

通鑑多采善言

古語多有本

清談

文字不可作

文人勿相輕

文人浮薄

詩文盜竊

釋氏輪迴之說

釋道俱盛于東晉

治生

卷十九

宋槧本

借書

引書記卷數

下走

陳椽

關穿

批脇

奧懷

佚蕩

翠

問介

易

夫差

非三公而稱公

代友改字

宮中稱呼

婦人稱阿

婦人稱奴

老

小名鐵柱

五行命名

義

雨

漢唐金價

大斗大兩大尺

元寶

錠

浙東斗尺

四柱

火耗

孝弟

契姪

褒成侯未嘗徙封

嘉祥縣南武山

錢讓

錢翊

袁高題名

于頔茶山詩述

六先生

生日

生日獻詩詞

禁見任官生日受所屬禮物

爵里刺

宋名刺

齊物

梓潼神

魁星

道人道士之別

天師

碁局

籤詩

卷二十

吳郡志沿革之誤

吳地記

姑蘇志

長洲

松江

沈恭子

陸德明

陸暢

徐半千

黃策

張伯顏

胡惠齋

李諒

滕甫知蘇州年月

程師孟無知蘇州事

章帖

楊景略

豐稷

岑仲翔

賀方回家藏書

程公闢

程氏蝸廬

韓世忠宅

范良器非翰林學士

惠元祐事不足信

富嚴墓

蔣彞墓

鄭絳墓

朱耜墓

楊懿儒墓

趙崇雋墓

同年醺唱詩

吳江學宋元碑

渡僧橋石刻

蘇州府儒學記

卜駕齋養新錄 總目

七九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一

嘉定錢大昕

易韻

易象傳六十四卦皆有韻。唯革傳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三句以今韻求之不合。顧氏炎武撰易音遂諱而不言。予案設文彪虎文彪也从彪。彬聲與易義相應。則許君所見周易必作彪不作炳也。彬炳聲相近。故今本作炳。猶彪彪字本當作彪。而詞賦家多用彪炳耳。彪正字炳假借字。當讀如彪。與君爲韻也。蔚从尉聲。尉本作熨。說文熨从土案下也从巨。又持火以申繒也。今吳人呼熨斗爲運斗。是熨有運音。則蔚亦可讀如運也。熨斗亦謂之威斗。見漢書王莽傳漢律婦告威姑威姑者君姑也。說文蔚讀若威。威與君同音。則蔚與君協韻。又何疑乎。說文斐字下引易君子豹變其文斐也。斐卽蔚之異文。斐與分聲相近。故亦可與君協韻也。未濟傳濡其尾亦不知極也。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朱文公疑極當爲敬。顧氏以極正非韻亦諱而不言。予謂極从亟。亟敬聲相近。廣韻亟敬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相敬愛謂之亟。則朱以極爲敬甚合古音。但不必破字耳。顧氏拘於偏旁謂一字不當有兩音。故於此等未能了了。

六十四卦

八卦皆兩兩相對。相對之例。或取交變。乾坤坎離震巽艮兌是也。乾變爲坤。坎變爲離。震變爲巽。艮變爲兌。或取反復。震艮巽兌是也。今人謂乾坤坎離反復不衰。故反復只有四卦。說卦傳多以雷風山澤相對。陰陽奇耦之定位也。八卦重爲六十四卦。雖有序卦一篇。列其先後之次。要亦以相對爲義。乾坤父母卦。爲上下經之首。坎離得乾坤之中爻。故居上經之終。既濟未濟。卽坎離。故居下經之終。頤大過。中孚小過。與乾坤坎離同爲反復不衰之卦。故各自爲對。列於坎離。既未濟之前。此八卦皆以旁通爲對者也。其餘五十

六十四卦旁通圖

乾天 坤地	屯 雷 鼎 火	蒙 山 革 火	需 天 晉 火
訟天 明夷 火地	師 水 同人 火天	比 地 大有 火天	小畜 天 風 地
履天 謙 山地	泰 天 否 地天	隨 澤 蠱 風山	臨 澤 遯 天山
觀風 大壯 天雷	噬 嗑 火 井 風水	賁 火 困 水澤	剝 地 夬 天澤
復地 姤 風天	无 妄 天 升 風地	大畜 天 山 萃 澤地	頤 雷 山 大過 風澤
坎水 離火	咸 澤 損 山澤	恆 風 益 風雷	家人 火 風 解 水雷
睽火 蹇 山水	震 雷 巽 風	艮 山 兌 澤	漸 風 歸妹 澤雷

豐雷火渙風水

旅火節澤水

中孚風澤小過山雷

既濟水火未濟水火

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爲反復不衰卦

泰否既濟未濟反復兼兩象易兼旁通

隨蠱漸歸妹反復兼旁通

六十四卦兩象易圖

虞翻說易有兩象易後儒多不能解今演其圖如右乾坤坎離震艮巽兌八純卦上下兩象相同不列

屯水雷解水雷

蒙山蹇山水

需天訟天水

師地比地

小畜天姤天

履天夬天

泰天地否天地

同人火大有火

謙地剝地

豫地復地

隨澤歸妹澤

蠱風漸風

臨地萃地

觀地升地

噬嗑火豐火

賁火旅火

无妄天大壯天

大畜天遯天

頤山小過山

大過澤中孚澤

咸山損山

恆風益風

家人火鼎火

晉火明夷火

睽火革火

困水節水

井水渙水

畜

易小畜大畜卦釋文云。本又作蓄。敕六反。積也。聚也。鄭許六反。養也。大畜象傳。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序卦傳。比必有所畜。物畜然後有禮。有無妄然後可畜。物畜然後可養。釋文皆云。本又作蓄。唯大畜彖傳。有能止健之語。此言乾艮二卦之德。非釋卦名。蓋宣尼說易。未嘗訓畜爲止。漢儒或訓積。或訓養。皆無止義。王輔嗣注亦同。獨孔穎達小畜正義云。性又和順。不能止畜在下之乾。又云。若陽之上升。陰能畜止。又云。小畜之義。唯當畜止在下三陽。又云。總不能畜止剛健。又云。不能畜止諸陽。蓋疏家因大畜有止健之文。遂類及於小畜。不知巽主入。不主止。大畜艮在乾上。能畜而止之。小畜巽在乾上。能畜不能止。故有密雲不雨之象。大畜可言止。小畜不可言止也。後儒沿正義之誤。遂疑畜有止義。并孟子畜君何尤句。亦訓爲止矣。

經典畜字有三音。讀敕六切者。訓積。訓聚。讀許六切者。訓養。讀許救切者。訓六畜。此字說文作蓄今人讀六畜爲敕六切。蓄聚爲許六切。皆非古音。

觀

古人訓詁。寓於聲音。字各有義。初無虛實動靜之分。好惡異義。起於葛洪字苑。漢以前無此分別也。觀有平去兩音。亦是後人強分。易觀卦之觀。相傳讀去聲。彖傳。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象傳。風行地上。觀並同此音。其餘皆如字。其說本於陸氏釋文。然陸於觀國之光。兼收平去兩音。於中正以觀天下。云徐唯此。

一字作官音。是童觀。闕觀。觀我生。觀其生。觀國之光。徐仙民並讀去聲矣。六爻皆以卦名取義。平則皆平。去則皆去。豈有兩讀之理。而學者因循不悟。所謂是末師而非往古者也。魏了翁觀亭記云。觀卦彖象。爲觀示之觀。六爻爲觀瞻之觀。竊意未有四聲反切之前。安知不皆爲平聲乎。斯可謂先得我心者矣。大學國治之治。陸德明音直吏反。而先治其國之治無音。則當讀平聲。此尤可笑。夫齊家家齊。脩身身脩。正心正。誠意意誠。格物物格。皆不聞有兩音。而獨於治字辨之。曾不審上下文。不幾於菽麥之罔辨乎。

祇

說文示部。有祇祇二字。一爲神祇字。从氏。地示提出萬物者也。一爲祇敬字。从氏。敬也。又別有禋字。从是。安福也。引易禋既平。今易亦作祇。京房作禋。與說文同。古文氏是通用。則禋祇亦可通。但相承讀爲支音。與神祇音小異耳。復卦无祇悔。王肅作禋。九家本作多。字音支。案左氏襄廿九年傳。祇見疏也。服虔本祇作多。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多與祇同。疏家謂古人多祇同音。祇訓適。詩。祇攬我心。祇自塵兮。皆訓適。史記韓安國傳。禋取辱耳。徐廣云。禋一作祇。漢書亦作祇。禋既訓福。訓安。安與適義亦相承。則祇訓適者。卽與禋通之祇。非別有它字矣。乃玉篇於衣部添祇字。讀之移切。訓爲適。此六朝俗體。說文但有从氏訓短衣之祇。初無祇字也。而張參五經文字衣部。承玉篇之誤。亦收此字。訓作適。且以从示爲誤。則大謬矣。唐石經。无祇悔。从示从氏。祇既平。从衣从氏。此又承張參之誤。玉篇禾部有祇字。竹尸切。穀始熟也。此字不載說文。且經典所無。或以當祇適字。非。

力少而任重

繫辭傳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三句中用兩小字。似覺偏枯。當從唐石經作力少而任重。爲正。後漢書朱馮虞鄭周傳贊注引易與石經同。三國志王脩傳注引魏略。力少任重。漢書王莽傳自注知德薄位尊力少任重。今本少作小。唯北宋景祐本是少字。

傷於外者必反於家

序卦傳傷於外者必反於家。唐石經及岳氏本並同。今本作必反其家。周易本義咸渙本亦作於字。

易簡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之易簡也。無欲速。無見小利。帝王之易簡也。皋陶作歌。戒元首之叢脞。叢脞者。細碎無大略。吳季札所謂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易簡之道失。其弊必至於叢脞。

河圖洛書

河圖洛書兩圖。宋朱震周易卦圖始首列之。謂劉牧傳于范諤昌。諤昌傳于許堅。堅傳于李溉。溉傳于种放。放傳於希夷陳搏。河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縱橫十有五。總四十有五。洛書一與五合而爲六。二與五合而爲七。三與五合而爲八。四與五合而爲九。五與五合而爲十。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十卽五五也。太元曰。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

道五與五相守。范望云：重言五者，十可知也。一三五七九，奇數；二十有五，二四六八十，偶數；三十，故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數五即十也。故河圖之數四十有五，而五十之數具；洛書之數五十有五，而五十之數在焉，唯十即五也。故甲己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而不數十，十盈數也。案：漢上朱氏始列河圖洛書之象，自漢孔安國劉歆魏闕子明宋康節先生邵雍皆謂如此，至劉牧始兩易其名，而諸家因之。劉牧易數鉤隱圖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而朱文公易之，魏華甫云：朱文公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引邵子說，辨析甚精，而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且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圖，十爲書乎？朱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耳。又曰：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則朱子尙有疑於此也。

九宮之圖古矣。大戴禮明堂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明堂九室之制，蓋準乎此。易乾鑿度：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亦謂此圖也。其原本出于易，與八卦方位相應。漢儒皆能言之，方士又以白黑碧綠赤黃紫記其方位，別爲太一遁甲之術，以占吉凶休咎，遂爲儒者所不道。陳希夷輩依大戴爲圖，不用白黑等字，其識固高出方士一等矣。但此圖流傳已久，漢世河洛祕緯盛行，不聞指此爲河圖，亦不聞指爲洛書，未審後儒何所見而鑿鑿言之也。

盧辯注大戴有法龜文之說，辯北齊人也。甄鸞注數術紀遺云：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

五居中央亦與龜文之說暗合。鸞後周人也。朱文公以九爲洛書。蓋用盧辯說。而誤以爲鄭氏注。

八卦方位

八卦方位。震東方。巽東南。離南方。乾西北。坎北方。艮東北。見於說卦傳。坤兌次于離後。乾前。則坤西南。兌西方。可知也。伏羲始作八卦。以木德王。傳云帝出乎震。謂伏羲也。然則說卦傳所言方位。出於伏羲所定。萬世無可變易之理。而後儒私造先天一圖。託於伏羲。欲駕文王孔子而上之。慎到甚矣。推其意。特以乾坤父母之卦。而列於四隅。與巽艮相對。於心有所不安。必改爲乾上坤下。乃順乎人情耳。曾不思四正四維。均在平面。本無上下之分。若以天地之形勢言之。則北高而南下。以朝廷之定分言之。則君之南面者。位在北。臣之北面者。位在南。乾南坤北。正與高下尊卑相反。吾不知其定位何在也。月令以中央土列季夏之後。此坤位西南之明證。而乾位西北。其義尤非淺人所能識。蓋陰陽往來之理。驗於四時。播於十二消息卦。聖人扶陽而抑陰。故有純陽無純陰。十月純坤之卦。又當西北極陰之鄉。惟純乾可以制之。故釋天十月爲陽。而於坤之上六有龍戰之象。於傳言戰乎乾。又云陰陽相薄。相薄而陽必勝。非純乾不能。此乾位西北之義也。

宋儒所稱先天八卦方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兌東南。或謂合於虞翻納甲之義。其實則大不然。乾納甲壬。甲壬非正南也。坎納戊。離納己。戊己非東西也。震納庚。庚非東北也。艮納丙。丙

非西北也。坤納乙癸，癸固北矣。而乙非北也。是與納甲之方位大相背也。若以月行盈虧驗其方位，朔爲正北，望爲正南，則上弦當居正東，下弦當居正西。今乃以坎離居東西，非其理矣。朱震所演納甲及天干地癸會於北方兩圖，雖與先天方位相合，卻非虞翻之旨。

兌爲妾爲養

說卦兌爲剛，剛爲妾，爲羊。釋文羊，虞作羔。今李鼎祚集解引虞仲翔注，亦作羔。云兌爲羊，已見上文，此爲重出，非孔子意也。武進臧鏞堂在東，謂羔乃養字之誤。攷虞注爲妾云，三小女位賤，故爲妾。其注爲羔云，羔女使，皆取位賤，故爲羔。虞以羊爲再出，若作羔，爲小羊，意亦不異。故知本是養字，傳寫脫其下半耳。又鄭康成本作爲陽，注云此陽，謂養無家女，行貨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見漢上易傳然則此字當爲廝養之養。鄭虞兩家正合，其作羊作陽，皆養字聲近之誤。

朱文公本義

賁彖傳本義云：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不云先儒何人。案王輔弼注，剛柔交錯以成文，天文也。釋文正義俱不言經有脫文。唯李衡義海撮要載徐氏說：天文也，上脫剛柔交錯四字，本義所稱先儒，即其人也。名字未詳。或云郭京周易舉正先有此說，然舉正係宋人託名，其誕妄可知。既濟亨小，當爲小亨。此胡瑗說也。能研諸侯之慮，侯之二字衍。此朱震說也。朱引王弼略例能研諸侯句爲證。皆見義海撮要。

咸淳乙丑九江吳革所刻正義大字本極精審。雜卦遯遇也不作姤。與唐石經同。案說文無姤字。徐鉉新附乃有之。古易卦名本作遯。王輔嗣始改爲姤。後儒皆遵王本。唯雜卦傳以無王注。偶未及改。宋本猶存此古字。明人撰大全者。盡改爲姤。自後坊本相承皆用大全本。村夫子不復知有文公元本矣。大有象傳明辨晬也。亦與石經同。

說文引易

說文相字下引易。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今易無此語。或疑說卦之逸文。案說卦天地定位四章。皆以雷風相對。無取象於木者。此殆是釋觀卦名義。巽上坤下。木在地上之象。其卦爲觀。於文本旁目爲相。相亦觀也。許叔重引虞書。仁閱覆下。謂之晏天。又怨匹曰迷。皆漢儒傳授經說。非經正文。與此條引易正相似。

筮用錢

士冠禮疏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拆錢。拆錢則八也。案少牢云。卦者在左坐。卦以木。故知古者畫卦以木也。攷賈公彥疏。本於北齊黃慶。隋李孟。慈二家。是則齊隋與唐初皆已用錢。重交單拆之名。與今不異。但古人先揲蓍而後以錢記之。其後術者漸趨簡易。但擲錢得數。不更揲蓍。故唐人詩有衆中不敢分明語。暗擲金錢卜遠人之句。

南訛

說文無訛字。堯典平秩南訛。漢書王莽傳作南僞。史記索隱本作爲。小司馬云。爲依字讀。春官東作夏言南爲。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孔氏強讀爲訛字。雖則訓化解釋亦甚紆回也。今本史記皆作譌。蓋後人附會孔傳。輒加言旁。非史公之意。古書僞與爲通。荀子性惡篇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又云。不可學不可事而在天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僞卽爲字。史漢文異而意不異也。古音爲如譌。故僞孔傳轉作訛。而有訛化之訓。周禮馮相氏注仲夏辨秩南譌段熲堂云。葉林宗影宋鈔本釋文亦作南僞。

于於

于於兩字義同而音稍異。尙書毛詩例用于字。唯金縢爲壇於南方北面。乃流言於國。公將不利於孺子。酒誥人無於水盥。當於民監。邠風俟我於城隅。齊風俟我於著乎而。俟我於堂乎而。俟我於庭乎而。秦風於我乎夏屋渠渠。於我乎每食四簋。曹風於女歸處。於女歸息。於女歸說。豳風於女信處。於女信宿。大雅於萬斯年。仍用於大雅。不實于匱。宋本閒有作於者。誤也。論語例用於字。唯引詩書作于。而乘桴浮于海。餓于首陽之下。仍用于。今字母家以於屬影母。于屬喻母。古音無影喻之別也。

有亂十人

予有亂十人。尙書論語各一見。春秋傳兩見。襄廿八年唐石經皆無臣字。今古刻旁添臣字者。宋人妄作

耳。陸氏釋文亦同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五代國子監校刊九經。始據誤本添入臣字。邢昺論語疏亦承監本。於是劉原父有子無臣母之疑。蘇子瞻太皇太后挽詞亦有允矣才難十亂臣之句。

思曰容

洪範一篇多韻語。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容。五句皆韻。自鄭康成破容爲容。晚出古文因之。案春秋繁露述五行五事篇云。思曰容。容者言無所不容。又云。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所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漢書五行志引洪範傳云。思心之不容。而又爲之說曰。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然則古本洪範。皆是容字。今漢書刊本作容。蓋淺人所改。幸其說尚存。與董生相印證。可見西京諸儒傳授有自。許叔重說文。思容也。亦用伏董說。

遵王之誼

鄭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周禮春官肆師注洪範無偏無頗。遵王之義。本從古文作誼。開元詔書以頗與誼不協。改經文爲陂。曾不知誼从宜得聲。宜本作窰。又从多聲。以誼韻頗。正合古音。即使依今文作義。而義亦从我得聲。與頗初無不叶也。蓋小學之不講。唐人已然。

鬱

洛誥。汝乃是不鬱。孔馬鄭皆訓鬱爲勉。而說文無此字。經典亦止一見。更無它證。予攷釋詁。孟勉也。郭注

云未聞古讀孟如芒。戰國策有芒卯。淮南子作孟卯。是孟芒同音。莊子孟浪之言。徐仙民音武黨。武葬二切。卽芒之上去音也。釋文。薳莫剛反。蓋馬鄭舊音。而同訓勉。則薳卽孟審矣。薳从侵無義。疑卽薳字。孟夢音相近。皆勉之轉聲。隸變譌爲薳耳。江處士聲韻學士

耄荒

呂刑耄荒。釋文。耄又作薳。此說文正字也。羣經音辨禾部云。耗老也。音耄。書王耗荒。鄭康成讀。案古書無以耗當耄字者。當是施字轉寫之譌。周禮大司寇掌建邦之六典。注引書耄荒。樂記宮亂則荒。注引書王耄荒。釋文皆作施荒。依釋文單行本其散入注疏者今皆作耄矣是鄭本作施不作耗矣。禮八十九曰耄射義。施期稱道不倦。釋文皆用施字。賈昌朝偶據誤本。仍施爲耗。非也。

苗民弗用靈

呂刑苗民弗用靈。墨子引作苗民否用練。古書弗與不同。否卽不字。靈練聲相近。緇衣引作匪用命。命當是令之譌。令與靈古文多通用。令靈皆有善義。鄭康成注禮。解爲政令。似遠。

泯泯棼棼

呂刑泯泯棼棼。泯泯聲相近。漢書敘傳風流民化。泯泯紛紛。論衡寒溫篇蚩尤之民泯泯紛紛。泯泯卽泯泯也。

矜

論衡雷虛篇引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今多方篇夷作肆。憐作矜。矜憐古今字。論語則哀矜而勿善。論衡引作憐。

榮懷

秦誓以阮隄。榮懷對文。阮隄雙聲。皆疑母。榮懷亦雙聲也。今人以榮屬喻母。懷屬匣母。未合於古。

魏三體石經

段若膺云。魏三體石經。洛陽蘇望所刻。見於洪景伯隸續者。名曰左傳。實兼有尚書之文。如五刑。惟濩。訓非死。其差人。兩并寶在命。天呂刑文也。文侯王若在下事。厥辟。粵小女克昭。前文歸視。乃一旅荒寧。文侯之命文也。大僊龜粵茲茲翼。目于我友邦君庶邦于艱大。可征。鮮哀寡。卬自于卹。不敢替克。綏大。詔文也。
呂刑十六文。侯之命廿三。大詔卅二。

協句卽古音

沈重毛詩音。於燕燕首章。遠送于野云。協句宜音時預反。二章。遠送于南云。協句宜乃林反。沈重生于梁末。其時去古已遠。而韻書實始萌芽。故於今韻有不合者。有協句之例。協句卽古音也。自陸德明。綴爲古人韻。綏不煩改字之說。於沈所云協句者。皆如字讀。自謂通達無礙。而不知三百篇用韻。諧暢明白。未嘗

緩也。使沈重音尙傳。較之吳才老叶韻。豈不簡易而可信乎。協句亦謂之協韻。邶風。寧不我顧。釋文。徐音古。此亦協韻也。後放此。陸元朗之時。已有韻書。故於今韻不收者。則謂之協韻。

葑

方言。蘄薺。蕪菁也。陳楚謂之葑。是葑蘄同音。本非二物。詩采葑采菲。徐仙民音葑爲豐。徐氏生於晉末。其時未有韻書。無東鍾之別。自韻書出。而豐入東韻。葑入鍾韻矣。言字母者。又以葑屬非母。蘄屬敷母矣。歧之中又有歧。而古音遂不可復。有識者勿泥於隋唐以後之音。斯可與道古矣。

揚之水

詩王鄭唐風揚之水。今本揚皆从手旁。臧鏞堂云。洪氏隸釋載漢石經唐風第三章。揚作楊。子所見隸釋既見君子云胡其變。臺下空一格。下有揚字。不作木旁。當更考之。案王風釋文。揚如字。或作楊。木之字。非。而太平御覽八百十五。八百十六。並引唐第二章。楊之水。三百卅三。引詩序。揚之水。又九百五十六。引毛詩義疏。揚之水。皆从木旁。據此。知王鄭唐風揚之水。本皆作楊。自陸德明誤以爲非。而唐石經又定从揚字。今遂無作楊者矣。尙書禹貢揚州。據郭忠恕佩觿。本作楊州。宋本爾雅釋地。亦作楊州。

陸氏釋文詳訊不辨

詳訓告。訊訓問。兩字形聲俱別。無可通之理。六朝人多習艸書。以卒爲𠂔。遂與凡相似。陸元朗不能辨正。

一字兩讀。沿譌至今。詩陳風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陸云。本又作諄。音信。徐息悻反。告也。小雅莫育用訊。陸云。音信。徐息悻反。告也。案此兩詩。本是諄字。王逸注楚詞。引諄予不顧。其明證矣。徐仙民兩音息悻反。是徐本亦从卒也。陸氏狃于韻緩不改字之說。讀諄爲信。豈其然乎。大雅執訊連連。此正訊問字。陸音信是矣。而又云。字又作諄。又作諄。並同。禮記王制。以訊馘告。陸云。本又作諄。學記多其訊。陸云。字又作諄。則真以訊諄爲一字矣。爾雅。諄告也。陸引沈音粹。郭音碎。當矣。而又云。本作訊。音信。其誤亦同。今毛詩正義石經皆作訊。又承陸氏之誤。

驕

乘我乘駒。朝食于株。陸氏釋文本。駒作驕。云。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而於皇皇者華。我馬維駒之駒。則云。音俱。本亦作驕。當是後人依今本互易。非陸意也。說文。馬高六尺爲驕。鄭箋亦云。馬六尺以下曰駒。與說文合。明非二歲曰駒之駒矣。驕駒聲相近。故株林以韻株。皇皇者華以韻濡。諷蓋讀驕如駒。非竟以駒代驕也。說文引詩。我馬維驕。是許所見毛詩不作駒。

曰與聿通

曰爲改歲。漢書食貨志曰作聿。見睨曰消。荀子。漢書劉向傳。並作聿消。予曰。有奔走。予曰。有先後。王逸楚詞注曰作聿。曰喪厥國。韓詩曰作聿。是曰與聿通也。說文。吹詮詞也。引詩。吹求厥寧。今毛詩作逌。逌聿同。

晉曰卽吹之省文

脩脩

予尾脩脩唐石經及宋光堯御書本皆作脩脩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監本蜀本越本皆作脩脩興國本及建寧本作脩脩是宋刻脩脩二字各本互異朱文公閩人所據必建寧本自朱傳行而世遂不復知有脩脩之本矣說文羽部無脩字當以脩爲正臧在東云正義本作消消云定本消消作脩脩今正義本改脩爲脩唯岳氏九經三傳沿革例所引不誤

以重言釋一言

詩亦汎其流傳云汎汎流貌有洸有潰傳云洸洸武也潰潰怒也箋云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碩人其順箋云長麗俊好順順然啞其笑矣傳箋皆云啞啞然笑垂帶悸兮傳箋皆云悸悸然有節度條其獻矣傳云條條然獻零露漙兮傳云漙漙然盛多子之丰兮箋云面貌丰丰然零露漙兮傳云漙漙然蕭上露貌噂沓背憎傳云噂猶噂噂然沓猶沓沓然有扁斯石傳云扁扁乘石貌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匪車漂兮傳漂漂無節度也

鶴鳴九皋

臧在東云今本鶴鳴于九皋五字爲句案史記滑稽傳論衡藝增篇風俗通聲音篇文選東方曼倩答客

難後漢書注五十九。初學記一。白帖一百九十四。文選注十三。又廿四。又四十三。皆引詩鶴鳴九皋。無于字。賈昌朝羣經音辨引詩。亦無于字。是北宋人尙見古本也。唐石經有于字。今本並因之。謂中證云說文無于字。蜀志秦宓傳引詩亦無于字。

譜

詩桑柔朋友已譜。瞻印譜始竟背。兩譜字鄭皆訓爲不信。則字當从僭。與讒譜字異。

僭慘

臧在東云。毛詩凡僭字皆訓爲會。慘字皆訓爲憂戚。如節南山。僭莫懲嗟。傳僭會也。十月之交。胡僭莫懲。傳僭會民勞。僭不畏明。傳僭會也。雲漢。僭不知其故。箋云。會不知爲政所失。而致此害。是僭訓會之證也。月出。勞心慘兮。釋文。憂也。正月。憂心慘慘。傳慘慘猶戚戚也。抑我心慘慘。傳慘慘憂不樂也。是慘訓憂戚之證也。雨無正。僭僭曰瘳。據箋云。僭僭憂之。則當作慘。今各本皆作僭。誤也。攷釋文十月之交云。胡僭亦作慘。民勞云。慘不本亦作僭。則唐以前二文已混。陸氏不能定所適從。故雨無正慘誤作僭。民勞僭又誤爲慘也。

云何盱

何人斯云。何其盱。唐石經無其字。予初疑爲脫漏。頃見臧在東云。卷耳云何盱矣。都人士云何盱矣。文法

與此同。卽三字爲句。未始不可。箋云。於女亦何病乎。旣何病連文。知中無其字矣。此亦當從石刻。

爰其適歸

四月爰其適歸。朱文公集傳。依家語訓奚爲何。然亦未嘗輕改經文。但於本句下注云。爰家語作奚而已。今流俗本刪去元注。直改經文作奚。此明代邨學究所爲。非朱傳之元本也。

膜

周原臚臚。當從韓詩作膜膜。臚膜聲雖相近。而膜與飴。謀。龜。止。時。於。韻。尤。協。也。左思魏都賦。膜膜垆野。劉淵林注引詩。周原膜膜。

板

上帝板板。當從爾雅作版版。說文只有版字。無板字。今毛詩家縮版之版。从片。板板之板。从木。分爲兩義。失其舊矣。古音方反。兩字皆重唇。故訓方爲版。釋器。餅金謂之鈹。郭氏注引周禮。供其金鈹。攷周禮職金。共其金版。注引爾雅。亦是版字。魏晉儒師。強立偏旁。妄生分別。故有从金从木之別。

造

造次爲雙聲。故造可轉爲次音。詩。小子有造。與士韻。蹻蹻王之造。與晦介。嗣韻。是也。春秋傳。使佐遺氏之筮。筮次室也。是造有次義。

有郇家室

生民卽有郇家室。據說文宋槧本。邑部郇字下引詩曰。有郇家室。今毛本添入卽字。呂氏春秋辨土篇注引詩。實穎實栗。有郇家室。皆無卽字。

岸

詩皇矣。誕先登于岸。傳以岸爲高位。謂先天下升於高位也。箋云。誕大登成岸。訟也。天語文王。欲廣大德美。當先平訟正曲直也。案訓岸爲訟。本於小宛宜岸宜獄。依此說。方與下文伐密意相應。宋儒以爲先登道岸。未知所本。殆取佛家彼岸之語。惠仲儒譏其援釋入儒。非過論也。

壺

旣醉室家之壺。傳訓壺爲廣。國語叔向引此章而云。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是壺之爲廣。自昔有此訓矣。古人先齊家而後治國。父子之恩。兄弟之志。乖夫婦之道。苦雖有廣廈。常覺其隘矣。室家之中。寬然有餘。此之謂壺。

愬風

桑柔如彼愬風。唐石經本作愬。今磨改作邇者。宋人爲之也。李善注文選月賦。引詩如彼愬風。袁宏北征賦。感不絕于予心。愬流風而獨寫。正用此詩。

藪

韓奕其藪維何。維筍及蒲。說文艸部無藪字。惟藪部齧或作藪云。鼎實惟葦及蒲。蓋卽詩之維筍及蒲。但葦與筍字小異耳。許君序云其併詩毛氏此文不稱詩。知出於三家本。又以推知許所見詩其藪字亦必爲藪也。郭景純山海經圖讚赫赫三事。鑒於覆藪。藪與藪同物。故許以葦蒲當鼎實。鄭注周易亦云藪菜也。廣韻分菜茹與鼎實爲兩義。蓋失之。

降于卿士

商頌允也天子。降于卿士。箋云。天命而子之。下于之卿士。謂生賢佐也。唐石經及岳本。南北監本。毛本日。本國本皆是子字。唯朱文公集傳本作于。臧在東云。嘗見元人所刻集傳。亦作子。蓋後來刊刻之誤。非朱子之誤也。

毛傳多轉音

古人音隨義轉。故字或數音。小旻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與猶咎爲韻。韓詩集作就。於音爲協。毛公雖不破字。而訓集爲就。卽是讀如就音。書顧命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集作就。吳越春秋子不聞河上之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留。是集有就音也。瞻卬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傳訓鞏爲固。卽轉從固音。與下句後爲韻也。載芟匪且有且。傳訓且爲此。卽轉從此音。與下句茲爲韻也。顧

亭林泥於一字祇有一音。遂謂詩有無韻之句。是不然矣。

漆洧之漆。本當作潛。說文。潛水出鄭國。引詩。潛與洧。方渙渙兮。是也。今毛詩作漆者。讀潛如漆。以諧韻耳。漆卽潛之轉音。不可謂詩失韻。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也。魯頌。烝徒增增。傳云。增增衆也。本爾雅釋訓文。而小雅室家。漆漆。傳亦云。漆漆衆也。增漆聲相近。轉增爲漆。亦以諧韻。與潛洧作漆洧同。詩文選同馬相如从漆

詩序

王氏困學紀聞引葉氏云。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黃初四年詔云。曹詩刺遠。君子近小人。蓋小序至此始行。近儒陳啓源始非之云。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王事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逸樂。此魚麗序也。班固東京賦。德廣所及。此漢廣序也。一當武帝時。一當明帝時。可謂非漢世耶。吾友惠定宇亦云。左傳襄廿九年。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詁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又蔡邕獨斷載周頌卅一章。盡錄詩序。自清廟至般。一字不異。何得云至黃初始行于世耶。愚謂宋儒以詩序爲衛宏作。故葉石林有是言。然司馬相如班固皆在宏之前。則序不出於宏。已無疑義。愚又攷孟子說北山之詩云。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卽小序說也。唯小序在孟子之前。故孟子得引之。漢儒謂子夏所作。殆非誣矣。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詩人之志見乎序。舍序以言詩。孟子所不取。後儒去古益遠。欲以一人之私意窺測古人。亦見其惑已。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二

建柶誤作捷柶

士冠禮筵末坐辟體捷柶興唐石經捷作建案士昏禮亦有坐辟體建柶興之文則石經是也鄭注當云建柶拔柶于醴中陸德明所見本拔柶之拔作捷故音義云捷柶初治反又作鋪又作拔此爲注音非經有捷字也宋人刻釋文者誤疑經文作捷柶并注中建字亦改爲捷曾不一檢士昏禮文沿譌數百年賴有石經正之此石經所以可貴也予見小字宋本儀禮經注俱是建字

摯

摯正字贊俗字士冠士昏二篇皆用摯字獨士相見篇皆作贊蓋張淳所改張淳儀禮義說云此卷贊字釋文云贊本又作摯音同其從手者必非陸氏所釋本今改從貝唐石經本作摯北宋刊本猶然

君之庶子

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唐石經初刻爲下有君之二字後磨改去之予案注云君之庶子女子也則經文當有君之二字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正與此文同今本皆無此二字蓋從唐人磨改本予嘗謂石經初刻本有勝於改本者惜其文多曼滅不能一一辨切耳

朴

器中溶云。禮經朴字。鄉射篇凡十五見。取朴一。倚朴一。去朴六。楮朴六。與朴一。大射篇凡廿一見。取朴一。去朴七。楮朴九。倚朴三。石經初刻並從木。後磨改从才。其有未經磨改而作朴者。皆朱梁補刻。案古無朴字。說文木部。朴。訓木皮。鄭注取朴云。朴所以撻犯教者。蓋古人止用木皮撻人。以爲教學之刑。其物卽名之曰朴。虞書所謂朴作教刑是也。後人緣朴有撻意。遂改从手。張參知朴不从手。故五經文字手部不收此字。木部亦不收朴字。則其遺漏也。九經字樣乃收之。則此磨改之弊。或卽出於唐元度之手。今本皆沿其謬矣。石經周禮司市大刑朴。訓朴字尙从木。此元刻之僅存者。

涅

既夕記。隸人涅廁。注。涅。塞也。案說文。涅。黑土在水中也。涅無塞義。蓋卽斂字。書費誓。斂乃穿。斂。塞也。涅斂聲相近。故借用涅字。

統

士喪禮。緇衾。緇裏。無統。注。統。被識也。疏謂被本無首尾。生時有統。爲記識前後。予謂被之有統。若今時當頭矣。吳中方言。以被識爲當頭。統當聲相近。

復

魏鶴山云。魂氣升于天。體魄降于地。儀禮。禮記。所以有升屋而號。皋某復之別。而屈原招魂。舉東西南北。以爲文字。亦是禮上起義耳。牟存友向屢覽。覽必令人升屋呼之。卽惶。亦是此義。

挈

周禮。草人。辟剛用牛。注。故書辟作挈。杜子春讀挈爲辟。予謂挈無義。與辟聲不相近。當是擇字。說文。擇。赤剛土也。擇譌爲挈。猶輕與之譌爲嬰。

媿

師氏掌以媿詔王。媿。古美字。此字不見說文。非漏落也。古文微與尾通。堯典。萐尾。史記作字微。論語。微生畎。漢書作尾生晦。媿从微。當與媿通。詩。誰倚予美。韓詩美作媿。說文。女部有媿字。則該乎媿矣。帥與率亦古通用字。悉蟀卽悉蟹。說文有蟹無蟀。非謂蟹不可作蟀也。徐鉉以蟀爲俗。蓋未諗許君之例。

卮

卮人注。卮之言礦也。說文石部。礦。銅鐵璞石也。古文作卮。周禮有卮人。康成讀卮爲礦。卮卽礦字與說文正合。卮礦聲相近。故古文借作礦字。

禮記內則。濡魚卵膾。實蓼。注。卵讀爲鯢。鯢魚子。或作攔也。內則之卵。本是卮字。故又有攔音。詩。其魚魴鰈。康成訓鰈爲魚子。鰈。卮聲皆相近。終从卮聲。鰈又从桀聲。攔則漢時俗字。與鰈亦同音也。

筭當爲筭

考工記。紛胡之筭。注云。故書筭爲筭。杜子春云。筭當爲筭。筭讀爲橐。謂箭橐。案說文竹部無筭字。唐石經本作筭。字雖損壞。而下半从句。不从可。筭與筭形相似。與橐聲尤相近。當從石經爲正。

綱

矢人。參分其長而綱其一。釋文。綱本又作殺。案殺。說文正字从杀。从閃。無意義。蓋卽篇文殺字之譌。元和江藩字鄭堂與。周禮多古文。故殺作殺。

勉卽俛字

矢人。前弱則俛。後弱則翔。唐石經俛作勉。顧寧人以石經爲誤。予謂勉與俛。古人多通用。甹勉。漢碑多作甹俛。陸機文賦。在有無而甹俛。李善注引詩。何有何無。甹俛求之。漢書谷永傳。閔免適樂。帥古注。閔免猶甹勉也。表記。俛焉日有孳孳。讀如勉。此經又讀勉爲俛。音同義亦同也。瞿中溶云。古人訓故假借多取聲相近之字。以訓故言之。孔穎達左傳。衰冕疏。賈公彥儀禮士冠禮。周禮弁師疏。俱云。冕俛也。其說蓋本白虎通。白虎通云。十一月之時。陽氣冕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前冕而後仰。故謂之冕。是也。以假借言之。白虎通以冕當俛字。此經又以勉當俛字。此古免免同音之確據也。後世言字學者。不知免有免音。遂以增減一筆。強分爲二。轉疑說文漏載免字。失之甚矣。

孺子

今人以孺子爲童穉之通稱。蓋本於孟子。攷諸經傳。則天子以下。嫡長爲後者。乃得稱孺子。金縢洛誥立政之孺子。謂周成王也。晉語里克先友杜原款稱申生爲孺子。里克又稱奚齊爲孺子。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稱爲孺子。而舅犯亦稱之。是時秦欲納之爲君也。孺子。讀之喪。哀公欲設撥。亦以世子待之也。齊侯荼已立爲君。而陳乞鮑牧稱爲孺子。其死也。諡之曰安孺子。則孺子非卑幼之稱矣。欒黶爲晉卿。而胥午稱爲欒孺子。左傳稱孟莊子曰。孺子速。武伯曰。孺子洩。莊子之子。秩雖不得立。猶稱孺子。是孺子貴於庶子也。齊子尾之臣稱子良曰。孺子長矣。韓宣子稱鄭子蠆曰。孺子善哉。皆世卿而嗣立者也。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亦貴者之稱。唯檀弓載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此爲童子通稱。與孟子同。又左傳季桓子之妻曰南孺子。則又以爲婦人之稱。

張老善頌

檀弓。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輪與奐韻。哭與族韻。此句中有韻之例。故晉人謂之善頌。

禮地神

檀弓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注舍奠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正義云置於墓左禮地神也言以父母形體所在故禮其地神以安之今世營葬必於其側立石題后土之神臨葬設酒脯祀之蓋古禮也

使子路問之

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唐石經及相臺岳氏本作子貢日本山井鼎亦云宋板作子貢

祭殤不舉

曾子問祭殤不舉今本舉下有肺字蓋後人依鄭注譌入也唐石經及相臺岳氏本衛湜集說皆無肺字嘉靖徐氏註刻宋本亦同

貸

月令貸字三見陸氏釋文於孟春行離不貸則云吐得反徐音二於季夏無或差貸則云音二又他得反於仲冬毋有差貸亦云音二又他得反皆兼存兩音而先後微異似差貸字以音二爲正以予攷之殊未然也說文忒失常也忒更也兩字皆他得反差貸字本當从心作忒經典借用从貝之貸仍讀如忒與疑貳之貳形聲俱別六朝字體不正或譌爲貳故徐仙民有此音陸氏不能辨正沿譌到今

朽與香對

列子稱逢氏子有迷罔之疾。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常甘以爲苦。古人香與朽對。取其相反。猶味有甘苦也。月令。春之臭增。夏之臭焦。中央之臭香。秋之臭腥。冬之臭朽。大學。如惡惡臭。論語。臭惡不食。臭之惡者。不食非五臭皆不食也。說文。𦼮。腐氣也。臭腐字當用此。後人溷臭𦼮爲一字。乃以臭與香對。蓋始於廣雅。

𦼮

郊特牲。𦼮之爲言敬也。釋文。𦼮音祈。案說文無𦼮字。當與祈同。祈敬聲相近也。少牢禮。主人羞𦼮俎。注。𦼮敬也。士虞記。用專膚爲折俎。注。今文字爲折俎。而說以爲𦼮俎。亦甚誣矣。據鄭所言。知當時固有作𦼮字者。許君不收𦼮字。疑亦以折俎當𦼮俎。但意與鄭義不同耳。折从斤。亦當有所音。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注。引詩。好人提提。解之。蓋讀折如提也。古音提與祈相近。如左傳。提彌明。或作祈彌明也。

周禮。肆師及其祈珥。注。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爲祈。又犬人。凡幾珥。注。鄭司農讀幾爲祓。引周禮。祭山曰廢縣。然則幾祈廢祓四字。同音亦同義也。管子。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祈羊。詳睢縣之羊。

厭

大學。此之謂自謙。注。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疏以厭爲安靜之貌。案詩。厭厭夜飲。毛云。厭厭安也。厭安聲相近。故展轉相訓。王子淵洞簫賦。清靜厭愁。說文。愁靜也。厭愁雙聲。故兼有靜義。所謂靜而后能安也。

素位

君子素其位而行。注。素皆讀爲素。案注中。素素兩字當互易。鄭前注素。隱行怪云。素讀爲攻其所儻之素。故此處省文。但云素皆讀爲素耳。前後諸素字。鄭皆取儻義。而訓爲鄉。詩如彼。邇風。毛傳亦訓爲鄉。邇素同音。又同義也。山井鼎所註宋板禮記注疏與子校正同。

鬼神

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鬼神。謂天神地祇人鬼也。有神而後有郊社。有鬼而後有宗廟。天統乎地。故言神可以該乎人。死爲鬼。聖人不忍忘其親。事死如事生。故有祭祀之禮。經言鬼神。皆主祭祀而言。卜筮所以通神明。故易傳多言鬼神。精氣爲物。生而爲人也。游魂爲變。死而爲鬼也。聖人知鬼神之情狀。而祭祀之禮興焉。橫渠張氏以鬼神爲二氣之良能。古人無此義。二氣者。陰陽也。陰陽自能消長。豈假鬼神司之。如人一呼一吸。人自爲之。豈轉有鬼神爲我呼吸乎。

的然

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的非古字。當作的。說文日部的明也。从日。勺聲。引易爲的。頤今本易亦轉寫作的。矣。又火部焯明也。从火。卓聲。引周書。焯見三有俊心。今尚書焯作灼。說文灼矣也。與焯見義有別。觀禮匹馬卓上。注。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爲上。卽易之的。頤也。魯峻碑。喚矣的。與遼遼。樂協韻。是的。有卓音。的然猶焯然。

也。火部又有炮字，望火，良讀若駟，類之駟，駟類卽的，類之異文，的也。炮也，焯也，文異而音義同。

子贛

說文：贛，賜也，貢獻也。兩字音同義別。子貢名賜，字當从贛。論語作貢，禮記唯樂記一篇稱子贛，餘與論語同。左傳定十五年、哀七年、十二年作子貢，哀十五年、十六年、廿六年、廿七年作子贛。

吳草廬中庸綱領

吳草廬中庸綱領一篇，分中庸爲三十四章，與朱文公章句頗有異同。哀公問政，至知人知天爲一章，天下之達道五，至可以治天下國家爲一章，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四節爲一章，凡事豫則立，以下爲一章，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兩節爲一章，誠者自成也，至悠久無疆爲一章，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至純亦不已爲一章，愚而好自用，至蚤有譽於天下者也爲一章。

親民

大學之道在親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此親民之實也。宋儒改親爲新，特因引康誥作新民一語，而不知如保赤子，亦康誥文，保民同于保赤，於親民意尤切。古聖人保民之道，不外富教二大端，而親字足以該之。改親爲新，未免偏重教矣。親之義大於新，言親則物我無間，言新便有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氣象。視民如傷者，似不若此。後世治道，所以不如三代，正爲不求民之安而務防民。

之不善。於是舍德而用刑。自謂革其舊染。而本原日趨於薄矣。竊謂大學親民。當仍舊文爲長。

譬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以下五句辟字。唐石經皆作譬。今注疏本作辟。而注仍用譬字。云譬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敖惰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己。則身修與否。可自知也。宋儒讀辟爲僻。不如舊注之精當。

貪戾

一人貪戾。注戾之言利也。戾或爲各。鄭義本謂貪戾卽貪利耳。故下注云。君若好貨。而禁民淫于財利。不能止也。一人貪利。而一國作亂。卽下章財聚則民散。貨悖而人亦悖而出之義。

修爵

鄉飲酒義。降說屢升坐。修爵無數。熊氏以修爵爲行爵。後謫無異說。愚案鄉飲酒禮云。說屢。揖讓如初。升堂。乃羞。無算爵。經文本無修字。始悟修乃羞之誤。聲相近也。羞字爲句。禮所云乃羞也。爵無數爲句。禮所云無算爵也。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要服小記同。董仲舒有言。天者。祖之所自出也。韋元成等奏議引祭

義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喪服小記冬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
盡也若周之祖考立親廟四親親也三禮義宗云夏正郊天者王者各祭所出帝于南郊卽大傳所謂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

寔來

桓六年春正月寔來注寔實也案玉篇寔時弋切是也實時質切不空也兩字音義俱別詩大雅實墉實
壑實畝實緒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正義云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左氏作實來由聲同故
字有變異也今本左氏亦作寔與詩正義所引異蓋孔氏所據乃服虔本非杜本也覲禮伯父實來注今
文實作寔是實卽寔之古文春秋公穀爲今文左氏爲古文故二傳作寔來左氏作實來杜元凱改從二
傳失古文之舊矣詩寔命不同韓詩作實

曼

左傳桓五年曼伯爲右拒釋文曼音萬歷元年無使古有重唇無輕唇故曼萬同音今吳中方音千萬之
萬如曼此古音也六朝人讀萬爲輕唇音邨夫子習於所聞并讀曼爲輕唇則失之遠矣春秋戎蠻子公
羊作戎曼子

爲

隱十一年。館于寫氏。史記魯世家作爲氏。爲遠古通用。孟僖子有遠氏之筮。其卽寫氏之族乎。

陪

僖三十年。焉用亡鄭以倍鄰。唐宋石經及岳氏本俱作陪。據杜注。倍。益也。則从自爲正。釋文陪。蒲回反。是陸亦作陪也。

不闕秦焉取之

若不闕秦。將焉取之。唐石經本無若將二字。出於後人竊添。宋高宗御書左傳亦無之。

羊斟不與

宣二年。宋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據後文羊斟兩見。是羊斟爲人姓名。案淮南繆稱訓云。魯酒薄而卽鄆園。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則斟爲斟酌之義。當以羊爲其御之名。斟不與三字爲句。細玩下文。其御字叔牂。正與羊名相應。則淮南說亦可通。傳文後兩斟字。或後人所加。

感卽憾字

宣十二年。二憾往矣。成二年。朝夕釋憾。唐石經初刻皆作感。後乃加心旁。惟昭十一年。唯蔡於感。不加心旁。蓋刊改偶未及耳。說文無憾字。感卽憾也。此初刻之勝于後改者。

戊戌

春秋傳人名。皇戌、向戌、穿封戌、沈尹戌，皆从戌从一，讀如卹。唯公叔戌从人从戈，乃戌守之戌。兩字相似，刻本往往互溷。獨唐開成石經點畫分明，石刻之可貴如此。

乘

襄十二年，吳子乘卒，卽壽夢也。服虔以壽夢爲發聲，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予謂乘壽皆齒音，壽當讀如疇，與乘爲雙聲。夢古音莫登切，與乘疊韻。併兩字爲一言，孫炎制反切，蓋萌芽於此。

匱盟

成二年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晉語：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韋注：言不副貌爲匱。匱盟之義當用此。

吳行人儀

吳語：吳夫差旣勝齊，使行人奚斯釋言于齊，卽檀弓之行人儀也。奚斯疊韻，并言之則成儀字。魯公子奚斯亦作公子魚，魚儀聲相近。

絳縣人七十二年

絳縣人生於文公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當爲七十四年，而傳稱七十二年者，古人以周一歲爲一年。絳

縣人生正月甲子朔。於周正爲三月。至是年周正二月癸未。尙未及夏正月朔故也。仲尼生於襄廿一年。至哀十六年卒。亦是七十四年。而賈逵注云七十三年。正以未周歲。故與絳縣人記年一例。史記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蓋倉公生於冬末。顧亭林謂古人以歲盡之日而後增年。亦無它據。

蔽

襄廿七年。子罕曰。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正義云。服虔曰。蔽。踣也。一曰。罷也。則知服本作弊。王肅董遇本皆作蔽。謂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杜本作蔽。當如王。董爲蔽掩之也。陸氏釋文云。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與正義不同。恐陸氏誤也。案如王。董說。當以誣道二字連文。如服說。當以道弊連文。襄十一年。范宣子曰。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與此傳同義。謂諸侯兼事晉楚。則罷於奔命也。當從服說。作弊爲是。弊敝古通用。

天厲

襄卅一年傳。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唐石經天作天。致宋毛居正六經正誤云。注疏及臨川本作天地之大。興國及建本作天闕之天。案杜氏云。厲猶災也。言水潦無時。據此。則當作天地之天。然傳中有言疫癘。天札。則天字亦不爲非。姑俟達者。然則宋本已有互異。毛氏疑而未決。今以唐石經證之。又與杜義相協。可正向來刻本之誤。天字二字。易於相混。昭元年。趙孟曰。天平與上文亡。乎相對。謂國既不亡。則君當天折也。今本譌爲天。

褚

襄三十年取我衣冠而褚之。杜注：褚，畜也。大所謂古讀畜積之畜，敕六切。褚，畜聲相近也。歸安嚴元照云：古褚貯兩字聲近通用。呂氏春秋先識覽云：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一切經音義引左傳亦作貯。盧抱經學士云：周禮墮人注：儲，藏。釋文云：儲本或作貯，又作褚。

徒兵

襄廿五年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唐石經徒卒作徒兵。顧氏金石文字記以爲石刻之誤。梁孝廉履繩云：杜於徒兵下注云：步卒。釋文：卒子忽反。若傳文爲徒卒，則杜不須注。陸氏何不舉傳文而標注字邪？顧說非也。光堯石經及岳氏本並作徒兵。戈小蓮云：隱四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襄元年諸侯之師伐鄭，敗其徒兵於洧上。昭二十年太叔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傳文言徒兵者屢矣。徒兵與車兵對。今本作徒卒，非也。

向戌如陳

襄廿七年丁卯，宋向戌如陳。唐石經無宋字。案上文已書宋向戌，此不當更舉宋名。石經是也。驗石刻亦先有此字，後磨改去之。

高子容

襄廿九年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今本高上有齊字，非也。傳於列國諸卿或書國或不書國，皆有義例。

如此篇太叔文子不書衛高子容不書齊已見經文故也經不書游吉故子太叔稱鄭以別之華定書官不書族故稱宋以別于它國左氏傳不可損益一字如此今從唐石經本

旦

成二年韓厥夢子輿謂己曰凡辟左右唐石經且作旦凡夢必在夜故左氏紀夢每言旦庚宗之夢則云旦召其徒社宮之夢則云旦而求之曹是也石刻字書分別可證俗本之譌顧寧人轉以石刻爲誤偵到甚矣昭廿五年宋公夢太子欒卽位于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今本亦誤爲旦唯石經不誤

大人患失

昭十八年大人患失而惑患失卽論語言鄙夫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也患失之人何無定見故易惑杜云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此說非是

乍

定八年桓子乍謂林楚唐石經本作乍後人加口於左旁案杜注乍暫也孟子今人乍見孺子趙岐訓乍爲暫乍暫聲相近疑經注皆無口旁後人妄增非杜氏之舊也錢唐梁履繩云乍字經典罕見左傳果有此字張參五經文字何以不收當從初刻

妃牆

哀元年宿有妃嬙嬪御焉唐石經嬙作牆陸氏釋文云嬙本又作牆或作牆案說文無嬙字當依石經爲牆漢隸升旁字或變从广唐牆實一字也

莒子狂

哀十四年莒子狂卒唐石經窈从王釋文狂其廷反蓋讀狂爲上聲相臺岳氏本亦作狂而閣上聲與釋文合今注疏本誤作狂并釋文亦改爲其廷反攷古字書無狂字

衡流而方羊

哀十七年如魚鼈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杜氏以裔焉連上爲句劉炫謂當以方羊爲句其說當矣而孔穎達曲護杜義辨之甚力然毛詩正義亦出穎達之手而汝墳疏引左傳如魚鼈尾衡流而彷徨正與劉氏讀合且引鄭衆注爲證仍不取杜說

四方其順之

哀二十六年四方其訓之唐石經訓作順岳氏本亦是順字正義云四方諸侯皆順從之是正文作順無可疑者今注疏本作訓蓋後人依詩文輒改之耳古書訓與順多通用洪範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史記宋世家皆作順

正義刊本妄改

春秋正義。隱公以平王四十九年卽位。是歲歲在癸亥。桓公以桓王九年卽位。是歲歲在元枵。莊公以莊王四年卽位。是歲歲在鶉火。閔公以惠王十六年卽位。是歲歲在大梁。僖公以惠王十八年卽位。是歲歲在鶉首。文公以襄王二十六年卽位。是歲歲在降婁。今刊本無此六字。當是傳刻脫去。襄公以簡王十四年卽位。是歲歲在壽星。昭公以景王四十七年卽位。是歲歲在降婁。當是傳刻脫去。襄公以簡王十四年卽位。是歲歲在壽星。昭公以景王四十七年卽位。是歲歲在降婁。定公以敬王十一年卽位。脫是歲歲在某次句。哀公則不載正義本文。但于白文疏字下出同上兩字。謂與陸氏釋文相同。不復重出也。以昭三十二年歲在星紀推之。則定元年歲在元枵。哀元年歲在大梁也。釋文與正義各自一書。宋初本皆單行。不相殺亂。南宋後乃有合正義於經注之本。又有合釋文與正義于經注之本。欲省學者兩讀。但既以注疏之名標于卷首。則當以正義爲主。卽或偶爾相同。亦當並存。豈有刪正義而就釋文之理。況以前十一公攷之。皆正義詳于釋文。正義之例。每公皆引魯世家。皆有以某王某年卽位之語。而釋文無之。獨哀公釋文多敬王二十八年卽位一句。此必校書者以意竄入。謬妄相承。蔑有悟其非者。可三歎也。

何氏注公羊傳

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注。時歲在乙卯。疏作己卯。文當有一誤。疏云。何氏自有長歷。不得以左氏難之。案魏晉以來。推襄廿一年皆云己酉。而何氏乃云乙卯。故疏家依違其詞。謂何氏別有長歷。亦無

明文可證。今以三統歲術超辰之法計之。襄二十一年歲在實沈。太歲當是乙巳。則何注乙卯必乙巳之謬也。襄二十一年距上元十四萬二千六百七十九歲。數一千七百廿八去之。餘九百八十三。以百四十五乘之。得十四萬二千五百三十五。盈百四十四而一。得九百八十九。爲積次滿六十去之。大餘廿九。起丙子算。外正得乙巳歲。自襄二十一年孔子生。距漢元年三百四十六歲。又自漢興距光武建武元年二百三十歲。合五百七十六算。正當超四辰。故知何所據者。超辰古術。非別有長歷也。左氏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歲星與太歲常相應。星在星紀。則歲當在子。而今人以爲丙辰。亦差四算。然則孔子生年必爲乙巳。非乙卯無疑矣。

襄廿八年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正義云。三統之歷。以庚戌爲上元。蓋云以丙子爲上元。孔氏未此年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次餘。以十二今刊本作十一。誤。除之。除積次也。得八十三。去之。盡是爲此年更發初在星紀也。案古法。太歲與歲星常相應。三統本以丙子爲上元。今欲知太歲所在。卽以六十去積次。不盡三十六。爲大餘。數起丙子。是爲襄廿八年太歲在壬子也。以是上推。孔子生襄二十一年。正當爲乙巳。孔冲遠不知古法。太歲亦有超辰。乃用後漢太史虞恭說。謂三統以庚戌爲上元。失之甚矣。自襄廿一年太歲乙巳。上溯隱元年。計一百七十算。太歲當在乙卯。而正義云。隱元年歲在豕韋。則是太

歲在甲寅也。因莊公廿三年太歲歲星皆在超辰之限。歲星既超實沈入鶉首。則太歲亦超乙巳而至丙午。故正義云。閔元年歲在大梁。知太歲在丙辰矣。

後漢人引緯書以庚申爲西狩獲麟之歲。又以隱公元年爲己未之歲。與今人所推同。緯書出于東漢。其時太歲超辰之法已廢。自何邵公鄭康成諸大儒外。知之者尠矣。徐廣注史記以共和元年爲庚申。非太史公本文。

孔子生年月日

左氏傳於哀十六年書孔子卒。而不書生年。公羊云。襄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生。穀梁云。二十年十月庚子生。史記則云。二十二年孔子生。而無月日。攷賈逵注左傳。於襄二十一年云。此年仲尼生。又昭二十四年。服虔注引賈逵說云。仲尼時年三十五。是漢儒皆以孔子生在襄廿一年也。是年經書十月庚辰朔。則十一月無庚子。曰。予以三統術推襄公廿一年十月己卯朔。其月廿二日庚子。是爲宜尼生之日。年從公羊。月從穀梁。與賈服注左傳亦合。是歲距上元積年十四萬二千六百七十九。滿統法去之。則入甲申統三十三。閏餘十八。又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乘積月。以日法八十一除之。得積日三十九萬八千四百五十九。小餘七十七。積日滿六十去之。得大餘五十九。是襄廿一年周正月癸未朔也。是歲閏餘十八。閏當在二月後。依術遞加。二月癸丑朔。大閏二月癸未朔。小三月壬子朔。大四月壬午朔。小五月辛亥朔。大六月辛巳朔。小七月庚戌朔。大八月庚辰朔。小九月己酉朔。大十月己卯朔。小十一月戊申朔。大十二月戊寅朔。自襄廿一年至哀十六年。實七十四算。而賈云年七十三者。古人以周歲始增年也。史記謂生於襄

廿二年年七十三則以相距之歲計之。

史記不以甲子紀年。朱文公論語序說引史記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定公元年壬辰。九年庚子。十年辛丑。十二年癸卯。十四年乙巳。哀公之十一年丁巳。十四年庚申。十六年壬戌。皆文公以意增入。非史記本文。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三

天道

後漢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注引鄭康成論語注。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古書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禍福而言。古文尙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而禍淫。易傳。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天道不詔國語。天道賞善而罰淫。我非瞽史焉知天道。老子。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論吉凶之數。與天命之性。自是兩事。孟子。聖人之於天道也。正謂虞舜井廩。文王拘幽。孔子厄困之類。故曰命也。

攻乎異端

攻乎異端。何晏訓。攻爲治。朱文公因之。孫奕示兒編。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正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也。此說勝於古注。且與鳴鼓而攻之義亦同。然任昉撰王文憲集序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前人已有是言矣。

又盡善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按漢書董仲舒傳引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又引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上矣。下也。語意不同。當是論語古本。今漢書亦改作也。唯宋景祐本是矣。字西漢策要與景祐本同。

冉伯牛

伯牛與仲弓。並在德行之科。俱出冉氏。而族之親疏未聞。獨王充論衡自紀篇云。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是以伯牛爲仲弓之父矣。充言多誕妄。不可信。

居下訕上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惠定字云。蔡邕石經無流字。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鹽鐵論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是漢以前皆無流字。

斯已而已矣

論語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今人讀斯已而已。兩已字皆如以。攷唐石經。莫己斯已。皆作人已之已而已。作已止之已。釋文莫己音紀。下斯已同。與石經正合。集解此經。經者徒信已而已。皇氏義疏申之云。言孔子磬磬不宜隨世變。唯自信已而已矣。是唐以前論語斯已字皆不作止解。由於經文作已。不作已也。已與已絕非一字。宋儒誤讀斯已爲以。未免改經文以就己說矣。

孟子盡心。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趙氏注。孟子曰。夫我設教授

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其異心也。見館人殆非爲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益之而已。夫子以下。本孟子之言。趙氏訓子爲我。其義極當。朱文公章句。改子爲子。謂舊讀扶余者非。此亦改本文以就已說也。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與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語意相同。此必孟子之言。或人豈能見及此。

曾

孫奕示兒編云。諸經除人姓及曾孫。

孔安國解詩。言南山郭璞注爾雅。曾孫之曾並音層。

之外。曾字並無音。獨論語曾謂泰山不如

林放乎。曾則登切。曾是以爲孝乎。

音增。大昕案。陸氏釋文。惟孝經曾子音則能反。它經曾姓皆無音。曾孫亦無音。未知孫氏何據。

馬融曰。承順父母顏

色。乃爲孝也。正義亦引是說。則是曾訓乃也。至於曾由與求之間。雖無音。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

之問。安足大乎。又訓則也。公孫丑上。爾何曾比予於管仲。又曰。曾比予於是。曾音增。趙云。何曾猶何乃也。

丁云。則也。禮部韻亦訓則也。并援曾是以爲孝乎爲證。檀弓上。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鄭曰。則之

言曾也。二說皆通。而乃字勝。嘗以類推之。詩。曾不容刀。曾不崇朝。曾是不意。曾莫惠我師。孟子。曾不知以

食牛。下秦穆公之爲汙也。荀子榮辱篇。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揚子問神篇。曾范蔡之不若。漢周

勃。張相如兩人言事。曾不出口。及近世文集中。有曾不聞。曾不知之類。皆作厝字讀。更說不通。合盡讀如

曾。是以爲孝乎之曾。大昕案。廣韻。昨稜切。經也。類篇。曾昨稜切。詞之始也。又杏勝切。則也。又姓。是以讀如

層爲正音讀如增爲別音。朱文公論語三曾字俱無音。則并曾謂泰山。曾是以爲孝乎。皆讀如層。與陸氏釋文異。而於類篇之例卻合。孟子曾比子於管仲。曾比子於是。兩曾字音增。而曾不知以食牛句無音。亦讀如層也。孫季昭欲舉經典中曾不會莫之類盡讀如增。似未喻陸氏釋文之旨。當從朱文公讀爲長。今塾師以增爲正音。於讀層之曾加圈。亦非。

程子言性中無孝弟

伊川說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極有病。朱文公知其不可通也。故於文集中有云。此語亦要體會得是。若差了。卽不成道理。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弟乎。但方在性中。則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弟在其中。乃未發出來。未有孝弟之名耳。非孝弟與仁各是一物。性中只有孝弟也。所包攝不止孝弟。凡慈愛惻隱之心。皆所包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河淮濟。言木而不言梧桐槲棘。非有彼而無此也。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與有子之言相表裏。宋儒以孝弟爲庸行粗迹。而別於空虛處求性。故其言往往有過高之弊。

主一無適

宋儒以主一無適解敬字。主一出於古文尙書。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又足以無適二字。則文子兩見之。其道德篇云。一也者。無適之道也。又下注云。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淮南齊俗訓亦云。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默希子注。一者法也。適者往也。言君致法而治。則萬物皆歸往於君。故無不適也。古書適讀如敵。敵猶對也。一爲特。二爲對。無適者。無對也。宋儒雖用文子之言。實非文子本旨。論語無適也。無莫也。鄭康成讀適爲敵。莫爲莫。論語言敬者二十有一。皆主行事而言。曰敬事而信。曰執事敬。曰事思敬。曰事君敬其事。敬在事。不在心也。敬與一似。當有別。或問敬何以用功。程子曰。莫如主一。禮記少儀。賓客主恭。祭祀主敬。鄭康成云。恭在貌也。而敬又在心。正義云。賓客輕。故主恭。祭祀重。故主敬。敬雖在心。仍由祭祀而見。詩。執事有恪。是也。

天卽理

宋儒謂性卽理。是也。謂天卽理。恐未然。獲罪於天。無所禱。謂禱於天也。豈禱於理乎。詩云。敬天之怒。畏天之威。理豈有怒與威乎。又云。敬天之渝。理不可言渝也。謂理出於天。則可。謂天卽理。則不可。

忠恕

中心曰忠。如心曰恕。見周禮大司徒疏。歐陽守道謂二語本之王安石字說。非六書本義。宋儒不讀注疏。其陋如此。

公孫拔

公叔文子。朱注作公孫枝。王伯厚以爲傳寫之誤。予嘗見倪士毅四書輯釋。載朱文公論語注。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又引吳氏程曰。拔皮八反。俗本作枝。誤。卽公叔發。乃知今世所行集注本。非考亭之舊。王厚齋所見。亦是誤本。明人修大全。多襲用倪氏輯釋之文。獨此條轉取流俗本以改倪氏。可謂不學之甚也。

劉聘君

朱文公集注。引劉聘君說者三。聘君。謂白水劉勉之。致中也。李心傳繫年要錄。紹興七年四月。中書舍人呂本中等奏。建州進士劉勉之。學有淵源。行可師法。閩中士人。無不推仰。伏望特賜錄用。詔召赴行在。故有聘君之稱。聘君。避仁宗嫌名也。文公早年師事致中。且係婦翁。故不稱名氏。

朱注引石經

三嗅而作。引晁氏云。石經嗅作臭。按唐石經本作臭。後人加口旁於左。其跡宛然。晁氏所稱石經。殆孟蜀刻也。晁生中溶云。五經文字鼻部。嗅下云。論語借臭字爲之。則此口旁爲後人所加無疑。

朱子四書注避宋諱

論語管仲之器。小章注。相威公。霸諸侯。天生德於予。章注。威魑宋司馬向魑也。出於威公。故又稱威氏。又。

威魑其奈我何。管仲非仁者與章。引程子威公兄也一條。威字六見。祿之去公室章注。歷悼平威子三威三家皆威公之後。又引蘇氏三威以微公山弗擾章注。與陽虎共執威子。齊人歸女樂章注。季威子魯大夫。孟子齊桓晉文之事章注。齊威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夫子當路於齊章注。威公獨任管仲以力假仁章注。若齊威晉文是也。或謂孔子章注。威司馬宋大夫向魑也。五霸者三王之罪人章注。齊威晉文兩見。古之君子章注。若孔子於季威子是也。爲政不難章注。麥邱邑人祝齊威公云云。此避欽宗諱也。見趙氏四書纂疏。今世俗本皆改桓字矣。唯論語誦而不正章。召忽死之章。孟子敢問交際章注。於桓字俱未回避。蓋刊纂疏時校書人妄改。猶幸改有未盡耳。

纂疏本大學章句。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自先謹乎德以下至此。此三謹字。本皆慎字。避孝宗諱。以謹代之。今本改先謹爲先慎。而於不可不謹之謹。則不知改。進退皆失據矣。論語慎終追遠章注。謹終者。喪盡其禮。君子食無求飽章注。謹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子張學于祿章注。謹言行者。守之約。恭而無禮章注。謹不怠。謹終追遠之意。今注中諸謹字皆改爲慎。獨孟子魯欲使慎子章注。中慎子四見。纂疏亦不回避。蓋亦刊本輒改。論語君子無所爭章注。揖遜而升者。大射之禮。能以禮讓章注。遜者禮之實也。改讓爲遜。避漢安懿王諱。今本皆作讓字。

孟子夫子當路於齊章注一正天下改匡爲正避太祖諱也然論語注中國人孟子注中國章纂疏亦未改此校書者之失非趙氏有誤也

孟子或謂孔子於衛章注司城正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孔子去陳主於司城正子改貞爲正避仁宗諱也今本皆作貞字

論孟集注之誤

閔百詩舉論語孟子集注之誤謂季文子始專國政不待武子遽伯玉不對而出無關寧殖子糾兄而非弟曾西子而非孫武丁至紂九世非七世或勞心四語皆古語四當作六不衣冠而處譌說苑爲家語農家者流譌班固爲史遷滅夏后相乃寒浞而非羿去魯司寇則適衛而非齊戟有枝兵戈平頭戟其器各別不得卽以戈爲戟麋澤獸鹿山獸其類各別非有大小之分

孟子章指

趙岐注孟子每章之末括其大旨開作韻語謂之章指文選注所引趙岐孟子章指是也南宋後僞正義出託名孫奭所撰盡刪章指正文仍剽掠其語散入正義明國子監刊十三經承用此本世遂不復見趙岐元本矣考崇文總目載陸善經注孟子七卷稱善經刪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繇重者復爲七篇見文獻通考是刪去章指始於善經邵武士人作疏蓋用善經本也

孟子正義非孫宣公作

孟子正義朱文公謂邵武士人所作。卷首載孫奭序一篇。全錄音義序。僅添三四語耳。其淺妄不學如此。趙公武讀書志有孫奭音義。而無正義。蓋其時僞書未出。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始竝載之。馬端臨經籍考并兩書爲一條。云孟子音義正義共十六卷。引晁氏曰。皇朝孫奭等採唐張鎰丁公著所撰。參附益其闕。古今注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經。奭撰正義以趙注爲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爲子等無執中之類。今考子等無執中之說。初不載於正義。唯音義有之。馬氏既不能辨正義之僞託。乃改竄晁語以實之。不知晁志本無正義也。

宋高宗書孟子

唐國子學石經有論語孝經爾雅。而無孟子。今杭州府學有宋高宗御書孟子。雖非全本。較之坊刻。開有異同。如文王事昆夷。石刻作混夷。有小人之事。石刻作小民。皆勝於今本。

好名之人一節

趙氏云。好不朽之名者。能讓千乘。伯夷。季札之類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公子染指鼃羹之類是也。愚謂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孟子亦惡人之不好名。名謂不朽之名也。不好名必專於好利。雖簞食豆羹。且不能讓。況千乘乎。

頑夫廉

孟子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廉與貪對不與頑對按論衡率性篇非韓篇後漢書王暢傳丁鴻傳所引皆作貪夫廉然則兩漢本是貪字

論衡知實篇引孟子作頑夫廉此淺人妄改

衫衣

彼衫衣朱氏章句訓衫爲畫錢塘梁侍講同書嘗告予云古書衫訓單又訓同皆無盛服之意三國志魏文帝紀注有云舜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此必用孟子之文衫衣當是珍裘也

檢

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檢當依漢書食貨志作斂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自農而外工商賈皆不耕而食者則必糶糴以通之而歲有豐歉穀有貴賤則不能無傷農傷末之患於是發斂之法豐歲則斂之於官凶歲則糶之於民記所謂雖遇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者用此道也狗彘食人食猶言樂歲粒米狼戾耳惠王不修發斂之制豐歲任其狼戾一遇凶歉倉廩空虛不得已爲移民移粟之計自以爲盡心惑矣

齊人伐燕

史記燕王噲讓國子之及齊伐燕皆在齊湣王時獨孟子書以爲宣王事司馬溫公通鑑移湣王前十年

爲宣王之年。以合孟子。然燕人之畔。終在湣王時。仍不能強合。閻百詩又議以燕噲讓國至燕昭自立事。移在前十數年。以合孟子游齊之歲。益爲妄作。近寶應王子中嘗論之。謂孟子七篇所言齊王皆湣王。非宣王也。湣王初年。兵強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治國者。亦必有異矣。孟子謂以齊王猶反手。王由是用爲善。皆道其實。而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末年之禍。亦基于此。後來傳孟子者。改湣王爲宣王。爲孟子諱。其實無庸諱也。孟子去齊。當在湣王之十三年。下距湣王之亡。蓋廿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公孫丑篇稱王不稱諡。蓋其元本。梁惠王盡心兩篇稱宣王者。後人增益之耳。王氏此論。最爲精確。前人移易宣湣之年。求合於孟子。終無實據。不若卽就孟子本文斷之也。

簿

經典無簿字。唯孟子有先簿正祭器一語。孫奭音義云。本或作簿。則北宋本猶不盡作簿也。唐美原神泉詩碑。篆書主簿字从艸。是唐人尙識字。

季任

季任爲任處守。趙注。季任任君季弟也。按國君之弟以國氏。字當在國下。春秋桓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侯弟也。莊二年。紀季以酈入于齊。紀侯弟也。依春秋例。季任當爲任季。傳寫顛倒耳。

張氏

朱文公注孟子引諸儒說有稱張子者橫渠先生也或又稱子張子見滕文公問爲國章句氏說有稱張敬夫者南軒也又有稱張氏者君仁莫不仁章句蓋張九成也九成字子韶號无垢居士有孟子解

鋤基

趙岐注鋤基田器耒耜之屬周禮薙氏注以茲其所其生者疏云漢時茲其卽今之鋤也禮記月令注田器鋤之屬正義引孟子作鋤茲其也鋤基也文異而音義不異也

百畝之糞

百畝之糞糞字當依王制作分

槭棘

今有場師舍其梧櫟養其槭棘趙注槭棘小棘所謂酸棗也按爾雅槭酸棗不聞槭棘爲小棘朱注改爲小棗亦無據梧櫟既二物則槭棘必非一物槭爲酸棗棘卽荆棘之棘也

窳

釋詁窳勞也注勞苦者多惰窳今字或作窳按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爾雅此文及注凡七見皆作窳無有作窳者是唐以前爾雅郭注本作窳不作窳也今字或作窳五字疑後人所增非景純之舊

將且

釋言。樊。祖也。釋文云。祖。沈集注本作。暨。孫樊二本。竝作將。且。而無樊祖。案經典不見樊字。當從樊孫本。詩方將萬舞。將恐將懼。箋皆訓將爲且。正用此文。是鄭所見爾雅與孫樊本同。

女叔

釋親。夫之女弟爲女妹。注。今謂之女妹是也。袁又愷引禮記昏義。和於室人。注。室人謂女公。女叔。諸婦也。正義曰。女公謂壻之姊。女叔謂壻之妹。證爾雅正文女妹。必是女叔之誤。若經本作女妹。則此注太無謂。卽以俗說證。亦但當云。今俗有此稱。不當疊經文矣。臧在東云。夫之兄爲公。故其姊爲女公。夫之弟爲叔。故其女弟爲女叔。

太歲

古法太陰與太歲不同。淮南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太陰在辰。歲名曰執徐。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太陰在戌。歲名曰闕茂。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蓋闕逢以下十名。攝提格以下十二名。皆由太陰得名。不關太歲。史記索隱引爾雅云。歲在甲曰焉逢。寅曰攝提格。見天官書無太字。當是古本。東漢術家不求太陰。誤切太陰爲太歲。故漢書天文志有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之文。太史公書。但云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初不云太歲也。今本爾雅太歲在

甲曰闕逢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此兩太字疑後人所增

東陵隄

釋地篇東陵隄先儒皆未詳其地說文亦無隄字徐氏新附乃有之非許君意也予按說文手部机挹也讀若莘是莘與机通矣莊子駢拇篇盜跖死利於東陵陸氏釋文東陵陵名今名東平陵屬濟南郡又春秋成二年傳師從齊師于莘杜注但言齊地今據下文華不注華泉皆在濟南府莘與華不注華泉相去不遠亦當在濟南則爾雅之東陵隄疑卽左氏傳之莘也古本當从手旁後人改从阜旁耳齊乘東平陵城在濟南縣五里

鉤股

釋水九河鉤股釋文般本又作盤李本作股云水曲如鉤折如人股故曰鉤股按漢隸从舟之字多作月般與股二文相涉難以辨別李巡在郭璞之前疏解分明當以股爲正鉤股雙聲與胡蘇疊韻正相類也禹貢正義引李巡云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蓋後儒承用郭本已久改易李注以從之不如陸氏釋文之可據

蠡醜螫

釋蟲蠡醜螫陸德明云李孫郭並闕讀而謝半逢反施作蠡音終案上有蠡醜螫依謝爲得大昕案宋本

說文螢字云。蠹醜螢。垂腴也。正與施本相同。謝嶠施乾。同是陳時人。未必謝是而施非也。今坊本說文。亦改蠹爲蠹。世遂不知施說之有據矣。

驢

廣韻驢馬蹄皆白也。按釋畜篇。四蹄皆白首。首與背字形相似。背即疑古本作背。後人加馬旁耳。歸安嚴元照云。嘗見雪廳書院校刊爾雅郭注本作驢。明人刊五雅本亦作驢。

王女

釋艸蒙王女。注蒙卽唐也。女羅別名。案女羅之大者謂之王女。猶王棼王芻。魚有王鮪。鳥有王雉也。今本譌王爲玉。唯唐石經不誤。

今本爾雅誤字

釋艸孟狼尾。今本孟作孟。澤烏殤。今本殤作殤。釋鳥燕白脰鳥。今本鳥作鳥。鷺白鷺。今本分楊鳥爲二字。鷺烏醜。其飛也翔。今本鳥作鳥。釋獸魯大麕。今本麕作麕。此皆轉寫之譌。唯唐石經字畫分明。可信。顧寧人金石文字記。轉据流俗本。指爲石刻之誤。毋乃憤憤不分皁白乎。

注疏舊本

唐人撰九經疏，本與注別行，故其分卷亦不與經注同。自宋以後刊本，欲省兩讀，合注與疏爲一書，而疏之卷第遂不可考矣。予嘗見宋本儀禮疏，每葉卅行，每行廿七字，凡五十卷，唯卷卅二至卅七闕，末卷有大宋景德元年校對同校都校諸臣姓名及宰相呂蒙正、李_{不署名}、蓋_{李沆也}參政王旦、王欽若銜名，又嘗見北宋刻爾雅疏，亦不載注文，蓋邢叔明奉詔撰疏，猶遵唐人舊式，諒論語孝經疏亦當如此，惜乎未之見也。日本人山井鼎云，足利學所藏宋板禮記注疏有三山黃唐跋云：「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于披釋，它經獨闕。」紹興辛亥，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讎正，乃若春秋一經，顧力未暇，姑以貽同志。所云本司者，不知爲何司，然卽是可證北宋時正義未嘗合于經注，卽南渡初尙有單行本，不盡合刻矣。紹興初所刻注疏，初未附入陸氏釋文，則今所傳附釋音之注疏，大約光寧以後刊本耳。今南北監本，唯易釋文不攙入經注內，公羊穀梁論語俱無釋文。

經史當得善本

經史當得善本，今通行南北監及汲古閣本，儀禮正文多脫簡，穀梁經傳文亦有漏錯，毛詩往往以釋文混入鄭箋，周禮儀禮亦有釋文混入注者，禮記則禮器坊記中庸大學疏殘缺不可讀，孟子每章有趙氏章指，諸本皆闕，宋史孝宗紀闕一葉，金史禮志太宗諸子傳各闕一葉，皆有宋元槧本可以校補，若曰讀誤書，妄生駁難，其不見笑於大方者鮮矣。

石經避諱改字

唐石經毛詩洩洩其羽。桑者洩洩兮。無然洩洩。是綈衽也。俾民憂洩。避世旁。眈刺時也。眈之蚩蚩。眈六章。避民旁。

石經俗體字

唐石經俗體字如雎作雍。詩蘇作蘇。周禮毆作毆。周禮齋作賈。儀禮總作恣。春秋傳督作督。爾雅橫作橫。

爾雅

奕洪之奕从大。博奕之奕从升。兩字音同義別。石經左傳賦韓奕之五章。爾雅奕洪誕戎。皆誤从升。

陸氏釋文多俗字

曲禮三飯。釋文符晚反。依字書食旁作飢。扶万反。食旁作反。符晚反。二字不同。今則混之。故隨俗而音此。按陸氏所稱字書不審何人作。以爾雅釋文證之。蓋呂忱字林也。又爾雅釋文飢字又作餅。俗作飯。同符萬反。字林云飯食也。扶晚反。飯譌爲飢。猶汙譌爲汙。皆魏晉以後俗字。古音反如變。與卞相近。飯飢非兩字兩音也。自字林有此字。後人乃別飯飢爲二音。陸氏不能辨正。轉以正字爲隨俗何哉。廣韻二十五願部飯符万切。周書云黃帝始炊穀爲飯。亦作餅。俗又作飢。二十阮部飯扶晚切。餐飯禮云三飯。是陸灝言諸人不承字書之誤。其識高于元朗矣。

周禮校人注校之爲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釋文校戶教反。字從木。若從手旁。作是比較之字耳。今人多亂之。按說文手部無校字。漢碑木旁字多作手旁。此隸體之變。非別有校字。六朝俗師妄生分別。而元朗亦從而和之。僣到甚矣。廣韻去聲三十六效部。校字兩音。一胡教切。一古孝切。而於胡教切下。云又音教。不別收校字。較之釋文。實爲精當。或謂鄭注以校釋校。必是異文。予謂孟子書徹者徹也。禮記齊之爲言齊也。皆以義釋名。非有異文。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四

說文舉一反三之例

古人著書舉一可以反三。故文簡而義無不該。姑卽許氏說文言之。木東方之行。金西方之行。火南方之行。水北方之行。則土爲中央之行可知也。鹹北方味也。而酸苦辛甘皆不言方。霧水音也。而宮商徵角皆不言音。青東方色也。赤南方色也。白西方色也。而黑不言北方。黃地之色也。而元不言天之色。鐘秋分之音。鼓春分之音。而不言二至。笙正月之音。管十二月之音。而不言餘月。龍鱗蟲之長。而毛羽介蟲之長。不言皆舉一二以見例。非有遺漏也。五藏配五行。古文說與博士說各異。唯腎爲水藏則同。五經異義言之詳矣。其撰說文解字云。心土藏也。博士說以爲火藏。而脾上藏。肝木藏。肺金藏。則但用博士說。不言古文異同。亦舉一反三之例。

說文連上篆字爲句

許氏說文唐以前本不傳。今所見者唯二徐本。而大徐本宋槧猶存。凡五百四十部。部首一字解義。卽承正文之下。但以篆隸別之。蓋古本如此。大徐存以見例。其實九千餘文皆同此式也。小徐本并部首解義亦改爲分注。益非其舊。或後人轉寫以意更易故耳。許君因文解義。或當疊正文者。卽承上篆文連讀。如

艘裂聲而讀若牽。翰弁聲而讀若應。執執聲而讀若晉。援爰聲而讀若指。搗檜省聲而讀若驪。鴉鴉當讀如鴉。之與省聲相近。朋朋聲而讀若陪。崩聲而亦讀若陪。桂圭聲而讀若回。據宋本。豈豈聲而讀若猋。穰穰聲而讀若靡。若占聲而讀若耿。介之耿。蜀志注簡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爲簡。故隨音變。按耿與簡近。亦與檢近。然則若水音似檢。轉讀如耿也。皆古音相轉之例。自韻書出。分部漸密。有不及兩收者。則詫以爲異矣。

二徐私改諧聲字

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形聲相從者十有其九。或取同部之聲。今人所云疊韻也。或取相近之聲。今人所云雙聲也。二徐校刊說文。既不審古音之異於今音。而於相近之聲。全然不曉。故於从某某聲之語。往往妄有刊落。然小徐猶疑而未盡改。大徐則毅然去之。其誣妄較乃弟尤甚。今略舉數條言之。元从兀。小徐云。俗本有聲字。人妄加之也。按元兀聲相近。兀讀若覓。瓊或作璇。是覓旋同音。兀亦與旋同也。髮从几。或从元。輒論語作軌。皆可證元爲几聲。小徐不識古音。轉以爲俗人妄加。大徐并不載此語。則後世何知元之取几聲乎。晉从日。竝聲。按古音並如旁。勿薄爲雙聲。晉薄聲亦相近。漢中嶽秦室闕銘。竝天四海。莫不蒙恩。竝天卽晉天也。小徐以爲會意字。謂聲字傳寫誤多之。大徐遂刪去聲字。世竟不知普有竝聲矣。𦣻从月。出聲。按出有去入兩音。𦣻亦有普忽芳尾兩切。則𦣻爲出聲何疑。小徐乃云本無聲字。有者誤也。而大徐亦遂去之。此何說乎。昆从目。比聲。按比頻聲相近。玼或作蠟。昆由比得聲。取相近之聲也。小徐

不敢實言非聲，乃勑爲日日比之之說。大徐采其語，而去聲字，母乃是今而非古乎。

說文引經異文

說文序云：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春秋，左氏皆古文也。乃有同稱一經，而文異者，如易以往吝，又作以往遯，需有衣絮，又作繻有衣，爲的類，又作爲酌類，重門擊柝，又作重門擊樓，書鳥獸，髦，又作鳥獸，褻毛，方鳩倂功，又作旁速，屏功，濬，《距川》又作睿，畎，滄，距川，天用剿絕其命，又作天用勦絕，《毛》若顛木之有畎，櫨，又作若顛木之有畎，枿，詩桃之夭夭，又作桃之娛娛，江之永矣，又作江之羨矣，江有汜，又作江有源，靜女其株，又作靜女其嫿，擊鼓其鏜，又作擊鼓其鑿，是鑿，紉也，又作是紉，紉也，衣錦褻衣，又作衣錦，綈衣，蒼兮，蔚兮，又作嬗兮，蔚兮，赤舄擊擊，又作赤舄已已，《登》暉，暉駱馬，又作彥彥駱馬，不敢不踏，又作不敢不趨，嚙，沓，背憎，又作儻，沓，背憎，餅之罄矣，又作瓶之窶矣，無然詎詎，又作無然咄咄，憬彼淮夷，又作穢彼淮夷，《豐》春秋傳，悅歲而愾日，又作翫歲而惕日，論語，色字如也，又作色艷如也，蓋漢儒雖同習一家，而師讀相承，文字不無互異，如周禮，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三家，與故書讀法各異，而文字因以改變，此其證也。

唐人引說文不皆可信

詩，蠡斯羽，詵詵兮，釋文，詵，說文作辨，今說文無辨字，曾不容刀，正義引說文作舩，舩，小船也，釋文亦云，字

書作𠂔。說文作𠂔。今說文有𠂔無𠂔。𠂔。

左傳釋文引說文云：癢癢，皮肥也。今說文無癢癢二字。史記賈誼傳：擗若囚拘。索隱引說文：擗，大木柵也。

今說文無擗字。後漢儒林傳注引說文：𦘔，學也。今說文無𦘔字。

文選魏都賦注引說文：濤，大波也。今說文無濤字。徐氏新附乃有之，西都賦注引此文作著，類篇長笛賦注引說文：籊，倅字如此。

今說文無籊字。

說文本字俗借爲它用

說文本有之字，世俗借爲它用者，如扮握也，讀若粉。今人讀布患切，以爲打扮字。拓拾也，或作撫。今人讀如豪，以爲開拓字。賑富也，今借爲振給字。俺大也，於業切。今借爲自稱之詞。𡗗相違也，今借爲依倚之義。挨，擊背也。今借爲忍痛義。又借爲比附義。綬，履後帖也。本與綬同。今借爲綉段字。趕，舉尾走也。今借爲追逐義。

宋人不講六書

王伯厚引王去非云：學者學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從孝字。又引慈湖楊簡、蒙齋袁甫說：古孝字只是學字。案古文學作𡥉，𡥉从爻。孝从老，判然兩字，豈可傳會爲一。宋人不講六書，故有此謬說。

說文校譌字

襦衣也。讀若池。案說文無池字。當爲拈。易終朝三褫之。鄭康成本。襦作拈。淮南人閒訓。秦牛缺遇盜。拈其衣被。高誘注。拈奪也。許君讀若之字。皆經典通用字。拈聲亦相近。

艸部兩藍字。前云染青艸也。从艸。監聲。此正字。後云瓜蒚也。从艸。監聲。此誤字。當作蒚。从艸。濫聲。下篇載此兩字。一从監。一从濫。廣韻蒚瓜蒚也。出說文。是說文有蒚字。

耳部耿从耳。炯省聲。宋本炯作娃。毛氏初印本亦是娃字。娃讀如何。乃是古音。詩釋文引說文。娃行竈也。呂沈同音。口類反。何康瑩反。顧野王。口井烏攜二反。爾雅釋文。娃字林。口類反。顧。口井烏攜二反。蓋娃从圭聲。圭與同聲相近。禮記祭義。跬步之跬。讀爲頃。此其證也。小徐未審古音。輒改娃爲炯。而大徐本猶未誤。當依宋本改正。

火部娃讀若回。口迴切。宋本回作回。迴作迴。廣韻四十一迴部。娃口迴切。與說文合。當从宋本。說見古今韻書從無收娃入灰韻者。口迴之言斷不可用。

人部偶桐人也。桐當作相。中庸仁者人也。鄭康成讀如相。人偶之人。儀禮注屢言相人偶。惠氏九經古義詳矣。此其證也。吳明經凌雲云。舊板玉篇。偶相人也。今本相作桐。蓋好事者依今說文輒改。又鮑彪注戰

國策。全據說文爲訓。其注齊策亦云。偶相人也。是鮑所見說文猶作相字。
豆部晝讀若鏡。同。鏡當作登。案說文云。讀若者。皆經典通用之字。詩于豆于登。爾雅瓦豆謂之登。本是晝。

字而相承以登陟字代之。故許云讀若登。同二文皆从豆。登聲相近。則鼻亦有登音矣。廣韻有甌無鼻。蓋卽以甌代鼻。而甌猶从登。方知登與鼻通。未戾六書之旨。後人妄造登字。強生分別。并說文讀若登字。改从金旁。非許君之舊矣。

慙

說文慙靜也。从心。痰聲。臣鉉等曰。痰非聲。未詳。予謂徐氏不識古音。夾與計聲相近。故痰亦从痰聲。慙。瘞同音。不疑瘞而疑慙。此徐之陋也。文選神女賦。澹清靜其情。慙兮。李善注引說文云。慙靜也。蒼頡篇。慙密也。五臣本慙作慙。慙卽慙之譌。後人又增女旁耳。漢書孝平王皇后傳。婉慙。有節操。師古曰。慙靜也。後漢書后妃紀。婉靜有禮。婉靜卽婉慙也。今汲古閣文選本。慙又譌爲慙。後漢書后妃傳。梁貴人姊慙。上書陳貴人枉沒之狀。慙音一計反。亦慙之譌也。洞簫賦。其妙聲則清靜厭慙。李善引曹大家列女傳注云。慙深遽也。音翳。厭慙猶言情。慙厭情聲相近也。詩。厭厭夜飲。韓詩作情情。洞簫賦之厭卽慙字。說文。慙安。慙則慙之省也。或據李善神女賦注。欲改說文。慙爲慙云。當从心。鑿省聲。此則近於專擅。且李善注選引用古書。改本文以就選體者。往往有之。未可執以爲定也。詩。其心塞淵。傳。塞瘞也。瘞卽慙之譌。

奪

說文奪手持佳失之也。脫消肉臞也。二文皆徒活切。古書或相通用。奪本脫失之正字。後人借作攘奪之。

義而王義轉隱矣。後漢書李膺傳。豈可以漏傳名籍。苟安而已。此字字正義。而劉直父刊誤云。案文。作當。作脫。脫作奪。音耳。字不可通。此以不狂爲狂也。宋景文筆記謂此字讀呼不從本音讀。則。檣弓。脫音奪。作脫。其一也。少。字。猶。以。古。音。呼。不。從。本。音。讀。則。檣。弓。齊莊公襲莒于奪。注引春秋傳。載甲夜人且子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爲兌。呂刊。奪。據。論。度。古文。奪。作。攷。

斟

說文斟。平斗斛也。古岳切。卽月令角斗用之角。鄭康成注。角。謂平之也。漢書曹參傳。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文穎曰。講。或爲較。史記作顓。顓卽斟之異文。

窆

說文窆。从又。从灾。闕。許君以窆从灾無義。故闕而不言。予謂窆蓋从宵省聲。舉記。是以護聞。注。護之言小也。又宵雅肆三。注。宵之言小也。宵窆聲相近。人幼爲冥。壯爲晝。老爲宵。窆之言宵。謂晦昧無所知也。

甃

說文甃。泉水也。讀若飯。案甃字不見於它書。予謂飯蓋甃字之譌。黃帝戰于阪泉。阪卽甃也。說文稱讀若者。皆經典通用字。

閱

說文閱。讀爲書卷之卷。道書以一卷爲一寫。蓋卽艸書閱字。凡艸書橫目多作フ。文有兩目。故以二代之。

非从弓从二也。楊用脩以爲糾字之譌。此臆說。不足信。

嫺

說文嫺謹也。讀若謹。敕數數。案史記張敖相列傳。嫺嫺廉謹。索隱引小顏云。持整之貞。說文無嫺字。古書數有促音。爾雅釋卓數節數數卽史記所云嫺嫺也。

奔

說文奔大也。讀若予達汝弼。案經典不見奔字。詩佛時仔肩。毛傳佛大也。佛奔古今字。正義謂佛之爲大。其義未聞。豈孔氏未檢說文故耶。

古音不甚拘

卻正釋譏云。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豔。以豔與面。見練爲韻。又云。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羣。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以林與羣。殷爲韻。如此類者。今世必謂之失韻。然古人已有之。古音與義多相協。釋訪林君也。是林有君音。論語文質彬彬。字或作份。

皇甫謐釋勸論以音與莘。濱秦屯神倫。仲爲韻。以心岑與鱗。辰塵人臣。倫爲韻。以沈衾岑與眞。臣人鄰貧。濱爲韻。

楊戲季漢輔臣贊。以風與濱。眞文。身爲韻。蓋讀風爲分也。

客

明天啓間客氏魏忠賢用事當時有茄花委鬼之謠蓋京都語客如茄也元史怯烈氏或作克烈英宗國語謚曰格堅皇帝石刻有作怯堅者泰安府東嶽廟碑蓋亦讀格爲客見母混因與怯相近也客怯克皆溪母作溪母讀

儻卽舛字

王制雕題交趾注交趾足相鄉然浴則同川臥則儻疏云臥則儻者言首在外而足相向內也春官典瑞兩圭有邸注儻而同邸疏引王制注臥則儻彼儻謂兩足相向此兩圭亦兩足同邸是足相向之義故以儻言之案說文舛對臥也从舛中相背陸氏釋文於禮記音昌戀反於周禮音昌絹反皆與舛同音故知儻卽舛也說文云相背而疏云相向者跟相向則趾必相背也說文無儻字

龐

說文龐崩也義與毀同列子黃帝篇曰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殷敬順釋文肥音皮美反說文字林並作龐又作圯皆毀也字從其省史記三王世家毋作怨毋便德便當是龐之譌

畜有好音

孟子云畜君者好君也子弟晦之曰古音畜與好同孟子借同音之古訓以曉人如泮水者洪水也庠者

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征之爲言正也。皆其例也。祭統：孝者畜也。亦以聲見義。呂氏春秋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高誘注：畜好也。文子上仁篇：善即吾畜也。不善即吾讎也。畜與讎協韻。廣雅：嬌好也。嬌即畜字。詩：不我能播。反以我爲讎。傳云：播養也。孟康云：北方謂媚好爲詡畜。見漢書張敞傳注。

旭有好音

詩：旭日始旦。釋文：旭說文讀若好。字林呼老反。爾雅：旭旭蹻蹻。郭景純讀旭爲呼老反。疏引詩：驕人好好釋之。旭旭即好好也。予弟晦之曰：今本說文：旭讀若勗。疑徐鉉所改。唐以後人不復知旭有好音。故廣韻三十二皓不收旭字。曹憲博雅音：旭爲勗。又勗老反。是隋人猶知此音。

需有夷音

周禮：輶人馬不契需。鄭司農讀爲畏需之需。釋文：需又乃亂反。與需同。弓人：薄其帛則需。釋文：需人充反。又注：常應弦言不能需也。需人充反。漢書賈誼傳：坐罷軟不勝任。罷需即罷軟也。鮑人：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注：故書需作需。鄭司農讀爲柔需之需。史記律書：選蠕觀望。漢書西南夷傳：恐議者選奕。復守和解。後漢書清河王慶傳：選儒之恩。知非國典。蠕蠕皆从需旁。選蠕。選儒。選奕。文異而義同。皆取疊韻。柔需則雙聲也。釋文：蠕奕也。言溫奕也。詩：柔民箋：柔猶濡也。釋文：濡如朱反。一有如宛反。義昌說：反本又作晚。七歲反。說文：搗染也。从手。奕聲。引周禮六曰：搗祭。此周禮大

祝文其字或作揅。儀禮特牲少牢作揅。公食大夫士虞作搯。是揅搯本一字。要需二文皆從而故。揅搯聲亦相近而互用也。杜子春讀搯爲虞芮之芮。後魏太武改柔然爲蠕蠕。它書或作茹茹。或作芮芮。搯揅柔然芮茹皆一聲之轉。

擗擗非一字

漢書揚雄傳。所麾城擗邑。注李奇曰。擗音車轆之轆。師古曰。擗舉手擬之也。案小顏注無別音。當从李奇讀。其字从手旁軒也。監本附人宋祁曰。韋昭曰。并也。音芟。蕭該案李善云。鄭元注禮記曰。擗之言芟也。字林曰。擗山檻反。呂向云。蒼頡篇曰。擗指取也。據景文所引諸說。則字當从手旁斬。兩字絕不相同。文選長楊賦本是擗字。故李善引康成注禮器爲證。今監本正文作擗。并將鄭注字林蒼頡篇諸擗字俱改作擗。誤亦甚矣。

徐仙民多古音

詩無已大康。徐勑佐反。早旣大甚。徐他佐反。莊子且女亦大早計。徐李勑佐反。徐仙民李軌皆晉人。勑佐他佐二反。卽秦之轉音。讀如今韻書更爲唐佐切。而此音遂廢。

詩四牡龐龐。徐扶公反。讀如此古音也。韻書以龐入江韻。讀爲薄江切。而此音廢。

詩寧不我顧。徐音古。此古音也。漢書古今人表有韋鼓。卽詩之韋顧。今無讀顧爲上聲者。

徐仙民音有不載於釋文者。如顏之推所舉毛詩反驥爲在遼。左傳切椽爲徒緣。今陸氏釋文皆無之。顏陸皆南士。而陸年輩差後。顏既詆前世反語多不切。陸卽因而削之。蓋自周彥倫沈休文之學行。南士靡然從之。爭改舊音。以從新切。而古音之失傳者多矣。

更

履齋示兒編。魏相漢書無音。不可作去聲讀。劉更生漢書無音。不可作平聲讀。故宋景文有詩曰。君看青史書劉向。便是當時劉更生。王楙野客叢書云。前漢魏相傳。相字無音。人多呼爲平聲。以弱翁之字觀之。合作去聲。唐詩身依魏相尊。可據也。

漸

王介甫詩。想見漸臺瓦欲流。讀漸臺之漸。平聲。

長深高廣

長深高廣俱有去音。陸德明云。凡度長短曰長。直亮反。度淺深曰深。尸鳩反。度廣狹曰廣。光曠反。度高下曰高。古到反。相承用此音。或皆依字讀。見周禮釋文又周禮前期之前。徐音昨見反。是前亦有去聲也。此類皆出于六朝經師。強生分別。不合于古音。

假借 乞

孔穎達春秋正義云。假借同義。取者假爲上聲。借爲入聲。與者假借皆爲去聲。又云。乞之與乞一字也。取則入聲。與則去聲。

伐

公羊傳。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何休曰。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長言若今讀平聲。短言若今讀入聲。廣韻平聲不收伐字。蓋古音失傳者多矣。

觀

漢書高帝紀。縱觀秦皇帝。師古曰。觀王喚切。史記縱觀秦皇帝。王介甫詩。傳觴三鼓罷。縱觀萬人同。游觀之觀。去聲。秦觀字少游。陸游字務觀。皆去聲也。王景文詩。直翁白了平生事。不了山陰陸務觀。放翁見之笑曰。我字務觀。乃去聲。如何把做平聲押了。

與

容與之與去聲。揚雄河東賦。周流容與。師古曰。容暇而安豫也。與讀曰豫。

錯

漢御史大夫量錯。晉灼讀爲厝置之厝。師古據申屠嘉傳。賁躬請錯。匪躬之故。以韻而言。則晉音爲是。潘岳西征賦。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而誅錯。恨過聽而無討。茲沮善而勸惡。李善注。錯七故切。今協韻七

各切。予謂善說非也。古人讀善惡之惡亦去聲。葛洪字苑始有去入兩讀之例。潘安仁西晉人。讀惡爲去聲。正與錯爲韻。

票姚

漢書霍去病爲票姚校尉。服虔音飄搖。此漢讀也。說文。旛旌旗旛繇也。票姚卽旛繇。本以旛旗之飄揚得聲。小顏但據荀悅紀作票鷁字。遂謂兩字皆當讀去聲。以服音爲不當。誤矣。荀紀雖易姚爲鷁。並未有音。小顏謂取勁疾之貌。出於肱決。卽後來票騎之號。亦未見其必讀去聲也。庾信詠畫屏風詩。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嫺姚。杜子美詩。屢用嫺姚字。皆從服氏音。老杜生開元天寶之世。小顏漢書方盛行。而獨不用其音。可謂精于小學者矣。

詬

吳太宰詬。詬匹鄙切。張詠詩。由來邪正是安危。不信忠良信伯詬。卽詬字。讀詬平聲。

蝗

陸放翁杜門詩。燒灰除菜蝗。送芋謝牛醫。自注。蝗讀如橫字去聲。

枇

枇杷之枇。唐人或讀仄聲。白樂天詩。深山老去惜年華。況對東谿野枇杷。

荷

薄荷之荷。吾鄉讀如夥去聲。陸放翁題畫薄荷扇詩。薄荷花開蝶翅翻。風枝露葉弄秋妍。又贈貓詩。時時醉薄荷。夜夜占攢毬。劉後村失貓詩。籬間薄荷堪謀醉。何必區區慕細鱗。

蔓

蔓菁之蔓平聲。陸放翁詩。空憶廬山風雨夜。自炊小竈煮蔓菁。又山圃蔓菁晨灌漑。地鑿芋栗夜燔煨。

中

中興之中去聲。杜預春秋序。紹開中興。釋文云。中丁仲反。杜子美詩。新數中興年。百年垂死中興時。李義山詩。言皆在中興。皆讀去聲。杜又有送李判官詩。近賀中興主。神兵勦朔方。哭韋大夫之晉詩。漢道中興盛。韋經亞相傳。秋日夔府書懷詩。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聞河北節度入朝絕句。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此類俱讀平聲矣。黃滔詩。虛左中興榜。無先北海尊。待到中興日。同看上國春。陸務觀歎息詩。國家圖錄合中興。歎息吾寧粥飯僧。亦讀平聲。

比

比鄰之比。有平仄二音。王勃詩。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鄰。讀去聲。杜甫詩。暫往比鄰去。空聞二妙歸。休怪兒童延俗客。不將鵝鴨惱比鄰。讀平聲。攷陸氏釋文。五家爲比。比毗志扶二二反。無平音。廣韻始收入六

脂部比鄰亦云鄰比。管輅別傳與鄰比兒共戲。

繆

古書昭穆之繆與諡法之繆二字相亂。禮記大傳序以昭繆。注繆讀爲穆。聲之誤也。坊記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釋文繆音穆。公羊傳葬宋繆公。釋文繆音穆。凡此後倣此。史記蒙恬列傳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然則秦繆公之諡當讀如繆。所謂名與實爽曰繆也。蒙恬秦人其言必有自矣。黃晉卿雜辨云秦穆之見于詩書春秋傳皆正作穆。未聞繆可讀如繆也。古人固有以紕繆之繆爲諡。如漢之張勃晉之何曾者。若唐皮日休追咎秦伯舍重耳置夷吾而作秦穆公諡繆論。乃後世文人出奇立說以寓褒貶云爾。非有其實也。安可遂以爲據乎。晉卿此辨蓋未檢蒙恬傳之文也。

員

伍員之員音運。亦有讀平聲者。陸龜蒙詩賴有伍員騷思少。吳王繇免似荆懷。陸務觀詩鑄形尊越繇。抉眼悼荆員。

相

相風之相唐人有讀平聲者。吳融詩半竿斜日下相風。是也。相離相欺之相有讀仄聲者。白樂天詩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自注思必切。杜工部詩恰似春風相欺得。亦讀入聲。

馨

寧馨之馨可讀仄聲。方回聽航船歌：五千斤蠟三千漆，寧馨時年欲夜行。是也。劉禹錫詩：幾人雄猛得寧馨。二字俱讀平聲。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寧讀去聲，馨讀平聲。

乘

王介甫寄曾子固詩：脫身負米將求志，戮力乘田豈爲名。李壁注：乘田釋文作去聲，公作平聲用。庾信正旦上司憲府詩：枚乘還起疾，貢禹遂彈冠。李太白詩：八月枚乘筆，皆讀枚乘平聲。徐寅詩：時通有詔徵枚乘，世亂無人薦祿衡。讀枚乘去聲。

若

孟浩然詩：謂予獨迷方，逢子亦在野。結交指松柏，問法尋蘭若。李壁曰：蘭若字，樂天詩作爾者切押。案上官儀酬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詩：中四句云：東望安仁省，西連子雲閣。長嘯求煙霞，高步尋蘭若。此又作日灼切押。

條

詩：蠶月條桑。釋文有兩音：一爲徒雕反，與枝條之條同音；一爲暢遙反。沈重讀如挑。蘇東坡詩：我似枯桑不受條，亦作徒雕切讀。

馮

馮夷字相傳皮冰切東坡詩河伯方夸若靈媧自舞馮亦讀房戎切馮翊之馮亦讀房戎切廣韻一東部馮字注馮翊郡名鄭谷詩昔歲曾投贄關河在左馮押入冬鍾韻古人憑依字亦讀房戎切華嚴經表云熙光紫圖青瑣是憑與庸隆中風協韻

空

屢空之空本平聲李頎詩數年作吏家屢空誰道黑頭成老翁王介甫詩五噫尙與時多忤一笑兼忘我屢空李壁注云論語回也其庶乎屢空注空匱也空苦縱切今作平聲用李意蓋以介甫爲誤用其實不然也

難

詩兄弟急難釋文難如字又乃旦反庾子山賦本無情于急難杜子美詩爲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王介甫詩急難兄弟想君愁功名常見急難時陳後山詩又爲貧賤別更覺急難情皆讀平聲

差

吳王夫差之差宋庠音初佳切羅虬比紅兒詩越山重疊越溪斜西子休憐解浣紗得似紅兒今日貌肯教將去與夫差卻押入麻韻又漢書陸賈傳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讀差爲楚宜切

蜉

爾雅。蚍蜉大蠓。釋文。蚍音浮。蘇東坡詩。眼前擾擾黑蚍蜉。口角霏霏白唾珠。讀蚍爲敷。

長

顧長康。世多讀長平聲。東坡每作上聲讀。如仙心欲捉左元放。癡疾還同顧長康。次韻韶守秋。子野先生絕句。才疏正類孔文舉。癡絕還同顧長康。大夫見贈。是也。陸放翁詩。癡似嵇中散。癡如顧長康。亦讀上聲。

阿

阿堵之阿。前人有讀平聲者。洪容齋所引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是也。

亢

方虛谷云。督亢之亢。作平聲。作仄聲用亦可。錢文僖詩。金椎漫築甘泉道。匕首還隨督亢圖。

兼

兼有平去二音。舊唐書職官志。武德令。職事解散官。欠一階不至爲兼。職事卑者。不解散官。貞觀令。以職事高者爲守。職事卑者爲行。仍各帶散位。其欠一階。依舊爲兼。與當階者。皆解散官。永徽已來。欠一階者。或爲兼。或帶散官。或爲守。參而用之。其兩職事者。亦爲兼。頗和錯亂。其欠一階之兼。古念反。其兩職事之兼。古恬反。字同音異耳。咸亨二年。始一切爲守。

挑

挑戰之挑。左傳。漢書。皆音徒了反。史記司馬相如傳。以琴心挑之。索隱亦音徒了反。貨殖傳。目挑心招。正義亦音田烏反。王建詩。每日臨行空挑戰。羅虬詩。不應琴裏挑文君。正合古音。

冒

世讀冒頓之冒入聲。然史記索隱冒頓字原有兩音。未始不可讀如字。而楚蚡冒亦有入去兩音。左傳諸侯貪冒。釋文。冒莫報反。又亡北反。又侵官冒也。徐仙民亦音莫北反。是冒犯貪冒字。俱可讀如墨也。

余

廣韻余姓有二。一以諸切。風俗通云。秦由余之後。何氏姓苑云。今新安人。一視遮切。見姓苑。出南昌郡。今人妄造奈字。讀爲視遮切。非也。予又攷漢書景十三王傳。使男子荼恬上書。蘇林音食邪反。則余姓讀如蛇者。卽荼之省文爾。

庫

後漢書竇融傳。有金城太守庫鈞。注引前書音義云。庫姓卽倉庫吏後也。今光中有姓庫。音舍。云承鈞之後也。據此。是庫有舍音。廣韻別出庫字。云姓也。此亦流俗所傳無稽之字。

從橫可讀去聲

漢書何並傳持吏短長從橫郡中師古曰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是二字俱讀去聲也

免與脫同義

論衡道虛篇所謂尸解者何等也謂身死精神去乎謂身不死得免去皮膚也如謂身死精神去乎是與死無異人亦仙人也如謂不死免去皮膚乎諸學道死者骨肉具在與恆死之尸無以異也兩免字與脫同義廣雅免脫也釋詁免隤也釋言易隤然示人簡矣孟作退陸董姚作妥妥退與脫聲相近予嘗謂說文無免字免卽免也免善逃失借爲脫免字有兩音而非兩字漢隸偶省一筆世人遂區而二之失其義矣脫免本雙聲漢人猶知古音故讀免如免

焉提

論衡亂龍篇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母死武帝圖其母於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焉提焉提卽閼氏也古書氏是通用提从是故亦與氏通

犢鼻褌

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自著犢鼻褌韋昭曰今三尺布作形如犢鼻矣案廣雅褌褌褌也褌無褌者謂之褌褌度沒反說文無褌字當爲突卽犢鼻也突犢聲相近重言爲犢鼻單言爲突後人又加衣旁耳集韻始收

字

庵

釋名草圓屋曰蒲。又謂之庵。庵奄也。所以自覆奄也。後漢書結庵廬而止。南齊書王秀之傳。父卒。爲庵舍於墓下持喪。後代唯僧尼所居謂之庵。士大夫亦或借以自號。如晦庵牧庵之類。未必真有此室也。古人名艸圓屋爲庵。蓋取奄覆之義。从广从艸。皆後人增加。黃魯直謂當从艸。取菴閭艸爲義。此亦強作解事。菴閭字本作奄。說文元無菴字也。

床

九域志宋史地理志俱云秦州有床穰堡。徧檢字書皆無床字。莫詳其音。頃讀一切經音義。知大般涅槃經有粟床字。云字體作糜糜二形。同忙皮反。禾稼也。關西謂之床。冀州謂之稼。乃知隋唐以前已有此字。秦州本關西地方俗相承。由來舊矣。

斫

斫之若切。今世俗讀如坎。偶閱張文潛明道雜志。有一條云。世傳朱全忠作四鎮時。一日與賓佐出游。全忠忽指一方地曰。此可建一神祠。試召一視地。工驗之。工久不至。全忠怒甚。見於詞色。左右皆恐。良久。工至。全忠指地視之。工再拜賀曰。此所謂乾上龍尾地。建廟固宜。然非大貴人不見此地。全忠喜。薄賜而遣之。工出。賓僚或戲之曰。爾若非乾上龍尾。當坎下驢頭矣。東北人謂斫伐爲坎。乃知此音之譌由來已久。

矣。

函

孫季昭示兒編載廬陵出三代有道之長賦三字韻或押殺函者並行黜落蓋函音誠見二十七咸其與三字同韻乃函人唯恐不傷人之函胡男切案廣韻二十六咸部函與咸同音注云函谷關名又函書又姓二十二覃部函與合同音注云函容也禮云席間函丈又別出鉤字注云鉤別名引孟子矢人豈不仁於鉤人哉宋人於此字音義辨別甚嚴今人不復講矣

汜

汜汜兩字音聲全別而張守節史記正義發字例舉一字三四音有云汜音祀水在成皐又音凡邑名在襄城又字劍反爲水在定陶高帝卽位處也又音夷楚人呼上爲汜橋是誤合爲一字矣其音祀音夷者當从已旁其音凡與字劍反者當从已旁

宋時俗字

履齋示兒編云誠齋先生楊公考校湖南漕試同寮有取易義爲魁先生見卷子上書盡字作屮必欲擯斥考官力爭不可先生云明日揭榜有喧傳以爲場屋取得箇尺二秀才則吾輩將胡顏竟黜之龍龜手鑑多收鄙俗之字如丕爲多衺爲矮甬爲棄甬爲暗丕爲苦乖屮爲怪衺爲寬皆妄誕可笑大

約俗僧所爲耳。

石林燕語王荆公押石字初橫一畫左引脚中爲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圓往往爲扁而收橫畫又多帶過常有密議公押石字者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五

孫炎始爲翻語

顏氏家訓云。鄭元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焯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閒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外言內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翻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爲怪異。自茲厥後。音韻錄出。

陸德明經典釋文。古人音書。止爲譬況之說。孫炎始爲翻語。魏朝以降。漸錄。

張守節史記正義。先儒音字。比方爲音。魏秘書孫炎始作翻音。

李肩吾云。賈逵只有音。自元魏胡僧神珙入中國。方有四聲反切。見魏了翁師友雅言此宋人疏於考證也。反切始

于孫炎。乃曹魏時人。在元魏之前。神珙唐時僧。非元魏僧。

李肩吾云。鄭康成不曾有反切。唯王輔嗣周易內有反切兩箇。李說亦誤。輔嗣注遯卦云。音臧否之否。并卦云。音舉上之上。正與鄭氏注禮同。非有

反切也。

紐弄

唐沙門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序云。夫欲反字。先須紐弄爲初。一弄不調。則宮商靡次。昔有梁朝沈

約制立紐字之圖。唐又有陽南公。南陽釋處忠。此二公者。又撰元和韻譜。據此序。知神珙元和以後人。其時尙未有字母也。

封氏聞見記。周彥倫好爲體疑。此字語。因此字皆有紐。紐有平上去入之異。

聲類韻集

隋潘徽爲秦王俊作韻纂序云。三蒼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說文字林之作。唯別體形。至於尋聲推韻。良爲疑混。末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別清濁。纔分宮羽。封氏聞見記。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

魏書江式傳。呂忱弟靜。放故左校。今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

漢氏言小學者。止於辨別文字。至魏李登呂靜。始因文字類其聲音。雖其書不傳。而宮商角徵羽之分配。實自二人始之。顏氏家訓。言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爲奇益石。分作四章。分章猶後人分部也。

四聲始於齊梁

南史庾肩吾傳。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陸厥傳。時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彥倫。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周彥倫傳。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沈約傳。撰四聲譜。陸厥傳又云。時有王斌者。不知何許人。著四聲行于世。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未悟。而獨得胸衿。窮其

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約撰宋書謝靈運傳論。具言其旨云。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元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南史沈約傳。梁武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朱錫鬯廣韻序。誤以爲周彥倫語。捨彥倫子。

四聲圈點

張守節史記正義發字例云。古書字少。假借蓋多。字或數音。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入。若發平聲。每從寅起。寅申巳亥當四維之位。平起寅。則上在巳。去在申。入在亥也。又一字三四音者。同聲異喚。一處共發。恐難辯別。故略舉四十二字。如字初音者。皆爲正字。不須點發。蓋自齊梁人分別四聲。而讀經史者。因有點發之例。觀守節所言。知唐初已盛行之矣。

宋以來收點爲圈。如相臺岳氏刊五經。於一字異音。皆加圈識之。

翻切古今不同

顏氏家訓音辭篇。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異。蒼頡訓詁。反稗爲通。賈廣韻稗母卦切。與通異母。反娃爲於乖。娃於佳切。與乖韻。戰國策。音劓爲免。當時高誘音。古無重唇。穆天子傳。音諫爲閒。二字同韻。又同母未詳。說文。音戛爲棘。今

韻讀皿爲猛武永切猛莫杏字林音看爲口甘反寒談音伸爲辛古無心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
韻今或在清韻仍在登韻爲益石分作四章今爲奇同在昔韻李登聲類以系音系古語與劉昌
宗周官讀乘若承此牀聲之別今江浙人讀承如乘此例甚廣必須考校前世反語又多不切前氏反
語爲不切由徐仙民毛詩音反驟爲存遺韻依徐音當入侯韻左傳音切椽爲徒緣廣韻椽直擊切古音
于未嘗古音不可依信亦爲衆矣今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譌僻乎讀此知古音失傳壞於
證定兩母不可依信亦爲衆矣今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譌僻乎讀此知古音失傳壞於
今非古是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搜反爲兄侯然則兄當爲所榮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
璵璠魯之寶玉當音餘煩江南皆音藩屏之藩煩附袁切藩甫恒切此奉非異母岐山當音爲奇江南皆呼爲神祇之祇
古音支與氏通江南音不誤廣韻岐江陵陷沒此音被于關中不知二者何所承案以吾淺學未之
前聞也

一字兩讀

顏氏家訓音辭篇夫物體自有精蘊精蘊謂之好惡人心自有去取去取謂之好惡上呼號下此音見於
葛洪徐邈而河北學士讀尙書云好呼號生惡於各殺是爲一論物體一就人情殊不通矣又云案諸字
書焉者鳥名或云語辭皆音於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於焉逍遙
於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故稱龍焉故稱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

焉託始焉爾。晉鄭焉依之類是也。江南至今行此，分別昭然易曉。而河北混同一音，雖依古讀，不可行于今也。又云：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爲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補敗反諸記傳未見補敗反。徐仙民讀左傳，唯一處有此音，又不言自敗敗人之別。此爲穿鑿耳。廣韻十七夾部敗有薄邁補邁二切，以自破破他爲別，此之推指爲穿鑿。考依顏氏所說，是一字兩讀，起于葛洪，而江左學士轉相增益。其時河北諸儒猶未深信，逮陸法言切韻行，遂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矣。

顧甯人云：先儒兩聲各義之說，不盡然。余考惡字，如楚詞離騷有曰：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疾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旣遠，遠兮，哲文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終古。又曰：何所獨無芳艸兮，爾何懷乎故宇。時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趙幽王友歌：我妃旣妒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此皆美惡之惡，而讀去聲。漢劉歆遂初賦：何叔子之好直兮，爲羣邪之所惡。賴祁奚之一言兮，幾不免乎徂落。魏丁儀厲志賦：嗟世俗之參差，子將未審乎好惡。咸隨情而與議兮，固眞僞以紛錯。此皆愛惡之惡，而讀入聲。乃知去入分別，不過分言輕重之閒，而非有此疆爾界之分也。

予謂顧氏之說辨矣。讀顏氏家訓，乃知好惡兩讀，出於葛洪字苑。漢魏以前，本無此分別也。陸氏經典釋文於孝經愛親者不敢惡于人，行滿天下無怨惡，並云：惡，烏路反。舊如字，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云：好，如字。又呼報反。惡，如字。又烏路反。元朗本篤信字苑者，而於此處兼存兩讀，可見人之好惡，物之好惡，義本

相因分之無可分也。又如予訓我爲平聲，訓與爲上聲，廣韻分入魚語兩韻。然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訊予不顧，顛倒思予，楚詞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皆讀上聲，未嘗讀平聲也。魏鶴山云：詩與騷中予字，只作與音，讀無作如字者。

魏華父云：易觀卦彖象爲觀，示之觀，六爻爲觀，瞻之觀，竊意未有四聲反切之前，安知不皆爲平聲乎？於是聞見視聽高深先後遠近上下之等，皆有二字，且考諸義，則二字固可一，而參諸易詩以後，東漢以前，則凡有韻之語，亦與孫炎沈約以後必限以四聲，拘以音切，亦不可同日語。見觀亭記跋

沈休文不識雙聲

禮記疏：听天听，讀曰軒，言天北高南下，如車之軒，是吳時姚信所說。宋書天文志云：按此說應作軒昂之軒，而作听所未詳也。大昕案：軒听雙聲，漢儒所謂聲相近也。古書聲相近之字，即可假借通用，如詩吉蠲爲饎，或作吉圭，有覺德行，或作有楷，春秋季孫意如，或作隱如，罕虎或作軒虎，此類甚多，未易更僕，听之爲軒，卽同此例，休文精于四聲，而未達雙聲假借之理，故有此失。

韻書次第不同

顏元孫干祿字書，依韻之先後爲次，而與廣韻頗異，如覃談在陽唐之前，蒸在鹽之後是也。夏竦古文四聲韻，其次第與干祿字書同，鄭樵七音略內外轉四十三圖，以覃談咸銜鹽添嚴凡列陽唐之前，蒸登列

侵之後與干祿字書又小異。

徐鍇說文篆韻譜上平聲痕部并入魂部下平聲一先二仙後別出三宣一部夏竦古文四聲韻亦有宣部與徐鍇同。

魏了翁序吳彩鸞唐韻云其部敍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又云今韻降章談于侵後升蒸登于清後升藥鐸于麥箇麥昔之前置職德於錫緝之間是彩鸞本亦同顏本次第也。

吳彩鸞韻別出移鸞二字爲一部注云陸與齊同今別見鶴山集夏氏古文四聲韻亦有此部。

吳彩鸞韻於一東下注云後紅反濁滿口聲自此至三十四乏皆然見鶴山集。

唐宋韻同用獨用不同

許觀東齋記事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所修禮部韻略頒行其韻窄者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王應麟玉海謂景祐中直講賈昌朝請修禮部韻略其窄韻凡十有三聽學者通用之兩書皆不言所併何部今以廣韻集韻目錄參考乃知昌朝所請改者殷與文同用也隱與吻同用也焮與問同用也迄與物同用也廢與隊代同用也嚴與鹽添同用也凡與咸銜同用也儼與琰忝同用也范與諫檻同用也醺與豔絳同用也梵與陷鑑同用也業與葉帖同用也乏與洽狎同用也廣韻殷隱焮迄廢五部皆獨用嚴與凡同用儼與范同用醺與梵同用業與乏同用此唐時相承之韻而昌朝輒請改之鹽添咸銜嚴

凡本三部而輒并爲二。上去入皆準此。宋韻異於唐韻。蓋自此始。後來平水韻特因其同用之部而合之。非有改作也。

周益公云。廣韻入聲三十一。洽與三十二狎通用。三十三業與三十四乏通用。自唐迄天禧皆然。此舊韻也。仁廟初。詔丁度等撰定集韻。於是移業爲三十二。而以狎乏附之。此今韻也。

平水韻

古韻分二百六部。唐宋相承。雖先後次第。及同用獨用之注。小有異同。而部分無改。元初黃公紹古今韻會始併爲一百七韻。蓋循用平水韻次第。後人因以併韻之咎歸之劉淵。今淵書已不傳。據黃氏韻會凡例。稱江南監本免解進士毛氏晃增修禮部韻略。江北平水劉氏淵。壬子新刊禮部韻略。互有增字。而每韻所增之字。於毛云毛氏韻。於劉云平水韻。則淵不過刊是書者。非著書之人矣。予嘗于吳門黃孝廉丕烈齋見元槧本平水韻略。卷首有河間許古序。乃知爲平水書籍。王文郁所撰。後題正大六年己丑季夏中旬。則金人非宋人也。考己丑在壬子前廿有三年。其時金猶未亡。至瀋祐壬子。則金亡已久矣。意淵竊見文郁書。刊之江北。而去其序。故公紹以爲劉氏書也。

王氏平水韻。并上下平聲各爲十五。上聲廿九。去聲三十。入聲十七。皆與今韻同。文郁在劉淵之前。則謂併韻始于劉淵者非也。論者又謂平水韻併四聲爲一百七韻。陰時夫又併上聲拯韻入迥韻。今考文郁

雙聲疊韻

東京沿王莽二名之禁遂無此風矣

威燿燿蟲之雙聲也鴛鴦流離和鞞夷由鷗鷗禽之雙聲也騶駼距虛獸之雙聲也

喉舌齒唇牙聲

東方喉聲。

何我剛鄂哥可康各

西方舌聲。

丁的定泥寧亭聽歷

南方齒聲。

詩失之食正示勝識

北方唇聲

邦、彪、剋、雹、北、墨、朋、邈

中央牙聲

更、硬、牙、格、行、幸、亨、客

右玉篇卷末所載沙門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分喉舌齒唇牙五聲每各舉八字以見例卽字母之

聲觸也唇聲八字有重唇無輕唇蓋古音如此喉牙兩聲相出入與後來字母不同

廣韻卷末有辨字五音法一唇聲并餅二舌聲靈歷三齒聲陟珍四牙聲迦佉五喉聲綱各以綱各爲喉

聲與神珙同

神珙辨五音法宮舌居中宮隆商開口張商清角舌縮卻角古羽撮口聚羽短徵舌柱齒徵異與今字母

多異

字母

三十六字母唐以前未有言之者相傳出於僧守溫溫亦唐末沙門也司馬溫公切韻指掌圖言字母詳矣初不言出於梵學至鄭樵作七音略謂華人知四聲而不知七音乃始尊其學爲天竺之傳今考華嚴經四十二字母與三十六母多寡迥異四十二母梵音也三十六母華音也華音疑非數奉諸母華嚴皆無之而華嚴所謂二合三合者又非華人所解則謂見溪羣疑之譜出於華嚴者非也特以其爲沙門所傳又襲彼字母之名夾漈好奇而無識遂誤初爲得自西域後人隨聲附和并爲一談大可怪也

言字母者謂牙舌唇之音必四。齒音必五。不知聲音有出送收三等。出聲一而已。送聲有清濁之岐。收聲又有內外之岐。試卽牙舌唇之音引而伸之。曰基欺奇疑伊可也。基欺奇希奚亦可也。東通同農隆可也。幫滂旁茫房亦可也。未見其必爲四也。卽齒音斂而縮之。曰昭超潮饒可也。將鏐戕詳亦可也。未見其必爲五也。

凡影母之字。引而長之。則爲喻母。曉母之字。引長之稍濁。則爲匣母。匣母三四等字。輕讀亦有似喻母者。古人於此四母。不甚區別。如榮懷與杭隈均爲雙聲。今人則有匣喻之別矣。噫嘻。於戲。於乎。嗚呼。皆疊韻兼雙聲也。今則以噫。於。嗚。屬影母。嘻。戲。呼。屬曉母。乎。屬匣母。又如于。於。同聲亦同義。今則以于屬喻母。於屬影母。此後來愈推愈密。而古書轉多難通矣。古人因雙聲疊韻而製翻切。以兩字切一音。上一字必同聲。下一字必同韻。聲同者互相切。本無子母之別。今於同聲之中。偶舉一字以爲例。而尊之爲母。此名不正。而言不順者也。故言字母不如言雙聲。知雙聲而後能爲反語。孫叔然其先覺者矣。叔然鄭康成之徒。漢魏儒家。未有讀桑門書者。謂聲音出於梵學。豈其然乎。

西域四十七字慈惡二字不在內

大般涅槃經文字品。字音十四字。哀。烏可。阿。壹。伊。塢。烏古。理。重。釐。力之。鬻。烏奚。滿。汚。奧。烏故。反。此十四字皆兩兩字同。長短爲異。皆前聲短後聲長。慈惡。則盡不一切字。故復取二字以窮文字也。比聲二十五字。迦。呿。伽。嘔。反。柯。俄。舌。

根聲凡五字中第四字與第遮車車閣膳何時若反耳賀舌齒聲吐重咄五茶吃作拏上男聲多他陀蚨柯那
根聲三字同而輕重微異古頭聲婆頗婆婆去摩莫唇吻聲蛇重邏柯羅李縛奢沙婆呵此八字超聲此見於一切經音義者也
與今華嚴經四十二母殊不合元應音義首載華嚴經終于五十八卷初無字母之說今所傳八十一卷
者乃實叉難陀所譯元應未及見也然涅槃所載比聲二十五字與今所傳見溪羣疑之譜小異而大同
前所列字音十四字即影喻來諸母然則唐人所撰之三十六字母實采涅槃之文參以中華音韻而去
取之謂出于華嚴則妄矣

字母諸家不同

鄭樵七音略內外轉圖首幫滂並明非敷奉微爲羽音次端透定泥知徹澄孃爲徵音次見溪羣疑爲角
音次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爲商音次影曉匣喻爲宮音來日爲半徵半商其次序與切韻指掌圖不
同晁氏讀書志載王宗道切韻指掌圖四聲等第圖黃公紹韻會卷首載七音三十六母見溪羣疑魚爲
角端透定泥爲徵幫滂並明爲宮非敷奉微爲次宮精清心從邪爲商知徹審澄孃爲次商影曉么匣喻
合爲羽來日爲半徵半商公紹所載三十六母自稱本於禮部韻略其次弟亦始見終日而分疑母之
魚虞危元等字與喻母之爲幃韋筠雲員王等字別爲魚母分影母之伊鷺因煙淵娟均鴉嬰縈幽慙等
字別爲么母分匣母之洪懷回寒桓還和黃侯含酣等字曉母之痕華恆等字別爲合母又併照於知併

穿於徹，併牀於澄，與諸家不同。照穿牀之併，是也。魚么合之分，非也。公紹閩人，而囿于土音，讀疑母不真，妄生分別。然較周德清中原音韻之無知妄作，則有天淵之隔矣。

古今音

釋名：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聲近舍。韋昭辨之云：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二說正相反。韋氏誤也。韋特見詩王姬之車，君子之車，皆與華韻，而不知讀華爲呼瓜切，亦非古音也。古讀華爲敷，詩有女同車，與華琚都爲韻。攜手同車，與狐烏爲韻。車之讀居，又何疑焉。宏嗣生於漢季，稍染俗學，故於古音不甚了了。

古無輕唇音

凡輕唇之音，古讀皆爲重唇。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檀弓引詩作扶服。家語引作扶伏。又誕實匍匐。釋文：本亦作扶服。左傳：昭十二年，奉壺飲冰以蒲伏焉。釋文：本又作匍匐。蒲，本亦作扶。昭二十一年，扶伏而擊之。釋文：本或作匍匐。史記蘇秦傳：嫂委蛇蒲服。范雎傳：膝行蒲服。淮陰侯傳：俛出袴下蒲伏。漢書霍光傳：中孺扶服叩頭，皆匍匐之異文也。

古讀扶如蒲，轉爲蟠音。漢書天文志：暑長爲潦，短爲旱，奢爲扶。鄭氏云：扶當爲蟠。齊魯之間，聲如蒲。蒲，扶聲近蟠，止不行也。史記五帝本紀：東至蟠木。呂氏春秋：東至扶木。又云：禹東至搏木之地。扶木，謂扶桑。

也。說文作搏桑。古音扶如蟠。故又作蟠木。一切經音義善

廉又作扶薛。

服又轉爲備音。說文引易。備牛乘馬。備牛卽服牛也。左傳。王使伯服游孫伯。史記鄭世家。伯備後。漢書皇

甫。嵩傳。義真備未平。注備古服字。

服又轉爲暑音。漢書東方朔傳。舍人不勝痛呼暑。服虔云。暑音暴。鄧展云。瓜彪之彪。師古曰。痛切而叫呼也。與田蚡傳呼服音義皆同。田蚡傳。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諱服謝罪。晉灼云。服音彪。關西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爲呼彪。

廣韻。范薄報切。烏伏卯。伏扶富切。烏范子。伏范互相訓。而聲亦相轉。此伏羲所以爲庖犧。伏羲氏亦稱庖犧氏。說文。爨迫也。讀若易。虞義氏。唐韻。爨平秘切。風俗通。伏者別也。變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伏又與逼通。考工記。不伏其轡。必縊其牛。注。故書伏作偪。杜子春云。偪當作伏。按偪迫別變皆重唇。伏又與馮通。皮冰切。史記魏世家。中旗馮琴而對。春秋後語作伏琴。戰國策。伏軾擗衡。漢書王吉傳。馮式擗

衡。

古音負如背。亦如倍。史記魯周公世家。南面倍依。漢書徐樂傳。南面背依。倍與背同。卽負展也。書禹貢。至于陪尾。史記作負尾。漢書作倍尾。漢書宣帝紀。行幸賓陽宮。李斐曰。負音倍。東方朔傳。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陽卽賓陽也。釋名。負背也。置項背也。

書方命圯族。史記作負命。正義云。負音佩。依字通。負違也。按負命猶言背命。

負亦爲老母之稱。漢書高帝紀。常從王媼。武負貫酒。如淳曰。俗謂老大母爲負。師古曰。劉向列女傳。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爲負耳。武負武家之母也。案古稱老嫗爲負。若今稱婆。皆重唇。非輕唇。

古讀附如部。左傳。部婁無松柏。說文引作附婁。云。附婁。小土山也。今人稱詩。景命有僕。傳。僕。附也。廣雅。薄。附也。

苻卽蒲字。左傳。取人於苻之澤。釋文。苻音蒲。晉書。蒲洪孫堅。背有草付字。改姓苻。

古讀佛如弼。亦如勃。詩。佛時仔肩。釋文。佛毛。符弗反。大也。鄭音弼。輔也。學記。其求之也佛。正義。佛者佛戾也。釋文。本又作拂。扶弗反。曲禮。獻鳥者佛其首。注。佛戾也。釋文作拂。本又作佛。扶弗反。晉書。赫連勃勃。宋書作佛佛。乞伏氏亦作乞佛。古音伏。佛皆重唇。佛亦作飛。說文。飛大也。讀若予。違汝弼。

古讀文如門。水經注。漢水篇。文水卽門水也。今吳人呼蚊如門。書。岷嶓既藝。岷山之陽。岷山導江。史記夏本紀。

皆作汶山。漢書武帝紀。文山郡注。應劭曰。文山。今蜀郡嶓山。禮記。君子貴玉而賤珉。珉或作汶。釋文。汶。

武山反。又音枚。漢書高帝紀。亡諸身帥閩中兵。如淳曰。閩音緝。應劭曰。音文。飾之文。文閩同音。皆重唇也。

史記魯世家。平公子文公。世本作潛公。潛與閩同。閩亦从文聲。

古讀弗如不。廣韻不與弗同分勿切。說文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弗聲相近也。

古讀拂如弼。孟子入則無法家拂士。史記夏本紀女匡拂子。

古讀第如蔽。詩翟第以朝。傳第蔽也。周禮注引作翟蔽以朝。簞第魚服。箋第之言蔽也。簞第朱韞。傳車之

蔽曰第。

古讀菲如字。史記天官書星菲于河戍。索隱云菲音佩。卽字星也。漢書谷永傳菲星耀光。師古曰菲與字

同音步內反。

論語色勃如也。說文兩引一作字。一作施。廣韻十一沒部。艸艸然不悅。蒲沒切。此古音。又八物部。艸淺色。

黝勿切。此齊梁以後之音。

古讀繁如盤。左傳成二年曲縣繁纓以朝。釋文繁步干反。繁纓亦作樊纓。周禮巾車玉路錫樊纓十有再

就。注樊讀如盤帶之聲。謂今馬大帶也。釋文樊步干反。廣韻二十六桓部有繁字云繁纓馬飾。薄官切。陸

合口呼亦起於法言諸人。繁又轉如婆音。左傳定四年殷民七族繁氏錡氏。釋文繁步何反。漢書公卿表李延壽爲御

史大夫一姓繁。師古曰繁音蒲元反。陳湯傳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繁音蒲胡反。蕭望之傳師古音婆

谷。永傳師古音蒲何反。延壽一人而小顏三易其音。要皆重唇非輕唇。則是漢人無輕唇之證也。史記張

丞相列傳丞相司直繁君。索隱音繁爲婆。文選繁休伯。呂向音步何反。廣韻八戈部有繁字。薄波切。姓也。

則繁姓讀婆音爲正。

古讀蕃如卞。漢書成帝紀引書於蕃時雍。於蕃卽於變也。孔宙碑又云於卞時雍。卞變蕃皆同音。

古讀藩如播。周禮大司樂播之以八音。注故書播爲藩。杜子春云播當爲播。讀后稷播百穀之播。尙書大傳播國率相行事。鄭注播讀爲藩。

古讀債如奔。禮射義賁軍之將。注賁讀爲債。獲敗也。詩行葦傳引作奔軍之將。

古讀汾如盆。莊子逍遙游篇汾水之陽。司馬彪崔譔本皆作盆水。

古讀紛如爾。周禮司几筵設莞筵紛純。鄭司農云紛讀爲爾。古讀甫如圃。詩東有甫草。韓詩作圃草。薛君章句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鄭箋云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釋文鄭音補。左傳及甫田之北竟。釋文甫布五反。本亦作圃。

古音敷如布。書顧命敷重篋席。說文引作布重其席。詩敷政優優。左傳引作布政。儀禮管人布幕于寢門外。注今文布作敷。

敷亦讀如鋪。詩鋪敦淮漬。釋文韓詩作敷。又敷時釋思。左傳引作鋪。蓼蕭箋外傳四海。釋文云諸本作外敷。注芳夫反。是亦讀如鋪也。公羊隱元年釋文板普願反。舊數聞反。是古讀敷如普。

古讀方如旁。書方鳩僇功。說文兩引一作旁逮僇功。一作旁救辱功。史記作方聚布功。書方施象刑惟

明新序引作旁施立政方行天下亦讀爲旁與易旁行而不流義同傳云方四方非也書方告無辜于上論衡引作旁士喪禮牢中旁寸注今文旁爲方左傳衡流而方羊釋文方蒲郎反莊子逍遙游篇彷徨乎無爲之側崔譔本作方羊

方又讀如謗論語子貢方人鄭康成本作謗人廣雅方表也邊方也說文方併船也古人讀方重唇與邊表併聲相近字林穠方遙反曝方沃反邨方代反呂忱魏人其時初行反語卽反語可得方之正音六朝以後轉重唇爲輕唇後世不知有正音乃強爲類隔之說謬矣

古音魴如魴說文魴或作魴春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公羊作士彭是魴非輕唇也

古音逢如蓬詩鼉鼓逢逢釋文逢薄紅反徐仙民音豐亦讀豐重唇也爾雅歲在甲曰闕逢淮南天文訓作闕逢莊子山木篇雖羿蓬蒙不能眇視今本蓬作逢蓋淺人妄改茲據陸氏釋文卽孟子之逢蒙也後世聲韻之學行妄生

分別以鼓逢逢讀重唇入東韻相逢字讀輕唇入鍾韻又別造一逢字轉爲薄江切訓人姓改逢蒙逢丑父之逢爲逢以實之則真大謬矣洪氏隸釋引司馬相如云烏獲逢蒙之巧王褒云逢門子彎烏號藝文志亦作逢門卽逢蒙也古今人表有逢於何數人陽朔中有太僕逢信左傳有逢伯陵逢丑父矣漢有逢萌莊子羿逢蒙不能睥睨淮南子重以逢蒙門子之巧皆作逢迎之逢石刻有漢故博士趙博逢府君神道逢童子碑其篆文皆从夆魏元不碑有逢牧孔宙碑陰有逢祈逢盛碑陰有逢信亦不書作逢又謂漢

儒尙借逢爲逢。則恐諸逢當讀爲鼙鼓逢逢之逢。洪說是也。漢魏以前未有逢字。其爲六朝人妄造無疑。廣韻江部又有逢字。訓鼓聲。此卽鼙鼓逢逢之逢。音轉爲薄江切。俗師改从音旁。又改逢爲逢。皆所謂不知而作也。

古讀封如邦。論語。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或作封。而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鄭本作封內。釋名。邦封也。有功於是。故封之也。

封又讀如窆。檀弓。縣棺而封。注。封當爲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塋。周禮鄉師。及窆。執斧以涖匠師。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曰。日中而塋。禮記所謂封者。太僕。窆亦如之。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塋。禮記謂之封。皆葬下棺也。音相似。窆讀如慶。封汜祭之汜。左傳。日中而塋。釋文。塋。北鄧反。下棺也。禮家作窆。彼驗反。義同。說文。塋。喪葬下土也。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封府容切。窆方驗切。期方鄧切。徐邈音甫鄧切聲皆相似。故可互轉。後儒不通古音。乃有類隔之例。不知古音本無輕唇也。古人讀封如邦。先鄭云。窆。塋封音相似。是東京尙無輕唇音。

古音勿如沒。爾雅。沒。卽詩密勿也。詩。黽勉從事。劉向傳引作密勿從事。禮記祭義。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終身守此勿勿。注。勿勿猶勉勉。曲禮。國中以策彗。卹勿。注。卹勿搔摩也。古人讀勿重唇。故與勉摩聲相轉。顏氏家訓云。戰國策音刼爲免。古音刼免皆重唇。六朝人

轉刖爲輕唇。故以爲異。

古讀副如劈。說文。副判也。判副雙聲。引周禮副辜。籀文作𩇛辜。詩。不圻不副。讀孚逼反。字林。副判也。匹亦反。詩釋文。

古讀罰如輶。周禮大馭。犯輶。注。故書輶作罰。杜子春云。罰當爲輶。輶讀爲別異之別。

古讀非如頒。說文。𩇛賦事也。讀若頒。一曰。讀若非。周禮大宰。匪頒之式。鄭司農云。匪分也。匪頒雙聲。

古讀匪如彼。詩。彼交匪敖。春秋襄廿七年傳。引作匪交匪敖。詩。彼交匪紆。荀子勸學篇。引作匪交匪紆。

春秋襄八年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注。匪彼也。廣雅。匪彼也。

匪又與邲通。詩。有匪君子。韓詩作邲。

腓與比同。詩。小人所腓。箋云。腓當作比。毛於此文。及牛羊腓字之。皆訓腓爲辟。蓋以聲相似取義。

古文妃與配同。詩。天立厥配。釋文。本亦作妃。易。遇其配主。鄭本作妃。

荆與臙通。書。荆罰之屬五百。史記周本紀作臙。

菲與苞通。曲禮。苞屨扱衽。注。苞或爲菲。

混與浼通。詩。河水浼浼。釋文。浼每罪反。韓詩作泥泥。

媼卽美字。詩。誰俯予美。韓詩作媼。說文。媼順也。讀若媚。

古音微如眉。少牢禮。脰壽萬年。注。古文眉爲微。春秋莊廿八年。築郿。公羊作微。詩。勿士行枚。傳。枚微也。廣韻六脂部。眉紐有微。微微微微。六字皆古讀。後來別出微韻。乃成鴻溝之隔矣。

古讀無如模。說文。籀或說規模字。漢人規模字或作撫。易。莫夜有戎。鄭讀莫如字。云。無也。無夜非一夜。詩。德音莫違。箋。莫無也。廣雅。莫無也。曲禮。毋不敬。釋文云。古文言毋。猶今人言莫也。釋氏書多用南無字。讀如曇謨。梵書入中國。釋譯多在東晉時。音猶近古。沙門守其舊音不改。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無又轉如毛。後漢書馮衍傳。飢者毛食。注云。按衍集毛字作无。漢書功臣侯表序。靡有子遺耗矣。注。孟康曰。耗音毛。師古曰。今俗語猶謂無爲耗。大昕按。今江西湖南方音讀無如冒。卽毛之去聲。無轉訓爲末。檀弓。末吾禁也。注。末無也。又轉訓爲靡。釋言。靡無也。

古讀蕪與蔓通。釋艸。蔓菁。釋文云。蔓音万。本又作蕪。音無。

古讀臙如模。詩。民雖靡臙。箋。臙法也。釋文。徐云。鄭音模。又音武。韓詩作靡臙。詩。周原臙臙。文選注引韓詩。作臙臙。莫來切。模臙聲相近。說文。臙讀若模。

璫从無聲。周禮弁師。璫玉三采。注。故書璫作璫。說文。璫三采玉也。璫璫聲相近。

鳳卽朋字。說文。朋。鵬皆古文鳳字。朋。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字林。鵬朋黨也。古以爲鳳字。莊子逍遙游篇。其名爲鵬。釋文。崔音鳳。云。鵬卽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宋玉對楚王問云。鳥有鳳

而魚有鯢。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鷁之號。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與莊子說正同。可知鳳卽鵬也。

古讀反如變詩四矢反分韓詩作變
說文汲水卽沚水廣韻以汲沚爲二字汲芳万切在脂部
沚皮變切在端韻出不知古無

古讀馥如苾詩苾芬孝祀韓詩作馥芬

古讀復如愎。釋言：「愎，復也。」孫炎云：「愎，怙前事，復爲也。」春秋傳：「愎諫違卜。」謂不從而復爲也。說文無愎字。蓋卽愎復字。後儒改從心旁耳。今人呼鮓魚曰鮑魚，此方音之存古者。

古讀法如逼釋名法逼也。人莫不欲從其志。逼正使有所限也。

古音晚重唇。今吳音猶然。說文晚莫也。詩毛傳莫晚也。莫晚聲相近。

古讀馮爲憑。本从冰得聲。易用馮河。詩不敢馮河。論語暴虎馮河。春秋宋公馮皆度冰反。吾衍謂孟子

諸馮馮婦之馮皆皮冰反。按水經注：皇舅寺是太師昌黎憑晉國所造。攷魏書：馮熙字晉國，文明太后兄也。封昌黎王。是魏時讀馮姓皮冰反，故或作憑也。

俘與寶通春秋齊人來歸衛俘公穀俘作寶

一切經音義引詔定古文官書枹梓二字同體扶鳩反是枹與枹同音

廣韻十七眞部。府巾切。有份。玢。玢。玢。武巾切。有旻。旻。汶。恣。符巾切。有穿。二十文部。無分切。有蠡。聞闔。

[illegible]

二十五德部蒲北切有蔽。踣仆。坎。韞。屨。揜。匹北切有覆。墮。獨。莫北切有方。

十陽部。輕唇武方切十二字。十一唐部。重唇莫郎切十四字。其同者芒、宋、萌、邨、邨五字。今皆讀重唇。無讀輕唇者。拜、鋏、礪兩字。亦皆讀重唇。吳音則亡。忘、望亦讀重唇。北音又轉爲喻母。

古讀房如旁。廣韻：阿房宮名。步光切。釋名：房旁也。在堂兩旁也。史記六國表：秦始皇二十八年，爲阿房宮。二世元年，就阿房宮。宋本皆作旁。旁房古通用。

古讀望如茫。釋名。望茫也。遠視茫茫也。周禮職方氏。其澤藪曰望諸。注。望諸。明都也。疏。明都。卽宋之孟諸。古音孟如芒。

古讀務如牟。荀子成相篇。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隋舉牟光。卽務光也。左傳莒公子務婁。徐音莫侯反。古讀發如撥。詩鱣鮪發發。釋文補末反。此古音也。一之曰發。說文作澤波。此雙聲。亦當爲補末切。釋文云如字。誤矣。

說文。波分勿切。邪古讀分如

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

古無舌頭舌上之分。知徹澄三母。以今音讀之。與照穿牀無別也。求之古音。則與端透定無異。說文冲讀

若動書。惟子冲人。釋文直忠切。古讀直如特。冲子猶童子也。字母家不識古音。讀冲爲蟲。不知古讀蟲亦如同也。詩。蠃降蟲蟲。釋文直忠反。徐徒冬反。爾雅作蠃蠃。郭都冬反。韓詩作炯。音徒冬反。是蟲與同音不異。春秋成五年同盟于蟲牢。杜注。陳留封邱縣北有桐牢。是蟲桐同音之證。

古音中如得。周禮師氏掌王中失之事。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爲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三倉云中得也。史記索隱。史記封禪書。康后與王不相中。周勃傳。勃子勝之尙公主。不相中。小司馬皆訓爲得。呂覽以

中帝心。注中猶得。

古音陟如得。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三曰咸陟。注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德翟人之德。詩陟其高山。箋陟登也。登得聲相近。

古音趙如擱。詩其鐻斯趙。釋文徒了反。周禮考工記注引作其鐻斯擱。大了反。荀子楊倞注。趙讀爲掉。古音直如特。詩實惟我特。釋文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孟子直不百步耳。直但也。但直聲相近。呂覽尙忠篇。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注特猶直也。檀弓。行并植于晉國。注植或爲特。王制。天子植祔。注植猶一也。釋文植音特。玉藻。君羔辟虎植。注植讀如直道而行之直。士相見禮。喪俟事。不植弔。定本作特。穀梁傳。植言同時。本亦作特。

古音竹如篤。詩綠竹猗猗。釋文韓詩竹作薄。音徒沃反。今北音定母去聲字多誤入端母。古音當不甚遠。詩麟之定。定之方中。皆丁佞反。與篤音

相近皆音也。篤竺並从竹得聲。論語君子篤於親。汗簡云古文作竺。書曰篤不忘。釋文云本又作竺。釋詁竺厚也。釋文云本又作篤。按說文竺厚也。篤厚字本當作竺。經典多用篤。以其形聲同耳。漢書西域傳無雷國北與捐毒接。師古曰捐毒卽身毒。天毒也。張騫傳吾賈人轉市之身毒國。鄧展曰毒音督。李奇曰一名天竺。後漢書杜篤傳摧天督。注卽天竺國。然則竺篤毒督四文同音。

古讀禍如禱。周禮甸祝禍牲。禍馬。杜子春云禍禱也。引詩云既伯既禱。後鄭云禍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按說文引詩既禱既禱。禱與禍文異義同。後鄭讀禍爲誅。是漢時誅侏亦讀舌音。

古讀豬如都。檀弓洿其宮而豬焉。注豬都也。南方謂都爲豬。書禹貢大野既豬。史記作既都。榮波既豬。周禮注作祭播既都。

古讀追如堆。士冠禮追注追猶堆也。

郊特牲毋追。釋文多雷反。枚乘七發踰岸出追。李善注追古堆字。詩追琢其章。傳追彫也。彫追聲相近。故荀子引詩彫琢其章。釋文追對回反。追琢又作敦琢。詩敦琢其旅。釋文敦都回反。徐又音彫。

古讀卓與的相近。覲禮匹馬卓上。注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爲上。

古讀倬如薊。詩倬彼甫田。韓詩作薊。

古讀棖如棠。論語或對曰申棖。釋文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

王應麟云。今史記以棠爲黨。以績爲績。傳寫之誤也。後漢王政碑。有羔羊之節。無申棠之欲。則申根申棠。一人耳。大昕案詩。俟我於堂兮。箋云。堂當作根。根與棠堂同音。黨亦音相近。非由轉寫之譌。古文府績同聲。家語申績。蓋讀如庚。與棠音亦不遠。今本史記作績。則轉寫誤也。因根有棠音。可悟古讀長丁丈切。與黨音相似。正是音和。非類隔。

古讀池如沱。詩。滌池北流。說文引作澆沱。據宋本周禮職方氏。并州其川庠池。禮記。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

有事於惡池。卽渟沱之異文。

古讀禠如沱。易。終朝三禠之。釋文。禠徐敕紙反。又直是反。鄭本作沱。徒可反。說文。禠奪衣也。讀若池。池卽沱之譌。沱奪聲相近。

古讀沈如潭。史記陳涉世家。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沈音長含反。與潭同音。韓退之詩。潭潭府中居。卽沈沈也。

古讀廛如壇。周禮廛人注。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廛。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注。故書廛或爲壇。司農讀爲廛。

古讀秩如豔。書。平秩東作。說文引作豔。爵之次弟也。从豐弟聲。秩又與戠通。說文。戠大也。讀若詩戠戠。大猷。戠大聲相近。秩又與趨通。說文。趨走也。讀若詩威儀秩秩。凡从失之字。如跌迭魃。跌皆讀舌音。則

秩亦有迭音可信也。詩胡迭而微。微韓詩作聲。

姪。姊本雙聲字。公羊釋文。姪大結反。姊大計反。此古音也。廣韻姪有徒結。直一兩切。今南北方音皆讀直。一切無有作徒結切者。古今音有變易。字母家乃謂舌頭舌上交互出切。此昧其根源而強爲之詞也。

古讀抽如搯。詩左旋右抽。釋文云。抽敕由反。說文作搯。他牢反。

古讀陳如田。說文田陳也。齊陳氏後稱田氏。陸德明云。陳完奔齊。以國爲氏。而史記謂之田氏。是古田陳聲同。呂覽不二篇。陳駢貴齊。陳駢卽田駢也。

詩維禹甸之。釋文毛田見反。治也。鄭繩證反。六十四井爲乘。周禮小司徒四邱爲甸。注甸之言乘也。稍人掌邱乘之政令。注邱乘四邱爲甸。讀與維禹敝之之乘同。禮記郊特牲邱乘共粢盛。注甸或謂之乘。左傳渾良夫乘衷甸兩牡。釋文甸時證反。說文引作中甸。古者乘甸。陳田聲皆相近。乘之轉甸。猶陳之轉田。經典相承。陳直覲反。乘繩證反。後世言等韻者。以陳屬澄母。甸屬定母。乘屬床母。由于不明古音。徒據經典相承之反切而類之。而不知其本一音也。

爾雅堂塗謂之陳。詩胡逝我陳。傳堂塗也。中唐有甃。傳堂塗也。正義云。爾雅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唐之與陳。廟庭之異名耳。其實一也。陳田同音。故與唐塗聲相近。

古讀味如關。詩不濡其味。釋文味陟救反。徐又都豆反。廣韻五十候部有囁字。或作味。都豆切。與關同音。

即徐仙民音也。古陟得同音。陟與招其本無一聲。唯救在音。豈在喉部。故別而出之。後之講字。時有誤以徐音爲類。非音。失之遠矣。

古讀涿如獨。周禮壺涿氏注。故書涿爲獨。杜子春云。獨讀爲濁。其源之濁。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爲濁。

古人多舌音。後代多變爲齒音。不獨知徹澄三母爲然也。如詩重穆字。周禮作種。種是重種同音。陸德明云。禾邊作重。是重穆之字。禾邊作童。是種蓺之字。今人亂之已久。予謂古人重童同音。嶧山碑動从童。說

文董从童。左傳予髮如此種種。徐仙民作董董。古音不獨重穆讀爲種。卽種蓺字亦讀如種也。後代讀重爲齒音。并從重之字亦改讀齒音。此齊梁人強爲分別耳。而元朗以爲相亂。誤矣。易。童。童。往來。徐仙民音。童。京房本作童。

今人以舟周屬照母。轉調屬知母。謂有齒舌之分。此不識古音者也。考王記。玉柳雕矢聲。注。故書彫或爲舟。是舟有雕音。詩何以舟之。傳云。舟帶也。古讀舟如雕。故與帶聲相近。彫。雕。鵬皆从周聲。調亦从周聲。是古讀周亦如雕也。考王記。大車車轅。注。轅。輶也。釋文。輶音周。一音弔。或竹二反。陸氏於輶字兼收三音。弔與雕有輕重之分。而同爲舌音。周。轅聲相近。故又轉爲竹二反。今分周爲照母。竹爲知母。非古音之正矣。

至致本同音。而今人強分爲二。弔。照母。致。知母。不知古讀至亦爲陟利切。讀如寔。舌頭非舌上也。詩神之弔矣。不

弔。昊天。毛傳。皆訓弔爲至。以聲相近爲義。晝。晝皆从至聲。可證。至本舌音。後人轉爲齒音耳。

古讀支如羈。晉語。以鼓子苑支來。苑支。卽左傳之焉。羈也。說文引杜林說。羈作夢。

古讀專如器，今音非齒音也。專爲專之古文，卽斷字，或作制。

象本舌音，緣从彖聲。徐仙民左傳音切，緣爲徒緣，此古音也。而顏之推以爲不可依信。後來韻書遂不收此音。

廣韻每卷後附出新添類隔，今更音和切。上平聲八字，卑府必移切，卑府必移切，卑府必移切，卑府必移切，卑府必移切，卑府必移切，卑府必移切，卑府必移切。下平聲六字，緜武延切，臙丁全切，臙丁全切，臙丁全切，臙丁全切，臙丁全切。凡符成切，本芝數凡切，芝數凡切，芝數凡切，芝數凡切，芝數凡切，芝數凡切。上聲五字，舌符並切，舌符並切，舌符並切，舌符並切，舌符並切。不知何人所附，古人製反切，皆取音和。如方府甫武符等，古人皆讀重唇，後儒不識古音，謂之類隔，非古人意也。依今音改用重唇字出切，意在便于初學，未爲不可。但每韻類隔之音甚多，僅改此二十餘字，其餘置之不論，既昧於古音，而於今亦無當矣。

聲相近而譌

李匡文資暇集，今人謂帽爲慕，保爲浦今北人讀保爲浦，褻爲逋，暴爲步。此由豪韻轉入模韻也。黃州呼醉爲沮，呼吟爲垠逆斤切，明秦聲謂蟲爲程上同，浙之東言語黃王不辨癸辛雜識黃。吳中方言，鬼如舉，歸如居，跪如巨，緯如喻，虧如去，平聲達如瞿，椅讀于據切，小兒毀齒之毀如許，江西方言雨如葦。

蘇州之葑門。讀葑如富。

桐城人讀圖如頭。對如帝。

婺源人讀命如慢。性如散。

秦晉人讀風如分。東如敦。蓬如彭。

廣東人讀四如細。七如察。九如苟。

元時方音

古今韻會舉要。謂恤與肅同。恤與祝同。出與燭同。黜與觸同。術與逐同。律與六同。率與縮同。弗與福同。拂與復同。佛與伏同。屈與曲同。鬱與彀同。歎與旭同。骨與穀同。窟與哭同。咄與篤同。突與毒同。腠與朴同。李與僕同。沒與日同。窄與迷同。忽與穀同。皆不合於古音。證之今音。亦多齟齬。殆元時方音也。輟畊錄云。今中州之韻。入聲似平。又可去聲。所以蜀術等字。皆與魚虞相近。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六

三史

續漢書郡國志。今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三史謂史記、漢書及東觀記也。吳志呂蒙傳注引江表傳。權謂蒙曰。孤統軍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大有益。又孫峻傳注引吳書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晉書傅休奔傳。撰論三史故事。評斷得失。隋書經籍志有三史略二十九卷。吳太子太傅張溫撰。皆指此。自唐以來。東觀記失傳。乃以范蔚宗書當三史之一。

十三史十史

宋史藝文志。文史類有吳武陵十三代史駁議十二卷。目錄類有宗諫注十三代史目十卷。商仲茂十三代史目一卷。晁氏讀書志作殷仲茂。蓋宋史避諱。改殷爲商。類事類有十三代史選三十卷。吳武陵唐人。蓋唐時以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晉宋齊梁陳魏齊周隋書爲十三代史也。又類事類有十史事語十卷。十史事類十二卷。李安上十史類要十卷。十史者。自三國至隋十代之史。馬班范三家不在其數。

十七史

宋人於十三史之外。加以南北史及唐五代。於是有十七史之名。宋史藝文志。史鈔類有十七史贊。名賢

十七史確論一百四卷。類事類有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十六卷。陳振孫云或曰王金也。通鑑長編大中祥符八年七月上作請十九史詩。賜近臣和十九史之名。它無所見。或卽十七史之譌。

十八史十九史

元曾先之撰十八史略二卷。蓋於十七史之外益以宋事也。明初臨川梁孟寅益以元事。稱十九史略。

監本二十一史

日知錄嘉靖初南京國子監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刻史書。南齊志嘉靖七年錦衣衛開住千戶沈麟奏准博學有文才識亦裕行文使逐一校對修補以備傳布。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本。部議恐滋煩擾。上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攷對修補。

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成。祭酒林文俊等表進。至萬歷中北監又刻十三經二十一史。其板視南稍工。然校勘不精。訛舛彌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

北監本十三經注疏。始於萬歷十四年。至廿一年畢工。廿一史則開雕於萬歷廿四年。至卅四年竣事。板式與十三經同。

史記舊本

史記堯本紀居郁夷。曰陽谷。索隱云。史記舊本作湯谷。今並依尚書字。按太史公多識古文。所引諸經。與今本多異者。皆出先秦古書。後人校改。漸失其真。卽湯谷一條推之。知舊本爲小司馬輩改竄者不少矣。

十二諸侯年表

史記諸年表皆不記干支。注下支出于徐廣。六國表周元王元年徐廣曰乙丑。秦楚之際月表秦二世元年徐廣曰壬辰是也。十二諸侯年表共和元年亦當有徐廣曰庚申字。今刊本乃於最上添一格書干支而刪去徐廣注。讀者遂疑爲史公本文。曾不檢照後二篇亦太疏矣。攷徐注之例。唯於每王之元年記干支。此表每十年輒書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甲子字。不特非史公正文。并非徐氏之例。其爲後人闢入。鑿鑿可據。且史公以太陰紀年。故命太初之元爲闕逢攝提格。依此上推。共和必不值庚申。則庚申爲徐注又何疑焉。

角里先生

吳郡志人物門云。前漢角里先生。吳人。史記正義引周樹洞歷云。姓周。名術。字元道。太伯之後。漢高帝時。與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俱出。定太子。號四皓。史記正義。角里先生。一號霸上先生。又云。今太湖中洞庭山西南中有祿里村是。史記正義今史記南北雍刻。於留侯世家。但載索隱說。以周術爲河內軹人。初不載正義之文。蓋正義之散落多矣。圈稱陳留耆舊傳自序。圈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惠太子以爲司徒。至稱十一世。洪氏隸釋有圈公神坐。圈公神祚机。此卽四皓之東園公也。會稽典錄載虞仲翔云。鄞大里黃公。潔己暴秦之世。高祖卽阼。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此卽四皓之黃公也。稱漢人。自述其先代。仲翔生

於漢末，追溯鄉哲所言，皆當不妄，而索隱止載東園公姓庾，夏黃公姓崔，於圉氏虞氏說，置而不取，愚謂四皓之姓名里居，太史公既無明文，安知庾崔之必是，而圉黃之必非乎？安知周術之必居河內，而不居吳乎？史記正義失傳，宋人合索隱正義兩書，散入正文之下，妄加刪削，使後人不得見守節真面，良可嘆也。

司馬貞

司馬貞，張守節二人，新舊唐書皆無傳。守節正義序稱開元二十四年八月殺青斯竟，而貞前後序不見年月。按唐書劉知幾傳，開元初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辨，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兼行，唯子夏易傳請罷，詔可。今補史記序自題國子博士宏文館學士，唐制宏文館皆以它官兼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曰直學士，國子博士係正五品上，故得學士之稱。神龍以後，避孝敬皇帝諱，或稱昭文，或稱修文。開元七年，仍爲宏文，以題銜驗之。貞除學士，當在開元七年以後也。高祖本紀，母劉媪，索隱云：近有人云，母溫氏，貞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碑，其字分明作溫字，云母溫氏，貞與賈膺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沈歎，膺復當是膺福之譌。先天二年，爲右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以預太平公主逆謀，誅。見唐書傳。今河內縣有大雲寺碑，卽膺福書也。徐彥伯卒於開元二年。見唐書傳。貞與賈徐諸人談議，當在中睿

之世計其年輩蓋在張守節之前矣。唐書藝文志又稱貞開元潤州別駕蓋由文館出爲別駕遂贈諡以終也。

吳楚通稱

吳王濞列傳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吳之師傅當是吳人而史稱楚者戰國時吳越地皆并於楚漢初承項羽之後吳會稽皆項羽故地故上文云上惠吳會稽輕悍此云楚人輕悍吳楚異名其實一也朱買臣吳人而史稱楚士與此傳同。

漢書景祐本

予撰漢書攷異謂哀帝紀元壽二年春正月元壽二字衍文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孝成五人成鄉當作成都樂成下衍龍字百官公卿表寧平侯張歐寧當作宣俞侯樂賁樂當作樂安年侯王章年當作平平喜侯史中喜當作臺廣漢太守孫寶寶當作寶五行志能者養之以福之以當作以之地理志逢山長谷諸水所出諸當作洛博水東北至鉅定博當作時張良傳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陳留陳字衍枚乘傳凡可讀者不二十篇不當作百韓安國傳梁城安人也城當作成韋賢傳畫爲亞人當作亞佞幸傳龍維思侯夫人雒當作頌頌見北宋景祐本此十數處皆與予說合景祐本後題二年九月校書畢凡增七百四十一字損二百一十二字改一千三百三字

地理志譌字

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東井當作軫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危當作尾

臣瓚晉灼集解

隋書經籍志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應劭撰按顏氏漢書敍例云有臣瓚者莫知氏族攷其時代亦在晉初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廁其末凡二十四卷分爲兩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略並題云然斯不審耳依小顏說知隋志所載卽臣瓚所集非出於應劭一人隋志多承阮錄舊文則應劭下當有等字殆傳寫失之也晉灼集解十四卷不載於隋志則師古所謂東晉迄於梁陳南方學者皆未之見王阮既未著錄故隋志亦遺之也

漢書注本始于東晉

漢書敍例云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爲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爲一部凡十四卷號曰漢書集注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南方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攷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廁其末凡二十四卷分爲兩帙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此以來始有注本據此知不獨服虔應劭音義各自單行卽晉灼臣瓚兩家亦不注于本文之下直至蔡謨乃取臣瓚書散入漢書謨固東晉人也小顏所注蓋依蔡本而稍采它書附益之

後漢書注擬入正文

郭太傳初太始至南州以下七十四字本章懷注引謝承後漢書之文今誤作大字瀾人正文予嘗見南宋本及明嘉靖己酉福建本皆不誤蔚宗書避其家諱於此傳前後皆稱林宗字不應忽爾稱名且其事已載黃憲傳毋庸重出也

張堪

張衡之祖父堪蜀郡太守列傳第二十一卷所稱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者卽其人也彼傳云南陽宛人此云南陽西鄂人縣名小異郡望無改何紀瞻謂別是一人非也

章懷注多譌字

和帝紀注引說文肇音大可反大可當作直小

李通傳注引謝承書安衆侯劉崇崇當作寵

馬援傳注父仲又嘗爲牧帥令帥當作師

馮衍傳注曲陽縣名故城在今定州故城縣西案唐定州無故城縣蓋鼓城之譌毛本作彭城縣彭與鼓字形相涉而譌度尙傳椎髻烏語之人注引書曰島夷卉服島當作禹貢島夷漢書地理志作烏夷鄭康成傳尙書本亦是烏字故章懷引以注烏語之人文校書者誤依今禹貢本改之非章懷之誤也

王充

王充傳充少孤鄉里稱孝按論衡自敘篇云六歲教書有巨人之志父未嘗答母未嘗非不云少孤也其答或人之問稱鯀惡禹聖叟頑舜神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德丘翟聖賢蓋自居于聖賢而嘗毀其親可謂有文無行名教之罪人也充而稱孝誰則非孝

陳蕃傳二郡字

陳蕃傳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執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案其罪史所稱二郡謂太原太守劉瓚案趙津南陽太守成瑨案張汜也據王允傳稱小黃門晉陽趙津晉陽者太原屬縣故瓚得案其罪此傳小黃門下無晉陽字則二郡文不可通矣

孔融傳誤

孔融傳建安五年南陽王馬東海王祗薨注並獻帝子案東海王祗乃東海王疆之元孫非獻帝子且立四十四年而薨初非沖幼此傳殆誤矣獻帝子見於紀者有東海王敦東海王敦說見北海之敦以建安十七年封其時融已歿矣獻宗雜采它書往往自相乖戾如此

許慎傳漏略

儒林許慎傳太疏略敘其歷官但云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浚長卒于家不言仕于何朝今按說文自序云粵在永元困敎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是其著說文在和帝永元十二年庚子歲也其子沖於安

帝建光元年辛酉上書稱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又云今慎已病則太尉南閣祭酒乃其所終之官也。說文引漢人說皆直稱其名。唯賈逵稱賈侍中而不名。沖上書云慎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攷之於逵。作說文解字。是慎爲賈逵弟子無疑。漢儒最重師承。而史略不及之。此其疏也。攷賈逵傳。永元三年爲左中郎將。八年復爲侍中騎都尉。十三年卒。是慎撰說文時逵尙無恙。其爲太尉南閣祭酒亦當在永元時。攷和帝紀。永元五年太尉尹睦免。而張酺代之。十二年酺免。而張禹代之。延平元年禹遷太傅。而徐防代之。是慎爲南閣祭酒時。府主非張酺卽張禹也。沖上書又言慎前以詔書校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此事亦當見于傳。

司馬彪續漢書志附范史以傳

劉昭注補後漢志三十卷。本自單行。與章懷太子所注范史九十卷各別。其併於范史實始於宋乾興元年。蓋因孫奭之請。今北宋槧本前載乾興元年十一月十四日牒具列奭奏其略云。范氏作之於前。劉昭述之於後。始因亡逸。終遂補全。綴其遺文。申之奧義。蓋誤以志爲蔚宗作。不知昭序已明言司馬紹統矣。昭本注范史紀傳。又取司馬氏續漢志兼注之。以補蔚宗之闕。故於卷首特標注補明非蔚宗元文也。厥後章懷太子別注范史。而劉注遂廢。惟志三十卷則章懷以非范氏書。故注不及焉。而司馬劉二家之書幸得傳留至今。然司馬史實名續漢書。劉氏以補范闕。因冒後漢之名。今旣與范史並列。學官謂宜改題。

續漢志以復紹統舊名且訂宋明刊本沿襲之失

安縣卽婁縣之譌

續漢書郡國志吳郡有安縣攷前書晉宋志皆無之此志亦不載何年置前無所承後無所并疑卽婁之壞字因婁譌爲安校書家不能是正疑有脫漏又增婁於無錫之後并改十二城爲十三盧熊蘇州府志謂東漢省錢唐而增安縣又謂建安中孫權以安縣屬屯田典農校尉當在無錫以西然沈約志初無以安屬屯田典農校尉之說未審盧氏何據大約後人臆造耳監本無婁字新刊本依宋本增之其實宋本未必是監本未必非也漢志婁縣下云有南武城闔閭所築以備越續志安縣下注越絕云有西岑冢越王孫開所立以備春申君使其子守之子死遂葬城中兩縣俱有備越遺迹益信安與婁非二地矣

平原有西平昌縣

十校郡國志至樂安國下云高帝西平昌置爲千乘疑西平昌三字爲衍文及讀宦者傳彭儼爲西平昌侯注云西平昌在平原郡又晉志平原國有西平昌縣乃知西平昌實平原屬縣因樂安與平原文相次遂錯入注中當改作大字移於平原郡諸縣之末已載其說於廿二史攷異矣今檢漢碑又得一證魯峻碑陰有門生平原西平昌王端孑行一人此以漢人述漢郡縣尤可信吾言之非妄

永熹年號

史繩祖學齋佔畢記。淳熙二年。卬州蒲江縣上乘院僧築殿。闢地得古竈。其封石作兩闕狀。有文二十九字云。永嘉元年二月十二日。蜀郡臨卬漢安鄉安定里公乘校官掾王幽字珍儒。繩祖之大父勤齋先生。子堅跋云。永嘉之號。不見于史。按沖帝卽位改元。史傳相承以爲永嘉。竝之與嘉。文字易習亂。一年而改。見於它文者幾希。非此刻出。於今日孰知漢沖帝永嘉之爲永嘉也。

三國志注誤入正文

魏志王肅傳。詐末云。劉寔以爲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各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陳少章謂劉寔以下。當是裴氏注。譙周傳。評後注引張璠以爲云云。與此正同。肅爲晉武帝外王父。史臣於本傳略無貶詞。豈應於評中更摭其短乎。予攷承祚諸評。文簡而要。從未引它人說。少章之言是也。

蜀志楊戲傳。載季漢輔臣贊。其有贊而無傳者。附注爵里於下。注亦承祚本文也。最後有云。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人。故錄于篇。此二行及王常衛三傳。皆裴松之注。今刊本皆片作大字。讀者亦仍爲承祚正文。則大誤矣。承祚作益部耆舊傳。見于晉書本傳。及隋經籍志。若雜記。則隋志無之。或云陳術撰。亦必晉人。不應承祚遽引其書。蓋裴氏於李孫德李偉南二人注下。既各引雜記。以補本注之闕。而王嗣等三人姓名。不見於承祚書。故附錄以博異聞。此亦裴注之恆例。今承認已久。特爲

辨正以諗讀史者。

徐詳常有傳

吳志是儀、胡綜二人同傳。綜傳末云：徐詳者，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陳少章云：承祚書凡不立傳而附見它傳者，雖事迹可稱，評皆不及之。今綜次於儀，詳又附綜傳，而評云：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時幹興事業者也。又云：儀清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攷詳通使曹公，唯一見孫權傳。如陳氏之評，則固屢奉使稱旨矣。評先詳後綜，其非附見綜傳可知。無傳有評，似乖史例。意詳自有傳，而偶逸之。綜傳末數語，則出自後人附益也。據綜傳，孫權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都督。又江表傳：詳嘗以侍中偏將軍爲節度官，典掌軍事，亦可略見其幹略矣。

新晉書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以前後晉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勅史官更加纂錄，而晉宣武二帝紀，陸機、王羲之二傳，論出太宗自撰，故卷首題御撰，而不列史臣之名。然當時王隱、何法盛、臧榮緒諸家之書具在，故劉知幾史通有新晉書之稱。尚書正義所引晉書，今本無之，當是臧榮緒書也。李善注文選，備引諸家晉書，而不及御撰之本。迨安史陷兩京，故籍散亡，唯存貞觀新撰書，後世遂不知有新晉之名矣。

晉書敘例

晉書紀志列傳載記百三十卷之外。別有敍例一卷。目錄一卷。今日錄猶存。而敬播所撰敍例久不傳矣。其見于史通者。一云。凡天子廟號。唯書于卷末。一云。班漢皇后除王呂之外。不爲作傳。並編敍行事。寄出外戚篇。一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爲紀。今編同列傳。以戒牝雞之晨。

新舊晉書不同

舊晉書無劉伶。畢卓傳。新書始增之。

劉遺民。曹續。皆于檀氏春秋有傳。今晉書無其名。

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本出劉敬叔異苑。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始采之。新晉書亦采焉。劉知幾云。晉世雜書。若諸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皇朝新撰。晉史多采以爲書。夫以干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持爲逸史。用補前傳。雖取悅于小人。終見嗤于君子矣。

晉僑置州郡無南字

晉南渡後。僑置徐兗青諸州郡於江淮間。俱不加南字。劉裕滅南燕。收復青徐故土。乃立北青北徐州治之。而僑置之名如故。其時兗境亦收復。不別立北兗州。但以刺史治廣陵。或治淮陰。而遙領淮北實郡。義熙末。乃以兗州刺史治滑臺。而二兗始分。然僑立之州。猶不稱南。至永初受禪以後。始詔除北加南。此詔載於宋書本紀。可謂信而有徵矣。宋書州郡志。謂晉成帝立南兗州。寄治京口。時又立南青州及并州。此

據後來之名追稱之。非當時已稱南兗南青也。乃晉書地理志兗州篇。謂明帝以郗鑒爲刺史。寄居廣陵。後改爲南兗州。則甚誤矣。攷東晉之世。徐兗二州刺史。或分或合。自郗鑒以後。領兗州刺史者。紀傳一一可攷。曷嘗有稱南兗州者乎。徐州篇云。元帝以江乘置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南蘭陵等郡。分武進立南彭城等郡。屬南徐州。又置頓邱郡。屬北徐州。明帝又立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東莞。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太平。南泰山。南濟陽。南魯等郡。以屬徐兗二州。此皆誤采宋志之文。而不知晉時本無南字。元帝渡江之始。未嘗有北徐州也。史家昧於地理。無知妄作。未有如晉志之甚者。

晉書沿襲之誤

地理志司州篇。僑立河東郡。統安邑。聞喜。永安。臨汾。恆農。譙。松滋。大戚。八縣。大戚者。廣戚也。據宋書青州志。部志。青州篇。分城陽之黔陬。壯武。濱于。昌安。高密。平昌。營陵。安邱。大劇。臨朐。十一縣。爲高密國。大亦縣名。卽東莞之廣縣也。隋人避煬帝諱。改廣爲大。唐初史臣。不能更正。遂若晉人預避隋諱。此可噴飯矣。營陵。安邱。廣劇。臨朐。五縣。皆屬東莞。不屬城陽。志以此十一縣皆屬城陽。亦誤矣。徐州篇。載明帝立南太平。南泰山等郡。攷晉時無太平郡。蓋廣平之譌。宋志謂永初郡國有廣平郡。寄治丹徒。後省爲縣。屬南太山者是也。此亦沿襲隋諱。改廣爲大。後來校書者。又妄改作太耳。隋書地理志。敦煌郡有大平。卽廣至也。宣威郡有大梁。卽廣梁也。大德。卽廣德也。

濟陽乃濟陰之譌

地理志濟陽郡漢置統縣九定陶乘氏句陽離狐宛句已氏成武單父城陽當作成陽致漢所置郡無濟陽蓋濟陰之譌宋志南濟陰太守二漢晉屬兗州領成武宛句宛句與宛同單父城陽四縣永初郡國又有句陽定陶可證此濟陽爲譌字又列傳卞壺濟陰宛句人杜元凱左傳注曹國今濟陰定陶縣則此九縣屬濟陰益無可疑矣但晉時自有濟陽郡宋志謂晉惠分陳留爲濟陽國者是也晉志以太康地志爲斷故不列濟陽之名濟陽所領縣今亦無攷要之濟陰自濟陰濟陽自濟陽不可混而爲一志既不書惠帝分濟陽似史臣竟誤切濟陰爲濟陽非由傳寫之失也

樂安國鄒縣

晉志樂安國有鄒縣當是梁鄒縣史誤脫梁字日知錄攷之甚詳

吳興郡脫縣

陽羨縣前漢屬會稽後漢屬吳郡吳孫皓改屬吳興晉志吳興郡統縣十不及陽羨者漏也後有吳興之陽羨語可證周處傳義興陽羨人義興郡因處子玘起義而立處生前未有此郡當書吳興爲正

西郡非漢置

涼州有西郡漢置統縣五日勒刪丹仙提萬歲蘭池按司馬彪郡國志日勒刪丹屬張掖郡是此郡由張掖分而漢末不聞有西郡之名卽總序所述漢魏增置亦無之

青州脫北海郡

地理志青州無北海郡而有濟南郡統縣五平壽下密膠東卽墨祝阿按漢之濟南治東平陵領縣十四與此所領無一同者杜元凱左傳集解皆以晉郡縣證古地名濟南有歷城平陵於陵濕陰祝諸縣而平壽卽墨自屬北海與此志相校唯有祝阿一縣相合餘皆乖錯又武帝紀泰始元年封皇從叔父遂爲濟南王凌爲北海王兩郡同時建國不聞并北海入濟南志殆誤矣宋書州郡志濟南太守領歷城朝陽著上鼓逢陵平陵六縣唯上鼓逢陵二縣下云晉無則歷城諸縣皆晉所有也朝陽縣下云晉曰東朝陽太康地志屬樂安則歷城諸縣仍屬濟南也又北海太守領都昌膠東劇卽墨下密平壽六縣唯劇縣下云晉太康地志屬琅邪今志屬東莞其餘五縣不云改屬則晉時平壽諸縣仍屬北海也杜元凱生于晉世沈休文去晉未遠故當取以爲信蓋濟南郡領歷城著平陵於陵祝阿諸縣北海郡領平壽下密膠東卽墨都昌諸縣北海郡屬縣見左傳注史家不知文字欄脫乃以北海屬縣人之濟南後人遂謂晉以平壽爲濟南郡治子欽引與地記豈其然乎

濟岷郡

南郡下又云或云魏平蜀徙其豪將家於濟河北故改爲濟岷郡而太康地理志無此郡名未之詳予謂此條亦晉志之誤攷宋志南兖州篇云濟岷郡江左領營城晉寧江左凡二縣蒙上永初郡國之文是

濟岷郡本江左所立而宋初尙有此郡也。又稱何志有平原郡領佳平、臨菑、營城、平原四縣。起居注：元嘉十一年以平原之濟岷、晉寧併營城。先是省濟岷郡爲縣是濟岷郡廢爲縣并所領二縣改隸平原。在元嘉十一年以前也。又稱徐志有南東平郡領范、朝陽、歷城、樓煩、陰觀、廣武、佳平、營城、臨菑、平原十縣。是元嘉以後又并平原郡及所領縣入南東平郡也。又稱孝武大明五年以東平併廣陵則并南東平之名亦不存矣。濟岷一郡僞置并合之迹宋志歷歷可攷。修晉史者采無稽之談不一檢照正史甚矣其無識也。濟岷郡本江左立則太康地志自不應有此郡而徒蜀豪家之說不辨而知其誣矣。

豫州之沛郡

蔡謨傳：拜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豫州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按蔡謨領徐州刺史不見于成帝紀。紀書鄒鑒薨于咸康五年八月謨爲鑒軍司即代鑒任必在是年秋冬間矣。宋志南兗州沛郡下云舊屬豫州江左分配案成帝咸康七年四月實編戶王公以下皆正土斷白籍沛郡改配徐州當在咸康七年以後故蔡謨傳猶繫豫州也。

幽州之燕國

謝安傳：領揚州刺史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謝元傳：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江左僞置燕國唯見此二條而地理志未之及焉。攷宋書州郡志南徐州淮

陵下云永初郡國又有下相廣陽二縣廣陽當是燕國屬縣義熙土斷後省燕國并入淮陵郡也

內史太守互稱

漢制諸侯王國以相治民事若郡之有太守也晉則以內史行太守事國除爲郡則復稱太守然二名往往混淆史家亦互稱之如元帝紀太興元年改丹陽內史爲丹陽尹致丹陽本嘗爲王國地理志元帝改丹陽太守爲尹薛兼傳拜丹陽太守中興建轉尹則元帝紀誤矣王曠亦丹陽太守見陳敏傳而顧榮傳以爲內史其誤與元帝紀同它如陸雲稱清河內史本傳亦稱太守陸氏異林桓彝稱宣城內史咸帝紀亦稱太守桓溫傳蘇峻稱歷陽內史本傳亦稱太守咸帝紀孫默稱琅邪太守元帝紀亦稱內史石勒載記周廣稱豫章內史元帝紀亦稱太守華軼傳王承稱東海太守王湛傳亦稱內史名士傳此類譌混相承史家不能釐而正之也

沙門入藝術傳始于晉書

後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然中國人無習之者晉南渡後釋氏始盛宋文梁武之世縉流有蒙寵幸者然沈約姚思廉之史不爲此輩立傳至晉書藝術傳乃有佛圖澄僧涉鳩摩羅什曇霍四人皆在僭偽之朝與晉無涉而采其誕妄之迹闖入正史唐初史臣可謂無識之甚矣

列女

晉書以僭偽諸國別爲載記前涼張氏西涼李氏不失臣節仍歸列傳此史例之善者也至如劉聰妻劉

苻堅妻張苻登妻毛慕容垂妻段等守義不污自當附于載記其家既非晉臣又非晉詔所褒以風馬牛不相及之人與中邦巾幗同爲一科於限斷之法何在敬播諸人難免師心自用之譏矣張天錫李勣本爲晉臣其妻妾人于晉之列女是爲允當不當與劉苻慕容一概而論也

嘉祐校七史

長編嘉祐六年八月庚申詔三館祕閣校宋齊梁陳後魏後周北齊七史書有不完者訪求之今世所傳皆出于嘉祐校刊之本魏書每卷末間有史臣校訂語它史無之蓋後來失去

南齊書序錄

南齊書有序錄一篇劉知幾云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爲名其實例也今沈約志序尚存蕭子顯之序錄不復見矣

後魏北齊兩書皆有例劉知幾云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又引百藥齊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

諸史殘闕

宋書闕到彥之傳見書錄解題蓋宋本已然
南齊書州郡志桂陽王鐸徐孝嗣高麗傳各闕一葉

魏書地形志二下卷有闕字。

北史魏孝文六王傳廣平王懷全篇闕佚僅存卅二字汝南王悅篇亦多脫文京兆王愉之子爲西魏文帝清河王懌之孫爲東魏孝靜帝而傳末皆不見其名知此卷文字脫漏多矣。邢邵傳內自請置學至累遷尙書令加侍中凡六百六十七字皆李崇傳文誤入。

緹裙

南齊書始安王遙光傳緹裙可望天路何階裙當作羣續漢書五行志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羣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民時隗囂起兵天水欲爲天子遂破滅囂少病羣吳門冀郭門名也緹羣山名也遙光亦病臂故以隗囂況之郡國志天水郡冀縣有緹羣山。

夷齊字謨

南史明山賓傳昭明太子贈詩曰平仲古稱奇夷齊片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孫頤谷志祖讀書錄據梁書夷齊作夷吾正其誤當矣又謂東秦當作東齊則誤甚漢書高帝紀田肯言秦得百二齊得十二此東西秦也後人因稱齊地爲東秦。

官名地名從省

六朝人稱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爲黃散。晉書陳壽王敦傳祕書著作郎爲祕著。南史郭曉騎游擊將軍爲曉游。南

同職中書秘書爲中祕北史伊中軍鎮軍撫軍將軍爲中鎮撫領軍護軍爲領護南齊書百官志此官名之割裂

而無義者也稱廬江九江爲廬九晉書伏滔正淮零陵桂陽爲零桂宋志步騭呂蒙朱棘門霸上爲棘霸

征賦西犍爲牂柯爲犍牂犍爲左思蜀犍爲常璩華建安晉安爲建晉陳書蕭會稽山陰爲稽陰

陳書續河開東平爲開平南史梁宗定襄侯祇衡山侯恭爲衡定南史張此地名之割裂而無義者也

唐人稱拾遺補闕曰遺補唐書溫宋人稱節度觀察爲節察防禦團練爲防團節度觀察掌書記支使爲支掌職官志提刑轉運爲提轉見陳

聞金人稱防禦刺史爲防刺金史宣唐人稱咸陽華原爲咸華杜子元人稱慶元紹興爲慶紹海運圖

新唐書明皇二十九女

唐書公主傳明皇帝二十九女吳氏糾其謬謂公主數多一人然不言所多何人予考傳載明皇諸女中

有普康公主蚤薨咸通九年追封咸通懿宗年號也以明皇女而追封於懿宗之世殊爲不近情理攷懿

宗八女中正有普康公主傳不著其封年乃悟咸通九年追封者必是懿宗女非明皇女也若去此一人

十駕齋養新錄 卷六

一三九

正合二十九之數。然史文踳駁至此。校刊諸臣固難道其責矣。

本紀一事重書而年月違錯

德宗紀貞元十七年。嘉王運薨。而文宗紀開成三年八月。又書嘉王運薨。憲宗紀元和十年。丹王逾薨。而穆宗紀元和十五年二月。又書丹王逾薨。此兩王之薨年。必有一誤。而吳氏糾謬不及焉。予攷宋敏求唐大詔令。載寶曆元年正月。南郊赦文云。亞獻嘉王運。終獻循王適。各賜物一百匹。則寶曆初運尙無恙。謂卒於貞元十七年者誤矣。丹王逾傳稱元和十五年薨。與穆宗紀同。則憲宗紀書于十年者誤。

宗室世系表脫漏

唐大詔令。載元微之撰嗣虢王溥太僕少卿制。錢翊撰宗正卿嗣鄭王遜大理卿制。此兩嗣王之名。宗室世系表皆闕而不載。蓋唐中葉以後。宗室嗣王入仕之途益狹。譜牒散亡。史家無所徵信矣。

德王裕本名佑

吳氏譏昭宗子裕。紀書祐爲誤。按唐大詔令。乾寧四年正月制。德王佑朕之元子。可冊爲皇太子。仍改名裕。是初封德王時正名佑。紀本不誤。但傳失書改名一節耳。祐佑偏旁小異。古書本可通用。吳不攷而妄糾之。

彭王惕

憲宗子彭王惕傳。乾寧中，韓建殺之石隄谷。按惕爲憲宗子，自元和十五年庚子憲宗崩，至乾寧四年丁巳，韓建殺諸王，相距七十八年，即使惕尚在，豈復能領兵乎？昭宗紀不書彭王名，當是惕之後嗣王者，傳輒以惕當被殺諸王之一，恐未可信。

通王滋

宣宗諸子傳：通王滋，會昌六年始王夔。懿宗立，徙王。昭宗乾寧三年，詔滋與諸王分統安聖奉宸保寧安化軍，衛京師。爲韓建所殺。按懿宗紀：咸通四年八月，夔王滋薨，是滋薨於懿宗之世，未嘗徙封通王也。若昭宗時領侍衛軍爲韓建所殺者，乃通王滋，非夔王。兩王名偶相同，豈可傳會爲一人？予謂建所殺者，當是德宗子通王諶之後嗣封者，史臣不能深攷，妄意夔王有徙封之事，失其實矣。

沂王禪

昭宗紀稱韓建殺通王滋，沂王禪，詔王，彭王，嗣韓王，嗣陳王，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凡九王。宣宗諸子傳則云十一王，謂通王滋，興睦，濟，韶，彭，韓，沂，陳，覃，延，丹，十王也。紀無濟睦二王諸王皆疎屬，史家失其系胄，獨沂王禪爲昭宗子，而昭宗諸子傳不言禪爲韓建所殺，且昭宗諸子禪次居六，其時必未典兵，何故爲建所忌？又建所殺者十六宅諸王耳，昭宗子必不在十六宅，就令有出居者，亦不應獨禪一人。紀書沂王禪被殺事，殊未可信。舊史昭宗紀有儀王無沂王，疑沂乃儀之譌。新紀又妄益禪字耳。

宋景文識見勝於歐公

唐書歐陽修撰本紀志表。宋祁撰列傳。後世重歐陽公之名。頗惜列傳不出公手。予讀儒學傳。啖助論云。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撫訕二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說。而自謂紛紛。助所階已。此等議論。歐陽所不能道。歐陽之詩童子問。正宋所譏。捨成說。而詬前人者也。其後王安石。鄭樵輩出。以穿鑿杜撰爲經學。詆毀先儒。肆無忌憚。景文已先見及之矣。

古律有蔭減蔭贖

唐制。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犯死罪。奏請議。此卽周禮議貴之法也。其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弟姊妹。妻子兄弟之子。及孫犯死罪。亦得上請。其犯流罪以下。減一等。文武職事五品以上。散官三品以上。勳官及爵五品以上者。犯死罪。上請。其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孫犯流罪以下。亦減一等。七品以上官。犯流罪以下。減一等。其祖父母。父母。妻子孫犯流罪以下。聽贖。九品以上官。本身犯流罪以下。聽贖。此亦承隋舊制。隋書刑法志。其在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聽贖。是也。八議本周公之制。至是始著于律。唐宋相因。莫之或改。明名例律。雖載八議之

條乃戒治獄官勿許引用而先王忠厚之意漸滅盡矣。

加役流

唐太宗詔長孫无忌房元齡等復定律令議絞刑之屬五十皆免死而斷右趾其後裴洪獻又駁律令不便者四十餘事遂除斷趾法爲加役流三千里居作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文獻通考唐律疏義加役流者本是死刑武德年中改爲斷趾貞觀六年奉制改爲加役流。

斷屠月禁殺日

唐律諸立春以後秋分以前決死刑者徒一年其所犯雖不待時若於斷屠月及禁殺日而決者各杖六十疏云依獄官令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若犯惡逆以上及奴婢部曲殺主者不拘此令其大祭祀及致齋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未晴夜未明斷屠月及假日並不得奏決死刑斷屠月謂正月五月九月禁殺日謂每月十直日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雖不待時於此月日亦不得決死刑也其正月五月九月有閏者各同正月亦不得奏決死刑唐會要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九日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釣永爲常式。此據寶選錄所引十齋日卽唐律疏之十直日也正月本是斷屠月不應單舉九日當是五月九月四字傳寫有脫漏耳。

碑碣石獸

唐律諸毀人碑碣及石獸者徒一年疏云喪葬令五品以上聽立碑七品以上立碣又云石獸三品以上六五品以上四開元禮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高不過九尺七品以上立碣圭首方趺趺上高四尺其石獸等二品當作三品以上六事五品以上四事

居官避家諱

唐律職制篇諸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冒榮居之者徒一年疏義云府有正號官有名稱府號者假若父名衛不得於諸衛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長安縣職之類官稱者或父名軍不得作將軍或祖名卿不得居卿任之類皆須自言不得輒受

大太二字易混

唐文宗楊溥年號皆大和_{非太和也}遼道宗年號大康_{非太康也}晁氏歷代紀年以字分類當必不誤今遼史刊本皆作太康無人能正之者

唐書

劉餗隋唐嘉話云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皇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資治通鑑亦采此事而唐書無

之世人每譏宋子京好采小說而此傳不載辭尚公主事卻有斟酌

特勤當從石刻

突厥傳可汗者猶古之單于其子弟謂之特勒顧氏金石文字記歷引史傳中稱特勒者甚多而涼國公契苾明碑特勤字再見又柳公權神策軍碑亦云大特勤嗚沒斯皆書者之誤予謂外國語言華人鮮通其義史文轉寫或失其真唯石刻出於當時真迹況契苾碑宰相婁師德所撰公權亦奉勅書斷無舛舛當據碑以訂史之誤未可輕訾議也通鑑亦作特勒而致異云諸書或作敕勤今從新舊二唐書按古人讀敕如忒敕勤卽特勤

劉禹錫傳誤

劉禹錫傳由和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復作游元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如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俄分司東都今以禹錫集攷之再游元都絕句在大和二年三月是歲歲次戊申而自和州刺史除主客郎中分司東都則在大和元年六月是分司在前題詩在後也以郎中分司東都本是一事初未到京師也次年以裴度薦起元官直集賢院方得還都元都詩正在此時距元和十年乙未自朗州被召恰十四年矣集中又有蒙恩轉儀曹郎依前充集賢學士舉韓湖州自代詩可見初入集賢猶是主客郎中後乃轉禮部也史云以薦爲禮部郎

中集賢直學士。猶未甚核。至元都詩。雖含譏刺。亦詞人感慨今昔之常情。何至遂薄其行。史家不攷年月。誤切分司。與主客爲兩任。疑由題詩獲咎。遂甚其詞耳。

五代史

歐陽公五代史。自謂竊取春秋之義。然其病正在乎學春秋。如唐廢帝紀。清泰三年十一月丁酉。契丹立晉。案春秋。衛人立晉。晉者公子晉也。立者立其人也。此紀石敬瑭事。當云契丹立石敬瑭爲晉帝。方合史例。今乃襲川立晉之文。此史通所譏。貌同而心異者也。

周世宗之才略。可以混一海內。而享國短促。墳土未乾。遂易它姓。洪容齋以爲失于好殺。歷舉薛史所載甚備。而歐史多芟之。容齋論史有識。勝於歐陽多矣。梁起盜賊其行事無可取。而卒以得國。容齋舉其輕賦一節。此憎而知其善也。誰謂小說無裨于正史哉。

周世宗兩符后

周世宗兩立皇后。皆符氏。舊五代史。后妃傳止有宣懿皇后符氏。而於後符后則闕之。按文獻通攷云。世宗後符后。宋初號周太后。太平興國中入道。號玉清仙師。未幾爲尼。賜名悟真。此可補薛歐二史之闕。

劉昫傳不言修唐史

予嘗疑五代史劉昫傳不載修唐書事。後讀義門讀書記。謂昫在唐明宗朝爲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國史

卽唐書也。義門此言，欲以彌縫歐公之闕。今攷之，殊不然。莊宗自祖父以來，附唐屬籍，滅梁之後，祀唐七廟，自稱中興，以唐史爲國史，固其宜矣。但宰相監修國史，沿唐故事，雖有監修之名，初無撰述之實。昫之監修，不過宰相兼銜而已。五代會要：晉天福六年二月，敕戶部侍郎張昭本名昭遠起居郎賈緯、祕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爲先等，修撰唐史。仍令宰臣趙瑩監修。其年四月，緯、瑩以呂琦爲戶部侍郎，尹拙爲戶部員外郎，令與張昭等同修唐史。開運二年，史館上新修前朝李氏書紀、志、列傳，共二百二十卷，并目錄一卷，賜監修宰臣劉昫、修史官張昭、直館王申等，繒綵銀幣各有差。其云前朝李氏書者，避晉高祖嫌名，權易之耳。修唐書乃在後晉之世，初命趙瑩監修，瑩罷相而昫代之。何氏未攷五代會要，乃臆造此說耳。歐公於趙劉二傳，俱不及監修事，而於賈緯傳云與修唐書，蓋以監修無秉筆之職，例不當書。如新唐書刊修，但載歐宋二人傳，何嘗及監修之曾公亮哉。張昭卒於宋初，不入五代史，故於緯傳見之。此史家之成例，不可議其缺漏。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七

宋史刻本之誤

寧宗紀嘉定四年之後，七年之前，有三年五年，而無六年。此據武英殿刊本。竊意三年當是五年之譌，五年當是

六年之譌。宰輔表章良能參知政事在六年，紀載於五年，此其一證。

瀛國公紀

瀛國公紀，條冗無法，蓋采訪務博而不知刪汰之失。唯紀末附益衛二王事爲得之。

瀛國公紀，德祐元年五月，加婺州處士何基諡文定，王柏承事郎。此下當有諡文憲三字，史脫之也。兩人賜諡，出于國子祭酒楊文仲之請，不應有書有不書，且度宗紀于景定五年，曾書命何基、徐幾兼崇政殿說書矣。基雖辭不受職，亦嘗除承務郎矣。今皆不書，而但書處士，則柏亦處士也。承事之贈，當載于本傳，而傳反不書，詳略皆無當矣。若以史法言之，諸臣贈諡，皆當入列傳，登諸帝紀，重複非體，且有載有不載，又難免挂一漏百之誚矣。

南渡諸臣傳不備

宋史述南渡七朝事，叢冗無法，不如前九朝之完善。寧宗以後四朝，又不如高孝光三朝之詳。蓋由史臣

迫於期限，草草收局，未及討論潤色之故。如錢端禮傳末云：孫象祖自有傳。王安節傳云：節度使堅之子。呂文信傳云：文德之弟。是錢象祖、王堅、呂文德三人，本擬立傳，而今皆無之，可證其潦草塞責，不全不備矣。史彌遠握權卅餘年，威儀甚於京相，且有廢立大罪，而不預姦臣之列，鄭清之亦預廢立之謀，及端平入相，首議出師汴洛，妄啓邊釁，遂失四蜀，宋之亡，實肇於此，而本傳略不一言。至如趙范襄陽僨事，趙葵洛京覆師，傳皆諱而不書，何以彰是非褒貶之公乎？王堅守合州，蒙古傾國來攻，憲宗親臨城下，圍數月不能克，宋季武臣無出其右者，爲賈似道所忌，功大賞薄，未竟其用，而史家又不爲立傳，此可爲長太息者也。

一人重複立傳

程師孟已見列傳第九十卷，而循吏傳又有程師孟，兩篇無一字異。又李光傳末附其子孟傳事百十五言，而又別爲孟傳立傳。李熙靜已見列傳第一百十六，而第二百十二忠義附傳又有李熙靖，靖靜同音，實一人也。

編次前後失當

鄭穀仇愈、高登、吳寅亮、宋汝爲，皆高宗朝人也，而次于光寧朝臣之後。梁汝嘉亦高宗朝人也，而與胡紘、何澹諸人同傳。且殿之卷末，權邦彥、紹興初執政也，而與趙雄、程松同卷。林勳、劉才邵，高孝時人也，而與

陳仲微、梁成大、李知孝諸人同卷，皆任意編次，全無義例，不唯年代不同，抑亦賢否莫辨。予所謂南渡七朝，驟冗無法者，此其一端也。

神宗諡

宋史神宗紀首稱神宗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東都事略紀首則稱體元顯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歷代紀年同致宋史紀元豐八年九月，上大行皇帝諡曰英文烈武聖孝。紹聖二年，加諡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崇寧三年十一月，更上諡曰體元顯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政和三年十一月，加上諡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是神宗諡凡四改。宋史所書者，紹聖二年所上。東都事略、歷代紀年所書者，崇寧三年所上也。東都事略則云紹聖二年加諡紹天法古運德建功欽仁。崇寧三年加諡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政和三年改上諡曰體元顯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而無法古立憲四字。歷代紀年則以體元顯道十六字諡爲崇寧所定，而不載政和之加諡。與宋史皆不合。竊意太祖太宗開創之主，諡止十六字。政和加神宗至二十字，似無此情理。王偁、龔公邁皆南宋初人，所書神宗諡亦僅十六字。則宋史恐未可信。且諡號當以後定者爲正，而神宗紀獨否，亦史例之疎也。岳珂姚欽孫謂崇寧政和間始用繼述友恭宗者四字是神宗諡竟有廿字其言與宋史同。

地理志之誤

建康府句容下云。天禧四年改名常寧。是句容縣改名常寧也。攷景定建康志。句容之茅山有常寧鎮。天禧元年置。九域志。句容有常寧。東陽下蜀三鎮。初不言縣有常寧之名。志誤。靜江府義寧下云。本義寧鎮。馬氏奏置。開寶五年廢。入廣州新會。六年復置。九域志亦同。按靜江與廣州道里回遠。義寧又在靜江之西北。何緣并入新會。此誤也。蓋廣州別有義寧縣。開寶五年省入新會。六年復置。太平興國元年改名信安。熙寧五年改隸新州。省入新興縣。與靜江之義寧初不相涉。志家以縣名相同。牽合爲一。殊可笑也。

宋南渡後與金人講和。盡淮爲界。京西路唯存襄陽。隨。金。均。房。光化。信陽。秦鳳路唯存階。成。鳳。西。和。州。卽岷

京西不復置司。但遙領於湖北路。故有京湖之稱。金。階。成。鳳。西。和。則改屬利州路。志但當於京西之金州。秦鳳之階。成。鳳。岷四州下各增一句云。南渡改隸利州路。又於岷州下增改名西和一句。斯明白矣。今金州已見京西南路。階。成。鳳。岷四州已見秦鳳路。而又見利州路。不唯重複。亦非史法。隨州之棗陽縣。南渡

將升爲軍。而志失書。秦陽軍置子嘉定十年見輿地紀勝。

梅州本潮州程鄉縣。南漢置恭州。開寶四年改。按九域志。梅州。僞漢敬州。與史不同。當以九域志爲是。宋初削平僭僞。州縣皆仍故名。比敬州當以犯廟諱特改。若本恭州。則無庸改矣。史志作恭。乃當時史臣回避。後來失於改正耳。王象之輿地紀勝云。僞漢劉氏割潮州之程鄉縣置敬州。皇朝以敬州犯翼祖諱。改

名梅州。此爲得之。

宋史褒貶不可信

宋史於南渡季年臣僚褒貶多不可信。如包恢知平江府。奉行公田。至以肉刑從事。見於賈似道傳。而本傳言其歷仕所至。破豪猾。去姦吏。政聲赫然。度宗至。比恢爲程顥程頤。此豈可信乎。劉應龍當賈似道專政時。與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等。承順風指。凡爲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斥。見于理宗紀。而本傳言其不附似道。何其相矛盾之甚也。

藝文志脫漏

宋史藝文志重複譌舛。較前史爲甚。予於廿二史考異言之詳矣。而宋人撰述。不見於志者。又復不勝枚舉。姑以予淺學所曾寓目略言之。如曾鞏隆平集二十卷。熊方後漢書年表十卷。王偁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劉時舉中興編年資治通鑑十五卷。葉隆禮契丹志廿七卷。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四十卷。王明清揮麈錄四卷。後錄十一卷。第三錄三卷。餘話二卷。王應麟玉海一百卷。王楙野客叢書廿卷。王象之輿地紀勝二百卷。阮閱詩話總龜一百卷。趙汝愚名臣奏議一百五十卷。洪邁萬首唐人絕句一百卷。袁說友成都文類五十卷。杜大圭名臣琬炎集一百七卷。劉克莊千家詩選廿二卷。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十卷。朋九萬烏臺詩案一卷。倪思經鉅堂雜志八卷。戴埴鼠璞一卷。真德秀文

章正宗二十卷。羅願爾雅翼三十二卷。陳思賢刻叢編二十卷。曾宏父石刻鋪敘一卷。祝穆事文類聚前集六十卷。後集五十卷。新集三十六卷。別集三十二卷。續集二十八卷。外集十五卷。遺集十五卷。潘自牧紀纂淵海一百九十五卷。陳景沂全芳備祖前集二十七卷。後集三十一卷。劉克莊後邨居士集五十卷。後邨大全集二百卷。祝穆方輿勝覽七十卷。張湜會稽續志八卷。羅濬四明志二十一卷。梅應發劉錫四明續志十二卷。鄭珞方仁榮新定續志十卷。周應合景定建康志五十卷。潛說友咸淳臨安志一百卷。史能之咸淳昆陵志三十卷。高似孫剡錄十卷。鮑康琴川志十五卷。凌萬頃邊寶玉峯志□卷。邊寶玉峯續志□卷。常棠澈川志八卷。魏仲舉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四十卷。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二十一卷。王十朋集注東坡詩三十二卷。施元之注東坡詩四十二卷。李壁注王荊公詩五十卷。任淵注山谷詩內集二十卷。史容注山谷詩外集十七卷。史季溫注山谷詩別集二卷。任淵注陳後山詩十二卷。寇宗奭本艸衍義二十卷。皆大部通行。閱今四五百年尙存。而元時史臣轉未著錄。真可怪也。

王安石傳誤

王安石傳。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王明清揮麈錄言國朝名公多忌於六十六。介甫亦其一也。吳曾漫錄謂介甫以辛酉十一月十二日生。李壁亦言介甫生於天禧五年辛酉。自天禧辛酉至元祐元年丙寅。實六十六年。非六十八也。長編載安石移書呂惠卿曰。毋使齊年知。馮京與安石俱生辛酉。故稱爲齊年。此

其明證。

邵雍傳誤

宋史道學傳謂雍年七十六按堯夫歿於熙寧十年程伯淳志其墓云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于家先生生于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敘述年壽明白可信史作七十六蓋傳寫俱倒耳魏了翁跋

康節先生啓富韓公東云治平元年邵子年五十四與墓志合

劉應龍傳脫誤

劉應龍傳帝怒吳潛不已應龍朝受命帝夜出象簡書疏稿授應龍使劾潛按理宗使應龍劾潛則應龍必臺諫也丁大全傳稱監察御史劉應龍傳不言除某官而遽言朝受命所受者何命乎此必有脫文矣又云德祐元年遷兵部尙書寶章閣直學士知贛州兼江西兵馬鈐轄青海軍節度使案贛州守例兼江西兵馬鈐轄若節度使非文臣應得之官此必有誤矣節鎮無青海軍當是清海之譌此猶傳寫偶誤要之應龍斷不授節度使也

折杖起於宋初

宋史刑法志太祖受禪始定折杖之制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一十臀杖七下刑統同

凌遲

唐律無凌遲之刑。雖反逆大惡罪止於斬決。不待時而已。陸游謂五季多故。以常法爲不足。於是始於法

外特置凌遲一條。見渭南文集宋初頒行刑統。重罪不過斬絞。亦無凌遲法也。真宗時內官楊守珍使陝西。督

捕盜賊。請擒獲強盜至死者。付臣凌遲。用戒凶惡。詔捕賊送所屬依法論決。毋用凌遲。宋史刑志仁宗天聖

六年。詔如聞荆湖殺人祭鬼。自今首謀若加功者。凌持斬。持與遲同音先時江淮捕盜官。奏獲劫盜六人。皆凌

持。朝廷以非有司所得專。因詔獲劫盜雖情巨蠹。毋得擅凌持。凌持者。先斷斲其支體。次絕其吭。國朝之

極法也。文獻通考神宗熙寧八年。沂州民朱唐首告前越州餘姚縣主簿李逢有逆謀。遣權御史推直官。赴周

輔勅治。詞連右羽林大將軍秀州團練使世居。醫官劉育等。詔捕繫御史臺獄。令范百祿徐禧雜治。獄具

世居賜死。逢育及河中府觀察推官徐革。並凌遲處死。將作監簿張靖。武舉進士郝士宣。皆腰斬。馬端臨

謂凌遲之法。昭陵以前。雖兇強殺人之盜。亦未嘗輕用。自詔獄興。而以口語狂悖者。皆麗此刑矣。詔獄盛

於熙豐之間。蓋柄國之權臣。藉此以威結紳。非深竟黨與。不能以逞其私憾。非中以危法。不能以深覈

與。此所以濫酷之刑。至於輕施也。歐宗崇寧四年。族人張德素及吳儲吳侔等。並凌遲處斬。

戒石銘

宋高宗紹興二年六月癸巳。頒黃庭堅所書太宗御製戒石銘於郡縣。命長吏刻之庭石。置之座右。以爲

晨夕之戒。見繫年要錄。太宗成石銘。實錄。用孟述語。洪容齋嘗言之矣。

宋太廟

夢梁錄。太廟在瑞石山。紹興間。建正殿十三室。十三室者。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各一室也。咸淳添置一室。奉理廟神主。通爲一十四室。皆正中。蓋終宋之世。未有祧廟也。前人未有論及者。咸淳。理宗。凡十四室。

宋人避軒轅字

予見宋板經籍。遇軒轅二字。輒缺筆。初未詳其說。後讀李氏通鑑長編。載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降於延恩殿。自言吾人皇九人中一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生於壽邱。後唐時七月一日下降。撥治下方。生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矣。閏十月己巳。上天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天帝。壬申。詔聖祖名上曰元。下曰朗。不得斥犯。以七月一日爲先天節。十月二十四日爲降聖節。七年六月己卯朔。詔內外文字。不得斥用黃帝名號。故事。其經典舊文不可避者。闕之。乃悟軒轅二字闕筆之由。宋史真宗紀亦載禁斥黃帝名號事。而其文不詳。

宋世慶節

宋制諸帝生辰聖節各立嘉名太祖曰長春三月十日太宗曰乾明七月十日真宗曰承天十二月二日仁宗曰乾元四月十日英宗曰壽聖五月三日神宗曰同天四月十日哲宗曰興龍十二月八日徽宗曰天寧十月十日欽宗曰乾龍四月十日高宗曰天申五月廿一日孝宗曰會慶十月廿二日光宗曰重明九月四日寧宗曰天祐九月十日又改瑞慶理宗曰天基正月五日度宗曰乾會四月九日瀛國公曰天瑞八月九日母后臨朝亦有立節名者章獻劉后曰長寧正月八日宣仁高后曰坤成七月十日此外又有天慶正月三日天貺六月六日天祺四月一日先天七月一日隆聖十月廿二日開基正月四日諸節徽宗所立天應十一月五日寧貺五月十日真元二月十日元成八月九日天符十月廿五日諸節南渡後卽省

以年號爲州縣名

吾邑本崑山縣東鄉宋寧宗嘉定十五年置縣以年號爲名考古以年號名縣者唐有寶應至德光化五代有長興宋有乾德興國淳化咸平祥符崇寧政和慶元寶慶宋代非因年號得名又有以年名府者則唐之興元宋之紹興隆興慶元咸淳是也紀元之前非因年而改名以年名州者則宋之太平興國是也

花石綱

程俱吳江回申講求遺利狀云頃年以來綱運自浙而西以過縣境者有曰明金生活有曰佛道帳殿有

曰花石者。挽舟之卒。所支口券米無慮若干千石。計工無慮若干萬夫。家賴借請之數不與焉。俱此狀在徽宗卽位之初。其時卽有花石綱運。是花石綱不始於朱勔也。

錢文紀年號

宋太祖初鑄錢文曰宋通元寶。太宗改元太平興國。更鑄太平通寶。淳化改鑄。又親書淳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後改元更鑄皆曰元寶。而冠以年號。仁宗改元寶元。特命以皇宋通寶爲文。慶歷以後復冠以年號如舊。崇寧改鑄當五大銅錢。以聖宋通寶爲文。寶慶新錢。以大宋元寶爲文。寶祐新錢。以皇宋元寶爲文。宋史食貨志

年號連書從省

宋人稱本朝年號多割取一字。或舉上一字。政宣、建紹、乾道是也。或舉下一字。祐聖、泰禧是也。或錯舉上下各一字。熙豐是也。明代亦有洪永、化治、嘉隆、隆萬、天崇之稱。皆起于時文家。

田錫諡

端平初游侶爲成都漕。奏言朝廷方用端拱咸平之舊紀元。而臣之部內乃有端拱咸平之直臣。宜褒表之。以示勸勵。下有司議諡。博士徐清叟議諡曰獻翼。見直齋書錄解題宋史理宗紀本傳俱不載。蓋史於理度兩朝事迹多缺漏。

范祖禹諡

范祖禹諡正獻。見於魏鶴山集及困學紀聞。而宋史不載。據兩朝綱目備要在寧宗時。

景定建儲更名

王伯厚云。景定建儲。更名乃與蜀漢後主太子同。按宋史。度宗本名孟啓。淳祐十一年。賜名孜。寶祐元年。立爲皇子。改賜名禔。景定元年。立爲皇太子。賜字長源。若蜀後主太子名璿。字文衡。與度宗名不同。厚齋仕於景定朝。不當有誤。豈宋史轉未足信耶。抑厚齋誤記三國志耶。

張載諡

橫渠之諡。史稱明公。獨趙希弁讀書附志。稱爲誠公。云嘉定中有旨。賜諡。禮官議諡曰達。或者不以爲然。改諡曰誠。或者又以諡法至誠感神爲疑。久之。乃諡曰獻。與它書不合。

王安石狂妄

王安石與子雱。皆以經術進。當時頌美者。多以爲周孔。或曰孔孟。范鏗爲太學正。獻詩云。文章雙孔子。術業兩周公。安石大喜。曰。此人知我父子。見李壁注王詩雱死。安石題其祠堂云。斯文實有寄。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秋梁木摧。是真以孔聖比其子矣。安石在相位。行新法。舉朝交爭。安石有詩云。衆人紛紛何足競。是非吾喜非吾病。頌聲交作莽豈賢。四國流言且猶聖。唯聖人能輕重人。不能銖兩爲千鈞。乃知輕重不

在彼。要之美惡由吾身。是亦以聖自許也。小雅之篇曰。皇父孔聖。又云。具曰予聖。古來迷國罔上之臣。先後一轍。安石非獨得罪於宋朝。實得罪於名教。豈可以其小有才而未滅其狂惑喪心之大惡哉。

明道先生

程伯淳之歿也。文潞公題其墓曰。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之墓。按明道。仁宗年號也。不當爲人臣之私稱。而潞公以題墓。伊川受而不辭。皆所未喻。後人亦無議及此者。

程邵之學

晁以道嘗以書問邵之學於伊川。伊川答云。願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餘年。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明道爲堯夫志墓。稱其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貫旁通。又云。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蓋未敢以聖賢之徒許之也。至述其傳授所自。則云先生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絕不及陳希夷。亦絕不及先天圖一字。

宋儒議論之偏

劉後邨云。考亭論荆公。東坡門人。寧取呂吉甫。而不取秦少游輩。其說以爲吉甫猶看經書。少游翰墨而已。見文獻通考予謂少游之翰墨。猶足以潤身。吉甫附會介甫。至於壞亂天下。雖看經書何益哉。朱文公意尊洛學。故於蘇氏門人。有意貶抑。此門戶之見。非是非之公也。

宗室入翰苑

王伯厚云宗室入翰苑三人彥中汝談汝騰按彥中在孝宗朝汝談汝騰在理宗朝皆南渡以後事予又考元祐六年二月左朝請大夫龍圖閣侍制權禮部尙書趙彥若爲翰林學士七月改寶文閣學士提舉萬壽觀見長編是宗室入翰苑不止三人也

孔子諱

大觀四年避孔子諱改瑕邱縣爲瑕縣。瑕邱縣爲費縣。至正直記。丘字聖人諱也。子孫讀經史。凡云孔丘者。則讀作某。以丘字朱筆圈之。凡有丘字。讀若區。至如詩以爲韻者。皆讀作休。同義則如字。

避老子名字

吳曾漫錄。政和八年八月御筆。太上混元上德皇帝名耳。字伯陽。及謚昭。見今士庶多以此爲名字。甚爲瀆侮。自今並爲禁止。今按南渡秦相子熈字伯陽。當時不以爲非。則政和之禁未久而卽弛矣。

僧道不稱寺觀主

政和三年六月御筆。天下道士不得稱宮主觀主。並改作知宮觀事。女冠准此。僧尼不得稱寺主院主庵主供養主之類。並改院主作管幹院事。副作同。供養主作知事。庵主作住持。餘皆依此改定。

政和禁聖天等字命名

政和八年五月，戶部幹當公事李寬奏，欲望凡以聖爲名字者並行禁止。奉聖旨依。閏九月，給事中趙野奏，陛下恢崇妙道，寅奉高真，凡世俗以君皇聖三字爲名字者，悉命革而正之。然尙有以天字爲稱者，竊慮一當禁約，依奏。能改竊容齋續筆云：政和中，禁中外不許以龍天君王帝上聖皇等爲名字。

禁人名寓僧竊

政和八年七月，迪功郎饒州浮梁縣丞陸元佐上書，竊見吏部左選有余大明者，爲曹官，有陳丕顯者，爲教官，大明者，文王之德，丕顯者，文王之謨。又況大明者有犯神明館御殿，臣故曰有取王者之實以寓其名，竊見饒州樂平縣有名孫權者，浮梁縣有名劉項者，臣故曰有取霸者之跡以寓其名云云。昔皇祐中，御筆賜蔡襄字曰君謨，後唱進士第，日有竊以爲名者。仁宗怒曰：「近臣之字，卿何得而名之？」遂令改。恭觀政和二年春，賜貢士第，當時有吳定辟、魏元勳等十餘人，名意僭竊，陛下或降或革，奉聖旨。陸元佐所言可行，下逐處并所屬令改正禁止。

張懷素吳儲

李壁注王介甫詩引國史：舒州人張懷素，本百姓，自稱落魄野人，以幻術游公卿間。於元祐六年說朝散郎吳儲云：「公福似姚興，可爲關中一國主。」儲云：「儲福弱，豈能及姚興？」懷素云：「但說有志，不說福。」紹聖四年，懷素入京，又與儲結約，儲以語伴。崇寧四年事敗，獄成，懷素、吳儲、吳伴、邵稟並陵遲處斬。楊公輔、魏當、郭

秉德並特處死。吳儲父安持貸命免真決。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送潭州編管。吳侔母下氏係王安石女。特免遠竄。送太平州編管。侔弟僕道州編管。呂惠卿子淵坐曾聞妖言不以告。削籍竄沙門島。惠卿散官安置宣州。蔡卞降職奉外祠。鄧洵武妻吳侔之兄出知隨州。安惇追貶散官。初蔡京實與懷素往來。書疏猥多。余深林據鞠制獄。曲爲京地。故京獨免。懷素之貶本潤州州學內舍生湯東野。將錢十千與進士范寥入京告發。獄竟。東野除宣義郎寺監主簿。范寥特除供備庫副使。東野用是積累至從官。晚年嘗見臥床有人頭無數。此洪邁等所修四朝國史也。當據以補宋史之闕。梁谿漫錄云。范寥字信中。蜀人。其名字見山谷集。

李彥章言史學

能改齋漫錄。先是崇寧以來。專意王氏之學。非三經字說不用。至政和之初。公議不以爲是。蔡薤爲翰林學士。慕容彥逢爲吏部侍郎。宇文粹中爲給事中。張琮爲起居舍人。列奏欲望今後時務策並隨事參以漢唐歷代事實爲問。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乃稱通儒。可依所奏。今後時務策問並參以歷代事實。庶得博習之士。不負寶輿之選。未幾。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李彥章言。夫詩書周禮三代之故。而史載秦漢隋唐之事。學乎書禮者。先王之學也。習秦漢隋唐之史者。流俗之學也。今近臣進思之。論不陳堯舜之道。而建漢唐之陋。不使士專經。而使習流俗之學可乎。伏望罷前日之詔。使士一意於先王之學。而不流於世俗之習。天下幸甚。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乃爲通儒。今再思之。紀事

之史士所當學。非上之所以教也。況詩賦之家。皆在乎史。今罷黜詩賦。而使士兼習。則士不得專心先王之學。流於俗好。恐非先帝以經術造士之志。可依前奏。前降指揮。更不施行。時政和元年三月戊戌日也。已上錄王安石之學。其弊至於妄誕無忌。憚若此。孟子生於心害於政之言。豈欺我哉。

張浚爲黃汪所薦

紹興五年七月。右承直郎黃桾。令吏部差虔州錄事參軍。宰相張浚言。臣頃建炎之初。擢預郎曹。實出宰相黃潛善。樞密汪伯彥之薦。潛善以謬戾得罪。死於貶所。骨骸未覆。貨產凋零。其子桾仕宦不競。殆無餬口之計。臣愚欲用初除樞密事合得有服親一名差遣恩例。陳乞桾差遣一次。上推陛下廣覆包涵之仁。下全微臣朋友故舊之分。故有是旨。見繫年要錄宋史不載其事於潛善與浚傳。蓋史家以南軒之故。曲爲浚諱。然浚早年黨於黃汪。力攻李忠定。幾欲置之死地。此豈有是非之公者乎。晚節以不附和議。頗爲清流所許。而志廣才疎。屢致敗衄。迹其生平。瑕瑜不能相掩。自朱文公爲作行狀。極其贊美。楊誠齋以浚不與配享。力爭去官。而後之稱浚者。往往過其實矣。其爲黃潛善子乞恩澤一事。不失古人篤於故舊之誼。要其附和汪黃之迹。終不能爲之諱也。

張于湖對策

繫年錄。紹興廿四年三月。策試進士。問以師友之淵源。志念所欣慕。行何修而無僞。心何治而克誠。張孝

祥策曰。今朝廷之上。蓋有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忠義凜凜。易危爲安者。固已論道經邦。變和天下矣。臣輩委質事君。願視此爲標準。志念所欣慕者此也。考官魏師遜等。定秦檜孫埴爲首。孝祥次之。讀埴策。覺其所用皆檜熒語。遂進孝祥爲第一。而埴爲第三。按于湖對策。以諛秦檜得在高選。宋史本傳。謂策問師友淵源。秦埴與晁冠皆力攻程氏專門之學。孝祥獨不攻。殊非其實。

史浩薦張浚

世皆謂史浩沮張浚。不知孝宗之召浚。實浩薦之。陸游太師魏公史公挽詞。其一篇云。舊弼初收召。惟公力贊揚。都亭移供張。全魏徹封疆。大度寧猜沮。羣言自中傷。拳拳虛左意。猶可貴穹蒼。白注云。公初扳附。卽力薦張忠獻公于壽皇。如賜館都亭驛。超封魏國公。皆公密奏。且嘗乞用張公爲首相。而已佐之。放翁與張史同時。其言必不妄。

沈尤同族

王審知據閩。閩人避其諱。以沈去水而爲尤。二姓實一姓也。梁谿漫錄

周孚先

朱文公論語集注。先行其言章。引周氏說。謂周孚先也。孚先宋史無傳。按李心傳繫年要錄。紹興五年十一月。右迪功郎監明州鶴鳴買納鹽場周孚先。賜同進士出身。添差臨安府府學教授。孚先晉陵人。嘗從

程頤學。既用積舉得官。著作佐郎張九成等。言其問學淵源。操履方正。久游庠序。上論推服。欲望朝廷處以師儒之職。使爲後學矜式。庶幾盡其所長。少補教化。故有是命。明年三月。特改左承事郎。史能之。毗陵志。字伯忱。建中靖國初。與弟恭先。從伊川先生游。與楊龜山相友善。龜山好著書。伊川每以多言害道爲戒。謂平先兄弟。氣質淳明。可與人道。其語邢和叔亦曰。二周與楊時似同胞。以所疑爲書請質於先生。輒得親筆開諭。服膺拳拳。惟以顏子爲法。該太學特恩。調四明鹽場。改建德尉。皆不就。朝廷命白衣上殿。賜承事郎。改奉議。祠。紹熙間。黃守灝奉平先兄弟祔饗於城東書堂。

秦檜妻賜號先生

秦丞相夫人王氏。陳乞舊所得恩數之未用者。自緝沖真先生。時王佐爲吏部員外郎。持白執政曰。婦人安得此名。向者誤恩。有司不能執。爲失職。今當追正。然王氏封兩國夫人。蓋祖宗以寵親王之配。及外家尊屬者。何可輒引。以階僭竊。當併奪之。執政不能聽。但寢其請而已。後王氏死。卒。尊先生號。陸游撰王佐墓志。

范文穆與文正不同族

范文穆公。成大。世居吳郡。而與文正不同族。周益公撰文穆神道碑。首言吳郡范文正。起孤童。事仁宗皇帝。當慶歷癸未。入參大政。後百三十有六年。公復參孝宗皇帝政事。雖譜牒不通。俱望高平。派南陽之順陽。是其證也。又益公乾道壬辰南歸錄。有一條云。右通直郎范公武。文正公之後。今歲有子登科。范氏自

忠宣公皇祐中登科後，今方有人，若文穆與兄成象，於紹興中先後登第，果係同族，不當作斯語矣。今吳中范氏譜，以文穆爲文正之後，殆不可信。

蘇門四學士

黃魯直、秦少游、張文潛、晁无咎，稱蘇門四學士。宋沿唐故事，館職皆得稱學士。魯直官著作郎、祕書丞，少游官祕書省正字、文潛官著作郎、无咎官著作郎，皆館職。元豐改官制，以祕書省官爲館職。故有學士之稱，不特非翰林學士，亦非殿閣諸學士也。唯學士爲館閣通稱，故翰林學士特稱內翰以別之。

李士美狀元

押塵錄：本朝狀元登庸者，呂文穆、李文定、王文正、宋元憲。故詩人有云：「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後數十年，李士美、何文縝亦以廷魁正鼎席。案李士美者，邦彥也。何文縝者，棨也。馬貴與選舉考載：宋朝省元狀元之名，李邦彥不與焉。此兩書皆不應有誤。姑書以俟攷。宋史李邦彥上舍及第。

薛昂

薛昂，字肇明，杭州人。吳曾漫錄：荆公在鍾山下棋，時薛門下與焉。賭梅花詩一首，薛敗而不善詩。荆公爲代作。今集中所謂薛秀才者是也。薛旣官達，出知江寧府，或者嘲以詩曰：「好笑當年薛乞兒，荆公坐上賭梅詩。」而今又向江東去。奉勸先生莫下棋。薛書名似句字，故人有乞兒之稱。李壁曰：昂賦蔡京君王慶會。

詩逢時可謂真千載。拜賜應須更萬回。時謂之辭萬回。

李心傳

李心傳晚年寓居湖州。自號嘗濱病叟。又稱秀巖。

李挺之

蕭說之撰李挺之傳云。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天聖八年進士出身。師河南穆伯長受易。伯長之易受之種微君明逸。種微君受之希夷先生陳圖南。其源流爲最遠。究觀三才象數變化。非若晚出尙辭以自名者。世所謂康節先生之易者。實受之挺之。然晁傳不言有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圖。

楊大年事不足信

孫奕示兒編云。世傳北狄來祭皇太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卽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朵雲。閨苑闌干。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尙享。仁皇深喜其敏速。按大年卒於天禧四年。其時仁宗尙未卽位也。章獻太后之崩。則大年死已久矣。其文亦輕醜。不可施於母后。此委巷無稽之談。而李昭采之。毋乃見笑於大方乎。

劉高尙

劉卞功。字子民。濱州安定人。徽宗嘗三使往聘之。辭疾不至。賜號高尙先生。嘗言世之人以嗜欲殺身。以

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問文章殺天下後世。費衮梁谿漫錄。趙與峕賓退錄。俱載其事。趙錄謂名
下功。而吳曾漫錄云。劉阜未詳孰是。柯維騏宋史新編論崔公度諸人。引高尙毋以政事殺百姓。毋以學
術殺天下後世兩語。是誤以高尙爲人姓名矣。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八

宋季恥議和

宋與金讐也。義不當和。而紹興君臣主和議甚力。爲後世詬病。厥後張浚、韓侂胄志在恢復。訖無成功。及金人爲蒙古所困。真西山奏請絕其歲幣。嗣是金人索歲幣連歲犯邊。以垂斃之金與宋決戰。宋猶未能得志。其國勢積弱可知矣。然則從前之主和。以時勢論之。未爲失算也。元與宋無讐。入蔡之役。孟珙會兵分金主函骨以歸。稍雪靖康之恥。是元且有德于宋矣。論勢當和。論理亦當和。而全子才、趙葵首倡收復三京之議。宰相鄭清之力主其說。橫挑強敵。兩京卒不可復。而元兵分道來侵。蜀土失其大半。并襄陽亦棄之。宋之失計誤國。未有如清之者也。史家以其召用真魏二儒。諛之曰小元祐。而絕不言其開邊釁地之罪。可謂信史乎。賈似道援鄂。遣使蒙古。請稱臣納幣。乃得退師。既而盡諱其事。幽囚郝經等。置和議于不問。致蒙古興問罪之師。其曲在宋。不在蒙古也。我弱彼強。彼又先遣使。而必不冝主和以速其亡。蓋由道學諸儒恥言和議。理度兩朝尊崇其學。廟堂所習聞者。迂闊之談。而不知理勢之不可同日語也。

四川宣撫

四川有宣撫司。自張浚始。本稱川陝宣撫司。建炎三年。浚以經略陝西。駐軍秦州。及富平之敗。退屯閬中。

紹興三年，浚召還，以王似庶法原爲宣撫副使。王象之云：舊宣撫司，率居綿閬之間。四年，以吳玠爲川陝宣撫副使，置司河池，又以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不果行。九年，吳玠爲四川宣撫使，玠尋卒，以胡世將代之，仍治河池。十二年，和議成，移宣撫司于利州，以鄭剛中爲使。十七年，剛中罷，而以知成都府李玘爲四川制置使，治成都。自是不設宣撫司。三十一年，復以吳玠爲宣撫使，判興州。乾道三年四月，吳玠卒，以汪應辰主管宣撫司事，移司利州。六月，以虞允文爲宣撫使。五年，召允文還，以王炎代之，移治興元府。八年，虞允文再出爲宣撫使，仍治興元。淳熙元年，允文卒，鄭剛中代之。開召還，以沈夏代之。二年，夏召還，遂罷宣撫司，開禧用兵，以程松爲宣撫使，吳曦副之。曦叛，松遁還。安丙爲宣撫，治利州。丙卒，仍省宣撫。

四川制置

宋南渡後，以四川爲上游重鎮，蜀土富實，無兵革之擾，居官者以爲樂土。自開禧吳曦叛，以西和階成鳳四州賂金，安丙誅曦之後，并復四州。及嘉定十年以後，金人以絕歲幣屢犯邊，制置自成都移治利州。尋又退守劔州。時金方多事，雖得城邑，仍不能守也。寶慶三年，蒙古滅西夏，遂與宋爲鄰。制置鄭損棄三關，遂失關外四州。紹定四年，元兵破興元，出饒風關，制置桂如淵不能制。然其時元人志在吞金，假道東出，初不欲取宋州郡也。端平元年，孟珙會元兵滅金，南北可以和好，而宰相鄭清之妄啓邊釁，稱兵汴洛，敗績而返。其明年，元兵大入，取利州、潼川兩路，并破成都。諸司退保夔門，而蜀事不可問矣。其後彭大雅築

重慶城爲蜀根本。制置移治重慶。寶祐六年。元兵大舉入蜀。宋之疆土益蹙。所存唯重慶合涪瀘夔諸州而已。今攷紹興以後任制置者先後歲月於左方。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席益紹興五年十月。除四川安撫制置大使。知成都府。

胡世將八年。任制置使。九年。遷宣撫副使。自是不設制置司。

李璆十七年七月。除四川安撫使。知成都府。兼樞四川宣撫司。十八年五月。除四川制置使。罷宣撫司。

曹錡廿一年七月。除四川制置使。廿三年。罷。

蕭振廿三年五月。除四川制置使。

符行中廿四年。除四川制置使。

蕭振廿六年。再任四川制置使。廿七年。卒。

李文會廿七年。除四川制置使。廿八年。卒。

王剛中廿八年九月。除四川制置使。

汪應辰乾道三年。四川制置使。

晁公武乾道四年三月。除四川安撫制置使。六年。以與宣撫王炎不協。罷制置司。歸宣撫司。

薛良朋淳熙元年。以四川安撫使兼制置使。

范成大淳熙元年十二月除四川制置使。

胡元質淳熙四年二月除四川安撫制置使七年罷。

緣東之淳熙七年以成都路提刑權制置使。

陳峴淳熙八年除四川制置使。

賈正淳熙十二年任知成都府制置使十二月以病去。

趙汝愚淳熙十二年十二月除知成都府。

京鏜紹熙三年四川制置使。

邱密紹熙三年四月除四川制置使。

趙彥逾紹熙五年十二月除四川制置使。

程松開禧元年六月除制置使二年三月進宣撫使治興元府以吳曦叛松遁三年二月罷。

楊輔三年二月除制置使三月進宣撫使四月召。

吳玠三年四月除制置使尋召。

安丙三年三月除宣撫副使嘉定二年四月授制置大使罷宣撫司七年三月召。

董居誼七年三月自知成都府除制置使十一年自成都進治利州十二年金兵入武休關居誼遁正月被召。

聶子述十二月正月除制置使五月召

安丙十二年五月再除宣撫使十四年十一月卒

崔與之十四年十一月自知成都府除制置使十七年三月召

鄭損十七年三月自淮東帥除制置使寶慶三年棄三關通

桂如淵紹定元年自湖北帥除制置使

李 塏四年十月除制置使知成都府嘉熙元年進宣撫使

趙彥呐四年十月除制置使知興元府

楊恢嘉熙元年除制置使尋改參贊宣撫司

丁黼元年制置使與元兵戰敗死見忠義王翊傳

孟珙四年二月除宣撫使淳祐元年二月改京湖制置大使

彭大雅除制置使未詳年月或在孟珙之前

陳隆之淳祐元年制置使十一月元兵破成都死焉

余玠二年六月除宣諭使十二月除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寶祐元年六月召

余晦元年六月除宣諭使八月除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二年六月召

李侍伯二年六月除四川宣撫使兼荆湖制置大使十月詔進司重慶

蒲擇之二年閏月暫充制置八月除制置副使兼宣撫判官四年三月除宣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

呂文德開慶元年三月除制置副使十一月改京湖安撫制置使

俞興制置使景定二年罷

劉雄飛二年十一月除制置副使知重慶府四年三月除制置使

夏貴五年四月除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咸淳四年十二月改沿江制置使

朱禔咸淳六年二月除樞密使仍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據度宗紀有仍字是夏貴移鎮後即以禔孫禔孫代之矣八年二月除制置安撫大使十年改除京湖四川宣撫使兼知江陵府

張珩德祐元年除制置副使二年除制置使

沿江制置

自開禧用兵而建康守臣遂有江淮制置之名厥後兩淮別立制府而建康帥獨兼沿江制置使嘉定十二年嘗置制置副使於鄂州尋省咸淳中又有制置副使治黃州未幾而國亡矣

葉適開禧二年七月除沿江制置使三年二月改江淮制置使七月召

徐誼開禧三年九月除江淮制置使尋免兼

邱密嘉定元年正月除江淮制置大使六月召

何澹嘉定元年八月除江淮制置大使二年六月丁

黃度嘉定三年正月除江淮制置使五年十月除樞密院尚書

劉渠嘉定六年正月除江淮制置使八年七月除樞密院尚書尋致仕

李大東嘉定八年十一月除主管江淮制置司公事九年正月召

李珏嘉定十年二月除江淮制置使十二年四月丁母憂

李大東嘉定十二年九月再除沿江制置使十五年九月奉祠

余鏐嘉定十五年十月除沿江制置使寶慶元年正月致仕

邱彥邁寶慶元年正月暫權沿江制置事三年二月赴闕

趙善湘寶慶三年二月除沿江制置使紹定三年改江淮制置大使六年二月奉祠

李壽朋紹定六年七月除沿江制置使十二月召

陳韓端平元年十月除沿江制置使嘉熙元年三月兼淮西制置使

別之傑嘉熙二年正月除沿江制置使三年三月兼督府參贊軍事四年三月樞密院事淳祐元年三

杜杲淳祐二年四月除沿江制置使四年三月除刑部尚書

董槐淳祐四年四月除沿江制置使五年五月召

趙以夫淳祐五年六月除沿江制置使七年四月移知平江府

趙葵淳祐七年六月以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兼知建康府九年二月遷右丞相辭不拜

吳淵淳祐九年二月除沿江制置使十二年移知福州

王埜淳祐十二年二月除沿江制置使寶祐二年六月除禮部尙書

邱岳寶祐二年八月除沿江制置使三年六月致仕

馬光祖寶祐三年八月除沿江制置使六年二月改荆湖制置使

趙與竈寶祐六年二月除沿江制置大使

馬光祖開慶元年三月除沿江制置大使九月請移司江州十一月仍回建康景定二年十月召

姚希得景定二年十月除沿江制置使五年三月召

馬光祖景定五年三月再除沿江制置大使咸淳五年三月除知樞密院事

吳革咸淳五年三月除主管沿江制置司六年五月除制置使

趙潛咸淳九年四月除沿江制置使

汪立信咸淳十年除沿江制置使兼江淮招討使尋卒

趙潛德祐元年沿江制置使元兵至棄城遁

兩淮制置

開禧用兵，嘗以鄧友龍宣撫兩淮。未幾，并江淮置一制置使，治建康。嘉定十二年以後，始有淮東制置，治楚州。王象之云：「楚州今爲淮東安撫司。」兼山東制置使，後治揚州。

賈涉嘉定十二年九月除主營淮東制置司公事，兼節制京東河北軍馬。十四年止，除制置使。十六年六

邱壽邁督權制司。

許國嘉定十六年十一月除淮東制置使。寶慶元年，兵亂死。

徐晞稷寶慶元年除淮東制置使。二年罷。

劉璋寶慶二年除淮東制置使。是年被逐。

姚勲寶慶三年正月除淮東制置使。

以上制置皆治楚州。及姚勲敗，以帥楊紹雲兼制置，不復立闕。改楚州爲淮安軍，尋又以淮東總領岳珂攝制置事。

趙善湘紹定三年自沿江制置使兼江淮制置大使。

趙葵紹定六年除淮東制置使，知揚州。端平元年，改京河制置使，入洛師潰，仍爲淮東制置，移司泗州。嗣平三年，復除淮東制置，治揚州。淳祐二年，入知樞密院事。

李曾伯淳祐二年除淮東制置使。

邱岳淳祐六年除淮東制置使。八年兼淮西制置。

賈似道

淳祐十年三月除兩淮制置大使。寶祐二年除同知樞密事。仍舊任。十一月除樞密使。兩淮宣撫

李庭芝

嘉定元年主管兩淮制置司公事。咸淳五年正月除兩淮制置大使。六年正月移京湖制置。

印應雷咸淳六年正月除兩淮制置使。

李庭芝咸淳九年十一月除淮東制置使。德祐二年死難。

淮西制置司或合於沿江或合於淮東紀志皆無明文今紀其所知者

王象之云廬州今爲淮西九郡帥府淮西制置使

楊恢端平三年淮西制置使見西野語

陳韓嘉熙元年以沿江制置使兼

杜杲嘉熙二年九月除淮西制置使知廬州

史嵩之嘉熙三年二月除淮西制置使知廬州

別之傑淳祐元年以沿江制置使兼尋入執政

邱岳淳祐八年以淮東制置使兼

賈似道淳祐十年除兩淮制置大使

夏貴咸淳九年十一月除淮西制置使德祐二年以城降元

京湖制置

南渡紹興初岳飛收復襄陽鄧隨諸州始置湖北京西宣撫使治襄陽其後宣撫司罷而江陵襄陽守臣各帶安撫使隆興初嘗置湖北京西制置使未幾罷開禧間復設宣撫尋罷而置荆湖制置於江陵嘉定間移治襄陽自是始定京湖制置之名

虞允文隆興元年七月除湖北京西制置使二年七月召

韓仲通二年除湖北京西制置使乾道元年六月罷制置司

薛叔似開禧二年四月除京湖宣撫使十二月罷

吳玠開禧二年十二月除京湖宣撫使

項安世以湖廣總領權宣撫事

李大性荆湖制置使知江陵府當攷年月

劉光祖嘉定五年二月自襄陽帥爲京湖制置見荆門州題名石刻

趙方嘉定十年京湖制置使十四年七月進大使八月卒

陳賾嘉定紹定間京湖制置使

史嵩之紹定五年正月除京湖制置使知襄陽府端平元年罷

趙范端平元年九月除京湖制置使三年以失襄陽奪官

是當之。熙寧元年任。三年正月拜右丞相。仍督視諸路軍馬。

孟珙。嘉熙二年除京湖制置使。兼除制置使。二年兼知鄂州。四年除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仍兼京湖

賈似道。嘉熙六年九月除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九年三月進大使。

李曾伯。嘉熙十三年三月除京湖制置使。十一年十一月進大使。寶祐二年兼四川宣撫使。其京湖職事令

吳淵資。嘉熙三年三月除京湖制置大使。

趙葵。寶祐五年七月除京湖制置大使。

馬光祖。嘉熙六年三月除京湖制置使。十二月移司夔州。

呂文德。嘉熙五年六月除京湖制置使。知鄂州。咸淳五年十二月卒。

李庭芝。嘉熙六年正月除京湖制置大使。

汪立信。咸淳九年四月除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

朱禔。咸淳十年七月除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德祐元年四月降元。

高達成。咸淳十年十二月除湖北制置使。德祐元年四月降元。

京湖

宋初有荆湖南北路。南渡以後。中原盡失。唯京西路之襄陽府、隨州、棗陽、光化、信陽軍。尚爲宋土。故有京

湖路之稱。蓋合京西湖北爲一路也。棗陽本隨州屬縣。南渡後升爲軍。而地理志不載升軍事。亦史之漏略。王象之云。隨州舊領縣三。曰隨縣。曰唐城。曰棗陽。紹興五年。廢唐城。以隨縣。嘉定十二年。制置軍方奏。陞棗陽爲軍。卻割德安府應山縣來屬。仍以棗陽之桐柏鎮隸隨縣。卻將隨縣便近鄉村撥與棗陽軍對易。

利州路分東西

王象之云。自紹興十四年。分利州爲東西路。乾道四年。復合爲一。淳熙二年。復分。三年。復合。五年。復分。紹熙五年。復合。慶元二年。復分。嘉定三年。復合。嘉定戊寅。以聶子述帥東路。丁熿帥西路。而復分。今復合矣。初。紹興十四年。以秦鳳路階。成。西。和。鳳。屬利西路。與文龍共七州。後又益以天水軍。爲八州。以沔州本名爲帥府。以興元。利。閬。隆慶。巴。蓬。金。洋。大安九州軍。爲利東路。以興元爲帥府。此其大略也。

利東西路。分置安撫。一治興元。一治新沔。即興州也。後改沔州。自鄭損以制置使移司新沔。金人入寇。損倉皇回利。州人情震懼。高崇言。爲今日計。宜循舊比。以二帥分治梁。沔。守衛邊場。制置使還利。端居堂奧。委任責成。庶幾緩急不致貽輕納侮。譬諸象奔。大將不出宮。不臨河也。見魏了翁撰崇言志。蓋在紹定初。

湖東湖西路

紹興元年。詔分鄂。岳。潭。衡。永。道。郴。桂。陽八郡。爲湖東路。安撫使。置司于鄂州。鼎。澧。辰。沅。靖。合。邵。全。武。岡九郡。爲湖西路。安撫司治鼎州。

襄陽暫復

趙范失襄陽。在端平三年二月。卽元太宗之十年也。而元紀於是年冬始書襄陽府來附。又攷魏了翁集有奏備別之傑申到劉廷美等復襄事宜狀云。襄陽府自二月二十一日軍變以來。因循不守。遂爲北人所據。又據諸處探報申。北人在城內起屋造酒。以待僞酋。及撻賊大隊。前來度夏。行府遂委參謀官別之傑。差信實幹事人。賈榜劄告命。前去結約土豪。已據劉廷美等收復樊城。遂遵照便宜旨揮。特與超轉修武郎差充京西路鈐之傑。遂遣使臣鄧雲等。賈上件告命。及開諭軍民榜劄。前去劉廷美軍前交付。今據鄧雲等狀申江海都統與廷美之弟廷輔商議。稱督府有告劄發下樊城。又參謀司亦已調兵應援樊城。廷輔遂卽時將帶人馬錢物。於四月二日起離荆門。取南漳縣老鴉山路。招集官民兵鄉農。問道前去。仍約廷美大軍會合夾擊叛賊。水陸並進。已行克復襄陽城壁了當。其城內見係劉廷美兄弟看守。臣又得之傑書。稱江海聞報。遂自荆門徑趨襄陽。與劉廷美兄弟協力扞禦云云。其事不載宋史。據了翁狀中雖云旣失復得。別無與元兵攻戰之文。是襄陽之陷。止由軍將不和。擁衆外叛。而元兵初未至。故劉廷美等得乘虛入城耳。及元兵至。而紛紛投附。其地始爲元有。元史繫之是年冬。得其實矣。

復襄樊年月不同

宋史理宗紀。淳祐十一年十一月。京湖制司表都統高達等復襄樊。按紀于端平三年失襄陽之後。至此

始書復襄樊。而元史太宗紀乃云。戊戌即嘉熙二年歲。襄陽別將劉義拔。執游顯等降宋。宋兵復取襄樊。孟珙傳亦云。嘉熙三年正月。劉全復樊城。遂復襄陽。雖有一年之差。然較之高達復襄樊。相去至十二三年。意者嘉熙收復之後。仍不能守。至高達始有之乎。元大一統志。端平丙申。襄陽失守。這祐辛亥。高達復襄。亦不載嘉熙收復事。蓋自劉義降宋以後。元已棄襄。而不有。亦不立鎮戍。至這祐辛亥。始復屯駐重兵於此。非以兵力取之。在宋雖有拓邊之勞。在元未有失地之實也。元史憲宗紀不載高達取襄樊。蓋自戊戌以後。襄樊已爲宋土矣。又汝姚懿。鄧州趙長。宣碑云。乙未。太子南征還。令鄧均唐三州民徙雒陽。西三縣。明年丙申。襄樊亦徙。雒陽。是丙申襄陽失守之時。蒙古已徙其民于雒陽。區區空城。本不作留戍計也。

喫菜事魔

向讀沈約祖劾朱文公疏。有喫菜事魔之語。不解所謂。頃讀李心傳繫年要錄。載紹興四年五月。起居舍人王居正言。伏見兩浙州縣。有喫菜事魔之俗。方臘以前。法禁尙寬。而事魔之俗。猶未至于甚熾。方臘之後。法禁愈嚴。而事魔之俗。愈不可勝禁。州縣之吏。平居坐視。一切不問。則已。閒有貪功或畏事者。稍蹤跡之。則一方之地。流血積屍。至于廬舍。積聚山林。雞犬之屬。焚燒殺戮。靡有孑遺。自方臘之平。至今十餘年。閒不幸而死者。不知幾千萬人矣。仰惟仁聖在上。視民如傷。而民愚無知。蹈禍至死。竊意陛下所宜惻然動心。而思欲究其所以然之說也。臣聞事魔者。每鄉每邨。有一二桀黠。謂之魔頭。盡錄其鄉邨姓氏名字。相與詛盟爲魔之黨。凡事魔者。不肉食。而一家有事。同黨之人。皆出力以相賑卹。蓋不肉食。則費省。故易

是同黨。則相親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臣以爲此先王導其民使相親相友相助之意。而甘淡薄。務節儉。有古淳朴之風。今民之師帥。旣不能以是爲政。乃爲魔頭者。竊取以惑其黨。使皆歸德於魔。于是從而附益之。以邪僻害教之說。民愚無知。謂吾從魔之言。事魔之道。而食易足。事易濟也。故以魔頭之說。爲可信。而爭趨歸之。此所以法禁愈嚴。而愈不可勝禁。伏望陛下念民迷之日久。下哀矜之詔書。使人曉然。知以爲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此自然之理。非魔之力。而至于邪僻害教。如不祭其先之類。則事魔之罪也。部責監司郡縣責守令。宣明詔旨。許以自新。又擇平昔言行爲鄉曲所信者。家喻而戶曉之。其間有能至誠用心。率衆歸善者。優加激賞。以勵其徒。庶幾舊染之俗。聞風丕變。子子孫孫。咸被聖澤。實一方生靈赤子之幸。詔諸路帥憲司措置。毋得搔擾生事。乃知喫菜事魔。卽今人所謂邪教也。

陸游條對狀。自古盜賊之興。若止因水旱饑饉。迫於寒餓。嘯聚攻劫。則措置有方。便可撫定。必不能大爲朝廷之憂。唯是妖幻邪人。平時誑惑良民。結連素定。待時而發。則其爲害未易可測。伏緣此色人處處皆有。淮南謂之二齋子。兩浙謂之牟尼教。江東謂之四果。江西謂之金剛禪。福建謂之明教。揭諦齋之類。名號不一。明教尤甚。至有秀才吏人軍兵亦相傳習。其神號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號。白衣烏帽。所在成社。僞經妖像。至于刻板流布。以祭祖考爲引鬼。永絕血食。以溺爲法水。用以沐浴。其他妖濫。未易殫

舉更相結習，有同膠漆，萬一竊發，可爲寒心。

吳潛建儲之謗

吳毅夫建儲之謗，宋史言之不詳。頃見周密癸辛雜識有一條云：魏峻，字叔高，號方泉，娶趙氏，乃穆陵親姊四郡主也。理宗第六子，庚午歲得男，此庚午字誤，若謂嘉定庚午，則度宗已即位矣。小字關孫，自幼育於紹興之甥館，實慈憲全夫人之愛甥也。慈憲每于禁中言其可喜，且爲求官。穆陵以慈憲之故，欲一見而官之，遂俾召至皇城，法凡異姓入宮門，必縣牌子腰，乃可。唯宗子則免。此一時權宜，遂令假名孟關，以人見焉。時度宗亦與之同入宮，欲其故，遂倡爲魏太子之說。既而外廷傳聞浸廣，于是王伯大、吳毅夫得其事，遂形奏疏，而四方遂有魏紫姚黃之傳。其實則不然也。關孫後溺死於榮邸瑤圃池中，當吳毅夫爲相日，穆陵欲建儲，吳不然之，欲別立汗邸承宣。□□方甫以通殷勤，吳以罪去國。紹陵既爲皇子，嘗遣人俟於汗邸，欲殺之，方知之，乃自後門逃去，後爲謝堂捕之，送兵馬司，自刎而死。此事福王親聞之，穆陵云：按汗邸當是漢邸之謠，所云漢邸承宣，其名亦無攷，要皆出讒謗之口，不足信也。

遼史

天祚紀：乾統元年初，以楊割爲生女直部節度使，其俗呼爲太師，是歲楊割死，傳於兄之子烏鴉束，束死，其弟阿骨打襲。按楊割卽金史之盈歌，追諡穆宗者也。據金史世紀，以癸未歲卒，卽宋崇寧二年，遼乾統

三年也。紀繫於乾統元年。誤矣。世紀康宗烏鴉東以癸巳歲卽世。據太社紀世紀作癸酉。當是三年之謬。遼天慶二年。而遼紀失書。遼金兩史同時刊修。而不相檢照如此。

壽隆年號誤

道宗初改元清寧。次咸雍。次太康。次大安。各十年。次壽隆。至七年止。此見於遼史者也。按洪遵泉志引李季興東北諸蕃樞要云。契丹主天祐年號壽昌。又引北遼通書云。天祚卽位。壽昌七年。改元乾統。而公邁歷代紀年。遼道宗改元清寧。咸雍。太康。大安。壽昌。東都事略附錄。紹聖三年。改元壽昌。今刊本作壽昌。誤。文獻通考。洪基在位四十七年。其紀元自咸熙改太康。又改大安。皆盡十年。然後爲壽昌。至七年終。予家所藏遼石刻作壽昌者多矣。文字完好。灼然可信。且遼人謹於避諱。道宗爲聖宗之孫。斷無取聖宗諱紀元之理。此遼史之誤。不可不改正。

西遼紀年

西遼世次紀年。唯見于遼史天祚紀末。它書皆無之。今當以遼史爲正。紀云。大石以甲辰歲自立。改元延慶。卽宋宣和六年。在位二十年而殂。則宋紹興十三年癸亥也。其妻稱制。號感天太后。當是紹興十四年甲子。稱制七年而卒。則宋紹興二十年庚午也。大石子夷列嗣位。在紹興廿一年辛未。立十三年而殂。則宋隆興元年癸未也。其妹稱制。號承天太后。當在宋隆興二年甲申。稱制十四年而被殺。則宋淳熙四年

丁酉也。夷列子直魯古嗣位。在宋淳熙五年戊戌。立三十四年。而爲乃蠻所滅。則宋嘉定四年辛未也。遼史稱大石建號萬里之外。雖寡母弱子。更繼迭承。幾九十年。以大石在位卅年。合之二后二主年數。恰八十八年。然則延慶當有十年。併康國十年。乃合在位卅年之數。唯遼史於延慶三年建都之後。卽云改延慶爲康國元年。又云康國十年歿。似大石在位止十二年。明人續綱目續通鑑者。大率因此致誤。曾不一檢照後文何也。商氏續綱目。薛氏王氏續通鑑。所載歲月。俱未足信。

遼史紀西遼之亡云。直魯古在位三十四年。時秋出獵。乃蠻主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爲太上皇。朝夕問起居以侍。終直魯古死。遼絕。初不言其年何干支也。諸家編年書。皆系以辛酉。當宋嘉泰元年。不知何據。予謂欲知直魯古之亡。當先究乃蠻之世系。乃蠻與蒙古接壤。數相攻擊。其事迹略見於元史。初不與西遼爲鄰也。屈出律者。太陽罕之子。太陽罕以甲子歲爲元太祖所殺。丙寅。元兵復征乃蠻。擒太陽罕之兄卜魯欲罕。而屈出律出奔也。兒的石河上。戊辰冬。元再征屈出律。屈出律奔契丹。契丹卽西遼。戊辰在辛酉後八年。其時西遼尙無恙。則謂亡於辛酉者。不可信一矣。元史太祖四年己巳。畏吾兒國來歸。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亦云。臣於契丹歲己巳。聞太祖興朔方。遂殺契丹所置監國等官。則己巳歲西遼尙存。謂亡於辛酉者。不可信二矣。西遼與蒙古未交兵。故元史不載直魯古之滅。然遼史所述三主兩后在位年數分明。自甲辰至於國亡。計八十八年。其干支當爲辛未。非辛酉也。

辛未爲元太祖之六年。正在屈出律奔契丹之後。若辛酉歲。則屈出律之父尙在。何由奪西遼而有之。謂西遼亡於辛酉。不可信三次。長春真人西游記。記西遼事頗詳。云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衆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謂大石之後。即直魯古也。土馬復振。盜據其土。旣而算端西削其地。大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其云乃滿。即乃蠻也。其云失國依大石。即屈出律奔契丹事。其云土馬復振。盜據其土。即謂直魯古被擒。屈出律襲遼衣冠而據其位也。長春西游。親到西遼舊都。距西遼之亡。僅十餘歲。所言必得其實。乃蠻失國。在元太祖戊辰歲。而直魯古之被擒。又在其後。則謂亡于辛酉。不可信四次。聖武親征記。屈出律以數人奔契丹。王菊兒汗。菊兒汗即直魯古也。遼史大石以甲辰歲二月五日即位。號葛兒汗。子孫蓋世襲其號。元史曷思麥里傳。初爲西遼闊兒汗近侍。曰闊兒汗。與葛音皆相近。曷思麥里。亦直魯古舊臣。元太祖西征。率屬迎降。從大將哲伯爲先鋒。攻乃蠻克之。斬其主曲出律。即屈出律。蓋爲直魯古報讎。其事當在太祖庚辰歲。與戊辰屈出律奔契丹。相去十有三年。或據此文。疑屈出律爲元兵所斬。無奔契丹事者。非也。知菊兒汗即直魯古。則直魯古之失國。必在元太祖之世。謂亡於辛酉。不可信五矣。諸家編年所以誤者。由於不信大石在位有二十年。而遼史本有似相矛盾之處。旣云以甲辰歲即位。改元延慶矣。又云延慶三年。班師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朵。改延慶爲康國元年。又云康國十年。殁。似大石祇有十二年。與在位二十年之文不合。旣滅大石之年。則直魯古之

滅。不得。不移。前數年矣。今按西游記云。大石領衆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是大石建都之前。稱尊號者已十餘年矣。因建都而改元。又十年而歿。豈非在位二十年乎。且大石之西奔。在保大三年癸卯七月。大石既自立爲王。必不承保大之號。次年甲辰二月。改元延慶。固其宜也。史云明年二月甲午。以青牛白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蓋卽改元之日。旣而兵行萬里。乃至尋思干城。與忽兒珊大戰敗之。駐軍尋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又西至起兒漫。文武百官。冊立爲帝。距甲辰改元之時。蓋已久矣。改元在前。稱帝在後。遼史以改元稱帝爲一事。固非其實。諸家書移於乙巳。亦出臆撰。且自乙巳至辛酉。不過十七年。與遼史更繼迭承幾九十年之語。不相刺謬乎。愚謂大石官爲林牙。頗通今古。其改元也。假興復之名。以號召諸部。必不遽稱帝也。延慶改元。當在甲辰之春。其時猶未至西域。若稱帝則當于延慶三年。蓋用漢昭烈晉元帝故事。俟天祚凶問至。而後百官勸進耳。若建都改元康國。則必在延慶十一年。西游記所謂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者也。如是。則大石卽位二十年。本無可疑。大石之年定。而直魯古之亡。必在辛未。而不在辛酉。亦決然可信。遼史雖有乖舛。而可信者猶大半。諸家云云。則臆決附和之談。置之勿論可矣。

萬斯同紀元彙攷云。耶律大石延慶元年乙巳。康國元年丁未。大石妻咸清元年丙辰。大石子夷列紹興元年壬戌。夷列妹崇福元年甲戌。夷列子直魯古天禧元年戊子。其三十四年辛酉。爲乃蠻所擒。與續綱

日諸書同。遼史但云大石在位二十年。咸天太后稱制七年。夷列在位十三年。承天太后稱制十四年。據紀年表。則康國之十年。卽咸清之元年。咸清之七年。卽紹興之元年。紹興之十三年。卽崇福元年。是三世皆宋徽宗年而改元矣。前于天禧元年。嘗十二月承天后被殺。夷列子直魯古立。是承天后稱制十五年。與遼史尤不合。

金史衛紹王紀

衛紹王一朝。記注亡失。今見於紀者。元中統三年王鶚所采摭。然亦未可盡信。如大安二年十二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卽宋嘉定三年。宋史紀志。是年六月丁巳朔日食。初無十二月日食事。紀不書六月之食。而書於十二月。已爲譌舛。且以次年正月乙酉朔推之。此月朔斷非辛酉也。元和李尙之疑此朔當在前一年。然宋史是月亦不言日食。

齊東濟陽縣。大定六年。大定當作泰和避金主允濟諱。改曰清陽。允濟遇弑。復舊名。孫慶瑜豐間縣記云。大定間。改永濟務爲縣。大安初。避諱更名豐間。此二事皆在衛紹王朝。想濟南府亦當更名。而史失其傳矣。

金史義例未當

金史酷吏止二人。高閭山死于國事。可掩其酷刑之咎。則酷吏傳可不立也。宣宗以後。近侍頗干政事。然金之近侍。皆世家子弟爲之。於宦者無預也。宦者亦止二人。梁玩可入佞幸傳。宋珪可附見奉御絳山傳。

則宣者傳亦可立也。張邦昌、王倫、宋史有傳，不當又入金史。崔立當入叛臣傳，不當儕于列傳。張僅言非叛黨，不當附張覺傳。

金人多二名

金人多二名，一從本國名，一取漢語。史家不能悉載，如元史按竺邇傳所載金會州守將郭斌，卽金史忠義傳之郭蝦蟆也。交聘表所載使宋賀正旦生辰諸臣，以宋史本紀證之，往往姓同名異。金表多國語，宋紀則其漢名也。

地理志失載鞏昌府

完顏仲德傳，正大六年，移知鞏昌府，兼行元帥府事。鞏州升鞏昌府，地理志失書。

一地異文

哀宗紀前書大元進兵曉峯關，後書九月中徵兵會于饒豐關。曉峯、饒豐，卽一地也。郭蝦蟆傳作饒風關，

與元史同。完顏合達傳作饒峯關。

南遷錄

金人南遷錄，題云著作郎張師顏撰。陳直齋謂其歲月牴牾不合，今攷其所述年號事迹，如云興慶二年十一月立皇太孫，四年正月世宗晏駕，太孫登極，逾月改元天統，天統四年十一月誅鄭王允蹈，五年正

月愛王據城叛。泰和十四年七夕，章宗爲牛刀兒所弑。頒遺詔立磁王允明爲皇太叔。七月八日，磁王卽位。十五日，爲內侍趙元德等所弑。大臣議，濰王允文，世宗第六子，次當立。十八日，濰王卽位。諡磁王爲明宗。八月，愛王自立。諡其父鄭王爲明宗。十一月，愛王薨。北國主立其子雄爲三大王。天定二年_{辛未}四月，策進士。五年_{甲戌}正月八日，上晏駕。百官議，濰王允文，世宗第八子，當立。十日，卽帝位。五月，葬德宗于福寧陵。以金史紀傳校之，全不相應。大約南宋好事者妄作。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九

元史

元史纂修始於明洪武二年。以二月丙寅開局。八月癸酉告成。計一百八十八日。其後續修順帝一朝。於洪武三年二月乙丑再開局。七月丁未書成。計一百四十三日。綜前後厯三百三十一日。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無如元史者。蓋史爲傳信之書。時日促迫。則攷訂必不審。有草創而無討論。雖班馬難以見長。況宋王詞華之士。徵辟諸子。皆起自艸澤。迂腐而不諳掌故者乎。開國功臣。首稱四傑。而赤老溫無傳。尙主世胄。不過數家。而鄆國亦無傳。丞相見於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傳者不及其半。太祖諸弟。止傳其一。諸子亦傳其一。太宗以後。皇子無一人立傳者。本紀或一事而再書。列傳或一人而兩傳。宰相表或有姓無名。諸王表或有封號無人名。此義例之顯然者。且紕繆若此。固無暇論其文之拙矣。

元初世系

元史太祖紀述其先世。自李端叉兒始。據祕史。則李端叉兒之前。尙有十一世。最初曰巴塔赤罕。二世曰塔馬察。三世曰豁里察兒蔑兒干。四世曰阿兀站李羅溫。五世曰撒里合察兀。六世曰也客你敦。七世曰

擢鎖赤八世曰合兒出九世曰孛兒只吉歹蔑兒干今蒙古以博爾濟吉特爲貴族卽孛兒只吉歹之轉也蔑兒干華言善射也十世曰脫羅豁勒眞伯顏十一世曰朵奔蔑兒干史作脫奔卽孛端父兒之父也

祕史又作終宗室世系表云元之世系藏之金匱石室者甚祕外廷莫能知也其在史官固特其概而致諸簡牘又未必盡得其詳則因其所可知而闕其不知亦史氏法也史臣未見祕史故於元初世系頗漏略

孛端父兒之孫蔑年十敦卽紀表之哱麻篤敦也生七子其五人史闕其名今據祕史蔑年十敦生子七人曰哈出曲魯克曰合臣曰合赤兀曰合出刺曰合赤溫曰合蘭歹曰納臣把阿禿兒哈出曲魯克卽史

之旣孛篤兒罕也有子曰海都其母曰那莫倫史作莫倫是那莫倫爲哈出曲魯克之妻而史以莫孛倫爲哱麻篤敦妻其不合一也哈赤曲魯克有子海都爲世嫡其餘六人亦各有子孫別爲族姓而史乃謂押刺

伊而部殺莫孛倫及其六子滅其家唯納眞卽納眞爲贅婿故不及難其不合二也祕史初不言與押刺伊而部爭戰之事本紀疑未可信祕史屯必乃止一子世系表以爲六子列葛不律

祕史海都生三子曰伯升豁兒多黑申史作拜曰察刺孩領忽史作葛曰抄眞幹兒帖該伯升豁兒多黑申生一子曰屯必乃薛禪史作敦屯必乃生三子長曰合必勒合罕史作葛合罕之號自此始合必勒有子七人

次子把兒壇把阿禿兒史作八卽也速該之父也合必勒合罕歿遺言以從兄想昆必勒格之子俺巴孩爲合罕史作威卽察刺孩領忽之孫是爲泰赤烏氏俺巴孩與塔塔兒部結婚親自送女被執獻於金

爲合罕史作威卽察刺孩領忽之孫是爲泰赤烏氏俺巴孩與塔塔兒部結婚親自送女被執獻於金

人殺之。部人立合必勒合罕之第四子曰忽圖刺合罕。忽圖刺歿。而太祖繼稱成吉思合罕。蓋在王罕未敗之日。先稱合罕者。一部之長。後稱皇帝。則諸部之長矣。

太祖紀

太祖紀十年。木華黎攻北京。金元帥寅答虎烏古倫以城降。按東平王世家作烏古倫寅答虎。烏古倫者。寅答虎之氏。非兩人也。史臣不辨姓名。顛倒其文。遂若別有一人。史天祥傳作北京留守。銀答忽同知烏古倫。

萬奴

太祖紀十年。金宣撫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十一年。蒲鮮萬奴降。既而復叛。僭稱東夏。按東平王世家。癸巳。太宗五年。王與皇子貴由攻完顏萬奴于遼東。平之。完顏萬奴。金內族也。自乙亥歲聚衆據東海。號東夏。至是凡十九年而滅。此萬奴之氏。一以爲蒲鮮。一以爲完顏。未審孰是。木華黎傳與世家同。金史宣宗紀作蒲鮮。太宗紀但書平萬奴。而不言皇子貴由。國王塔思當據世家補之。

伐西夏事差一年

太祖紀十三年。是年伐西夏。圍其王城。夏主遵頊出走西涼。此金興定二年。宋嘉定十一年也。陳桱通鑑續編。薛應旂宋元通鑑。皆在前一年。今按金宣宗紀。興定二年正月。陝西行省獲歸國人。言大元兵圍夏王城。李遵頊命其子居守。而走出西涼。夏與金相去遼遠。而金人於是年正月已傳問知之。則必是前一

年事元紀誤

李全事誤

二十年武仙以真定叛。董俊判官李全亦以中山叛。按金元之際有三李全。一爲益都行省。卽瓚之父也。一爲冠氏元帥。見趙天錫傳。木名泉詳見後一見董俊傳云己卯權知中山府。金將武仙據真定。俊率衆夜入真定。遂仙走之。庚辰春。金大發兵益仙。治中李全叛中山應之。庚辰者。元太祖十五年也。全之叛蓋在武仙未降元以前。紀乃書於仙既降又叛之後。失之甚矣。

旭烈兀大王

旭烈兀大王。睿宗第六子。一作煦烈。憲宗壬子歲。受命討西域。癸丑至木乃兮國。下其城百廿。丙辰破乞都卜城。丁巳破兀里兒城。乞石迷國來降。得三百餘城。又西至大房。下其城百八十五。戊午命將西渡海。收富浪西南至石羅子賓鐵。皆降之。己未破兀林。降其城百廿。又西南至乞里灣。降之。西域平。遣使告捷。而憲宗崩。遂留鎮其地。至元辨僞錄云。今煦烈大王。皇帝親弟。鎮守西域。在尋思干西南雪山之西。使命往還來往不絕。

靖遠王合贊者。旭烈兀大王之孫。至元二十七年封。黃潛撰海運千戶楊君墓誌云。君諱樞。大德五年。君年甫十九。致用院俾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遇親王合贊所遣使臣那懷等如京師。遂載之以來。那懷等

朝貢事畢，請仍以君護送西還。丞相哈刺哈孫如其請，奏授君海運副千戶，佩金符，與俱行。以八年發京師，十一年乃至。其登陸處云：忽魯模思云：是役也，君往來長風巨浪中，歷五星霜，凡舟楫糗糧物器之須，一出于君，不煩有司。既又用私錢市其十物，白馬、黑犬、琥、珀、蒲萄酒、蕃鹽之屬以進。按元史成宗紀：大德八年七月，諸王合贊遣使來貢珍物，卽其事也。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云：忽里模子者，卽忽魯模思之轉也。

罕勉力卽哈密

罕勉力卽今之哈密也。亦曰哈密里。元典章：延祐六年四月，欽奉聖旨：節該如今亦都護爲頭畏吾兒的斤帖林爲頭哈密里，除致傷人命，姦盜公事，交管民官歸問者，其餘軍帖差發，不揀甚麼合對問公事，有呵朵歹等都護府官人每等者，管民官休侵犯者外，據畏吾兒哈密里每自己其間裏公事，有呵委付來的頭目斷者，若與百姓每有相爭的公事呵，委付來的頭目每與各城子裏官人每一同歸斷者，若無畏吾兒哈密里頭目每呵，管民官依例斷者。元史巴而朮的斤傳：前云征罕勉力鎖潭回，回諸國後云：還鎮火州，屯于州南哈密力之地，其實一也。的斤帖林蓋哈迷里之部長

尋思干

尋思干本回回故地，亦作邪米思干。長春西游記云：邪米思干大城，大石有國時，名爲河中府，是也。太祖

紀十五年夏五月克尋思干城。又云十六年春帝攻卜哈兒薛迷思干等城。似乎重出。攷西游記言乃滿
即乃失國依大石。士馬復振。盜據其土。繼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然則十五年所
克者。乃蠻主屈出律。篡西遼而據其地者也。既克之後。復背蒙古而附算端。故次年再攻之。算端即算灘。
回同部長之號。亦作遜丹。元遺山大丞相劉氏先瑩碑。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爲西遼。歷古續兒國。詠夷朵
等城。戰合只。破之。遂征遜丹之斜迷思。即邪米於普。花見拒印度噴木連。破其軍二十萬。與元紀略同。蓋
屈出律雖篡奪。猶襲遼衣冠。不改國號。故有西遼之稱。其云古續兒國。殆以西遼主世襲菊兒汗之號。續
菊音相近而訛。夷朵即遼史之幹耳朵乎。屈出律篡國未久。人懷反側。故取之甚易。回回則世守其地。部
落衆多。非旦夕可以成功。

趙世延楊朵兒只皆色目

列傳第五卷至三十二卷。皆蒙古色目人。第三十三卷至七十五卷。皆漢人南人也。趙世延。雍古部人。卽
按竺邇之孫。蓋色目人也。而與漢人同列。誤矣。楊朵兒只。西夏人。元時稱夏人爲唐兀氏。唐兀亦色目三
十一種之一。其人各自有姓。如李恆、高智耀、來阿八赤。皆列于色目。則朵兒只亦當爲色目人矣。耶律石
抹、完顏、粘合、烏古論。皆遼金舊族。元時謂之漢人。漢人有官至宰執者。而南人不得入臺省。順帝時稍用
南人。而入參政者。僅危素一人耳。漢人南人之分。以宋金疆域爲斷。江浙、湖廣、江西三行省爲南人。河南

省唯江北淮南諸路爲南人。

不只兒卽布智兒

布智兒傳。憲宗以布智兒爲大都行天下諸路也。可扎魯忽赤。按憲宗紀。以牙老瓦赤。不只兒等充燕京等處行尙書省事。世祖紀。憲宗令斷事官牙老瓦赤與不只兒等。總天下財賦於燕。所云不只兒者。卽布智兒也。大都卽燕京。扎魯忽赤卽斷事官。見職官志不只與布智聲相近。譯音無定字也。昔里鈐部月乃合布魯海牙傳作卜只兒。今本布魯海牙傳誤卜爲十。

祖孫同號

賽典赤。回回貴族之稱。瞻思丁爲中統至元名臣。紀傳皆稱賽典赤而不名。其孫伯顏。事成宗爲平章政事。宰相表。至元三十年至大德七年。俱有平章賽典赤名。惟元貞二年。平章有伯顏。無賽典赤。蓋賽典赤卽伯顏。非兩人也。蓋襲其祖之號。

延祐四年正月肆赦詔

延祐四年正月初十日詔。朕仰惟太祖皇帝聖訓。若曰。應天順人。惟以至誠。保安天下。宜遵正道。重念列聖繼承丕祚。我世祖皇帝混一之初。顧予菲德。懼弗克荷。不遑寧處。比者忽失刺年。屬幼弱。聽信憮人阿思罕等。謀爲不軌。構亂我家。已爲行省行臺管軍官等。將叛賊阿思罕教化。徹里哥思等。斬首以徇。其同

謀及脅從者，欲盡加誅，有所不忍，宜推曠蕩之恩，開以自新之路，可大赦天下。自延祐四年正月初十日昧爽以前，除殺祖父母、父母不赦外，其餘常赦所不原者，罪無輕重，咸赦除之。若有避罪逃從逆黨，或竄匿民間，及嘯聚山林者，赦書到日，限一百日內許令出首，與免本罪。限外不首，復罪如初。於戲，赦過宥罪，惟期反側之安，發政施仁，肆底降平之治，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此詔稱忽失刺者，卽元史之和世琜，明宗名也。仁宗紀不載此詔，蓋天歷以後史官諱而削之也。仁宗受位於其兄，乃不立兄子而立其子，固有愧宋穆公之讓，而明宗出鎮雲南，卽於途中興兵犯闕，其罪尤難掩。今錄元典章所載詔書，以補本紀之闕。明宗紀載同謀諸臣無撒里哥思名，且著明宗之罪。

本紀失書廷試進士兩科

延祐初始行科舉，自後廷試進士狀元某某等若干人，皆書於帝紀。唯順帝元統元年，賜同同、李齊等百人，至正十七年，賜悅徵、王宗嗣等五十一人，紀並失書。蓋順帝無實錄，案牘不備，史臣又非一手，紀與志不相檢照者多矣。元時廷試例以三月七日獨元統元年春，順帝尙未卽位，選舉志雖載同同等賜及第出身，而未詳廷試之期。予嘗得是年進士錄讀之，乃知廷試在九月三日，此可補史文之闕。

三公宰相表脫一年

三公宰相兩表俱脫至順三年，今以紀攷之，三公則燕鐵木兒、太師伯答沙、太傅伯顏、太保也，宰相則右

丞相燕鐵木兒。平章政事欽察台阿里海牙伯撒里禿兒哈帖木兒撒迪。右丞相闊里吉思左丞相世安也。又泰定帝以致和元年七月崩。其九月文宗自立于大都。改元天歷。表從通鑑例。不書致和。而書天歷。尚爲有說。然九月以前三公宰輔皆朝廷所命。自當大書於表。今皆削而不書。毋乃獎亂而無是非之心乎。

元史不諳地理

宋時州有四等。曰節度。曰防禦。曰團練。曰刺史。亦曰軍事。節度爲三品州。防禦爲四品州。軍事爲五品州。凡除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者。皆不之任。唯差京朝官知軍州事。俱爲親民之官。而班資有崇卑。故宋志於每州之下。繫以節度及防禦團練軍事之名。節度又有軍號。如大名府稱天雄軍。兗州稱泰寧軍之類。而防禦則無之。故節度必繫以某軍。此係官制。無關地理。而宋時諸州。又有由軍事防禦升節度者。史家省文。或書升某州爲某軍。如元符三年。升端州爲興慶軍。政和七年。升鼎州爲常德軍之類。此由散州升爲節度州。州牧改用大僚。而州名仍如其舊。非改州爲軍也。然宋時牧守。又有府州軍監四等。而軍監在州之下。守臣以知軍繫銜。如京東之淮陽軍。京西之信陽軍。淮南之盱眙軍。浙西之江陰軍。此則唐以前所未有。而志地理沿革者所當討論矣。元時改府州爲路。既無節度防禦虛銜。則志地理述前代沿革。如升州爲節度。直可一筆勾之耳。宋志每州之下。又有郡名。此沿九域志之文。不過爲王公等封爵之用。大約襲唐之舊。而五代以後增設者。舊未有郡名。政和修九域志。又復加之。此有司文具。尤無當於地理沿革之

數者也。修元史者，皆草澤腐儒，不諳掌故。一旦徵入書局，涉獵前史，茫無頭緒，隨手捫撝，無不差謬。偶舉數條以當笑柄。如滑州自唐宋迄金元無異名，而志乃云唐改靈昌郡，宋改武成軍，元仍爲滑州。攷唐志雖州郡兼稱，而改州爲郡，不過天寶至德十餘年耳。乾元以後，仍爲滑州，豈可以此十數年概唐一代，且改州爲郡，十道皆同，不得謂滑改而它州不改也。武成爲節度軍額，而滑之升節度，始于唐本號義成軍。宋太宗時避諱，乃改武成，作志者并唐方鎮表亦未讀矣。隨州亦唐所置，而宋因之，其稱崇信軍者，節度軍號，非改州爲軍也。棗陽本隨州屬縣，南宋升爲棗陽軍，則與隨州各爲一郡矣，而志乃云宋爲崇信軍，又爲棗陽軍，此兩軍者，一爲虛銜，一爲實土，而混而一之，旣已不分，皁白且棗陽與隨各自爲郡，而強合之，又云復因兵亂，遷徙無常，欲以彌縫其失，真癡人說夢矣。河中府自唐中葉已爲節鎮，稱護國軍，而河中府之名不改。宋金皆因之，志乃云宋爲護國軍，金復爲河中府，不知宋金皆稱河中府，與唐無異。護國軍之號，自唐五代宋金亦未有異，宋非廢府而稱軍，金亦未嘗去護國軍之號，志中此類甚多，舉之不勝舉也。

宋時州有節度、防禦、團練、刺史四等，以是分州之大小。如今制州縣分縣簡耳，單本刺史州，後升爲團練，其州名仍舊也。志乃云後唐改爲單州，宋升團練州，是誤初團練爲州名矣。史臣之不學如此，豈不貽笑千古。

志又云。濟寧路唐麟州。周於此置濟州。按元之濟寧路治鉅野縣。在唐則爲鄆州之鉅野縣耳。唐志雖云。武德四年。以縣置麟州。五年。州廢。然唐有國三百年。其稱麟州者僅一年。豈可以此槩一代之乎。宋承後周之舊。濟州眞治鉅野矣。乃置之不道。又何說也。志于濟州下又云。唐以前爲濟北郡。治單父。唐初爲濟州。又爲濟陽郡。仍改濟州。周瀕濟水立濟州。宋因之。此條尤可怪異。夫元之濟州。治任城。唐之濟州。則治盧。卽隋之濟北郡也。元和以後。省濟州。以盧縣隸鄆州。自是無濟州之稱矣。後周始于鉅野立濟州。盧與鉅野。邈不相涉。豈可瀕而爲一。周瀕濟水立濟州二句。當書于濟寧路。亦不當在此條也。唐以前濟北郡治單父。不知何據。攷太平寰宇記。單州單父縣。後魏嘗置北濟陰郡。或因是誤。切爲濟北郡邪。郴州之郴陽縣。志云。舊爲敦化縣。至元十三年。改今名。予向頗疑之。謂湖南舊爲宋土。而敦字犯宋廟諱。且宋志郴州倚郭爲郴縣。非敦化也。頃見王象之輿地紀勝引寰宇記云。晉天福初。避廟諱。改郴州爲敦州。改郴縣爲敦化。漢初州縣名悉復舊。是敦化之名乃石晉所改。未幾卽廢。而元史臣乃以爲至元十三年改敦化爲郴陽。眞可笑也。

漢人八種

陶九成輟耕錄載漢人八種。曰契丹。曰高麗。曰女直。曰竹因歹。曰朮里闊歹。曰竹溫。曰竹亦歹。曰渤海。按遼金元三史。唯見契丹。女直。高麗。渤海四國。餘未詳。攷元史鎮海傳。從攻塔塔兒。欽察。唐兀。只溫。契丹。女

直河西諸國。只溫蓋卽竹溫之轉歟。

威寧字誤

地理志興和路有威寧縣。元初隸宣德府。中統三年來屬。威寧當是威寧之訛。金志撫州有威寧縣。承安二年以撫州新城鎮置。元之興和路卽金撫州。則威寧之爲威寧信矣。劉伯林傳。金末爲威寧防城千戶。卽此縣也。

興德字誤

保安州金爲興德府。興德當作德興。石高山傳。德興府人。金志本作德興。

迦堅茶塞

太宗紀九年丁酉春。獵于揭揭察哈之澤。其年四月。築埽隣作迦堅茶塞殿。揭揭察哈卽迦堅茶塞也。譯音無定字。史家不能攷正。後世遂以爲兩地矣。地理志。迦堅茶塞殿在和林北七十餘里。

太宗三萬戶名不同

王惲撰史忠武公家傳云。太宗卽位。朝議方選三大帥分統漠地兵。上素聞公賢。以杖麾公及劉黑馬。肅札刺居右。詔爲萬戶。其居左者。悉爲千戶長。姚燧撰邱澤神道碑云。國初以二萬戶鎮撫中夏。右則劉伯林。黑馬之父。軍秦左則粘合重山。軍燕。顧成則益太尉史忠武公天澤。爲眞定河間濟南東平大名五路萬戶。

於中。顯成謂太宗也。蓋元史劉黑馬傳。太宗卽位始立三萬戶。以黑馬爲首。重喜。史天澤次之。三書所述。劉史兩萬戶並同。若蕭札刺爲石抹也。先之子。卽蕭氏。與粘合重山。初非同族。元史粘合重山傳中無重喜名。史別有重喜傳。又不云爲萬戶。王姚二君皆習于掌故。史家爲黑馬立傳。亦必本諸家狀。不知何以互異。若此。卽蕭札刺也。石抹也。先傳作查刺。與王輝所稱三萬戶正合。劉黑馬傳又云。增置七萬戶。仍以黑馬爲首。重喜。史天澤。嚴實等次之。此七萬戶之名。史家止舉其四。餘無攷。

也可太傅

食貨志歲賜篇有也可太傅。按邪律禿花傳。拜太傅。總領也可那延。封濮國公。卽志所稱也可太傅也。蒙古語大爲也可。凡官名也可者。第一之稱。此志有也可怯薛。職官志有也可札魯忽赤。皆取第一義。

四怯薛

兵志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朮。木華黎。赤老溫。號掇里班曲律。猶言四傑也。太祖命其世領怯薛之長。怯薛者。猶言番直宿衛也。每三日而一更。申酉戌日。博爾忽領之。爲第一怯薛。卽也可怯薛。博爾忽早絕。太祖命以別速部代之。非四傑功臣之類。故太祖以白名領之。云也可者。言天子自領之也。亥子丑日。博爾朮領之。爲第二怯薛。寅卯辰日。木華黎領之。爲第三怯薛。巳午未日。以赤老溫領之。爲第四怯薛。赤老溫後絕。其後怯薛。常以右丞相領之。食貨志歲賜篇。則有也可怯薛。有忽都答兒怯薛。有帖古迭兒怯薛。有

月赤察兒怯薛。此至元二十一年事。月赤察兒者。博兒忽之後。絕而又繼。然其次已在第四。忽都答兒。帖古迭兒。則不知何人之後矣。

五部將名互異

闊闊不花傳。歲庚寅。當是庚辰太祖命太師木華黎伐金。分探馬赤爲五部。各置將一人。闊闊不花爲五部前鋒都元帥。歲丙申。太宗命五部將分鎮中原。闊闊不花鎮益都濟南。按察兒鎮平陽太原。孛羅鎮真定。肖乃台鎮大名。怯烈台鎮東平。

兵志。中統三年三月。詔真定、彰德、邢州、洛磁、東平、大名、平陽、太原、衛輝、懷孟等路。各處有舊屬按札兒、孛羅、笑乃、解、闊闊不花、不里合拔都兒等官所管探馬赤軍。

石高山傳。昔太祖皇帝所集按察兒、孛羅、窟里台、孛羅海拔都、闊闊不花、五部探馬赤軍。金亡之後。散居牧地。多有入民籍者。

今按五部將之名。唯孛羅、闊闊不花二人無異文。按察兒卽按札兒。肖乃台卽笑乃解。怯烈台卽窟里台。不里合拔都兒卽孛羅海拔都。或有肖乃台而無不里合。或有怯烈台而無孛羅海。似當以兵志爲正。蓋肖乃台本秃伯怯烈氏。故又有怯烈台之稱。或稱肖乃台。或稱怯烈台。其實卽一人耳。史家疑孛羅海與孛羅爲重出。故闊闊不花傳誤分怯烈台以當五人之數。今依兵志作不里合。則犁然有別矣。

汪世顯傳不可信

史家立傳。往往徵采家傳碑志。事迹多文飾。不可信。如汪世顯傳。稱仕金。屢立戰功。官至鎮遠軍節度使。鞏昌便宜總帥。金平。郡縣望風款附。世顯獨城守。及皇子闡端駐兵城下。始率衆降。皇子曰。吾征四方。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對曰。臣不敢背主失節耳。如傳所言。則是袁昂馬仙琕之流也。及讀金史。郭蝦蟆傳。則稱天興二年。哀宗遷蔡州。慮孤城不能保。擬遷鞏昌。以粘割完展爲鞏昌行省。三年春正月。完展聞蔡已破。欲安衆心。城守以待嗣立者。乃遣人稱使者至自蔡。有旨宣諭。綏德州帥汪世顯者。亦知蔡凶問。且嫉完展制已。欲發矯詔事。因以兵圖之。然懼蝦蟆威望。乃遣使約蝦蟆并力破鞏昌。使者至。蝦蟆謂之曰。粘割公奉詔爲行省。號令孰敢不從。今主上受圍于蔡。擬遷鞏昌。我輩既不能致死赴援。又不能叶衆奉迎。乃欲攻粘割公。先廢遷幸之地。上至何所歸乎。汝帥若欲背國家。任自爲之。何及于我。世顯卽攻鞏昌。劫殺完展。送款于大元。復遣使者二十餘諭蝦蟆以禍福。不從。是世顯以偏裨戕主帥。背主嗜利。乃小人之尤者。且久通款于蒙古。何待闖端兵至。始率衆降乎。蘇天爵名臣事略。誤信其家傳書之。明初史臣又承天爵之誤。不加訂正。畢尙書沉續通鑑稿成。嘗屬予參校。因爲辨證之。

鄧州移復

趙范之失襄陽。始於趙祥以鄧州叛。而宋史諱不書。元史太宗紀八年。命鄧州趙祥從皇子曲出。充先鋒。

南伐亦不詳趙祥降附本末。今據姚遂所撰鄧州長官趙公神道碑云。祥字天麟。其先居代之繁時。金末去其鄉。三徙爲蔡之平輿人。天興播蔡。倡義兵數千。爲帥。甲午金亡。將麾下步騎數千入宋。時襄陽開制閫。授信效左軍統制。後制閫厭降將多回測。謾爲受轄。欲尋阮之。大將江海諫曰。人窮來歸。誅之不義。又吾關所節度四十五軍。半北人。今此加誅。則吾軍北人各有異心矣。漢北之州鄧爲近。去吾關程再日耳。乘彼虛棄未戍。盍遣是衆先之。在彼有生降之德。在我有復地之利。一舉而得兩者也。闢然之。別遣路鈴呼延實將若干人爲監。來戍。至則與實不相得。軍士譁譟。皆言制閫不足爲盡力。明年乙未十月。大兵略地漢上。集將佐南門。公抱劍前曰。始吾入宋求活。吾麾下數千人。與若妻孥。而制閫欲以計殲之。今幸出戍。又令別將監之。一旦譴以它罪。無噍類矣。誠不忍與若膺脯寇手。心歸大朝。後應者斬。統領徐海持不可。立斷其首。一軍皆呼抃受命。馳造實營。執以出盟。令呼宋兵投仗釋甲。具車馬歸之襄陽。乃開門迎元兵。居再月。太子南征還過。教以是城甚近襄陽。力孤不能自完。與均唐三州民徙洛陽之西三縣。鄧治長水均治永寧。唐治福昌。明年丙申。襄樊亦徙洛陽。其年入覲。特賜金符錦衣。許出戰督軍。人守字民。辛丑授鄧州長官。奏以弟將州兵。是州兵民始分。後十二年癸丑。史忠武公經略河南。始屯田漢上。盡還徙鄧均唐襄樊五州民實南。公始復鄧。時宋已築襄樊均。皆設重兵。三州民還者無所於歸。襄樊僑治州北。均僑治西。皆倚公爲援。丙辰乞骸骨。不報。明年疾卒。年六十有一。所述背宋歸元事極分明。漢上五州移徙。

事又可補地理志之漏略。

胡士虎

太宗六年以胡士虎那顏爲中州斷事官。七年遣皇子曲出及胡士虎伐宋。胡士虎又作忽都。忽都虎志又作忽篤華。石抹明安傳次子忽篤華。太宗時爲金紫光祿大夫。燕京等處行尙書省事。兼蒙古漢軍都元帥。不云爲中州斷事官者。史之脫漏也。石抹氏自明安至咸得不相繼爲燕京行省。胡士虎蓋承其兄職。及金亡之後。又令斷事中州。括中原人戶。當在其時矣。石高山傳云。父忽魯虎。從太祖定中原。太宗賜以東昌廣東四十餘戶。而食貨志。忽都虎官人。壬子年查認過廣平等處四千戶。似卽一人。豈石高山卽石抹明安之後。史誤認石抹氏爲石氏耶。

李全字誤

趙天錫傳云。甲申彭義斌據大名冠氏。元帥李全降之。又云。李全在大名。結其帥蘇椿。納金河南從宜鄭倜。初疑同時有兩李全。及讀元遺山千戶趙公神道碑。乃知人名泉。史家以音相近。譌爲全字。遂與益都之李全相溷矣。天錫以行臺公薦。宣授行軍千戶。見遺山碑。而本傳不載。蓋以千戶爲不足書耳。不知元初萬戶最爲領兵要職。殿寶雖爲行臺。亦在七萬戶之列。千戶佩金符。較之萬戶佩金虎符者。僅降一等。未可略而不書。

月乃合

月乃合傳。但云字正卿。不言有兩名。按元好問恆州刺史馬公碑即慶祥云。子男三人。長三達。次鐸刺。次福海。不審孰爲月乃合。

雍古

月乃合傳。其先屬雍古部。徙居臨洮之狄道。金略地。盡室遷遼東。祖把埽馬野禮屬。徙靜州之天山。按元遺山有恆州刺史馬君神道碑。卽月乃合之父。昔吉里思也。其述世系云。出于花門貴族。宣政之季。與種人居臨洮之狄道。蓋已莫知所從來矣。金兵略地陝右。盡室遷遼東。因家焉。太宗嘗出獵。恍惚間見金人挾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視。因罷獵而還。敕以所見者物色訪求。或言上所見殆佛陀變現。而遼東無塔廟。尊像不可得。唯回鶻人梵唄之所有之。因取畫像進之。真與上所見者合。上歡喜讚歎。爲作福田以應之。凡種人之在賊獲者。貴爲平民。賜錢幣。縱遣之。然則雍古部殆回鶻之別支乎。回鶻卽畏兀兒。與回回不同種。金史馬慶祥傳。先世自西域入居臨洮狄道。似誤以回鶻爲回回矣。

劉敏傳

劉敏字有功。宣德青魯人。按元好問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云。世居宣德縣北鄉之青魯里。青魯非縣名。當刪。碑稱字德柔。以小字某行。豈有功其小字歟。抑以賜名玉出千爲小字歟。

歲壬申。太祖師次山西。敏時年十二。從父母避地德興禪房山。兵至。父母棄敏走。大將憐而收養之。碑云。甲戌秋。師次燕西。公年甫十二。隨其家人避兵德興之禪房山。既而燕室被俘。公在一大首領麾下。一日。避役御營。犒宴之人。什伍爲偶。公輒入座共食。上舉目見之。親問姓名。及所以來者。公跪自陳。主帥不見。卹無以自存。願留止營中。上召主帥名索公得之。隸中宮帳下。與傳不同。當以碑爲可信。帝征遼西諸國。碑云。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爲西遼。遼西當爲西遼之譌。

元初十路

太宗二年。始置十路徵收課稅使。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陽、眞定、東平、北京、平州、濟南。世祖中統元年。立十路宣撫司。燕京、益都、濟南、河南、北京、平陽、太原、眞定、東平、大名、彰德、西京、京兆。

宣聖配享

元初。釋奠先聖。以顏孟配享。蓋用宋金舊制。至延祐三年。始增曾子子思配享。則依宋咸淳三年新制也。祭祀志所載儀注。止有詣兗國公鄒國公神位前。不及鄺沂二公。此延祐以前之制。禮樂志大德十年。命江淮行省。製造宣聖廟樂器。令翰林院新撰樂章。自迎神至送神。凡九章。是時鄺沂二公。未與配享。故無酌獻之曲。本非欠闕。史家誤增二公酌獻之曲。注以爲闕。蓋失之不攷矣。志又別載宣聖樂章。凡十六章。今攷諸宋史。實皆襲用宋大晟舊詞。唯鄺沂二公酌獻之章。則舊詞所未有。殆延祐以後補撰。若大德所

誤則固未嘗播之律呂也。

泰定皇后

吳文正公年譜泰定元年七月中書會議司天監屬訐其官長所訐二月皇后出殯係犯復日又葬日正犯聖算行年輕侮不敬致二后同日而崩刑部取罪狀中書奏兩院會議公曰云云此條元槧本有之而不載文正之議今刻文正集年譜并刪此事矣攷元史泰定元年三月丙午冊八八罕氏爲皇后此正宮皇后也此稱皇后出殯及二后同日而崩皆不見於紀蓋元世諸妃稱皇后者甚衆史不能具載而吳澄之議云何亦無可攷矣

蒙古語

元人以本國語命名或取顏色如察罕者白也哈刺者黑也昔刺者黃也亦作失刺忽蘭者紅也孛羅者青也亦作孛羅闊闊者亦青也亦作闊或取數目如朵兒別者四也亦作里班塔本者五也只兒瓦歹者六也朵羅者七也乃蠻者八也孫者九也哈兒班答者十也忽陳者三十也亦作急噴乃顏者八十也亦作乃燕明安者千也禿滿者萬也或取珍寶如按彈者金也亦作勒壇阿速不台者珠也亦作碎納失失者金錦也亦作石失失列門者銅也亦作帖木兒鐵也亦作鐵木爾或取形相如你敦者眼也赤斤者耳也或取吉祥如伯顏者富也只兒哈朗者快樂也亦作只兒哈郎阿木忽郎者安也賽因者好也也克者大也蔑兒干者多能也一作默或

取物類。如不化者。牯牛也。亦作補化不忽者。鹿也。亦作忽巴而思者。虎也。阿爾思蘭者。師子也。脫來者。兔也。亦作討來火你者。羊也。昔寶者。鷹也。昂吉兒者。鴛鴦也。或取部族。如蒙古台。唐兀台。遜都台。覓吉刺歹。兀良哈歹。塔塔兒歹。亦乞列歹。散朮歹。亦作斡竹台肅良合。亦作肅良人皆部族之名。亦有以畏吾語命名者。如也忒迷失者。七十也。阿忒迷失者。六十也。皆畏吾語。此外如文殊奴。普顏奴。觀音奴。佛家奴。汪家奴。衆家奴。百家奴。醜斯。醜驢。和尚。六哥。五哥。七十八十之類。皆是俗語。或厭其鄙俚。代以同音之字。如奴之爲訥。驢之爲閭。哥之爲格。不過遊戲調弄。非有別義也。

僧稱吉祥

予讀元史仁宗紀。延祐六年二月。特授僧從吉祥榮祿大夫。大司空。加榮祿大夫。大司徒。僧文吉祥開府儀同三司。初未解吉祥之名。後閱釋藏。有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十卷。奉詔編修者。爲順德府開元寺佛日光教大師沙門慶吉祥。平灤路水巖寺傳法輔教大師沙門恩吉祥。執筆者。爲大寶集寺傳法潮音妙辨大師沙門海吉祥。真定府興化寺傳法通元大師沙門溫吉祥。校勘者。爲大都大憫忠寺傳法通辨大師沙門瑞吉祥。大都大昊天寺傳法元悟大師沙門習吉祥。上都黃梅寺住持通慧大師沙門溫吉祥。大都宏法寺通顯密二教演祕大師沙門激吉祥。大崇國寺臨壇大德圓融崇教大師沙門演吉祥。大聖壽萬安寺臨壇大德崇教大師沙門應吉祥。校證者。濟寧路金山寺妙辨通義大師沙門慶吉祥。證義者。大聖

壽萬安寺傳大乘戒臨壇大德沙門理吉祥。宣授江淮釋教都總攝扶宗宏教大師釋行吉祥。聖壽萬安寺都總統佛覺普安大師沙門棟吉祥。宣授諸路釋教都總統道通真智大禪師昭吉祥。乃知元時以吉祥爲僧之美號。演吉祥名定演。趙子昂爲撰碑者也。

道童

至正中名道童而見於史者兩人。一爲高昌人。號石巖。由平江路總管累遷江西行省左丞相。諡忠烈。在列傳一百四十四卷。一爲唐兀人。字德章。自號賀蘭逸人。至正十年。爲江東廉訪使。汪澤民傳。至正十五年。斬黃賊犯宣州。江東廉訪使道童。雅重澤民。日就之詢守禦計。城得無恙。此卽唐兀之道童也。其明年城陷。澤民遇害。史不言道童所終。予嘗見江東憲司題名碑。知其氏族。記卽澤民所撰。稱道童爲寧夏中大夫公。蓋元時稱西夏人曰唐兀氏。寧夏本西夏地也。

順帝後世次

元順帝以至正廿八年失大都北走。又二年殂於應昌。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嗣位。上廟號曰惠宗。明年改元宣光。立八年而殂。子脫古思帖木兒嗣位。上廟號曰昭宗。改元天元。立十年。爲其下也。速迭兒所弑。實洪武二十一年也。又五傳至坤帖木兒。皆被弑。族人鬼力赤篡立。去國號稱可汗。從其舊俗。明史成祖紀。永樂六年。諭本雅失里曰。自元運旣訖。順帝後愛猷識理達臘。至坤帖木兒。凡六傳。瞬息之間。未聞一人

善終者。蓋脫古思帖木兒之後。坤帖木兒之前。尙有三四傳。其名不可攷矣。明太祖紀。洪武二十二年。也速迭兒弑其主脫古思帖木兒。而立坤帖木兒。與成祖紀外國傳小異。

高麗王二名

元初。高麗王昀。尙元公主。其子璋。亦尙主。賜蒙古名曰益智禮普化。其後子孫相承皆有二名。璋子肅。曰阿刺忒納失里。肅子禎。曰不答失里。禎子昕。曰八禿麻朵兒只。禎弟祺。曰伯顏帖木兒。又名顯古。元史外國傳。自肅以後。傳授事迹。俱脫漏失書。今取朝鮮史略參攷得之。

王暠位事不足信

王璋本襲父封高麗王。至大三年。改封藩王。皇慶二年。遣璋就國。璋乃請辭位。以長子肅爲征東行省左丞相。而身留京師。又以姪延安君暠爲世子。蓋欲兼兩王。以肅承世封。以暠承藩王封也。外國傳謂肅受遜位。以仁宗皇慶二年四月封高麗王。是年其弟暠立爲世子。不知暠爲肅之從弟。所受者藩王世子。非高麗世子。此一誤也。傳又謂肅傳其弟暠。按仁宗紀。延祐三年。璋請傳藩王位于世子暠。許之。而諸王表藩王一條云。高麗王暠。泰定三年。以駙馬襲封。二文似互異。今攷之。乃知非誤。蓋璋雖以延祐三年傳王位于暠。而藩王之印。猶在璋所。至泰定二年。璋卒。暠乃襲爵受印。表所書者。受印之歲。紀所書者。奏請之歲也。暠受於璋。非受於肅。暠雖承藩王之封。而肅之爲高麗王如故也。而史遽謂肅傳其弟。又誤之甚矣。

據朝鮮史。肅嗣立後。至元五年薨。子禎嗣。淫縱無檢。其臣曹頤謀廢之而立潘王。不克。被誅。頤黨訴于朝。明年。徵禎。因刑部。久之得釋。禎猶不悛。至正三年。遣使如高麗。頒詔。禎出迎。縛之以檻車。流于揭陽。未至。卒。四年。禎子昕嗣。八年。薨。無子。九年。以禎庶子祗襲。十一年。詔廢祗而立禎之母弟祺。其傳授分明如此。高卒於至正五年。雖有奪嫡之志。終以衆議不可而止。外國傳所書。殊不可信。

高麗王大順

諸王表。潘王凡三人。其一云高麗王大順。以駙馬封。列于王璋王暈之前。按高麗王無名大順者。唯距首尙主。成宗紀亦有封距。潘陽王。之文。大順二字恐誤。

史臣分修志傳姓名可攷者

五行志。胡翰撰。其序論載文集中。外國傳則宋禧撰。靜志居詩話。載其寄宋學士詩云。修史與末役。乏才。魏羣賢。強述外國傳。荒疎僅成篇。謂自高麗以下。悉其手筆。然此數篇最爲淺率。觀其寄潛溪詩。則荒疎之病。无逸固未嘗自諱也。

明史

明史自康熙十八年開局。纂修五十人。皆以博學宏詞薦入翰林者也。總裁官。初用葉方藹。張玉書。其後湯斌。徐乾學。陳廷敬。張英。王鴻緒。相繼爲總裁。久之未成。特勅廷敬任本紀。玉書任志表。鴻緒任列傳。五

十三年鴻緒列傳稿成表上之而本紀志表尙未就鴻緒復加纂輯雍正元年再表上之於是明史始有全稿乾隆初詔修明史總裁官大學士張廷玉奏卽以鴻緒稿爲本而稍增損之九年史成頒行天下蓋閱六十餘年之久議論平允攷稽詳核前代諸史莫能及也其例有翔前史所未有者如英宗實錄附景泰七年事稱邨吳王而削其帝號此當時史臣曲筆今分英宗爲前後兩紀而列景帝紀于中斟酌最爲盡善表之有七卿蓋取漢書公卿表之意明時閣部並重雖有九卿之名而通政大理非政本所關則略之南京九卿亦閑局無庸表也閹黨前代所無較之姦臣佞幸又下一格特書以儆人臣士司叛服不常旣不可列於外國又不可廁於列傳故皆別而出之石砮秦良玉以婦人而列武臣之傳嘉其義切勤王不以尋常士司例之也

程濟

永樂四年二月辛巳唐府長史程濟韓府長史司典簿魏居敬犯夜禁兵馬司請送法司特命宥之此與世所傳建文從亡之程濟未知卽一人否程濟事見於鄭曉廬國臣記

洪武鈔

永樂實錄洪武三十五年卽建文四年十一月戶部尙書夏原吉言寶鈔提舉司鈔板歲久篆文銷乏且皆洪武年號明年改元永樂宜併更之上曰板歲久當易則易不必改洪武爲永樂朕所遵用皆太祖成憲雖

永用洪武可也。

世襲五經博士始于明

曲阜孔氏。正德元年授孔聞禮始。主子思子祀事。

衢州孔氏。正德元年授孔彥繩始。

顏氏。景泰三年授顏希惠始。

孟氏。景泰三年授孟希文始。

曾氏。嘉靖十八年授曾質粹始。

仲氏。崇禎十六年授仲于陞始。

周氏。景泰七年授周冕始。濂溪先生十二代孫。

程氏。景泰六年授程克仁始。伊川先生十七代孫也。明道先生後失傳。崇禎三年復增博士一人。以伊川

裔孫程接道爲之。使奉明道祀。

張氏。天啓二年授張文運始。橫渠先生十四代孫也。

邵氏。崇禎三年授邵繼祖始。康節廿七代孫也。

建安朱氏。景泰六年授朱挺始。文公九世孫也。

婺源朱氏嘉靖二年授朱墅始文公十一世孫

元後裔

元順帝以至正廿八年北奔。又二年殂於應昌。傳子及孫凡十有八年。而爲其臣也速迭兒所弑。又五傳至坤帖木兒。不知于順帝何屬。自後稱元後者。並言出于太祖。其世系均不可攷矣。自坤帖木兒後。有鬼力赤者。篡立。始去帝號。自稱可汗。永樂三年。阿魯台殺鬼力赤。迎元之後本雅失里于別失八里。立爲可汗。十年。爲瓦剌馬哈木所殺。阿魯台立阿台爲可汗。而馬哈木亦立答里巴爲可汗。自是達達有二可汗。宣德九年。瓦剌脫歡襲殺阿魯台。欲自立爲可汗。衆不可。乃立元後脫脫不花爲可汗。俾領阿魯台所部。阿台竄居亦集乃路。正統三年。阿台爲脫脫不花所殺。景泰二年。瓦剌也先弑脫脫不花。四年。自立爲可汗。六年。爲阿剌知院所殺。達達部長孛來攻阿剌。求脫脫不花子馬兒可兒立之。號小王子。小王子之名自此始。天順六年。麻兒可兒復與孛來相攻。麻兒可兒死。衆共立馬古可兒吉思。亦號小王子。成化元年。小王子與毛里孩先後入河套。未幾孛來弑馬古可兒吉思。毛里孩殺孛來。更立它可汗。有幹羅出者。亦居河套。與毛里孩相仇。殺毛里孩。遂殺其所立可汗。而逐幹羅出。八年。滿魯都一作滿魯入河套。自稱可汗。九年。敗走。十三年死。亦思馬因主其兵柄。久之亦死。十九年以後入寇者。稱迤北小王子。而史失其名矣。宏治元年。小王子奉書自稱大元大可汗。十三年。小王子復居河套。正德中。數爲邊患。嘉靖十一年。小王

子稍厭兵。乃徙幕東方。稱察罕上門汗。見明史張聲謬爲土蠻其稱插漢者卽察罕之異文也。李成梁傳插漢部是隆慶以後。俺答諸部皆封貢。獨土蠻屈強東北塞外。其名與傳授次序。不可得聞矣。其族屬可見者。從父黑石炭。弟委正大。委正從弟煖兔拱。兔子伯言台周。從子黃台吉。見李成梁傳萬歷末。察罕虎墩兔。自稱林丹汗。雄長東北塞外。蓋卽土蠻之族。史言其祖打來孫始駐牧宜塞外。俺答方強。懼爲所併。乃徙帳于遼。收福餘雜部。四傳至虎墩兔。豈打來孫卽嘉靖徙幕之小王子乎。趙國忠傳。嘉靖廿一年。再鎮遼東。小王子打來孫。以數萬騎寇錦州。是打來孫卽小王子之證也。戚繼光傳。俺答巴通貢。獨小王子後土蠻。徙居插漢地。挖弦十餘萬。常爲薊門憂。然則插漢者。游牧之地。土門汗者。其號。而打來孫者。其名。以其爲元裔。故諸部尊之曰小王子。其改土門汗爲土蠻。則當時文報之詞。不欲其稱汗耳。虎墩兔又稱插漢兒王子。蓋猶襲小王子之號。合諸傳參之。土蠻與插漢本非兩部。斷可識矣。

泰寧

兀良哈三衛。洪武廿二年置。成祖割大寧地與三衛。自後雖常通貢。而叛服靡常。明史立朵顏傳。以泰寧福餘附焉。中葉以後。但述朵顏事。不及泰寧福餘。今按李成梁傳。有泰寧部長速把亥炒花。李化龍傳。李成梁殺泰寧速把亥。其子把兔兒。弟炒花。據舊遼陽以北。居兩河之中。益結土蠻爲患。麻貴傳。泰寧炒花素桀黠。九子各將兵。是泰寧之爲邊患尤甚于朵顏也。速把亥死於萬歷十年。把兔兒於二十二年入寇。

後亦死。炒花則崇禎中尙存。

河套

河套者，漢朔方郡地，在延綏邊外。明初嘗設兵戍，以曠遠內徙。天順間，毛里孩等三部始入爲寇，然不敢久駐。成化五年，有阿羅出者，始入居之。外國傳以爲天順間六年，孛羅忽渡河與阿羅出合。七年，朮加思蘭亦來居焉。八年，滿都魯入河套，自稱可汗，以朮加思蘭爲太師。九年，王越襲滿都魯等于紅鹽池，大破之，焚其廬帳，諸部皆遁去。

宏治元年，小王子與伯顏猛可王等入貢，漸往來套中爲寇。八年，北部亦卜剌因王等入套駐牧。十三年冬，小王子復居河套。正德五年，亦卜剌與小王子相攻，不勝，竄西海。九年，小王子部長卜兒孩以內難復奔據西海。嘉靖十一年，小王子徙帳東方，而吉囊俺答遂據套內，皆小王子從父行也。二十二年，吉囊死，諸子狼台吉等散處河西，勢旣分，而俺答獨盛。二十九年，俺答移駐威寧海子，而吉囊子吉能居河套如故。隆慶五年，俺答納款，吉能與其姪切盡等亦請市，封吉能都督同知。久之，吉能死，子卜失兔嗣爲都督同知。所屬四十二枝，各相雄長。東有沙計，中有擺言太，西有火落赤，皆桀驁。卜失兔徒擁虛名而已。萬歷四十一年，卜失兔襲封順義王，其子主套部亦稱吉能，蓋蒙古多以號行，吉囊亦號而非名，子孫世襲其號，囊能聲相近，中國人強分之耳。

順義王俺答

俺答既移駐威寧海子。其秋遂犯京師。終嘉靖之世。無歲不有邊警。隆慶四年冬。俺答之孫把漢那吉。以俺答奪其妻。悲而來降。總督王崇古請善遇之。令俺答縛送板升諸叛人。俺答因請封貢。詔從之。明年封俺答爲順義王。其弟昆都力哈。即老子黃台吉。皆授都督同知。賓兔台吉等十人。授指揮同知。那木兒台吉等十九人。授指揮僉事。打兒漢台吉等十八人。授正千戶。阿拜台吉等十二人。授副千戶。恰台吉等二人。授百戶。名俺答所居城曰歸化。萬歷十年。俺答卒。十一年。子黃台吉襲王。改名乞慶哈。十三年卒。十五年。子褚力克襲王。封其妻三娘子忠順夫人。三娘子。即俺答所奪把漢妻也。歷配三王。爲中國守邊。諸部皆畏服之。三十五年。褚力克卒。未有嗣。忠順夫人率所部仍效貢。四十一年。忠順卒。封卜失兔爲順義王。外國傳卜失兔爲褚力克。未詳。似是吉慶之後。

譯音無定字

王崇古傳。把漢自聘我兒都司女。即外國傳之襖兒都司也。北音我與襖相近。張學顏傳。前稱察罕土門汗。後稱土蠻。土蠻即土門汗也。李成梁傳。前稱大委正。後稱一克灰正。亦是一人。蒙古語。大爲伊克。亦曰一克。王崇古傳。俺答妻一克哈屯。蓋其大妻也。元史作也可。兵志作也可怯薛。謂第一怯薛也。委灰音相似也。李成梁傳有西部又漢。即插漢也。亦即察罕。見張學顏傳。大清一統志作察哈爾。

外國傳有銀定歹青亦作銀定歹成。見蕭如薰達雲柴國柱傳。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

三公

尚書大傳曰：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修，水爲民害，責於地公。王者三公，各有所主。論衡明天公、司徒、人公、司馬、地公、司空也。

文選載任彥昇竟陵文宣王行狀：沈休文安陸昭王碑文稱公不稱王者，爵列親王，不如三公之位尊也。竟陵生爲三公，安陸亦贈司徒，故得稱公。宋制：朝會宰相班在親王之上。

員缺

顧寧人曰：知錄謂員缺之名，自晉時已有之。今攷漢書循吏傳，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酷吏傳，後左馮翊缺，韓安國傳，梁內史缺，翟方進傳，杜業言方進爲京兆尹時，陳咸爲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爲姦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薛宣傳，御史大夫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又云：會司隸缺，佞幸傳其後，御史大夫缺，則西漢已有缺稱，不始于晉也。

大尙書

予初讀隋書經籍志，四人月令一卷，漢大尙書崔實撰，疑其有誤。後讀洪氏隸續，載劉寬碑陰有大尙書河南張祗字子戒一人，洪云碑有大尙書張祗，祝睦碑亦云拜大尙書，攷東京官制，唯鴻臚司農、長秋、有太字，尙書六人，分爲六曹，初無大尙書。及觀祝睦後碑，但云拜尙書，尙書僕射，乃知大尙書者，以其長於諸曹，故加大以別之，然後向者之疑始釋。蓋當時官曹有此稱，未著於令甲也。蜀志衛機傳，歷遷奉車都尉、大尙書。

大著作

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職，隸中書。晉元康初，又隸祕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見史通史官篇

五官

漢有五官中郎將，比二千石。五官中郎，比六百石。五官侍郎，比四百石。五官郎中，比三百石。郡國亦有五官掾。注家不言五官何義。予按淮南兵略訓云：夫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隘路亟行，輜治賦丈均，處軍輯，并竈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又云：將軍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爲五官督。五官之名，或出於此。但據淮南所稱，有尉官，有候官，有司

空官有與官而尙闕其一。是必有脫文矣。

大學士

唐書百官志。修文館。

後改昭文館。

景龍二年始置大學士四人。以象四時。學士八人。以象八節。直學士十二人。

以象十二時。此大學士設官之始。

李嶠宗楚客趙彥昭章嗣立爲大學士。李適劉蕡崔湜鄭絳盧藏用李朝隱爲直學士。又引徐堅韋元旦父寧藝劉子元爲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徐彥伯劉九濟等備員。見文藝傳。

李嶠宗楚客趙彥昭章嗣立皆宰相也。天寶二載崇賢館置大學士二

人以宰相爲之。至德二年置集賢院大學士。貞元四年罷崇元館。集賢院大學士。

崇元卽崇賢也。

按張說傳始帝

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爲稱。說時爲集賢院學士也。李泌

傳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

爲讓而止。此泌傳之誤。蓋集賢之置大學士。始於崔圓。正在至德二載。而貞元四年學士去大字。則由於

泌之請耳。然自元和以後。宰相兼宏文館集賢殿大學士。率以爲常。鮮有如張李二公之能讓者矣。宋初

昭文館集賢殿大學士皆宰相領之。蓋沿唐五代之舊。其後置觀文殿資政殿大學士。雖不任事。亦以前

宰執充。餘官不得與焉。明代始專以殿閣大學士爲宰輔之官。然秩止五品。國朝始升爲正一品。

總督巡撫

總督字始見於漢書敘傳。云總督城郭三十有六。南北朝史多用此字。如晉書謝元傳。以方平河北幽冀。

宜須總督。魏書任城王澄傳。以澄總督二鎮。授之節度。于烈傳。遷司衛監。總督禁旅。南史柳仲禮傳。與諸藩赴援。見推總督。劉之亨傳。總督衆軍。杖鉞而西。吳明徹傳。吾爲總督。必須身居其後。王猛傳。總督所部。赴援。北史景穆十二王傳。梁武以爲北道總督。齊本紀。節閔以長孫承業爲大行臺總督。李常傳。總督三軍。揚旌恆朔。李平傳。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總督之任。周書文帝紀。拜章武公導爲大將軍。總督留守諸軍。是也。巡撫字亦見於南北朝。南史袁昂傳。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北史趙彥深傳。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周書武帝紀。詔皇太子贊巡撫西土。是也。總督巡撫之語。由來已久。其定爲官名入銜。則自明始。

唐人服色視散官

野客叢書云。唐制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階官之品。至朝散大夫。方換五品服色。衣銀緋。白樂天爲中書舍人。知制誥。元簡爲京兆尹。官皆六品。謂階官也。尙猶著綠。其詩所謂鳳閣舍人京兆尹。白頭猶未脫青衫。南宮啓請無多日。朝散何時復入銜。劉夢得賀給事加五品詩曰。八舍郎官換綠衣。元微之作武儒衡陞朝散大夫制曰。今由是級。則服色驟加。誠足貴矣。樂天授朝散大夫制曰。蔭子封妻。豈惟腰白金而已。唐時臣僚章服。不論職事官之崇卑。唯論散官之品秩。雖宰相之尊。而散官未及三品。猶以賜紫繫銜。舊唐書宣宗紀。有正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賜紫金魚袋馬植。有太中大夫。守中書

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賜紫金魚袋崔慎由、有通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賜紫金魚袋鄭朗、有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賜紫金魚袋蕭鄴、有朝議大夫、守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賜紫金魚袋劉瑑、皆見任宰相、中書侍郎、六部尚書、又皆三品職事官也、而散官未到金紫銀青、則非賜不得衣紫、唐人之重散官如此。

升朝官 京官

宋史選舉志、前代朝官、自一品以下、皆曰常參官、其未常參者、曰未常參官、宋曰常參者曰朝官、秘書郎以下未常參者曰京官、老學庵筆記、國初以常參官預朝謁、故謂之朝官、而未預者曰京官、元豐官制行、以通直郎以上朝預宴坐、仍謂之升朝官、而按唐制、去京官之名、凡條制及吏牘、止謂之承務郎以上、然俗猶謂之京官、案元豐以前、秘書省著作佐郎、大理寺丞、光祿寺丞、衛尉寺丞、將作監丞、大理評事、太常寺太祝、奉禮郎、秘書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皆京官也、元豐改制、以宣教、政和改、宣義、承事、承奉、承務郎爲京官、京官之下、則爲選人、有七資四等之差、崇寧中、改選人七階爲承直、儒林、文林、從事、通仕、登三階、其通仕、登仕、將仕三階、係奏補未出身人、

前行中行後行 頭司子司

唐宋制、六部有前行、中行、後行三等、而廿四司有頭司子司之稱、唐會要故事以兵吏及左右司爲前行、

刑戶爲中行。工禮爲後行。每行各管四司。而以本行名爲頭司。餘爲子司。如吏部爲頭司。司勳司其。顯慶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改戶部尙書爲度支尙書。侍郎亦准此。遂以度支爲頭司。戶部爲子司。至龍朔二年二月四日。復舊次第。

海錄碎事。唐制。郎官前行爲要。後行爲閒。南部新書。先天中。王上客爲御史。自以才望清華。當入省臺。望前行。忽除膳部員外郎。微有惋悵。吏部郎中張敬忠詠曰。有意嫌兵部。專心望考功。誰知腳蹤蹬。卻落省牆東。蓋膳部在省最東北隅也。膳部爲後行。又在禮部四司之末。

吏部七司

唐制。六部各置四司。宋元豐改官制以後。分尙書左右選。侍郎左右選。各置郎官。南渡後。遂有尙左。尙右。侍左。侍右之稱。皆吏部一司所分也。并司勳。司封。考功。是爲七司。

尙左尙右侍左侍右

文獻通考。宋朝典選之制。自分爲四。文選二。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二。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元豐定制。以審官東院爲尙書左選。審官西院爲尙書右選。流內銓爲侍郎左選。三班院爲侍郎右選。舊制。吏部除侍郎二員。分典左右選。總稱吏部侍郎。開命官兼攝。惟稱左選侍郎。或右選而已。紹熙三年。謝深甫。張叔樞兼攝。始有侍左侍郎。侍右侍郎之稱。既而林大中。沈揆。擢貳尙書。則侍左。侍右。徑入除目。相承不

改矣。郎中主管尚書左右選。侍郎左右選各一員。初進擬。第云吏部郎官。及擬告身細銜。始直言吏部尚書郎中或員外郎。主管尚書某選。主管侍郎某選。紹興間。呂希常以監六部門兼權侍右郎官。李端民正除尚右郎官。既而何備。楊倓。費行之。除吏部郎官。皆有侍左侍右尚左尚右之稱。自此相承不改。宋史。徐陳宗禮。俱曾任尚左郎官。范鍾。王萬。高斯得。吳潛。李伯玉。任尚右郎官。曹彥約。王邁。徐鹿鳴。楊文仲。陳仲微。曾任侍右郎官。而徐清叟。孫夢觀。家鉉翁傳。皆有侍右侍郎之稱。

左右

唐宋左右僕射。左右丞相。左右丞。皆以左爲上。元左右丞相。左右丞。則以右爲上。科場蒙古色目人稱右榜。漢人南人稱左榜。亦右爲上也。明六部左右侍郎。左右都御史。左右給事中。左右布政使。仍以左爲上。

度支支度不同

度支者。戶部四司之一。唐碑結銜稱度支郎中。度支員外郎者。皆郎官也。至各道節度使有帶支度營田使者。則其屬有支度判官。此外任幕職也。宋初沿五代之制。以三司使總領天下財賦。三司者。卽唐之戶部度支兩司及鹽鐵使也。三司使既總其要。又分置副使判官佐之。于是有度支副使。度支判官之名。此則三司之屬。爲京朝官差遣。與外任幕職班秩不同。一稱支度。一稱度支。其名亦不相混。校書者昧于官制。往往率意妄改。貽誤非淺。

階官分左右

元祐四年十一月三省言承務郎以上至朝請大夫欲分左右進士加左字餘官加右字從之忠陵志引
錄

紹聖二年四月詔職事官罷帶職朝請大夫以下勿分左右宋史哲宗紀

揮塵前錄元祐間范忠宣當國始帶左右致忠宣以元祐四年六月罷相而階官分左右乃在是年之

冬則非忠宣所改也

紹興元年九月詔文臣寄祿官依元祐法分左右用樞密院編修官楊愿請也忠陵志引繫年錄宋史宰

漣熙元年三月詔寄祿官及選人並去左右字宋史孝宗紀

周必大撰趙善俊神道碑云孝宗屢欲用君因奏進士任子自分兩途仕州縣者不相下蓋由階帶左右流弊至此頃楊時嘗論之今華貫清流非進士自不可至豈在二字宜如元豐官制有旨從之

按元祐階官分左右自承務郎以上則選人無左右之分也紹興則自承直至迪功皆分左右與元祐亦不盡同

正議大夫以上分左右

徐度卻縠編舊制諫議大夫積十一轉而至僕射由諫議一轉給事中再轉後行侍郎三轉中行侍郎四
至吏部二府乃七轉初轉給事中再轉工侍三轉戶侍四轉吏書及官制行太中大夫即舊諫議七轉至特進
尙書也二府乃七轉左右丞五轉禮書六轉戶書七轉吏書

卽僕而不分庶官與二府。自太中一轉通議，再轉正議，三轉光祿，四轉銀青光祿，五轉金紫光祿，六轉卽特進。元祐中始令正議、光祿、銀青光祿、金紫光祿並置左右，分爲二資。於是復十一轉而至特進。紹聖以後因之不改。政和中增置通奉、正奉、宣奉三階，而罷分左右，止十轉至特進，而庶官二府並循此制。蓋祖宗以來二府不磨勘，故有優遷。紹興新書乃并二府有磨勘之法，然亦未嘗舉行也。

特進 金紫光祿大夫 銀青光祿大夫 光祿大夫 宣奉大夫 正奉大夫 正議大夫 通奉大夫 通議大夫 太中大夫以上凡十階。

選人七資四等

畱守節度觀察判官

節度觀察掌書記 支使 防禦團練判官

畱守節度觀察推官 軍監判官以上兩使職官

防禦團練軍事推官以上初等職官

錄事參軍 縣令

知錄事參軍 知縣令以上令錄

軍巡判官 司理 司法 司戶 簿尉以上判司簿尉

判司簿尉七考。令錄職官六考。有京官舉主五人內一員轉運使副或提刑並磨勘引見轉合入京朝

官。宋史職官志

判司簿尉初任循一資入知令錄。次任二考以上入正令錄。知令錄循一資入初等職官。正令錄入兩

使職官。初等職官循一資入兩使職官。兩資入支掌防團判官。三資入節察判官。同石林燕語云選人寄祿官凡四等七資

謂此也

帥漕憲倉

文獻通考言唐之州縣不過一使臨之。而宋則有帥漕憲倉四司。故州縣之官尤難以奉承展布。帥漕憲倉蓋當時案牘之稱。帥謂安撫司。漕謂轉運司。憲謂提點刑獄司。倉謂提舉常平司。帥憲倉一人而已。漕則一路或有兩三人。曰轉運使。曰轉運副使。曰轉運判官。皆漕司也。

庾司

提舉常平司。宋人謂之倉司。亦謂之庾司。宋史孫夢觀傳提點廣東刑獄改廣西兼漕庾二司黃營傳知廣州主管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領漕庾如故是也漕庾本流俗相稱如今人稱布政按察曰藩臬之類若臣僚除授自當書轉運及提舉常平方合史法宋史於南渡諸臣傳不特敘次無法卽所書官名亦鄙俗如此

四總領

紹興十一年收諸帥兵以爲御前軍屯駐之所皆置總領一人以朝臣爲之敍位在轉運副使之上鎮江諸軍錢糧淮東總領掌之建康池州諸軍錢糧淮西總領掌之鄂州荆南江州諸軍錢糧湖廣總領掌之興元興州錢糧四川總領掌之四川總領初稱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紹興十八年改四川總領總領財賦所或謂之總所亦稱餉所又謂之餉司鶴山集中往有此名目

十都統

紹興十一年張俊韓世忠岳飛除樞密使副入覲俊首納所部兵乃分命三大帥副校各統所部自爲一軍更其銜曰統制御前軍馬鎮江大軍卽韓世忠舊部建康大軍卽張俊舊部鄂州大軍卽岳飛舊部也并荆南府江州池州皆有御前軍凡六統制十九年又改漢沔兩大將爲御前諸軍吳璘稱利州西路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在興州楊政稱利州東路都統制在興元金州但以知州兼節制所謂利路三大屯也而興州之事權特重及吳曦叛後改興州爲沔州又分興州十軍爲沔利二軍移沔州副都統司於利州沔州除都統制不除副利州除副都統制不除正天下有十都統矣

直隸

宋制以州領縣而縣亦有不領於州而直隸京師者九域志利州路有三泉縣唐隸興元府皇朝乾德五

年以縣直隸京師。至道二年，建爲大安軍。三年，廢軍爲縣，而縣之直隸京師如故也。直隸兩字始見於此。實字記於四縣三泉縣並云皇朝平蜀後以此縣路當要衝申奏公事直屬朝廷三泉今寧羌州地。

州院

乾隆戊戌歲瓜洲浚河，得南宋官印，文曰宿州州院朱記。初不解州院爲何職。後讀羅端良新安志，乃知每州有州院與司理院，皆刑獄之稱。州院則錄事參軍主之，司理院則司理參軍主之。若州升爲府，則稱府院。會稽志錄事參軍廨舍在府治之西南，府院在焉。司理參軍廨舍在府治之南，獄在焉。

宜差

景定建康志卷首題承旨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蓋當時諸路帥臣多有奉敕便宜行事者，以其未奉朝旨，故謂之宜差。或讀爲宜差者，非也。金元始有宜差之名志載通判南廳壁記結銜有稱宜差者，有稱宜特改差者，皆在馬光祖鎮建康日。與應合同時，予又見慶元五年石刻萬壽山修觀音祠記，後題宜差通判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劉震書并篆。蓋此又在景定之前，石刻分明，可無疑矣。

建康府通判三人

建康志國朝會要諸州置通判各一員。西京南京天雄成德等府各二員。江寧府初置一員，其後視西京等例增置一員，分東西二廳。其後又添差一員，以朝士充，是爲南廳。

官名俗省

宋人文集小說稱人官名往往割取兩字蓋流俗相稱之詞如云撫幹者安撫司幹辦公事也運幹者轉運司幹辦公事也提幹者提刑司幹辦公事也總幹者總領所幹辦公事也制機者制置司主管機宜文字也帥機者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也帥準者安撫司準備差遣也

狀元榜眼

進士第一人稱狀元起於唐至今猶因之予嘗讀周益公省齋文集有回姚狀元穎啓回弟二人葉狀元適啓回弟三人李狀元寅仲啓又魏了翁鶴山集有回蔣狀元重珍蔡狀元仲龍趙狀元發三啓於蔡則云擢亞倫魁於趙則云名列魁三又嚴州淳安縣狀元坊二一在儒學以淳祐丁未邑人黃蛻爲大對第二建一在邑東新橋以邑人方逢辰爲大對第一建見新定續志是第二三人皆可稱狀元也南宋坊刻有陸狀元增節音注精義資治通鑑一書首題會稽陸唐老集注攷宋時狀元無陸唐老其人蓋亦弟二三人矣宋史陳若拙傳稱當時以弟二人及第者爲榜眼然王元之小畜集有送弟三人朱嚴先輩從事和州詩云榜眼科名釋褐初是第三人亦稱榜眼也

朱國禎湧幢小品云元時及第第二者亦稱狀元蓋其時第一必蒙古人以中國人居第二故中國自以狀元稱之其餘進士係中國人者亦曰某人榜進士皆第二也諸公多致疑或曰從俗或曰訛殆未之究

耳。如李黼榜進士，黼亦第二也。予謂朱說非是。元時鄉會及廷試皆分左右二榜。蒙古色目人爲右榜，漢人南人爲左榜，各有狀元。未嘗併而爲一。如泰定四年，賜阿察赤、李黼等及第。阿察赤左榜第一，李黼右榜第一。故楊廉夫自稱李黼榜進士，黼右榜狀元，非第二也。今國子監有元至正十一年進士題名碑，又嘗見元統元年題名錄，皆分左右榜。國楨臆說不可信。

經義破題

唐人應試詩賦，首二句謂之破題。韋象畫狗馬難爲功賦，其破題曰：有二人於此，一則矜能於狗馬，一則誇妙于鬼神。見據此賦有破題也。裴令公居守東都，夜宴半酣，公索聯句，時公爲破題。亦見據此詩有破題也。宋熙寧中，以經義取士，雖變五七言之體，而士大夫習於排偶，文氣雖疎暢，其兩兩相對，猶如故也。偶閱橫浦日新云：有一人作健而說義，破題云：君子有勝小人之道，而無勝小人之心，極佳。然則宋時經義已有破題，不始於明也。宋季有魏天應論學繩尺一書，皆當時應舉文字，有破題、接題、小講、大講、入題、原題諸式，是論亦有破題。

題目疑難處上請

宋禮部試士，知貢舉官下簾幙出示題目，中有疑難處，聽士人就簾外上請，主文於簾中詳答之。夢梁錄

塗改添注

鄉會試有塗改添注字數之例。洪容齋引貽子錄云：燭下寫試無誤筆，卽題其後云：並無楷改塗乙注。如有卽言字數，蓋唐宋已有之。元史選舉志：塗乙注五十字以上者不考。

春秋合題

經義唯春秋有合題。予嘗見劉青田集載至順癸酉會試春秋義，以荆人來聘，楚屈完來盟于師，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楚子使椒來聘四節合爲一題。國朝沿明舊制，鄉會試春秋有單題有合題，其異於元者，元時合題多至五六事，今一題祇兩事耳。乾隆初始去合題。

銓試

吳自牧夢梁錄：每歲三月上旬，應文武官蔭授子弟，宗子蔭補者，並赴銓闈，就試出官。朝廷遣監試主文考試等官，就禮部貢院放試。試中者三名，取一名。文臣試兩場，本經及刑統義。第三日願試法科者聽。武臣試七書義三，學生員入試中選者，陞內舍。如省闈年分移于八月放試，中榜者赴吏部伺候簾試過參注差遣。武選中者，就兵部右選廳銓量注授。其文武銓魁特轉一資恩例，銓魁仍置局造題名集，設同年宴于西湖，帥運諸司俱有送助，以爲局費。

科舉之弊

魏華父云：釋老之患，幾於無儒；科舉之患，幾於無書。杜德綱墓志又云：古者閭閻月書，族時考，州歲比，鄉三年而

賓與衆賓之席弗屬。堂下之觀禮者弗坐。無異詞也。今易吏而主其事。糊名而察其言。望實之素著。或攻而去之。文詞之稍異。或思而抑之。寧收卑近。無拔儁尤。其幸而得之。則又將以其取於人者取人矣。眉州

院記

文肅殿試卷

文肅公震孟。天啓二年殿試卷。今藏吳中袁氏。後列讀卷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葉向高。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韓爌。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朱國祚。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張問達。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史繼階。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孫承宗。戶部尚書汪應蛟。刑部尚書王紀。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戚以弘。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周如磐。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署掌院事錢象坤。兵部左侍郎張經世。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駱從宇。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周炳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魏廣微。通政使司左通政袁可立。大理寺左寺丞鄭尙賓。凡十有八人。皆朱字鈐印。卷中太祖成祖神祖列聖字樣皆不出格。讀卷官於文之佳者以紅圈斷句。與今式異。

鄉試錄

予家有康熙四十一年江南鄉試錄。考試官吏部文選司郎中陳汝弼。山東福山人。工科給事中黃鼎楫。

直隸宣化人。其序云。先以御史臣朝楠貳之。繼命給事中鼎楫來代朝楠。未詳其姓也。是科始編官卷。江南中式八十三名。官卷中者八人。第七名華亭張維煦。第十五名崑山徐駿。皆官卷也。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一

江南

史記貨殖傳江南豫章長沙又言江南卑溼丈夫早夭皆謂今湖廣江西之地項羽本紀江東雖小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今人所謂江南古之江東也

上江下江

漢書王莽傳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是南郡以下皆可云下江也李密與王慶書上江米船皆被抄截通鑑載隋煬帝之言曰朕方欲歸正爲上江米船未至注夏口以上爲上江是武昌以上皆可云上江也微中又史記正義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蜺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是婁江東江亦有上江下江之名

三楚

史記貨殖傳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此南楚也據此文彭城是東楚非西楚矣項羽都彭城而東有吳廣陵會稽郡乃以西楚霸王自號者

羽兼有梁楚地。梁在楚西。言西楚則梁地亦在其中也。又攷三楚之分。大率以淮爲界。淮北爲西楚。淮南爲南楚。唯東楚跨淮南北。吳廣陵在淮南。東海在淮北。彭城亦在淮北。而介乎東西之間。故彭城以東可稱東楚。彭城以西亦可稱西楚也。又孟康漢書注。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高帝紀。太平寰宇記。楚文王徙都於郢。故江陵是爲西楚。漢封元王交於彭城。是爲東楚。又封屬王胥於廣陵。是爲南楚。此又一說。與史記貨殖傳不合。

三蜀

左思蜀都賦。三蜀之豪。時來時往。劉逵注。三蜀。蜀郡、廣漢、犍爲也。本一蜀國。漢高祖分置廣漢。漢武帝分置犍爲。

兖州

漢之兖州刺史治鄆城。劉宋以後。徙治瑕丘。相沿至今。驗其封畛。實禹貢徐州之域。與古兖州無涉也。

山東

秦都關中。以六國爲山東。賈誼謂秦并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又云。山東豪俊。竝起而亡秦族矣。是也。漢書。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亦泛指函關以東。非今所稱山東也。然漢時亦有稱齊魯爲山東者。如酷吏傳。御史大夫宏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寧州爲濟南都尉。儒林傳。伏生教齊魯之間。學者由此頗能言尙書。山東

大師亡不涉尙書以教則齊魯之號山東非無因矣。

今山東省於唐爲河南道地。宋改爲京東路。又分東西兩路。東路治青州。西路治兗州。而東昌武定兩府。臨清及德州。唐宋皆別屬河北。蓋唐宋以前。大河故道。皆由千乘入海。今唐武定府。郛平。今東。曹、濮、濟、青。在河南岸。澶州。今開。博。今東。貝。今清。德、棣。在河北岸。觀河南河北分界。而河之經流了然在目矣。

湖北
湖南

宋荆湖分南北路。岳、澧、鼎、辰、沅，皆屬北路。施州別屬夔路。而南路所領有全州，皆與今分界異。

四川

明四川布政司所領有遵義府今改鎮雄州鎮雄軍民府今爲鎮雄州屬烏蒙軍民府今爲昭通府屬烏撒軍民府今爲威寧州屬東川軍民府今爲東川府屬雲南

分天下爲路

宋史地理志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五路天聖析爲十八元豐又析爲二十三志所云路者以轉運使所轄言之若慶歷元年分陝西沿邊爲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八年河北置大名高陽關真定定州四路熙寧五年陝西又置熙河路此特爲軍事而設每路設安撫使兼馬步軍都部署後避英宗諱改稱都總管其民事仍領於轉運司故不在十八路廿三路之數初陝西祇有一轉運司及熙寧收熙河路乃分轉運司爲二一

治永興軍曰永興軍路鄭延平一治秦州曰秦鳳路秦真志於陝西路敘次五路沿革不甚了了讀史者益致茫昧矣

水經注難盡信

水經注載漢時侯國難以盡信如河水篇以臨羌爲孫都封國不知孫都本封臨蔡其地在河內不在金城也以西平爲公孫渾邪封國不知渾邪本封平曲其地在高城不在金城也汾水篇以河東之平陽爲范明友封國不知明友本封平陵其地在武當不在河東也安成侯劉蒼在贛水篇以爲長沙之安成在汝水篇以爲汝南之安成桃侯劉襄在沛水篇以爲酸棗之桃虛屬沛在濁漳水篇以爲信都之桃縣建威侯劉拾在贛水篇以爲豫章之建成在淮水篇以爲沛之建成皆彼此重複不相檢照又淮水篇云山陽城即射陽縣故城也漢世祖建武十五年封子荆爲山陽公治此攷山陽僞治射陽乃在東晉安帝之世漢之山陽郡自治昌邑今金鄉縣境以典午之僑治當東漢之故封豈其然乎

河水篇河水又東北逕陽阿縣故城西漢高帝六年封郎中萬祈爲侯國沁水篇陽泉水東逕陽陵城南陽阿縣之故城也漢高帝七年封卞祈爲侯國此二條人名與年數小異亦重複而舛誤也史漢表但有陽河齊侯其石此云陽阿可證二表之譌漢志平原鄉有阿陽縣上黨郡有陽阿縣與酈所見本不同而萬祈卞祈其石三名互異未審誰是史記功臣侯表百年之間見侯五正義以楊阿侯卞仁當見侯之一是正義本作卞與酈所見本同

澠水篇。蒲水逕夏屋故城。世謂之寡婦城。賈復從光武追銅馬五幡於北平所作也。世俗音轉。故有是名矣。又汝水篇。桓水逕賈復城北。復南擊郿所築也。俗語譌謬。謂之寡婦城。水曰寡婦水。此兩寡婦城。皆云賈復之譌。必有一誤矣。予謂夏之言假也。陳郡陽夏縣。夏讀如賈。賈寡聲相近。北音讀屋如烏。與婦音亦相似。則夏屋之爲寡婦。不必因於賈復也。

廣韻載唐州名

廣韻所載州名。平聲八十九。曰同、忠、通、蓬、松、容、瀧、嬌、隋、岐、儀、伊、綏、夔、新、歸、舒、渠、徐、廬、潞、渝、扶、鄜、蒲、瀘、齊、西、懷、開、萊、申、陳、秦、岷、邠、均、文、汾、忻、原、丹、安、檀、蘭、燕、延、豪、曹、河、和、瓜、巴、沙、揚、洋、梁、涼、商、房、坊、襄、芳、唐、當、滄、黃、光、杭、平、荆、瀛、營、成、洛、并、青、邢、庭、靈、寧、興、登、恆、幽、金、嵐、甘、鹽、上、聲、十五。曰隴、汝、許、楚、武、濟、海、鄆、沔、兗、趙、夏、潁、壽、陝、去、聲、二十九。曰鳳、宋、雍、絳、遂、利、冀、渭、魏、豫、潞、薊、衛、貝、會、代、鄆、萬、建、汴、華、相、宕、慶、鄭、定、勝、鄧、沁、入、聲、二十。二曰漢、復、肅、密、蔚、滑、莫、毫、博、廓、澤、統、易、石、壁、翼、德、隰、集、合、疊、峽、皆唐開元以前之疆域。蓋承唐韻舊文。孫愐序所謂輿地志。及武德已來。輒置迄開元三十年。並列注中者是也。每州敘述沿革甚備。惟容、遂、建、三州。但云州名。不敘沿革。則宋景德刊修時刪去之矣。唐所置州尚多。乃江南嶺南諸路。州名全闕。兩浙惟載杭州。皆宋人妄刪。非孫氏之舊也。伊、涼、甘、瓜、疊、宕、庭、鄆、蕪、薊、嬌、平。久不在宋版圖之內。山南之通州。宋初改名達州矣。此云通州。本漢宕渠縣。則是唐之通州。非宋之通州。知實係孫愐舊文。宋人刪改有未盡。

耳。

平州

漢書王莽傳民棄城郭流亡爲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胡三省注通鑑謂此時未有平州疑爲字誤。子攷路博德傳云西河平州人平州縣名屬西河郡正在并州郡內故有并州平州之稱地理志無平州而有平周周州古字通用非有遺漏也。胡氏疑爲遼東之平州故云此時未有平州不知并州本有平州縣也。

薛

漢時魯國有薛縣司馬彪郡國志薛本國張守節史記正義云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而菑川國亦有薛縣史記平津侯列傳稱齊菑川薛縣人漢書亦云菑川薛人是也。或據班氏地理志菑川無薛縣疑本傳有誤是大不然本傳明云菑川國人推舉與魯國無預菑川本齊地故汲黯以齊人多詐譏之也。漢初菑川與魯俱有薛縣而菑川之薛不見於班志志所載者元成以後之版籍武帝時此縣猶未併省也。

春秋時魯有薛邑莊公卅一年築臺于薛此別是一地非任姓之薛國。

盱眙

漢書地理志臨淮郡有盱眙縣應劭曰音吁怡史記或作盱台裴駟引鄭元說音煦怡廣韻十虞部盱字

下注云。盱眙縣在楚州。盱眙字皆从目。無可疑也。類篇於目部眙字下云。盱眙地名是矣。乃於肉部別出盱字。云盱眙縣名。此所謂北人不識盱眙者歟。

牟婁

春秋莒人伐杞。取牟婁。于欽曰。安邱南有牟婁山。俗譌作朦朧山。卽其地。蓋牟婁朦朧聲相近也。

通州

王楙野客叢書云。唐時揚州爲盛。通州爲惡。引白樂天詩曰。通州海內恓惶地。司馬人閒冗長官。元微之詩曰。折君災難是通州。又曰。黃泉便是通州郡。其不美如此。勉夫蓋誤以微之所謫之通州卽淮南之通州。揚通同在一道。而相去霄壤。是可怪耳。予謂唐之通州。隸山南道。卽今達州。宋乾德三年更名。若淮南之通州。本揚州海陵縣。其置州乃在五代之世。元和間未有此州也。

大名府

宋大名府領縣十三。今大名府領一州六縣。唯元城附郭。及南樂一縣。沿宋之舊。其餘無同者。成安屬廣平府。內黃屬河南之彰德府。莘館陶清平冠氏今無氏字屬山東之東昌府。臨清山東直隸州。以夏津爲屬縣。朝城屬山東之曹州府。宗城金故屬洺州。元志無此縣。則金季已廢矣。魏縣國朝裁併入大名縣。今大名府所領之開州及清豐長垣卽宋之澶州也。東明則宋曹州之冤句縣也。宋東明縣屬開封府。今爲儀封。開陽二縣。

泉州

泉州之名雖同而有隋唐之異。隋志云：隋平陳，改豐州曰泉州。後改閩州。又改福州。此隋之泉州也。又唐志云：析泉州之南安、莆田、龍溪，置武榮州，治南安。後治晉江。武榮州尋廢，縣還隸泉州。又復置武榮州。更武榮州爲泉州。唐志在景雲二年，通典以爲神龍以後，初置泉州，不同。此唐之泉州也。今爲泉州。自此泉之興，始定分爲二郡，不相溷矣。故景雲二年已前，凡曰泉州者，指今福州也。景雲二年之後，凡曰泉州者，指今泉州也。輿地紀勝。

新豐

丹徒縣有新豐鎮。陸游入蜀記：六月十六日，早發雲陽，過夾岡，過新豐，小憩。李太白詩云：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又唐人詩云：再入新豐市，猶聞舊酒香。皆謂此。非長安之新豐也。然長安之新豐亦有名酒，見王摩詰詩。

石城

後漢書方術傳：高獲遠遁江南，卒於石城。石城人思之，共爲立祠。章懷注：石城在今蘇州西南。大昕案：蘇州無石城。據郡國志：丹陽郡有石城縣，當是高獲所遁也。

虎嘯城

顧氏方輿紀要：四川廣安州北十里有虎嘯城，建置未詳。按元史楊大淵傳：中統三年，復於渠江濱築虎

嘯城以逼宋大良城。宋淳祐三年移廣安軍於大良平。寶祐六年入楊文安傳中統四年進築虎嘯城以困大良。趙恒刺傳中統三年守東川四年宋夏貴以兵侵虎嘯山寨元帥欽察遣恒刺率兵往禦之貴敗走追至新明縣。新明縣在廣安州西六十里西南至合州定遠縣百廿里斬首三十餘級至元五年戊寅東安虎嘯山兩城宋楊立以兵護糧送大良平恒刺率所部兵與立戰於三重山立敗走是虎嘯山爲宋元交爭之地其築城始末歷歷可攷顧氏以爲建置未詳蓋未檢元史耳顧氏所載宋金元地名大約本諸薛方山通鑑而未讀全史如三重山東安城之名皆缺而不書

蜀四帥府

元憲宗八年即宋寶祐六年也宋大獲山守將楊大淵時宋以大獲山爲閬州治運山守將張大悅宋以運山爲蓬州治大良平守將羅元圭宋以大良平爲廣安軍治皆以城降元元即授以元帥使守之青居山軍人亦殺其守將出降宋以青居爲順慶府治明年遣便宜都總帥汪惟正戍青居與大獲運山大良平稱四帥府

水洛城

宋慶歷所築水洛城屬秦鳳路。今甘肅靜寧州西南有水洛城元豐所築永樂城屬鄜延路。今陝西米脂縣西南永樂城兩城皆與西夏交爭之地而相距遼遠名目不同今涑水記聞皆作永洛是誤初爲一地矣溫公留心經濟且係目睹耳聞之事不應舛謬乃爾當是校書之人不諳地理輒有改易非溫公元本也。辛輔編年錄亦以水洛作永洛

光化

宋京西路有兩光化縣。其一屬隨州。本蕭齊所置。安化縣。隋唐皆爲光化縣。而宋初因之。熙寧元年。省人隨縣。今隨州東有光化廢縣。卽熙寧所廢之縣也。其一屬襄陽府。本宜城縣之陰城鎮。宜城九城志作穀城。按志兩縣皆屬襄陽府。前穀城在州西北。宜城在州南。今光化亦在州西北。則九城志作穀城是也。紀勝亦作穀城。乾德三年。置乾德縣。爲光化軍治。熙寧五年。廢軍。改乾德爲光化縣。隸襄陽。其後復爲光化軍。今襄陽府光化縣。卽其地也。兩縣一省一置。俱在熙寧間。宋史地理志記載分明。或者初爲一地。轉訾史志有誤。是不然矣。王象之云。隨州有廢光化縣。非襄陽之光化也。

沌口

由武昌至江陵。水行當泝大江。別有沌口者。亦水道。可避江行之險。沌讀如冢。夏秋水漲可行。過九月則沌涸。不可行。必由巴陵至荊渚矣。陸氏入蜀記。八月三十日。離鄂州。沿鸛鵲洲南行。過謝家磯。金雞洲。泊通濟口。九月一日。始入沌。實江中小夾也。過新潭。有龍祠。自是無復居人。兩岸葭草彌望。謂之百里荒。二日至下郡。始復有挽路。登舟背望竟陵遠山。泊白口三日。過八疊洲口。泊歸子保。四日。過網步。泊畢家池。蓋屬復州玉沙縣滄浪鄉云。五日。泊紫淵。六日。過東場。泊鷄鳴。七日。至漢江。八日。至江陵之建寧鎮。蓋沌口也。晉王澄乘荊州。別駕郭舒不冝從。澄東下。乃畱屯沌口。陳侯安都討王琳。至沌口。皆此地也。自是泛江入石首縣界。過公安。至沙市。距荊州陸行十里。

李晏口

通鑑周顯德二年正月，詔浚胡盧河，築城於李晏口。注：冀州蓳縣東北有李晏鎮。時築城屯軍，以爲靜安軍。按薛史：其軍南距冀州百里，北距深州三十里，夾胡盧河爲界。大昕案：舊五代史是年三月，以李晏口爲靜安軍，與胡注合。但注云其軍南距冀州百里，則是在冀州之北。蓳縣又在冀州東北一百五十里，則不得以蓳縣之李晏鎮當之矣。攷一統志：李晏鎮在景州東北。當胡盧河南岸，此爲東李晏口。又有西李晏口，在今深州南。皆五代時置軍屯守處。是則李晏本有東西兩口，而周所置之靜安軍，則在深州，不在蓳縣。胡氏殆混而一之矣。沈存中筆談云：深州舊治靖安，其地鹵鹵。景德中議遷，時傅潛家在李晏，乃奏請遷州于李晏。今深州是也。此說亦不然。深州本治陸澤，後周置靜安軍於李晏口，在州南卅里。洎宋雍熙二年，靜安軍廢，四年移州治李晏，因故軍名爲靜安縣。省陸澤下，傳二縣入焉。此深州改治之見於九域志者。沈誤以爲景德中，又謂州舊治靖安，皆攷之未審也。九域志：冀州蓳縣有李晏鎮，此東李晏鎮。

平水

金史地理志：平陽府平陽縣有平水。金時有毛麾者，平陽人，自號平水老人。見趙與峕賓退錄。金元之世，平陽立經籍所，一時書坊印板咸集於此。今世所傳政和證類本草，卽平陽張存惠所刊也。張湜會稽續志：平水市在會稽縣東二十五里。元微之序白氏長慶集云：予嘗於平水市中，見邨校諸童。

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爲微之也自注平水鏡湖旁卽市名此又一平水也

秀水

朱勝非有秀水閒居錄三卷陳振孫云寓居宜春時作秀水者袁江水名也非秀州之秀水縣

青海

青海之名昉於後魏水經注河水篇云湟水又東南流逕龍夷城故西零之地也十三州志曰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一十里王莽納西零之獻以爲西海郡治此城湟水又東南逕卑禾羌海北有鹽池閼駟曰縣西有卑禾羌海者也世謂之青海東去西平二百五十里按古人讀西如先酈所云西零卽漢書之先零元始四年王莽誘塞外羌獻鮮水海允谷鹽池置西海郡先鮮音相似鮮水者先零水鮮水海卽今青海矣晉隆安二年後涼楊軌降於禿髮烏孤尋爲羌酋梁飢所敗西奔僭稱乙弗鮮卑而據其地僭卽零之俗體亦以先零得名也西魏初涼州刺史史寧與突厥分道襲吐谷渾還會於青海隋開皇初遣元諧等襲吐谷渾敗之於青海隋書青海在吐谷渾中周回千餘里自唐以來青海之名著遂無有稱鮮水海者矣

避諱改郡縣名

漢文帝名恆，改恆山郡曰常山。光武叔父趙王名良，改壽良縣曰壽張。殤帝名隆，改隆慮縣曰林慮。吳大帝孫權立子和爲太子，改禾興縣曰嘉興。景帝孫休立，避諱改休陽縣曰海寧。

晉武帝父名昭，改張掖之昭武縣曰臨澤。建安之昭武曰邵武。邵陵之昭陽縣曰邵陽。愍帝名業，改建業縣曰建康。鄴縣曰臨漳。簡文帝名昱，改育陽縣曰云陽。成帝杜皇后名陵，改陵陽縣曰廣陽。簡文鄭太后名春，改富春縣曰富陽。平春縣曰平陽。蘄春縣曰蘄陽。春穀縣曰陽穀。宜春縣曰宜陽。東海王越世子名毗，改毗陵郡曰晉陵郡。縣曰晉陵縣。桓溫父名彝，改平夷郡曰平蠻。夫夷縣曰扶縣。夷道縣曰西道。後魏道武帝名珽，改上邽縣曰上封。獻武帝諱宏，改宏農郡曰恆農。

齊文宣立子殷爲太子，改殷州曰趙州。

隋文帝父名忠，改中牟縣曰內牟。雲中縣曰雲內。中鄉縣曰真鄉。煬帝名廣，改廣州曰番州。廣潤縣曰靈武。廣威縣曰化隆。廣恩縣曰洮河。廣化縣曰河池。廣長縣曰修城。廣陽縣曰汶山。廣年縣曰左封。廣都縣曰雙流。廣漢縣曰雒。廣定縣曰蒲江。廣通縣曰通義。南廣縣曰南溪。廣武縣曰榮澤。廣寧縣曰汝北。廣福縣曰安福。廣川縣曰長河。廣宗縣曰宗城。廣平縣曰永年。廣阿縣曰象城。廣城縣曰樂壽。廣昌縣曰飛狐。易州長廣縣曰膠水。廣饒縣曰東海。廣牧縣曰安興。廣昌縣曰棗陽。昌州廣澤縣曰連山。唐高祖名淵，改長淵縣曰長水。濱淵縣曰澶水。太宗名世民，改萬世縣曰萬歲。富世縣曰富義。興勢縣曰

興道明皇名隆基。改隆州曰閬州。箕州曰儀州。隆化縣曰賓化。盈隆縣曰益川。唐隆縣曰唐安。隆山縣曰彭山。昌隆縣曰昌明。隆康縣曰普康。隆平縣曰太平。隆安縣曰崇安。隆龜縣曰崇龜。其城縣曰祐川。代宗名預。改豫州曰蔡州。宿預縣曰宿遷。樂預縣曰樂山。豫章縣曰鍾陵。豫寧縣曰武寧。德宗名适。改括州曰處州。括蒼縣曰麗水。憲宗名純。改純化縣曰慕化。純義縣曰正義。又改涇州曰蠻州。還淳縣曰青溪。涇風縣曰從化。穆宗名恆。改恆州曰鎮州。恆陽縣曰曲陽。武德初。避太子建成名。改晉城縣曰晉安。新城縣曰新政。建城縣曰高安。又唐高祖避外祖獨孤信名。改信州曰夔州。神龍初。避孝敬皇帝諱。改宏農縣曰恆農。宏靜縣曰安靜。垂拱初。避武氏家諱。改華州曰大州。華陰縣曰仙掌。華原縣曰永安。華容縣曰容城。江華縣曰雲溪。華亭縣曰亭川。

後梁朱全忠祖名誠。改臺城縣曰臺平。變城縣曰變氏。阜城縣曰漢阜。臨城縣曰房子。潞城縣曰潞子。黎城縣曰黎亭。告成縣曰陽邑。襄城縣曰苞亭。韓城縣曰韓原。舊唐書作元誤翼城縣曰潞川。郛城縣曰萬安。文城縣曰屈邑。晉城縣曰高都。陽城縣曰濩澤。應城縣曰應陽。豐城縣曰吳高。朝城縣曰武陽。宗城縣曰廣宗。聊城縣曰聊邑。成安縣曰斥邱。父名信。改信都縣曰堯都。皆唐天祐中敕改

後唐莊宗祖名國昌。改博昌縣曰博興。昌陽縣曰萊陽。孝昌縣曰孝威。義昌縣曰柳義。平昌縣曰德平。昌樂縣曰南樂。

後晉高祖名敬瑭。改竟陵曰景陵。

宋太祖之祖名敬。改敬州爲梅州。石鏡縣曰石照。父名宏殷。改宏農縣曰常農。本曰恆農。史家避真宗諱改。殷城縣曰

商城。潞水縣曰商水。太祖名匡胤。改匡城縣曰鶴邱。即今長垣。引山縣曰平蜀。太宗名光義。改義陽軍曰信陽。

義武軍曰定武。昭義軍曰昭德。崇義軍曰崇信。保義軍曰保平。威義軍曰威德。彰義軍曰彰化。南義州曰

南儀。孝義縣曰中陽。義川縣曰宜川。義興縣曰宜興。義章縣曰宜章。郴義縣曰桂陽。通義縣曰眉山。方義

縣曰小溪。義賓縣曰宜賓。義寧縣曰信安。全義縣曰興安。信義縣曰信宜。義倫縣曰宜倫。義清縣曰中廬。

歸義縣曰歸信。豐義縣曰彭陽。招義縣曰招信。正義縣曰蒙山。富義監曰富順。仁宗名禎。改順州曰惠州。

永貞縣曰永昌。濱陽縣曰眞陽。濱昌縣曰保昌。神宗名頊。改旭川縣曰榮德。孝宗名昀。改慎縣曰梁縣。理

宗名昀。改筠州曰瑞州。大中祥符五年。避聖祖諱。改元武縣曰中江。朗州曰鼎州。朗山縣曰確山。朗池縣

曰營山。天聖元年。避章獻后父諱。改淮南之通州爲崇州。蜀之通州爲達州。通利軍曰安利。通化縣曰金

川。大觀四年。避孔子諱。改瑕邱縣曰瑕縣。龔邱縣曰龔縣。紹興十二年。避金太祖諱。改岷州曰西和州。廿

八年。避金太子光瑛名。改光州爲蔣州。光山縣曰期思。

金章宗名璟。改景州曰觀州。睿宗名宗堯。改宗州曰瑞州。宗安縣曰瑞安。衛紹王名允濟。改濟陽縣曰清

陽。永濟縣曰豐閏。顯宗名允恭。改共城縣曰河平。龔縣曰寧陽。武功縣曰武亭。

明成祖名棣改滄州之無棣曰慶雲樂安州之無棣曰海豐神宗名翊鈞改鈞州曰禹州光宗名常洛改洛南縣曰雒南

漢地理志縣名相同

子弟晦之言漢縣名相同者每加東西南北上下以別之然攷之地理志重出者正復不少如曲陽三見一屬九江一屬東海一屬交趾作曲陽師古曰建城三見一屬勃海一屬沛國侯一屬豫章劇兩見一屬北海一屬留川定陶兩見一屬濟陰一屬定襄西平兩見一屬汝南一屬臨淮陽城兩見一屬潁川一屬汝南國侯平昌兩見一屬平原國侯一屬琅琊成陽兩見一屬濟陰一屬汝南國侯東安兩見一屬東海國侯一屬城陽新陽兩見一屬汝南一屬東海國侯鍾武兩見一屬江夏國侯一屬零陵成兩見一屬涿國侯一屬泰山新市兩見一屬鉅鹿國侯一屬中山建陽兩見一屬九江一屬東海國侯平安兩見一屬千乘國侯一屬廣陵平城南見一屬北海國侯一屬雁門阿陽兩見一屬平原一屬天水臨胸兩見一屬東萊一屬齊郡并俱改新都兩見一屬南陽國侯一屬廣漢昌陽兩見一屬東萊一屬臨淮國侯安陵兩見一屬潁川一屬汝南高平兩見一屬臨淮國侯一屬安定饒兩見一屬北海國侯一屬西河高陽兩見一屬涿郡一屬琅邪國侯武城兩見一屬左馮翊一屬定襄改縣名桓就是當爲成也廣平兩見一屬臨淮國侯一屬廣平陰山兩見一屬西河一屬桂陽樂成兩見一屬南陽國侯一屬河閒富平兩見一屬平原一屬北地成安兩見一屬陳留一屬潁川國侯

復陽兩見。一屬南陽。侯國。日反。一屬清河。音反。安定三見。一屬鉅鹿。侯國。一屬安定。一屬交趾。武陽兩見。一屬東海。侯國。一屬犍爲。鄭兩見。一屬京兆。一屬山陽。侯國。成鄉兩見。一屬北海。一屬高密。安陽兩見。一屬汝南。侯國。一屬漢中。陽樂兩見。一屬東萊。侯國。一屬遼西。武都兩見。一屬武都。一屬五原。歸德兩見。一屬汝南。侯國。一屬北海。地東陽兩見。一屬臨淮。一屬清河。黃兩見。一屬山陽。侯國。一屬東萊。安邱兩見。一屬琅邪。一屬北海。開陽兩見。一屬東海。一屬臨淮。樂陵兩見。一屬平原。一屬臨淮。侯國。安成兩見。一屬汝南。侯國。一屬長沙。西陽兩見。一屬江夏。一屬山陽。侯國。安平兩見。一屬涿。一屬豫章。侯國。高成兩見。一屬南郡。一屬勃海。新昌兩見。一屬涿。侯國。一屬遼東。朝陽兩見。一屬南陽。一屬濟南。高陵兩見。一屬琅邪。侯國。一屬左馮翊。宜春兩見。一屬汝南。侯國。一屬豫章。石城兩見。一屬丹陽。一屬右北平。新成兩見。一屬河南。一屬北海。侯國。若沛郡之鄆。音嵯。本是鄆字。與南陽之鄆。形聲自別也。

後漢縣名相同

續漢郡國志。縣名相同者。平都。一屬豫章郡。侯國。一屬巴郡。安城。一屬汝南。一屬長沙。高平。一屬山陽。侯國。一屬安定郡。武都。一屬武都郡。道。一屬五原郡。潞。一屬上黨郡。一屬漁陽郡。無慮。一屬遼東郡。一屬遼東屬國。安帝紀。元初二年。鮮卑國無慮縣。又攻扶黎營。殺縣令。注。無慮。屬遼東郡。一屬遼東郡。一屬元菟郡。曲陽。一屬下邳國。侯國。一屬交趾郡。九江之曲。漢昌。一屬中山國。一屬巴郡。穀城。一屬河南尹。一屬東郡。陰平。

一屬東海郡。一屬廣漢屬國都尉。陰平道。

唐縣名相同

新城	涿	杭	龍泉	綏	虞	陽城	河南	澤	武寧	洪	萬	永興	新	鄂	長樂	臨	龍門	河中	新
永清	幽	房	壽昌	沙	賄	太平	安南	宜	石泉	金	茂	安	唐	善	保	臨川	撫	振	大同
正平	絳	虞	南昌	洪	白	新昌	涿	峯	樂平	太原	饒	梁山	萬	武	義				

宋縣名相同

洪氏容齋五筆云。國朝之制。州名或同。則增一字以別之。若河北有雄州恩州。故廣東者增南字。蜀有劍州。故福建者亦增南字。以至西和西安州亦然。若縣邑則不問。今河南靜江府鬱州。皆有永寧縣。饒、耶、衡州。皆有安仁縣。蔡、莫之真陽。廬、汝之梁、光、台之仙居。臨安、建昌之新城。越、筠之新昌。婺、蜀之永康。處、吉之龍泉。嚴、池之建德。渭、秀之華亭。信、吉之永豐。郴、興國之永興。衢、嘉之龍游。施、臨江之清江。洪、萬之武寧。福、循之長樂。郴、連之桂陽。福、桂之永福。是也。予按洪氏所舉。尙遺金、綿之石泉。潞、汀之清流。潭、慶、渭之安化。鞏、道之寧遠。江、泉之德化。泰、興化之興化。荆、邵武之建寧。郴、循之興寧。平、定化之樂平。臨安、南寧之昌化。汀、寧化之寧化。唯郴之興寧。置於嘉定間。洪氏所未及見。此外難免挂漏之譏矣。

元州縣名相同

保定、成都、皆有安州、上都、常州、皆有宜興州、淮安、大名、皆有清河、保定、般陽、杭州、建昌、皆有新城、建德、池州、皆有建德、河南、吉安、皆有永寧、吉安、信州、皆有永豐、松江、平涼、皆有華亭、吉安、廬州、皆有龍泉、衢州、嘉定、皆有龍游、福州、靜江、皆有永福、衡州、饒州、皆有安仁、安豐、重慶、威楚、皆有定遠、冀寧、天臨、皆有寧鄉、奉元、武昌、皆有咸寧、安豐、融州、皆有懷遠、汝寧、曲靖、皆有羅山、杭州、南寧、皆有昌化、福州、循州、皆有長樂、廬州、汝州、皆有梁縣、興國、郴州、皆有永興、龍興、夔州、皆有武寧、贛州、化州、皆有石城、贛州、欽州、皆有安遠、紹興、大同、皆有山陰、滄州、棣州、皆有無棣、永樂初改滄州之無棣曰海豐、鞏昌、道州、皆有寧遠。

明縣名相同

明縣名相同者如直隸、山東、江西、浙江、皆有新城、直隸、河南、江西、皆有永寧、南直隸、陝西、皆有華亭、有山陽、江西、湖廣、皆有安仁、順天、湖廣、廣東、皆有東安、直隸、南直隸、皆有清河、山西、浙江、皆有山陰、山西、江西、皆有廣昌、有樂平、福建、廣東、皆有長樂、江西、浙江、貴州、皆有龍泉、陝西、湖廣、皆有咸寧、南直隸、浙江、皆有建德、山西、湖廣、皆有寧鄉、南直隸、山西、浙江、四川、皆有太平、南直隸、四川、雲南、皆有定遠、南直隸、雲南、皆有太和、陝西、湖廣、貴州、皆有安化、江西、浙江、皆有新昌、河南、廣東、皆有新安、湖廣、廣東、皆有興寧、江西、福建、皆有德化、山東、廣東、皆有海豐、湖廣、廣東、皆有會同、浙江、廣東、皆有昌化、福建、廣西、皆有永福、南直隸、廣西、皆有懷遠、南直隸、湖廣、皆有桃源、江西、廣東、皆有石城、江西、廣西、皆有興安、陝西、四川、皆有石泉、江

西、四川、廣東、皆有長寧、江西、四川、皆有東鄉、山西、四川、皆有大寧、陝西、廣東、皆有三水、而陝西之延安、鞏昌兩府、皆有安定、江西之廣信、吉安兩府、皆有永豐、則一省中且有同名之縣矣。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二

姓氏

三代以前有天下者皆先聖之後封爵相承遠有代序衆皆知其得姓受氏之由虞姚夏姒殷子周姬百世而婚姻不通小史翼繫世序昭穆實掌其事不可紊也戰國分爭氏族之學久廢不講秦滅六國廢封建雖公族亦無議貴之律匹夫編戶知有氏不知有姓久矣漢高帝起于布衣太公以上名字且無可攷況能知其族姓所出耶故項伯婁敬賜姓劉氏娥姁爲皇后亦不言何姓以氏爲姓遂爲一代之制而後世莫能改焉史記高帝紀書云姓劉氏此漢制之異於三代者後人強作解事輒謂漢爲堯後本祁姓譏史公昧於姓氏之別斯爲誕矣漢爲堯後之說始于向歆父子史公著書在武帝之世當時本無此議卽云史公曾見左氏書而劉夏劉卷亦載春秋安知漢劉必爲祁姓而非姬姓乎且漢之諸帝不問自言祁姓公主下嫁初不云祁載筆之臣安得輕議國姓宋儒好議論古人而不稽時代致有此失孟堅贊雖言漢出堯後而篇首仍用史公舊文蓋三代以前姓與氏分漢魏以後姓與氏合終漢之世未嘗自言姓祁此古人慎重祖宗不輕附會之意宋徽宗改公主爲帝姬其議出於秦東京固不學而後來議者乃謂趙本嬴姓當稱帝嬴其迂誕可笑如此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況遙遙華胄影響攀附徒供有識捧腹爾三代

以上男子未有系姓於名者。漢武帝元鼎四年封姬嘉爲周子南君。此男子冠姓於名之始。後代文人。有姬昌、姬滿、姬旦之稱。皆因於此。好古之士。當引以爲戒。近有得古戈者。其文云。羊子之觶戈。本是羊字。或釋爲羊。引左傳楚武王授師子焉爲證。誤矣。

姒

古人讀似姒二字皆如已。詩於穆不已。孟仲子作於穆不似。是已似同音也。禹母吞薏苡而生。因姓姒氏。賈侍中說已意已實也。意已卽薏苡。是已姒同音也。春秋葬我小君定姒。公羊作弋。弋姒聲相近。由於姒有以音詩美孟弋矣。弋卽姒。

并官

孔子娶并官氏。今人以爲并官。其誤蓋自明始。按漢韓敕造禮器碑云。并官聖妃。在安樂里。宋祥符中。封鄆國夫人。制詞亦作并官氏。此二碑皆在曲阜孔廟。予嘗至句容廟學。見元至順元年加封號制石刻。亦作并官。又見宋板東家雜記。元板孔庭廣記。書并官字。未有作并者。自明人刊家語。誤并爲并。後來刊宋史者。轉依誤本校改。沿譌者三百餘年。良可怪也。

郤郗二姓相溷

郤姓出濟陰河南二望。左傳晉有大夫郤獻子。綺戟切。在入聲。郗姓出高平。丑饑切。在上平。兩字形聲俱

別本無通用之理。漢隸从谷旁字或變作禾。故郤亦作郟。後來刊晉書者。併郟字亦改爲郟。此大誤也。郟。洗濟陰單父人。與高平郟氏不同族。陸魯望詩一段清光染郟郎。此用郟洗事。當爲仄聲。而黃伯思識其誤讀。又不然矣。

廣韻述氏姓

古姓氏書今多失傳。唯廣韻所采。多唐以前書。蓋取孫愐唐韻之舊。徵引最爲該洽。後人刪去其十之八九。唯張士俊所刊。尙是元本。然其中亦有紕繆。如衛大夫免餘。本公孫氏。今以免爲姓。楚大夫涉其帑。據左傳。本云藍尹。涉其帑。不與王舟。謂藍尹。以舟載其妻子。而不肖與王耳。乃以涉其爲復姓。可乎。又夫部瑱字云。姓也。晉有瑱錢。按晉書有錢瑒。吳興人。非姓瑒也。鐸部拓字。引周書王秉。王興。並賜姓拓王氏。按周書有王盟。賜姓拓王氏。未見王秉王興。與賜姓也。以資育爲一人。則王深寧已譏之。

家譜不可信

顏師古云。私譜之文。出于閭巷。家自爲說。事非經典。苟引先賢。妄相假托。無所取信。寧足據乎。漢書注其注蕭望之傳云。近代譜牒。妄相託附。乃云望之。蕭何之後。追次昭穆流俗。學者共祖述焉。但鄧侯漢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孫嗣緒。具詳表傳。長情鉅儒。達學名節。並隆博覽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變。年載非遙。長老所傳。耳目相接。若其實承何後。史傳寧得弗詳。漢書既不敘論。後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斷可識矣。蓋

南齊書本紀敘述先世以望之爲何六世孫。譏其附會不可信耳。師古精于史學。於私譜雜志不敢輕信。識見非後人所及。所書宰相世系表雖詳贍可喜。然紀近事則有徵。溯遠胄則多舛。由於信譜牒而無實事求是之識也。

郡望

自魏晉以門第取士。單寒之家。屏棄不齒。而士大夫始以郡望自矜。唐宋重進士科。士皆投牒就試。無流品之分。而唐世猶尙氏族。奉勅第其甲乙。勒爲成書。五季之亂。譜牒散失。至宋而私譜盛行。朝廷不復過而問焉。士旣貴顯。多寄居它鄉。不知有郡望者蓋五六百年矣。唯民間嫁娶名帖偶一用之。言王必琅邪。言李必隴西。言張必清河。言劉必彭城。言周必汝南。言顧必武陵。言朱必沛國。其所祖何人。遷徙何自。概置弗問。此習俗之甚可笑者也。

朱、張、顧、陸、號吳中四姓。朱有沛國、義陽、吳郡、河南四望。而今人但稱沛國。沛之顯者在漢爲朱浮。今朱氏不皆祖浮也。予謂三吳之朱當稱吳郡。若徽文公之後則依文公自稱新安可也。張有清河、南陽、吳郡、安定、燉煌、武威、范陽、犍爲、沛國、梁國、中山、汲郡、河內、高平十四望。而今人但稱清河。予謂張之顯者多矣。當視其所祖何人。如季鷹思曼之裔則當云吳郡。茂先道濟之裔當云范陽。西平公軌之後當云安定。平子之裔當云南陽。不應概稱清河也。廣韻顧姓出吳郡。不聞有它望。今顧氏所祖不曰雍曰榮則曰野王曰

況皆吳人也。而改稱武陵。謬矣。陸有吳郡。河南二望。河南之陸。出自鮮卑。本步陸孤氏。魏孝文時。改爲陸氏。今陸氏皆宗續。遜抗。則爲吳郡之陸審矣。而轉有取于代北之陸何哉。聞有不稱河南而稱平原者。未審其故。若以士衡爲平原內史而稱之。則吾未聞以所歷之官爲郡望者也。

今人姓金者。多稱其望曰彭城。此承吳越避諱。改劉爲金。姓改而族望未改。如仁山之後稱彭城。是爲當矣。日碑本匈奴渾邪王子。厥後封侯。累世久居三輔。不應冒彭城之望也。

廣韻。汪姓。汪芒氏之裔。姓苑云。新安人。今汪氏皆祖越國公華。華故籍新安。乃不稱新安而平陽。非也。

杜康

說文。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秬酒。少康。杜康也。葬長垣。見巾部。李善注文選。初未之引。

鴟夷子皮

淮南子。汜論訓。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以鴟夷子皮爲田常之黨。它書所未見。按田常弑君之年。越未滅吳。范蠡何由入齊。此淮南之誤也。

養由基

論衡。儒增篇。養由基從軍。射晉侯。中其目。按左氏傳。養由基射呂錡中項。未嘗射晉侯也。呂錡射楚共王。

中目王充誤記不足信

刀父

荀子倦詩問婢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刀父是之喜也。朱文公云刀父未詳竊疑卽齊之鑿刁亦作貂。刀有貂音後人別刀刁爲二字。

季襄

淮南汜論訓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滂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高誘注季襄魯人孔子弟子朱錫鬯撰孔子弟子攷采摭羣書得九十八人以補史記家語之闕獨不及季襄何也。

趙梁左強

史記龜策列傳桀有諛臣名曰趙梁紂有諛臣名曰左強淮南覽冥訓紂爲無道左強在側高誘注左強紂之諛臣古今人表無趙左二人。

莊彭祖

儒林傳春秋公羊有嚴彭祖顏安樂二家彭祖本莊氏史家避明帝諱追改公羊疏引六藝論云眭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

蔡伯僭

論衡別通篇扶風蔡伯僭，鬱林太守張孟嘗，東萊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覽達古今，故其敬通人也。如見大賓，此蔡伯僭未詳其名，非陳留蔡邕也。

漢人不見於史者

論衡案書籍，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楊子雲，不能過也。又對作篇引鄒伯奇檢論周長生名樹，見謝承書。北堂書鈔引之太平御覽引鄒子曰：朱買臣孜孜修學，不知雨之流麥，伯奇豈即鄒子之字耶？

服虔注左傳，引彭仲博說，虞翻注易，引蔡景君說，皆漢人也。

徐巡

說文有徐巡說，案後漢書儒林傳，濟南徐巡，師事衛宏，後從杜受學，亦以儒顯。

張敞

說文引張敞說一條，案漢人不當以武帝諱爲名，疑是張敞。

朱建安

南史劉杳傳，沈約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長頸王事，此何所出？杳曰：長頸是毗鄰王，朱建安扶南以

而張衡傳云。祖父堪。蜀郡太守。計其年代。相去不甚遠。而衡亦南陽西鄂人。雖縣名小異。而郡望未改。官職又同。是卽一人矣。或疑別一張堪。非是。

異代同姓名

異代而姓名相同者。難以悉數。今就兩漢而下。訖于宋元。略舉記憶所及者書之。如漢有張華。晉亦有張華。漢有賈逵。魏亦有賈逵。漢有王肅。曹魏元魏皆有王肅。漢有李廣。魏亦有李廣。見晉書文帝紀漢有黃忠。見申蜀亦有黃忠。漢有王育。說文晉亦有王育。忠義傳漢有劉陶。魏晉皆有劉陶。漢有郭憲。魏亦有郭憲。字幼漢有張邈。魏亦有張邈。漢有王卓。見順帝紀晉亦有王卓。見王濟傳漢有孔安國。晉亦有孔安國。漢有劉琨。論衡切也。晉亦有劉琨。漢有李嵩。蘇不韋傳晉亦有李嵩。漢有李充。晉亦有李充。漢有謝安。見陳傳晉亦有謝安。漢有劉毅。晉亦有劉毅。漢有孟觀。詩龜超晉亦有孟觀。漢有王商。見秦傳漢有張陵。魏亦有張陵。魏志唐亦有張陵。見唐詩紀事漢有王甫。蜀亦有王甫。漢有張昭。見魏志吳亦有張昭。漢有陳午。晉亦有陳午。見石漢有王暢。晉亦有王暢。見王濟傳漢有張衡。晉亦有張衡。見趙王隋亦有張衡。漢有馬武。晉亦有馬武。見漢有馬融。晉亦有馬融。見陶黃傳漢有胡廣。晉亦有胡廣。見胡奮傳漢有徐幹。魏亦有徐幹。晉亦有徐幹。見王漢有張綱。晉亦有張綱。漢有江革。南齊亦有江革。漢有董仲舒。梁亦有董仲舒。漢有朱買臣。梁亦有朱買臣。漢有李膺。梁亦有李膺。漢有王琳。見趙孝傳梁亦有王琳。漢有樊毅。陳亦有樊毅。漢有劉向。北齊亦有

劉向。見文宣帝紀。漢有李善。唐亦有李善。漢有李延壽。即繁。唐亦有李延壽。漢有李郃。唐亦有李郃。見文志。漢有

王逸。唐亦有王逸。見宰相表。漢有李封。見儒林傳。唐亦有李封。見杜子美詩。漢有周興。見周榮傳。唐亦有周興。漢有李益。見

傳。唐亦有李益。漢有劉平。宋亦有劉平。漢有朱震。宋亦有朱震。漢有楊震。宋亦有楊震。漢有張俊。宋亦有

張俊。漢有劉豫。見第五倫傳。宋亦有劉豫。漢有張林。見鄭巨君傳。宋亦有張林。漢有趙禹。宋亦有趙禹。徐州推官。見

魏有張融。南齊亦有張融。魏有王修。晉亦有王修。魏有王基。晉亦有王基。見王敦傳。蜀有兩劉巴。見李嚴傳。

注。晉亦有劉巴。見石劭載記。蜀有李嚴。晉亦有李嚴。見趙王倫傳。蜀有李福。唐亦有李福。宋亦有李福。仁宗朝。武蜀

有張裕。劉宋亦有張裕。吳有徐陵。陳亦有徐陵。吳有嚴武。唐亦有嚴武。吳有桓彝。晉亦有桓彝。晉有袁粲。

宋亦有袁粲。晉有賀循。陳亦有賀循。晉有劉穆之。唐亦有劉穆之。見寶刻類編。晉有王戎。唐亦有王戎。見林士宏傳。

晉有王恭。唐亦有王恭。見儒學傳。晉有王珣。唐亦有王珣。見宰相表。晉有王旦。宋亦有王旦。晉有吳曾。周

傳。宋亦有吳曾。見文志。晉有葛洪。宋亦有葛洪。晉有王濬。宋亦有王濬。見石劭詩。苻秦有王猛。陳亦有王猛。劉

宋有蔡興宗。趙宋亦有蔡興宗。見杜詩。南齊有王儉。唐亦有王儉。見宰相表。北魏有崔鴻。唐亦有崔鴻。見州刺史。

居。唐有李沆。見宰相表。宋亦有李沆。唐有張齊賢。見儒學傳。宋亦有張齊賢。唐有韓琦。見宰相表。宋亦有韓琦。唐

有王曾。著作郎。見金石錄。宋亦有王曾。唐有李石。宋亦有李石。字知幾。見一百家名賢文粹。金亦有李石。唐有王珪。宋元皆有

王珪。元王珪。見孝友傳。唐有張錫。宋亦有張錫。唐有李綱。宋亦有李綱。唐有蔡京。宋亦有蔡京。唐有張說。宋亦有

張說唐有劉晏見忠義傳唐有蘇轍見宋史孝友宋亦有蘇轍唐有高適知趙州見
唐有郭京撰周易宋亦有郭京唐有陳夷行公輔宋亦有陳夷行子唐有李侗衡州刺史見宋亦有李侗唐
有鄭樵見藝文志宋亦有鄭樵唐有李若水見宰相宋亦有李若水唐有張公謹政和中知唐
有張行成紹興中進士唐有王建五代亦有王建宋亦有王建進士唐有王慊宋亦有王
泌東陽人撰朱子語後錄唐有王起文彥博唐有王質文中子宋亦有王質唐有常建宋亦有
常建括蒼人知唐有李頎見東坡集唐有李珣宋亦有李珣宋亦有朱長文見唐詩宋亦
有朱長文後唐有李鄴宋亦有李鄴北夢瑣言宋亦有李鄴紹興時人宋有崔立金亦有崔立宋有吳澄司檢法見
理宗元亦有吳澄

晉人同姓名

史繩祖學齋佔畢言古今同姓名者多矣至晉尤甚如兩劉毅兩周撫兩孫秀兩解系兩周訪兩王愷兩
王渾兩王澄是也予攷晉書又有兩衛瓘一有傳一陳留人爲三都賦略解見文苑傳兩王沈一有傳一
字彥伯見文苑傳兩李密一在孝友傳一隄爲太守見惠帝紀兩張茂一襲涼州牧一吳郡太守見列女
傳兩張駿一襲涼州牧一姚襄將見哀帝紀兩韓壽一見賈充傳一爲慕容皝司馬見載記兩王敦一有
傳一益州牙門將見李特載記兩孫登一見隱逸傳一附見孫楚傳兩徐邈一有傳一見王彌傳及石勒

載記兩王治。一爲丞相導子。一見劉隗傳。兩李矩。一有傳。一江州刺史。見李充傳。兩王祥。一有傳。一爲呂光僕射。見郭騰傳。兩劉邁。一爲琨之祖。一爲毅之弟。兩裴頠。一有傳。一爲東海王越將。見懷帝紀。按周顧南太守裴頠。疑懷帝紀頠字乃頠之譌。皆學齋所未及。

晉書姓名互異

穆帝紀。永和五年。褚裒使部將王龜北伐。褚裒傳作徐龜。按元帝紀有太山太守徐龜。爲石勒所執。死已久矣。當從紀。

祖約傳。其時牽騰率衆出降。成帝紀。戴洋傳。並作牽騰。

安帝紀。隆安三年。吳國內史桓謙。義興太守魏隱。並委官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司馬逸。皆遇害。孫恩傳。桓謙作桓謹。魏隱作魏僞。隱僞聲相近。司馬逸作謝逸。南史孝義傳作司馬逸之。當是恩傳誤。謝瑗度傳有義興太守魏鄒。又

僞之異文。

段匹磾傳。從弟末杯。劉琨。盧謏傳作末波。波杯聲相近也。亦作末杯。見邵續傳。王澄傳亦作末杯。

張元張元之

謝安傳。苻堅率衆次淮肥。兄子元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元重請。其下卽述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元圍棋賭別墅事。安所與賭墅者。卽兄子元也。而張元竟

無下落亦不知其爵里何許也。列女謝道韞傳。初同郡張元妹。亦有才質。適于顧氏。元嘗稱之以敵道韞。似卽其人矣。而同郡二字難曉。道韞爲王凝之妻。不識張元者。與謝同郡乎。抑與王同郡乎。謝元傳授左將軍會稽內史。時吳興太守晉寧侯張元之。亦以才學顯。自吏部尙書與元同年之郡。而元之名亞于元。時人稱爲南北二元。此與前兩傳之張元同時同姓。同爲謝幼度親舊。唯名多一之字。豈卽一人。而傳聞異詞乎。元之在吳興。撰山墟名。樂史寰宇記屢引之。

唐人同姓名

唐人同時同姓名。如文藝傳所載兩李益。兩韓翃。其最著矣。武后時幸臣有張昌宗。而張昌齡之兄亦名昌宗。見文藝傳。冀州南宮人。

王宰

王宰。武宗朝節度使。附其父智興傳。明皇時又有善畫王宰。杜子美詩所謂五日畫一水。十日畫一石者也。

李播

李洎。風父名播。作天象賦。見唐志。此唐初人也。又元和閒詩人李播。起家進士官郎中。蘄州刺史。見唐詩紀事。

盧貞

盧貞字子蒙。會昌五年爲河南尹。白樂天九老會。貞年未七十。亦預焉。時又有內供奉盧貞。見唐詩紀事。

李翱

李翱字習之。唐書有傳。唐詩紀事云。鄭州嘗掘地得刺史李翱戲贈詩。比自一李翱。非習之也。唐書習之傳亦不記爲鄭州。王深甫編次習之集。乃收入此詩。

呂太一

唐有兩呂太一。魏知古傳所薦。洹水令呂太一。後有聞於時。又韋倫傳。宦者呂太一反嶺南。此別是一人。杜子美詩。自平宮中呂太一。卽韋倫傳之太一。

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仕武后時。唐書有傳。又大曆中有畫人陳子昂。見段成式京洛寺塔記。

李若水

唐宗室世系表有兩李若水。一淄川郡王孝同之曾孫。一太宗五世孫。

王維王縉

唐太原王維王縉兄弟。一爲右丞。一爲宰相。而琅邪王方則之孫維與縉亦兄弟也。又王智興之父亦名

籍。

王定保

唐撫言十五卷。題云光化進士琅邪王定保撰。書中稱王方慶爲七世伯祖。今檢唐書宰相世系表。琅邪王氏未有名定保者。唯太原王氏有定保。字翊聖。乃起之曾孫。蕤之子。今書中於起直書其姓名。於蕤字亦不回避。則別是一人。非太原之定保矣。唐有兩王定保。而史僅載其一。此表之脫漏也。其書有云。從翁丞相溥。致昭宗時宰相。有王搏。字昭逸。出自琅邪。有王溥。字德潤。出自太原。定保旣出琅邪。則溥當爲搏之譌。但依表所列。搏爲方慶八世孫。而定保稱方慶七世伯祖。則於搏不當有從翁之稱。是亦可疑也。

韋應物

韋應物。貞元二年。由左司郎中出爲蘇州刺史。而劉禹錫集中。有大和六年除蘇州舉韋應物自代狀。宋葉少蘊。胡元任。已疑其非一人。而沈作喆撰韋傳。合而一之。篇末雖亦有疑詞。而終未敢決。近世陳少章。景雲。據白樂天於元和中謫江州後。貽書元微之。於文盛稱韋蘇州詩。又言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人始貴之。則是時蘇州已歿。而劉狀又在此書十年以後。則其所舉必別是一人矣。樂天守蘇日。夢得以詩酬之云。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言白之詩名足繼左司耳。非謂實代其任也。沈傳謂貞元二年補外。得蘇州刺史。久之。白居易自中書舍人出守吳門。應物罷郡。寓郡之永定佛寺。則誤。

甚矣。白公出守。在長慶間。距貞元初垂四十年。豈有與章交代之理乎。大昕案。樂天刺蘇州。在寶歷元年。陳以爲在長慶間。亦誤。

劉沅虛

殷璠河岳英靈集。錄劉沅虛詩。謂頃東南高唱者十數人。然聲律婉然。無出其右。惜其不永。天年隕碎。國寶。沅虛未詳何許人。意其爲南士也。李華三賢論。謂劉沅虛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在京嘗疾。太尉房公臨扶風。聞之。曰。挺卿日若不起。無復有神道。殷直清有識。尙恨言理少。對常想見其面。後避地逝於安慶。當作康。安慶郡。卽金州也。唐書劉迅傳作康。此沅虛卽劉知幾之子迅。唐書附知幾傳。不言其能詩。或初爲一人。似不然。孟浩然有九日於龍沙寄劉大沅虛詩。而新舊書敍知幾六子。迅次在五。是行第不同也。王昌齡有送劉沅虛歸取宏詞解詩。而唐史不言登宏詞科。是出身不同也。一工於詩。一善著書。是趣向不同也。兩劉生雖同時。並有才不遇。而一名一號。似同實異。恐難溷而一之。

宋人同姓名

曹輔。一南劍州人。字載德。有傳。一海陵人。字子方。與蘇子瞻唱和。
王存。一字正仲。丹陽人。有傳。一紹興中神勇軍統制。見繫年錄。
吳革。一開封人。見忠義傳。一九江人。仕瀋祐間。嘗刻朱文公周易本義。一紹興初江西運副。見繫年錄。
王襄。一鄧州人。見孝義傳。一南陽人。靖康中西道都總管。有傳。

劉通。一并州人。章獻皇后之父。見外戚傳。一紹興中知天長軍。見繫年錄。

王淮。一齊州人。沔之弟。一金華人。字季海。有傳。

王著。一單父人。字成象。有傳。一成都人。字知微。翰林待書。附呂文仲傳。一紹興中通判溫州。見繫年錄。

王明。一大名人。字如誨。有傳。一承奉郎。與金人戰死。見繫年錄。一涪州將。見元史世祖紀。

王貴。一并州人。附楊業傳。一岳飛部將。

安守忠。一晉陽人。贈太尉。有傳。一捧日左廂都指揮使。欽州團練使。見長編。

李維。一洺州人。沆之弟。一昭武人。綱之弟。

李若谷。一徐州人。字子淵。有傳。一若水之兄。南渡參知政事。

蘇紳。一晉江人。字儀甫。有傳。一紹興中江東兵馬都監。

黃震。一浦城人。字伯起。有傳。一慈溪人。字東發。見儒林傳。一臨海人。字子聞。乾道進士。知瑞安縣。見赤城

志。又有琴師黃震。後改名振。見四朝聞見錄。

王珪。一成都人。字禹玉。有傳。一紹興中太常少卿。見繫年錄。一開封人。與任福死事。附福傳。

王琪。一字君玉。珪之從兄。有傳。一南渡武臣。德之子。

王鞏。一字定國。旦之孫。附王素傳。一紹興中知仁和縣。一端平丙申死蜀難。見理宗紀。

田敏。一鄆平人。見儒林傳。一易州人。真宗時武臣。有傳。

王雱。一字元澤。安石之子。附安石傳。一澤州人。雲之弟。官右奉議郎。見繫年錄。

陳升之。一熙寧宰相。有傳。一淳熙中保義郎。

蔡抗。一宋城人。字子直。附其弟挺傳。一建安人。字仲節。元定之孫。有傳。其名本是杭字。史誤从手旁。見長

編。

趙鼎。一治平中侍御史。嘗奉使契丹。外國傳熙寧中提刑趙鼎。當卽一人。一開喜人。字元鎮。有傳。

李浩。一西河人。東都武臣。有傳。一臨川人。字德遠。仕孝宗朝。有傳。

王質。一大名人。旦之兄子。見涑水記聞。一字景文。興國人。附王阮傳。

王彥昇。一字光烈。建隆功臣。有傳。一南渡閣門祇候。見繫年錄。

王佐。一山陰人。字宣子。紹興十八年狀元。一紹興間中軍第四將。見繫年錄。一寶祐間長寧守將。見忠義

傳。

孫奕。一廬陵人。字季昭。撰示兒編。一元豐中都官員外郎。陳襄薦士三十三人之一也。

楊朴。一真宗朝隱士。一資陽人。紹興左宣教郎。一黃巖人。字文之。淳熙特科官承奉郎。

史炤。一眉山人。字見可。撰通鑑釋文者。一潁昌人。文彥博嘗從受學。嘉祐中提舉常平。史炤。熙寧四年前

知襄州史炤言開修古瀆河一百六里灌田六千六百餘頃當卽潁昌之史炤也一咸濟中利路統制見度宗紀

王堯臣一應天府人字伯庸有傳一汾州人嗣宗之子

張觀一常州人有傳一絳州人字思正有傳

胡銓一廬陵人字邦衡有傳一婺源人字仲平政和二年進士見新安志

張震一□□人有傳一歙人乾道五年進士見新安志

郭京一陳州人仁宗朝以布衣授大理評事一靖康時自言能用神兵者

劉藻一福州人字昭信紹興末祠部員外郎一嶺南人知梅州二人同時同姓名見周必大龍飛錄

張琬一韓城人樞密使昇之子崇寧間爲轉運副使會稽志元符三年六月張琬以朝散大夫權發遣越

州十二月移陝西提點刑獄此韓城人一鄱陽人治平二年登第見施元之注蘇詩

李常一字公擇建昌人一登州人東坡爲作遺直坊詩于欽齊乘人物篇誤仞兩人爲一一度宗朝吏部

侍郎

王安國一臨川人安石之弟一理宗朝守棗陽軍

張林一游奕軍統領見楊巨源傳寧宗紀嘉定二年沔州統制張林等謀作亂事覺貸死除名與巨源傳

之張林。未審卽一人否。一京東安撫使。本金降將。一咸淳二年死難武臣。見本紀。一德祐池州都統制。降元。

張維。一湖州人。官衛尉寺丞。子野之父。齊東野語云。卒於慶歷丙戌。一熙寧中官臨涇縣令。見長編。又東坡南行集有次韻答荆門張都官維見和惠泉詩。似又是一人。

李定。揮墮前錄。李定同時有三人。其一字仲求。洪州人。晏元獻之甥。欲預養神會。蘇子美以其任子拒之。致興大獄者。又李定。字資深。元豐中御史中丞。揚州人。又李定。嘉祐治平以來。以風采聞。徧歷諸路計度。轉運使官制未行。蓋濟南人也。世多指而爲一。不可不辯。宋史有傳者。唯資深一人。卽勅東坡詩案者。坡集有壽州李定少卿出餞城東龍潭上詩。蓋濟南人也。

張永德。一并州人。有傳。一幽州人。暉之孫。見暉傳。一開封人。忠之子。見忠傳。

張昭遠。一濮州人。卽張昭也。有傳。一滄州人。凝之子。有傳。

張燾。一臨濮人。字景元。有傳。一饒州人。字子公。南渡執政。有傳。

王應麟。一慶元人。字伯厚。有傳。一晉江人。知南海縣。見石刻。與伯厚同時。

李祥。一無錫人。字元德。有傳。一開封人。見宦者傳。

王杲。一齊州人。咸平五年卒。有傳。一京兆人。朔州防禦使。雍熙四年卒。見太宗實錄。此兩人同姓名又同。

時。

張廷翰，一澤州人，侍衛馬步軍都虞候，一冀州人，團練使，兩人皆仕太祖朝，皆有傳。

王延德，一東明人，有傳，一大名人，亦太宗晉邸舊人，附見延德傳。

徐自明，一永嘉人，字誠甫，撰宰輔編年錄，一金華人，嘗知蘇州之嘉定縣，見練川圖經。

陳均，一□□人，字平甫，撰九朝編年備要，一永嘉人，知平江府，見吳郡志。

楊萬里，一廬陵人，字廷秀，有傳，一錢塘人，知嘉定縣，見練川圖經。

王倫，一仁宗時虎翼軍，以反逆誅，見長編，一大名人，紹興奉使，死於金國，有傳。

葉適，一熙寧中光祿寺丞，見涑水記聞，一永嘉人，字正則，有傳。

王化基，一真定人，真宗朝參政，有傳，一元祐內臣，入黨籍。

張奎，一臨濮人，有傳，一天聖中保章正，見長編。

章甫，一字端叔，浦城人，熙寧三年進士，都官郎中，一字冠之，鄱陽人，自號易足居士，張端義貴耳錄稱爲

張冠之者也。

何逢原，一字希深，與王十朋同時，一字文瀾，分水人，咸淳間官中書舍人，入元累徵不起。

朱申，一字繼宣，江西人，太學生，一新安人，淳祐十一年，以朝散大夫知江州。

李珣，一嘉定十年江淮制置使，一德祐朝臣。

張順，一成都馬步軍總管，咸淳元年以死事贈卹，見度宗紀，一襄陽民兵都統，見忠義傳，兩人同時。

張忠，一字聖祖，開封人，有傳，一失其字，亦開封人，有傳。

鄭湜，一德安人，見王介甫集，一字溥之，寧宗朝直學士院。

王洙，一字原叔，有傳，一字原父，南渡人，見攻媿集。

王綱，一字唐公，南渡執政，一字敏功，安陽人，紹興初知興國軍，樞密使炎之父也，見周益公集。

王古，元祐黨籍碑有兩王古，一字敏仲，官戶部尚書，文正公旦之曾孫，在會任待制以上官，一在餘官。

黃裳，一字冕仲，延平人，元豐狀元，一字文叔，劍門人，南渡有傳，又有政和中福州知州黃裳，見渭南文集。

恐別是一人，非元豐狀元也。

黃定，一字致一，崇寧上舍第一，乾道八年狀元。

彭乘，一爲華陽人，有傳，一爲高安人，撰墨客揮犀。

張體仁，一紹興初左奉議郎，江東宣撫司幕官，見繫年錄，一卽詹體仁也，宋史有傳，而不著改姓。

徐爽，一建安人，大中祥符五年狀元，官至翰林學士，一杭州人，賜號沖晦先生，見夢梁錄。

王炎，一安陽人，南渡樞密使，有傳，一字晦叔，婺源人，乾道五年進士，見新安志。

呂好問一建炎執政有傳一理宗朝淮西總領兼江東運判見景定建康志

陳造一字唐卿高郵人號江湖長翁一字周士吳興人直齋之子通判嘉興府

王汾一字彥祖禹偁孫官兵部侍郎見東坡集一金華人南渡師心子見王忠文公集

王達一濮陽人天禧三年進士官刑部郎中包拯集中有勅淮南轉運使疏當卽其人也一淄州人當南宋時

崇寧二年十二月丁巳詔臣僚姓名有與姦黨人同者並令改名時改名者五人朱紱李積中王公彥江

潮張鐸朱誘舊名綴改
名後宜至執政

古人號相同明以後
不錄

白樂天自號醉吟先生而皮日休郭祥正亦號醉吟先生樂天又號迂叟而司馬溫公亦以自稱邵堯夫

程正叔俱號伊川先生黃伯思號雲林子而貢奎倪瓚俱號雲林邵博字公濟蔡元定真德秀俱號西山

先生鄭伯英字景元永嘉人
伯熊其兄也號歸愚翁而葛立方亦號歸愚韓駒字獻俱號陵陽先生郭雍許謙俱號白

雲先生蘇元老蔡沈俱號九峯先生郭忠孝黃裳俱號兼山先生胡宏李孝光俱號五峯王十朋史達祖

俱號梅谿洪邁徐子方俱號容齋王柏許衡俱號魯齋劉子翬李之純俱號屏山呂南公計有功俱號灌

園先生錢文子號白石居士姜夔號白石道人楊繪字元楊傑字次皆號無爲子魏掞之謝諤皆號艮齋先生

劉清之號靜春先生。劉黻字季文號靜春。見四朝聞見錄。元表易亦有靜春堂集。林之奇王寂俱號拙齋。馮椅王應麟俱號厚齋。王厚之趙彥肅俱號復齋。張行成號觀物先生。祝泌亦號觀物老人。陳去非翁應龍俱號簡齋。薛紹彭號清閼居士。而倪瓚亦有清閼閣。

古人姓名割裂

漢魏以降文尚駢儷。詩嚴聲病。所引用古人姓名。任意割省。當時不以爲非。如皇甫謐釋勸榮期以三樂感尼父。庾信詩唯有丘明恥。無復榮期樂。白樂天詩大教榮啓樂。人恕接輿狂。謂榮啓期也。費鳳別碑司馬墓蘭和南容復白珪。謂蘭相如也。楊巨源詩不同蘧玉學。知非謂蘧伯玉也。朱君山墓誌魚山本志門豹遺風。謂西門豹也。抱朴子外篇秦西以過厚見親。謂秦西巴也。晉書孫惠傳竊慕墨翟申包之誠。庾信詩始知千載內。無復有申包。謂申包胥也。庾信詩學異南宮敬。貧同北郭騷。謂南宮敬叔也。白樂天詩君看齊鼎中。燦爛者酈其。謂酈食其也。庾信銘年消張辟。謂張辟疆也。白樂天詩宏恭陷蕭望。謂蕭望之也。李商隱詩梓潼不見馬相如。謂司馬相如也。蜀志秦宓傳仲尼嚴平會聚衆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謂嚴君平也。皇甫謐釋勸鄭真躬耕以致譽。謂鄭子真也。陸厥詩如姬寢臥內。班婕坐同車。謂班婕妤好也。陳師道詩馬游從昔哀吾老。謂馬少游也。盧照鄰詩孫賓遙見待。謂孫賓碩也。晉書王羲之傳論師宜懸帳之奇。謂師宜官也。劉孝倬贈美人詩幸非使君問。莫作秦羅辭。謂秦羅敷也。晉書王濬傳世祖旌賢。建葛亮

之嗣。謂諸葛亮也。潘岳關中詩。紛紜齊萬。亦孔之醜。謂齊萬年也。李商隱詩。曾不問潘安。又云。潘仁豈是才。王瑳詩。潘仁載果來。謂潘安仁也。杜子美詩。顧愷丹青重。謂顧愷之也。李邕東林寺碑。殷璩振衣而每談。謂殷仲堪也。杜子美詩。劉牢出外甥。謂劉牢之也。李商隱詩。從事人人庾杲蓮。謂庾杲之也。白樂天七德舞詩。張謹哀聞人日哭。謂張公謹也。韋嗣立授黃門侍郎制。芝蘭並秀。見謝石之階庭。騏驎並驅。有劉山之昆季。謂謝安石劉公山也。褚載牋。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慙誤筆。謂曹不興也。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三

詩傳附錄纂疏

寶山朱寄園家藏元儒雙湖胡氏詩傳附錄纂疏二十卷。泰定丁卯建安劉君佐翠巖精舍刊本。有盱江揭祐民序。其書前有綱領。後有詩序辨說。一遵朱文公元本。如定之方中。終然允藏。竹竿。遠兄弟父母。君子于役。羊牛下括。皇矣。以篤于周祜。皆與唐石經同。與今通行本異。蓋今本沿明板之譌。卽經文亦有改竄。非考亭之舊矣。家伯維宰。維作爲。此以音相近而譌。今本作冢宰。必非考亭意也。小雅。爰其適歸。爰下注。家語作奚。周頌。假以溢我。假下注。春秋傳作何。溢下注。春秋傳作恤。文公雖采它書而用其義。然未敢輕改經文。今本刪去家語作奚句。直改爲奚。大非文公說經謹慎之意。假以溢我句。刪去春秋傳云云。則注中假之爲何。溢之爲恤云云。令人不解何謂矣。讀是書。知元儒尙守家法。不似明人之鹵莽妄作。朱錫鬯經義考雖載此書。誤作八卷。注云未見。是誠世間難得之本矣。

儀禮注小字宋本

吳門黃堯圃所藏。每葉廿八行。行廿四字。每卷末記經注字數。末卷又總計經注字數。士冠禮建柩。今本誤建爲捷。此本經注皆不誤。

儀禮疏單行本

儀禮疏五十卷。亦黃堯圃所藏。自卷廿二至卷廿七皆闕。每葉卅行。行廿七字。末卷有大宋景德元年校對同校都校諸臣姓名。及宰相呂蒙正。李沆。參政王旦。王欽若銜名。真北宋板也。唐人撰九經正義。宋初則曷撰論語孝經爾雅疏。皆自爲一書。不與經注合并。南宋初乃有併經注正義合刻者。士子喜其便。于誦習。爭相放效。其後又有併陸氏釋文附入經注之下者。陸氏所定經文。與正義本偶異。則改竄釋文以合之。而釋文亦失陸氏之舊矣。予三十年來。所見疏與注別行者。唯有儀禮爾雅兩經。皆人世希有之物也。

論語注疏正德本

論語注疏。每葉卅行。每行廿餘字。首卷標題。注疏下多解經二字。首葉板心有正德某年刊字。但遇宋諱。旁如圈識之。疑本元人翻宋板。中有避諱不全之字。識出令其補完耳。若明刻前代書籍。則未見此式。必是修補元板也。

國語

國語傳於今者。以宋明道二年槧本爲最古。錢曾讀書敏求記。舉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及左右皆免胄而下拜二條。證今本之漏。是固然矣。予於錢所舉之外。復得六事。周語。誓獻曲。注曲。樂曲也。今本曲皆作

典、高位實疾顛。今本顛作僂。予謂僂蓋僂之譌。魯語笑吾子之大也。今本大下有滿字。即汰也。檣弓法說。叔齊語鹿皮四分。注分散也。今本分皆作个。管字音亦作四分。散作枚。鄭語依味歷華。今本華作莘。吳語王孫雒。今本雒作雄。越絕書吳越春秋皆作王孫略。略雒同音。皆當以明道本爲正。楚語王孫圉聘于晉。今本圉作圍。則未詳孰是。牟蠟申省乞祠狀深恐疾顛有辜隆使疾顛二字用國語。

廣雅

釋訓管管浴也。浴字未詳其義。按詩靡聖管管傳云管管無所依繫。箋云管管然以心自恣。蓋自恣之人不肖遵聖人法度所爲皆無所依傍。毛鄭兩義本相承也。浴當爲恣之譌。

釋言賤賁也。按廣韻下平聲侵部賤賁也。賁當是賁之譌。

鼻懷也。懷或是憎之譌。

醒長也。王石臚謂醒與長義不相近。予謂呈長聲相近。

蓋黨也。黨讀如儻。蓋儻皆疑詞。

脰饌也。脰錯也。此二脰字當爲俎豆之豆。或漢隸俎豆字有从肉旁者。

免隤也。古兔兔同文。兔與妥聲相近。易繫辭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孟喜作退。陸續董遇姚信俱作妥。是兔與隤退聲亦相近也。

予已似也。已當卽十二支巳午之巳。以音相近取義。詩似續妣祖。鄭箋讀爲巳午之巳。鄭氏詩譜謂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

位、莅祿也。古文位與立同。立祿聲相近。

酌、漱也。酌當作酌。

牒、寃也。寃當卽疏之異文。

玉篇

玉篇玉部璣字引說文云。玉爵也。夏曰璣。殷曰琖。周曰爵。又人部倝字引說文云。僮子也。按說文無璣倝二字。此所引者。徐鉉等新附注也。予嘗謂今本玉篇不但非顧野王元本。并非孫強廣益之本。以此二條證之。益信。

說文解字凡五百四十部。玉篇刪併哭、延、教、詹、白、與、自、醜、飲、后、六、弦、十部。而別增父、云、榮、尤、處、地、磬、索、牀、弋、單、丈、十二部。共五百四十二部。又說文書字在聿部。今改爲部首。而併畫部入焉。此部分之不合于說文者也。

周成雜字

周成雜字一書。元應一切經音義。李善文選注。屢引之。攷隋書經籍志小學類。有雜字解詁四卷。魏掖庭

右丞周氏撰。又云。梁有解文字七卷。周成撰。亡。似周氏與周成非卽一人。唐書藝文志。有周成解文字七卷。而無周氏書。且兩志所載周成書。俱無雜字之名。未知卽此書否。掖庭左右丞。漢制皆宦者爲之。魏承漢制。則周氏亦必宦者。如注爾雅之李巡。亦中黃門也。

龍龜手鑑

契丹僧行均龍龜手鑑四卷。予所見者。影宋鈔本。前有燕臺憫忠寺沙門智光字法炬序。題云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卽宋太宗至道三年也。書中於完字闕末一筆。知是南宋所鈔。晁氏馬氏載此書。本名龍龜手鏡。今改鏡爲鑑。蓋宋人避廣諱嫌字。如石鏡縣改曰石照矣。注中所引。有舊藏。新藏。隨文。隨函。江西隨函。西川隨函諸名。又引應法師音。郭遂音。郭或作琳法師說。予攷之宋藝文志。有可洪藏經音義隨函三十卷。未知其爲江西與西川也。僧元應有一切經音義十五卷。其卽應法師乎。

六書正譌

周伯琦六書正譌。多采戴侗說。以訾議許氏。又妄增說文所無之字。如𦵏爲稼穡字。𦵏爲器皿字。𦵏爲矢鏃字。𦵏爲堅韌字。𦵏爲舐觸之觸。𦵏爲山嵐之嵐。𦵏爲庭燎之燎。𦵏爲式樣之樣。淫本从王。而改从王。堂本从止。而改从牙。印本从巴。而改爲二人相向。𦵏皆从支。而改从文。妾本从辛。而改从立。𦵏本兩字。而妄合之。𦵏从尸。尸卽屋也。而改从广。甚至以戊爲戈矛之戈。庚爲鍾虞之虞。誕謾叵信。視同戲劇。此六

書之異端而自稱正譌果誰正而誰譌乎。

文場備用排字禮部韻注

此至正壬辰徐氏一山書堂刊本。前有記一方云：皇朝科試舉子所將一禮韻耳。然惟張禮部敬夫定本最善。今復以諸韻參校一韻爲增數字。凡增三千餘字。釋焉而詳。擇焉而精。敬用梓行。爲文場寸晷之助。云。第一卷首題云：文場備用排字禮部韻注。它卷皆題善本排字通併禮部韻略。前後殊未畫一。前載科舉條例甚詳。所列廟諱止於英宗。而今上皇帝不名。似是泰定初刻。後來翻本未及增添耳。上下平聲各十五。上聲廿九。去聲卅。入聲十七。與今韻同。而每韻下與某同用云云。尙沿禮部舊式。但未知張禮部何時人耳。

萬斯同石經攷

石經一字三字之分。紀載各殊。趙明誠、洪景伯諸人攷定以一字者爲漢刻。三字者爲魏刻。旣確不可易矣。季野執後漢書儒林傳序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校一語。欲翻此案。謂蔚宗得于目睹。必不誣甚矣。季野之惑也。蔚宗著書在宋文帝之世。其時洛陽已非宋土。何由得石經而睹之。若云目睹在義熙永初之間。則蔚宗未嘗官洛陽。晉時宮梁公子豈肯無故而跳身邊徼。更無此情理矣。衛恆晉初人。其撰四體書勢則云：正始中立三字石經矣。酈道元生長洛都。其注水經則云：漢碑五經立于太學講堂前。悉

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樹之堂西矣。兩人真目睹石經者，並以三字爲魏正始刻，則一字爲漢刻何疑？一字者，別于三字言之。漢人必無一字之目，但言魏立三字，則漢刻祇有隸書，不待言也。靈帝紀、蔡邕、張馴、李巡諸傳，俱不云有三體。唯儒林傳序有之。蓋蔚宗習聞太學有三體石經，誤切爲漢熹平所刻，遂增此語。後來又承蔚宗之誤，不能訂正。李野以史學自負，何亦憤憤若此。

史記宋元本

予所見史記宋槧本，吳門顧抱沖所藏。澄江耿秉刊於廣德郡齋者，紙墨最精善。此淳熙辛丑官本也。黃蕘圃所藏三山蔡夢弼刊本，亦在淳熙間。海寧吳棧客所藏元中統刊本，計其時在南宋之季。此三本皆有索隱而無正義。明嘉靖四年，莆田柯維熊校本。金鑒注始合索隱正義爲一書。前有費懋中序，稱陝西翻宋本無正義。江西白鹿本有正義，是柯本出于白鹿本矣。同時震澤王氏亦有翻宋本，大約與柯本不異。史記、索隱、正義，皆各自爲書，不與本書比附。宋南渡後，始有合索隱於史記者。歟自蜀本繼有桐川三山兩本，皆在淳熙以前。其時正義猶單行也。白鹿本未審刻于何年，以意揆之，必在淳熙以後。蓋以索隱爲主，而正義輔之。凡正義之文與索隱同者，悉從刪汰。自是正義無單行本，而守節之元文不可攷矣。

竹書紀年

晉書束皙傳稱竹書之異云益于天位啓殺之史通引竹書云益爲后啓所誅見疑古雜說等篇今本竹書云夏啓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六年伯益薨與束皙劉知幾所引全別然則今之竹書乃宋以後人僞託非晉時所得之本也

水經注引竹書紀年之文其於春秋時皆紀晉君之年三家分晉以後則紀魏君之年未有用周王年者蓋古者列國各有史官紀年之體各用其國之年孔子修春秋亦用其法今俗本紀年改用周王之年分注晉魏於下此例起於紫陽綱目唐以前無此式也況在秦漢以上乎紀年出於魏晉固未可深信要必不如俗本之妄唯明代人空疏無學而好講書法乃有此等迂謬之識故愚以爲是書必明人所葺宋鼂氏陳氏馬氏書目皆無此書知非宋人僞撰也

此書蓋采摭諸書所引補湊成之如顯王十六年秦伐韓園與惠成王使趙口破之注云不知是何年又三十一年秦蘇胡帥師伐鄭敗蘇胡于酸水注云不知是何年附此水經注所引無年又三十五年楚得吾帥師伐鄭圍綸氏注云不知何年附此水經注引此無年赧王七年翟章救鄭次于南屈注云此年未的此漢書臣月如係古本如此則紀年歷歷何云未的又云不知何年耶

裴駟史記集解於夏本紀引汲冢紀年云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矣於殷本紀引汲冢紀年云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也此二條今本紀年俱在附注中相傳附注出於梁沈

約而梁書、南史約傳俱不言曾注紀年。隋經籍、唐藝文志載紀年亦不言沈約有附注。則流傳之說不足據也。裴氏生於休文之前。其注史記已引此文。則此語不出於休文明矣。裴氏不云紀年有注。則此兩條者實紀年正文。未嘗別有注也。附注多采宋書符瑞志。宋書約所撰。故注亦托名休文作偽者之用心如此。

晉書束皙傳云。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晉事接之。今本脫晉字。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據此知紀年實始夏后。今本乃始於黃帝。亦後人僞託之一證也。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今竹書紀年乃宋以後人所撰。故不取因堯偃朱之說。

十六國春秋

今世所傳十六國春秋凡兩本。其一見於何鏜等所刊漢魏叢書。僅十六卷。寥寥數節。殆出後人依託。其一明萬歷中嘉興屠喬孫項琳之所刊。前有朱國祚序。凡百卷。蓋鈔撮晉書載記。參以它書。附合成之。其實亦贗本也。攷宋史藝文志。崇文總目。晁、陳、馬三家書目。不載崔鴻十六國春秋。則鴻書失傳已久。龔穎運歷圖載前涼張寶以下皆改元。晁氏謂不知所據。或云出崔鴻十六國春秋。鴻書久不傳于世。莫得而攷焉。是宋人已無見此書者。明人好作僞書。自具眼者觀之。不直一哂耳。又攷北史崔鴻傳。鴻旣爲春秋

百篇，別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今本無序例年表。又鴻子子元奏稱亡考刊著趙燕秦夏西涼乞伏西蜀等遺載，爲之贊序褒貶評論。今本有敘事而無贊論。此其罅漏之顯然者。

吳越備史

吳越備史，卷首題武勝軍節度掌書記范垌、武勝軍節度巡官林禹撰。陳振孫謂錢儼所作，託名林范。宋史藝文志、霸史類載此書十五卷，亦云錢儼撰，託名范垌。林禹撰。又別有錢儼備史遺事五卷。世善堂書目作九卷今世所傳乃明錢德洪刻本。前五卷唐五代及宋開寶戊辰後一卷，始開寶己巳訖端拱戊子，與史志卷數不合。五卷之末題云：大宋嘉祐元年丙申歲正月七日，朝奉郎守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軍州事兼管內橋道使提舉戎瀘等七州賊盜甲兵專句當納溪夷人公事上護軍賜紫金魚袋四代孫中孚寫。攷程俱北山小集，中孚實中吳軍節度使元瓌之曾孫。於武肅爲四代孫也。錢偕序謂范林二記室撰備史五卷，至十九世孫緒山公命門人馬蓋臣補忠懿遺事合六卷，刻之姑蘇。今攷蓋臣所撰，唯吳越世家疑辨一卷。德洪序中初不言補遺，出其手。偕蓋攷之未審矣。錢遵王記其家藏舊本止四卷，又稱忠懿爲今元帥吳越國王。自乾祐戊申至端拱戊子，終始歷然。何緣更有補遺？顯係明人妄改，惜不得遵王本一讀之。

唐書直筆新例

唐書直筆新例一卷。宋呂夏卿撰。夏卿於仁宗朝預修唐書。故作此例。今以新書攷之。殊不相應。如書母書內禪。書立皇太子。書立皇后。書命將征伐諸條。按之本紀。無一同者。又謂僕因懷恩不當立傳。宜見于鐵勒傳。李白杜甫同傳。不入文苑。李適之當附恆山王傳。今本皆不爾。是夏卿雖有此議。而歐宋兩公未之許也。歐公本紀頗慕春秋褒貶之法。而其病卽在此。夏卿新例益復煩碎非體。史家紀事。唯在不虛美。不隱惡。據事直書。是非自見。若各出新意。掉弄一兩字以爲褒貶。是治絲而棼之也。

薛氏宋元通鑑

薛方山宋元通鑑。意在推崇道學。而敘事多疏漏。其年月率不可信。如崇寧四年四月。以蔡崇禮權直學士院。崇禮求便郡。拜徽猷閣學士知漳州。攷崇禮本傳云。登重和元年上舍第。而崇寧四年乃在重和前十有四年。崇禮尙未登科。安得遽登內翰乎。崇禮由翰林出知漳州。據李心傳繫年錄。乃高宗建炎四年十月事。而誤書於徽宗崇寧之年。此甚可笑。徽猷閣藏哲宗御集。建於大觀二年。在崇寧之後。不得先有學士也。

元祐二年。書召陳師道爲祕書省正字。適預郊祀。云云。遂以寒疾卒。按是年四月。書以徐州布衣陳師道爲本州教授。此見於長編可信者也。其後改潁州教授。時蘇軾爲知州。則是元祐六年事矣。魏衍撰彭城陳先生集記。稱元符三年除棣州教授。隨除正字。攷於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廿九日。今繫之元祐二年。

其爲疏謬甚矣。

唐律疏義

唐律疏義三十卷。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長孫無忌等撰。永徽四年十一月十九日進。其分門十二。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廩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鬪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今所傳者。元泰定四年江西刊本。每卷末附以王元亮釋文。

唐高祖武德四年。詔僕射裴寂等十五人撰律令。大略以開皇爲準。太宗卽位二年。詔長孫無忌、房元齡等復定律令。議絞刑之屬五十。皆免死而斷右趾。其後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宏獻。又駁律令不便者四十餘事。遂除斷趾法爲加役流。比古死刑。始除其半。據有司定律五百條。分爲十二卷。此據文獻通攷。二年以上似當有貞觀字。今攷疏義云。加役流者。舊是死刑。武德年中改爲斷趾。貞觀六年。奉制改爲加役流。是則改絞刑爲斷趾。卽在太宗卽位之歲。故猶稱武德也。

魏李悝始造法經六篇。曰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具法。漢丞相蕭何益以戶、興、廩三篇。是爲九章之律。魏明帝更定新律十八篇。以刑名冠於律首。又分立劫掠律、詐律、毀亡律、告劾律、繫訊律、斷獄律、請賊律、與擅律、留律、警事律、償贓律、免坐律。其盜、賊、囚、捕、雜、戶。猶仍舊名。晉泰始四年。頒新律。因漢九章。增刑名、法例、告劾、繫訊、斷獄、請賊、詐僞、水火、毀亡、宮衛、諸侯十一篇。合二十篇。梁武帝天監初。頒律二十篇。曰刑

名、法例、盜劫、賊叛、詐僞、受賂、告劾、討捕、繫訊、斷獄、雜戶、擅興、毀亡、衛宮、水火、倉庫、廨、關、市、違制、北齊河清三年制齊律十二篇曰名例、禁衛、戶婚、擅興、違制、詐欺、關訟、賊盜、捕斷、毀損、廨牧、雜律。後周武帝改新律爲二十五篇曰刑名、法制、祀享、朝會、婚姻、戶禁、水火、興擅、衛宮、市廩、關競、劫盜、賊叛、毀亡、違制、關津、諸侯、廨牧、雜犯、詐僞、請求、告言、逃亡、繫訊、斷獄、隋文帝開皇初定新律一名例、二衛禁、三職制、四戶婚、五廢庫、六擅興、七賊盜、八關訟、九詐僞、十雜律、十一捕亡、十二斷獄。此唐律所因也。

史通

劉知幾沈潛諸史。用功數十年。及武后中宗之世。三爲史官。再入東觀。思舉其職。旣沮抑于監修。又見嫉于同列。議論鑿柄。不克施行。感憤作史通內外篇。當時史局遵守者。不過貞觀所修晉梁陳齊周隋六史之例。故其書指斥尤多。但以祖宗敕撰之本。輒加彈射。又恐讒謗取禍。遂於邊固已降。肆意舐排。無所顧忌。甚至疑古惑經。誹議上聖。陽爲狂易侮聖之詞。以掩詆毀先朝之迹。恥巽辭以諛今。假大言以蔑古。寘諸外篇。竊取莊生盜跖之義。後人大聲疾呼。曰爲名教罪人。自是百世公論。要之蚍蜉撼樹。言匪由衷。柳翳隱形。志在避禍。千載之下。必有心知其意而莫逆者。不然。六經三史。模楷萬世。夫豈不知叔孫之毀無傷日月也哉。然劉氏用功旣深。遂言立而不朽。歐宋新唐。往往采其緒論。如受禪之詔策。不書代言之制。語不錄五行災變。不言占驗。諸臣籍貫。不取舊望。有韻之贊全刪。儻語之論都改。宰相世系。與志氏族何

殊。地理述土貢與志土物不異。叢亭之說。一時雖未施行。後代奉爲科律。誰謂著書無益哉。

司馬溫公稽古錄

陳少章云。溫公是書於古人姓名犯國諱者。往往易以它字。如王匡作王輔。石朗作石明。敬翔作恭翔。之類是也。或二名減一。如尹元慶作尹慶。張元遇作張遇。崔元暉作崔暉。張敬達作張達。錢宏佐作錢佐。劉彥貞作劉彥之類是也。或以字易名。如秦朗作秦元明。謝元作謝幼度。王殷作王允中之類是也。然其中如劉宏、桓元、徐圓朗、許敬宗、敬暉、馬殷、朱守殷、李匡威、樂彥貞之類。又直書不避。而李敬元作李敬貞。於聖祖翼祖諱一避一否。尤不可曉。殆編纂恩遠。或點竄未至耶。末卷書仁宗建儲事。於英宗廟諱皆稱諱。而卷中陳曙一人凡三見。恐出後人擅易。非本文矣。

龍公邁歷代紀年

龍公邁歷代紀年。凡十卷。有淳熙乙未七月。龍子綺後序。及紹興壬子季春。包履常跋。公邁字伯咎。號傳密居士。官右朝散郎。提舉廣東常平。據子綺序。稱族父下世後二十有四載。當紹興之辛巳。予在廣州。見公邁題名云。紹興九年。歲在己未。二月初吉。當卽以其年卒。距辛巳祇廿三載耳。予所見係南宋槧本。闕第一卷。以包跋證之。蓋唐虞三代至兩漢也。子綺字仲皓。

胡五峯皇王大紀

太史公書述五帝本紀。始于黃帝。班固古今人表。律歷志。依易繫詞。首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又依左氏傳。列少昊金天氏於黃帝之後。於是三皇五帝之目。五德代嬪之序。昭然其不可易矣。宋劉恕通鑑外紀。司馬光稽古錄。蘇轍古史。皆上溯伏羲。獨胡宏皇王大紀。以盤古天皇地皇人皇有巢燧人爲三皇紀。伏羲至堯舜爲五帝紀。夏商周爲三王紀。編年之書。追述上古。始盤古氏。蓋起於此。而陳經續編因之。然陳氏書錄解題。譏宏誤取莊子寓言。及敘遠古之初。無徵不信。則當時有識者早議其後矣。羅泌路史在引益爲輿博。白後儒生。侈談遠古。而荒唐之詞。流爲丹青。蓋好奇而不學之弊。

東家雜記

東家雜記二卷。孔子四十七代孫右朝議大夫知撫州軍州事傅所撰。有紹興甲寅三月自序。傳於宣和六年。嘗撰祖庭雜記。其書雖不傳。猶略見于孔元措祖庭廣記中。此則從思陵南渡以後。別爲編輯。改祖庭爲東家者。殆痛祖庭之淪陷。而不忍質言之乎。攷四十九代孫玠。襲封衍聖公。其時傳已稱本家尊長。而卷中所述孔氏世系。訖于五十三代孫洙。計其時代。當在南宋之季。蓋後來別有增入矣。卷首杏壇圖說。與錢遵王所記正同。又有北山移文。繫蛇笏銘。元祐黨籍三篇。恐皆後人妄增。非傳意也。卷中管勾之勾。皆作勾。避思陵嫌名。開有不缺筆者。元初修改之葉。辨宋板者。當以此決之。傳字世文。初名若古。元祐四年。除仙源縣主簿。改今名。政和五年。以朝奉郎任京東轉運司管勾文字。宣和六年。以朝散大夫知邵

州。

孔氏祖庭廣記

孔氏祖庭廣記十二卷。先聖五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元措夢得所編。前載元豐八年四十六代孫朝議大夫知洪州軍州事宗翰家譜舊引。宣和六年四十七代孫朝散大夫知邢州軍州事傳祖庭雜記舊序。家譜雜記本各自爲書。元措始合爲一。復增益編次。冠以圖象。并載舊碑全文。因祖庭之名。而更稱廣記。蓋仙源之文獻。至是始備。書成于金正大四年前。尙書左丞致仕張行信爲之序。此本最後有五行云。大蒙古國領中書省耶律楚材奏准皇帝聖旨。於南京特取襲封孔元措。令赴闕里奉祀。來時不能挈負祖庭廣記印板。今謹增補校正。重開以廣其傳。壬寅年五月望日。壬寅者。元太宗六皇后稱制之年。距金亡已十年。蒙古未有年號。當宋淳祐二年也。金以開封府爲南京。元初尙沿其名。後乃改爲汴梁路。此書初刻於開封。再刻于曲阜。今何夢華所藏。紙墨古雅。的爲初印本。予嘗據漢宋元諸石刻。證聖妃當爲并官氏。今檢東家雜記及此書。并官氏屢見。無有作开字者。乃知宋元刻本之可寶。自明人刻家語。妄改爲开。沿譌三百餘載。良可喟也。

東平王世家

元永貞東平王世家。卷首一葉。載延祐四年九月初四日。拜住怯薛。第二日。嘉禧殿裏有時分。拜住司徒。

闕闕解平章將元永貞所撰東平王世家三卷進上奉聖旨交元復初作趙子昂寫了刊行者麼道聖旨了也第一卷爲孔溫窟哇太師國王都行省木華黎事第二卷爲國王孛魯國王塔思事第三卷爲太師東平武靖王霸突魯丞相東平忠憲王安童大司徒東平忠簡王兀都台大司徒太常禮儀使拜住事是時拜住尙未官丞相也扎刺爾氏自木華黎以後世襲國王此書專爲安童一支而作故于塔思之下注云自王至今國王朵羅解凡十二世別有世系譜牒此下不復具載今元史於塔思下襲國王者並闕而不書據此世家知延祐之世襲王者爲朵羅解也史於木華黎孛魯塔思霸都魯安童傳多采此文蓋其書以刊刻得傳它貴族譜牒兵亂皆付之煨燼矣仁宗於元明善趙孟頫字而不名其優禮儒臣良可稱道此書前有元明善序卽奉敕所作後有王頤跋自署夷門則是汴梁人也

聖武親征錄

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紀太祖太宗事不著撰人姓名其書載烈祖神元皇帝太祖聖武皇帝諡攷元史烈祖太祖諡皆在世祖至元三年則至元以後人所撰故於睿宗有太上皇之稱然紀太宗事而加太上之稱於其弟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者矣所紀多開國時事而於平金取夏頗略平史察罕傳仁宗命譯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天記其書今不傳未識與此錄有異同否雖不如祕史之完善而元初事迹亦可藉以致證其譯語之異者如王孤部卽汪古也博羅渾那顏卽博爾忽也闐拜卽沈白也暗都刺蠻卽與

魯合刺合蠻也。兀相撒兀，即吾圖撒合里。耶律楚材賜名也。

孔溫窟哇子五人，忽魯虎兒、期里窟爾、木華黎、不花、帶孫、木華黎子李魯。兀國李魯子七人，塔思、亦剌溫、

王、速渾察、王、國霸突魯、伯亦難、野蔑乾、野卜乾、阿里乞失、霸突魯子四人、安童、定童、霸虎帶、和童。兀國

安童子兀都台、兀都台一子拜住。此世家所述世次也。予向據元明善東平忠憲王碑，稱霸都魯爲塔思

第二子，疑元史木華黎傳以霸都魯爲李魯子爲誤。今世家所載，正與元史同。世家係拜住門客所編，又

係進呈本，當必不誤矣。元明善既奉詔爲世家作序，當悉其昭穆之詳，而其撰安童碑，乃復與此牴牾，何

耶？黃潛撰鄆文忠王拜住碑，稱高祖李魯，曾祖霸都魯，正與世家合。此書撰于延祐四年，云傳國者一百

年，稱孤者十五世。今按木華黎之後襲國王者，李魯也、塔思也、速渾察也、忽林池也。速渾察子，和童也。忽

速忽爾也。見元史乃蠻台傳。阿黑乞失之子。朵羅解也。中開尙有七人，今無可攷矣。朵羅解即忽速忽爾之子。天歷初從

上都舉兵見殺，以脫脫之子朵兒只襲國王後。至元三年，以朵羅解之弟乃蠻台襲。至正八年卒。

平宋錄

平宋錄二卷。丞相賀平宋表。太師淮安忠武王贈諡制。淮安忠武王廟碑。劉敏中撰并書。淮安忠武王碑。

元明善撰。丞相淮王畫像贊。蘇天爵撰。以上世祖至元元年入覲，至英宗敕立碑。至正三年正月跋。失末

丞相伯顏公勳德碑。史周卿撰。至元十三年建。卅一年重立。寇元德跋。至正四年，追封淮王制。淮忠武王

廟碑。王沂撰。揭傒斯書。至正四年渡江官員。以上下卷。按至元十三年。詔修平宋錄十卷。相傳劉敏中所修。與此卷數不合。且當時雖以伯顏爲大將。而同事尙有阿朮。阿里海涯諸人。不應專記伯顏一人。若至正四年。追封淮王。更在敏中旣沒之後。此錄必非敏中所修之本。四庫簡明目有平宋錄三卷。云劉敏中撰。舊題平慶安者。誤也。記至元十三年。巴顏下臨安及宋幼主北遷之事。所載封瀛國公詔。巴顏賀表。及追贈河南路統軍鄭江事。皆元史所遺。

祕書志

元祕書志四冊。承務郎祕書監著作郎王士點。承事郎祕書監著作佐郎商企翁編次。凡十一卷。分門十九。曰職制。曰祿秩。曰印章。曰麻字。曰公移。曰分監。曰十物。曰紙劄。曰食本。曰公使。曰守兵。曰工匠。曰雜錄。曰纂修。曰祕書庫。曰司天監。曰典文署。曰進賀。曰題名。前有至正二年五月公文一道。計二百六十五葉。復齋郭公言行錄及敏行錄。

黃葵圖買得運使復齋郭公言行錄。及編類運使復齋郭公敏行錄各一冊。郭公名郁。字文卿。汴之封邱人。金末避兵遷大名。由江淮樞密院令史。歷官福建都轉運鹽使。言行錄者。福州路教授徐東所編。敏行錄。則一時投贈詩文碑記也。兩錄皆有黃文仲。林興祖序。黃序題至順二年辛未。自來搜輯元代藝文者。皆未之及。爰表而出之。

明諸司衙門官制

明諸司衙門官制三冊。不分卷。其目錄稱天下各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等衙門一千七百二十二處。布政司十三處。按察司十三處。府一百卅九處。州二百廿五處。縣一千一百八處。鹽運司七處。提舉司十一處。軍民府十一處。宣慰司十二處。宣撫司八處。安撫司廿一處。招討司一處。長官司一百五十三處。不載編次年月。據末冊武職衙門所列諸陵衛名。孝陵而外唯有長陵、景陵、獻陵、裕陵。則是成化時刊本。故蘇州府無太倉州。松江府無青浦縣也。

文獻通攷

予讀唐宋史藝文志。往往一書而重見。以爲史局不出一手之弊。若馬貴與經籍攷。係一人所編輯。所采者不過晁陳兩家之說。乃亦有重出者。如陸德明經典釋文三十卷。見卷百八十五經解類。又見卷百九十小學類。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五卷。見卷二百一故事類。又見卷二百十六小說類。小說類作三卷郭茂倩樂府詩集一百卷。見卷百八十六樂類。又見卷二百四十八總集類。李匡文資暇集三卷。見卷二百十四雜家類。而卷二百十五又有李匡義資暇三卷。不知義與文乃字形相涉而譌也。唐慎微大觀本草。與證類本草卽一書。而誤分爲二。蓋著作之家多不免此弊。彼此相笑。自昔然矣。

杜君卿通典志州郡。避唐諱。改豫州爲荊河州。馬氏輿地攷。雖承杜典舊文。而改荊河爲豫。得其當矣。乃

於古揚州篇云分置南兖州南荊河州。又於壽州下云荊河州刺史祖約云齊因之兼置荊河州云梁置南荊河州云尋改爲南荊河州此數處猶沿杜本之舊殆由卷帙重大一時失於檢照故耳

永樂大典

明實錄永樂元年七月諭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攷索之便如探囊取物爾嘗觀韻府回溪二書事雖有統而採摘不廣紀載太略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爲一書毋厭浩繁

二年十一月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成賜縉等百四十七人鈔有差錫宴於禮部既而上覽所進書尙多未備遂命重修而敕太子少師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篪及縉總之命翰林學士王景侍讀學士王達國子祭酒胡儼司經局洗馬楊溥儒士陳濟爲總裁翰林院侍講鄒緝修撰王褒梁潛吳溥李貫楊觀曾榮編修朱紘檢討王洪蔣驥潘畿王侑蘇伯厚張伯穎典籍梁用行庶吉士楊相左春坊左中允尹昌隆宗人府經歷高得陽吏部郎中葉砥山東按察僉事晏璧爲副總裁命禮部簡中外官及四方宿學老儒有文學者充纂修簡國子監及在外郡縣學能書生員繕寫開館於文淵閣命光祿寺給朝暮膳五年十一月太子少師姚廣孝等進重修文獻大成書凡二萬二千二

百一十一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更賜名永樂大典。上親製序以冠之。其文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盡開物成務之道。極裁成輔相之宜。修禮樂而明教化。闡至理而宣人文。粵自伏羲氏始畫八卦。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易結繩之治。神農氏爲耒耜之利。以教天下。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垂衣裳而天下治。禹敍九疇。湯修人紀之數。聖人繼天之極。皆作者之君。所謂制法興王之道。非有遠於人者。暨乎文武相繼。父作子述。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孔子生周之末。有其德而無其位。承乎數聖人之後。而制作已備。乃贊易。序書。修春秋。集羣聖之大成。語事功。則有賢於作者。周衰。接乎戰國。縱橫捭闔之言興。家異道。而人異論。王者之迹熄矣。迄秦有焚禁之禍。而斯道中絕。漢興。六藝之教漸傳。而典籍之存可致。由漢而唐。由唐而宋。其制作沿襲。蓋有足徵。然三代而後。聲明文物。所可稱述者。無非曰漢唐宋而已。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受天命。混一輿圖。以神聖之姿。廣述作之興。興造禮樂制度。文爲博大悠遠。同乎聖帝明王之道。朕嗣承洪基。勵思繼述。尙惟有大混一之時。必有一統之制作。所以齊政事而同風俗。序百王之傳。總歷代之典。世遠祀綿。簡編緜夥。恆慨其難一。至於攷一事之微。汎覽莫周。求一物之實。窮力莫究。譬之淘金於沙。採珠於海。亶亶乎其不可易得也。乃命文學之臣。纂集四庫之書。及購募天下遺籍。上自古初。迄於當世。旁搜博采。彙聚羣分。著爲大典。以氣者天地之始也。有氣斯有聲。有聲斯有字。故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繫事。揭其綱而目必張。振其始而末具舉。包括宇宙之廣大。統會

古今之異同。巨細精粗。粲然明備。其餘雜家之言。亦皆得以附見。蓋網羅無遺。以存攷索。使觀者因韻以求字。因字以攷事。自源徂流。如射中鵠。開卷而無所隱。始於元年之秋。而成於五年之冬。總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名之曰永樂大典。臣下請序其首。蓋嘗論之。未有聖人。道在天地。未有六經。道在聖人。六經作而聖人之道著。所謂道者。彌綸乎天地。貫通乎古今。統之則爲一理。散之則爲萬事。支流蔓衍。其緒紛紜。不有以統之。則無以一之。聚其散而兼總其條貫。於以見斯道之大。而無物不賅也。朕深潛聖道。志在斯文。蓋嘗討論其指矣。然萬幾浩繁。實資玩覽。姑述其概。以冠諸篇。將以垂示無窮。庶幾或有裨於万一云爾。賜廣孝等二千一百六十九人鈔有差。

朱國禎曰。永樂大典。乃文皇命儒臣解縉等。粹秘閣書。分韻類載。以備檢攷。賜名文獻大成。復以未備。命姚廣孝等再修。供事編輯者。凡三千餘人。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本。目錄九百本。貯之文樓。世廟甚愛之。凡有疑。按韻索覽。三殿災。命左右趣登文樓出之。夜中傳諭三四次。遂得不毀。又明年。重錄一部。貯它所。國禎所謂重錄本。卽翰林院所貯。乃不言翰林。而言它所。是初寫時。本藏大內。國朝乃移于翰林也。今移貯於文華殿。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四

太平寰宇記

予所藏太平寰宇記。寶山朱寄園所贈。其闕卷與曝書亭藏本同。其書成于太平興國中。尙無十五路之分。故仍唐十道名目。幽涿雲朔諸州。雖未入版圖。猶著於錄。亦見當日君臣志未嘗忘山前後也。是書體例。雖因李吉甫。而援引更爲詳審。閒采稗官小說。亦唯信而有徵者取之。有宋一代志輿地者。當以樂氏爲巨擘。竹垞有意貶抑。謂不若九域志。輿地記之簡要。豈其然乎。

輿地紀勝

王象之輿地紀勝二百卷。予求之四十年未得。近始于錢唐何夢華齋中見影宋鈔本。亟假歸。讀兩月而終篇。每府州軍監分子目十二。曰府州沿革。若有監司軍將駐節者。別曰縣沿革。曰風俗形勝。曰景物上。曰景物下。曰古迹。曰官吏。曰人物。曰仙釋。曰碑記。曰詩。曰四六。今世所傳輿地碑記目者。蓋其一門。不知何人鈔出。想是明時金石家爲之也。此書所載。皆南宋疆域。非汴京一統之舊。然史志於南渡事多闕略。此所載寶慶以前沿革。詳贍分明。裨益於史事者不少。前有嘉定辛巳孟夏自序。及寶慶丁亥季秋李真序。及曾□鳳剡子象之字儀父金華人。嘗知江寧縣。不審終於何官。其自序云。少侍先君宦游四方。江淮

荆閩。靡國不到。又云仲兄行父。西至錦城。叔兄中甫。北趨武興。南渡渝瀘。而陳直齋亦稱其兄觀之爲憂。路漕則中甫疑卽觀之字。予又記一書。稱王益之字行甫。金華人。蓋卽儀父之仲兄。而其父之名。則無從攷矣。此書體裁。勝於祝氏方輿勝覽。而流傳極少。又失三十二卷。想海內不復有完本也。

會稽志

會稽志二十卷。前有嘉泰元年十二月陸游序。其略云。直龍圖閣沈公作賓爲守。通判府事施君宿首發其端。撫幹李君兼韓君茂卿爲之助。郡士馮景中陸子虞王度朱鼎永嘉邵持正相與參正。累月乃成。沈公去爲轉運副使。猶經營此書不已。華文閣待制趙公不迹寶文閣學士袁公說友繼爲守。亦力成之。而始終其事者施君也。旣成。屬游參訂其槩。且爲之序。是務觀但預參訂。而宋史藝文志旣載沈作賓趙不迹會稽志。又載陸游會稽志。重複互異。可謂不考之甚也。攷作賓以慶元五年由淮東總領除越守。六年除兩浙轉運副使。而不迹代之。嘉泰元年改知潭州。而說友代之。志蓋初始於慶元庚申。而藏事於嘉泰壬戌。前後凡閱三守。而通判尙未改秩。則宿於此志誠有功矣。作賓。吳興人。嘉熙十六年以學議。郎知台州。有政譽。罷時民擁其轎不得行。且請留。

于朝事見赤城志。

會稽續志

會稽續志八卷。梁國張渙撰。有寶慶元年三月自序。其提刑提舉進士題名。皆前志所未有。而人物一門。

亦多補前志之闕漏。吳越錢氏嘗稱越州爲會稽府。前志不載。獨見於此書。可見其留心掌故矣。志成於寶慶初。而題名訖於景定。蓋後來次第續添也。誤作志當汪綱爲守之日。故所紀綱政迹爲詳。末卷載餘姚孫因越問一篇。亦多贊誦汪守之語。

赤城志

赤城志四十卷。陳耆卿壽老撰。有嘉定癸未十一月自序。稱前守黃魯。命余偕陳維等纂輯。會黃去。恩恩僅就未備。束其橐十年矣。今青社齊公碩。復以命余。於是郡博士姜君容總權之。邑大夫蔡君範以下分訂之。又再屬陳維及林表民等採益之。又云。意所未解者。恃故老。故老所不能言者。恃碑刻。碑刻所不能判者。恃載籍。載籍之內。有漫漶不白者。則斷之以理。而折之於人情。洵得著書之體。而可爲後代法者矣。其辨誤門有一條云。台州天慶觀。有唐開元眞容應見碑。蓋開元二十九年立也。後題朝散大夫使持節臨海郡諸軍事守臨海郡太守及桐柏觀碑。天寶元年立。則作朝請大夫使持節諸軍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國賈長源。此一人耳。所載官稱及郡號不同如此。攷唐天寶元年。改台州爲臨海郡。至乾元元年。復爲台州。不應開元二十九年便稱臨海郡。天寶元年卻稱台州。又唐武德元年。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至天寶元年。復改刺史爲太守。不應開元二十九年已稱臨海郡太守。而天寶元年既改太守。復號刺史。非二碑有誤。則史之誤也。予謂壽老之辨當矣。然以情理度之。不特史文無誤。卽碑刻亦未嘗誤。蓋天寶改元。

卽在開元二十九年之次年而改州爲郡。在是歲二月。則二月以前尙稱台州刺史也。眞容應見勅。雖在開元二十九年。而台州距長安遼遠。守臣承認刊石。不妨遲至次年。則此刻必在桐柏觀碑之後。其稱臨海太守。亦非誤也。善卿。臨海人。嘉定七年進士。宋史不爲立傳。攷中興館閣續錄。稱寶慶二年正月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十一月轉校書郎。紹定元年十二月除祕書郎。三年十二月除著作佐郎。六年十月除著作郎。端平元年二月兼國史院編修官。是月除將作少監。赤城新志言其官至國子司業。但不云卒於何年。亦未審壽若干也。此書經明人重刻。如第卅三卷載杜範爲史嵩之所煇。第四十卷載蔡家橋事。皆明人竄入。殊非陳氏之舊。安得宋槧本而刊正之乎。

嚴州重修圖經

嚴州圖經。予所見者淳熙重刻本。僅存首三卷。前有紹興己未正月知軍州事董舜序。及淳熙丙午正月州學教授劉文富序。文富蓋承郡守陳公亮之命訂正是書者也。卷首載建隆元年太宗皇帝初領防禦使詔。宣和三年太上皇帝初授節度使制。及勅書榜文二道。蓋淳熙丙午之歲。高宗尙在德壽宮。故有太上之稱。攷董舜初撰此志。本題嚴州圖經。陳公亮重修。亦仍其名。而王氏輿地紀勝。陳氏直齋書錄。馬氏文獻通考。皆作新定志。蓋宋人州志多用郡名標題。續志載書籍。亦但有新定志。初無圖經之目。名目雖異。實非有兩本也。

新定續志

新定續志十卷。前有景定壬戌方逢辰序。編纂者。浙漕進士州學學錄方仁榮。迪功郎差充嚴州州學教授兼釣臺書院山長鄭瑤。郡守則天台錢可則也。可則字正己。景定元年以直寶章閣知嚴州。三年升直寶文閣。任滿四月升直敷文閣知嘉興府。五月除尙左郎官。尋除直徽猷閣浙東提舉。志稱五王之貴。相國之孫。相國謂象祖也。此志成於可則莅郡之日。而卷首載咸淳元年升建德府省割。其知州題名則可則。後續列郭自中等八人。蓋後來續有增入。宋時志乘大率如此。

琴川志

琴川志自宋慶元初縣令孫應時創始編葺。其書久失傳。淳祐十二年龍泉鮑廉知縣事。屬邑士鍾秀實、胡淳討論裒輯。列爲十門。曰敍縣、敍官、敍山、敍水、敍賦、敍兵、敍人、敍產、敍祠、敍文。每門又有子目。題云重修琴川志。有寶祐甲寅中元日駒山邱岳序。元至正末知州盧鎮購得舊本刊行之。題其後云。其成書後凡所未載各附卷末。今世所傳者僅汲古毛氏重刊本。攷各卷末別無附見之文。則亦非鎮之舊矣。鎮又有續志紀元時事。今並湮沒無存。獨鮑氏書尙完好可讀。予所見宋縣志若高似孫之剡錄、楊潛之雲間志、凌萬頃之邊實之玉峯志并此而四。然敍述有法。條簡適中。當以此志爲最善也。宋史新編。紹祐元年二月元兵入臨江。知軍鮑其死之。五月。鮑華文閣官。其子。是亦節義之士。常熟東鄉地。明宏治十年割入太倉州。志所載雙鳳鄉、許浦鎮、塗松鎮、支塘市。

甘草市、瓦塘市、穿山、七浦、沙頭邨，皆今太倉境。

金陵新志

張鉉金陵新志十五卷。有至正三年南臺御史索元岱序。鉉字用鼎，闕中學古書院山長。前載文移，稱浮光張鉉，則光州人也。此書本續景定建康志而作。前志所有者不具載，其於江南行御史臺建置本末及御史大夫以下題名最詳備。

太倉州志

太倉州志十五卷。明崇禎十五年，知州錢肅、樂虞、孫延、邑士前臨川縣知縣張采受先刊修，分封域、營建、官師、學校、風土、選舉、水利、賦役、海運、兵防、海事、名宦、人物、藝文、瑣綴十五門。每門各有子目。受先復社名士於地方利病，剴切言之。洵非率爾操觚。其書常作嘗，由作絲校作較，檢作簡，則避明諱也。予昔游四明，於范氏天一閣見張寅太倉州志，乃嘉靖丁未刻本。頃館婁東，訪藏書家求嘉靖志，竟不可得。卽此志亦曼患缺損，非復初印面目矣。

吳越有國時，嘗以蘇州爲中吳府。正史郡志皆失載。此志鉉沿革云：五代屬錢氏中吳府，勝於郡志多矣。志又云：宋爲崑山之域，政和中陞州，屬平江府。後爲姑蘇郡。此則大誤。政和中升蘇州爲平江府，其所屬五縣如故。蘇州故有吳郡之稱。南渡後范石湖修志，尙稱吳郡。初無改名姑蘇事。如志所言，似政和升崑

山爲州其後又改州爲姑蘇郡矣豈不大可笑乎

元末遂昌鄭元祐僑居蘇州所著有僑吳集明德卽元祐字也吳仲超謂鄉賢祠鄭公明德是何許人在州志三大疑之一受先志仍收入文藝傳竟不知明德之爲元祐明人好談名節而於紀載多失討論如此者蓋不少矣

浙江通志

浙江通志人物傳趙孟堅字子固海鹽人系出安定郡王初以父蔭入仕後登進士第歷官集英殿修撰知嚴州遷翰林學士承旨年九十七諡文簡厲太鴻宋詩紀事亦云景定初遷翰林學士今攷周公謹齊東野語謂其終提轄左帑身後有嚴陵之名是嚴州亦未到任況入翰林乎南宋入翰林者但稱直院真除學士者已不多見若承旨則必老成久次如牟子才者始得之更非其實矣朱存理鐵網珊瑚載子固梅竹譜有葉隆禮跋云子固晚年工梅竹步驟逃禪予自江右歸將與之是正而子固死矣末題咸淳丁卯是子固之卒在丁卯以前宋猶未亡而姚桐壽樂郊私語乃謂子固入元不樂仕進從弟孟頫來訪既退使人濯其坐具此委巷無稽之談庸足信乎

江西通志

江西通志選舉門載元時進士題名皆誕妄不足信予嘗見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以此志校之志載是

年登科十五人。有兩陳植。一貫寧州。一貫永豐。據錄止有王充耘、李炳、李毅在二甲。陳植、徐邦憲、朱彬在三甲。其餘皆無之。植貫永豐。未嘗有寧州之陳植也。而三甲第廿六名艾雲中。第廿八名熊燧。取籍龍興路。此灼然可信者。而志反遺之。蓋志所采者多出於家乘墓誌。凡曾應鄉舉者。皆冒進士之名。而修志者不能別擇也。且如元之設科。始於延祐二年。而志乃有至元丙子鄉試。大德戊戌進士。大德鄉試諸人。是并元史全未寓目矣。又有因涉獵史傳而轉誤者。人物門於瑞州收元之劉秉忠。此舊志所無。宋元史補入。自謂淹博。而不知其大不通也。江西之瑞州。本名筠州。至理宗朝始避諱更名。若劉秉忠久居邢臺。其先世居瑞州。而仕于遼金。則是遼金之瑞州。非宋之瑞州矣。志家不諳地理。不校時代。乃引藏春居士之先世冒籍江右。豈不令人噴飯滿案乎。

風俗通義

應氏風俗通義。隋書經籍志稱三十一卷。錄一卷。馬總意林亦云三十一卷。而新舊唐志俱作三十卷。宋史及晁氏陳氏書目皆云十卷。則已失其三之二矣。今世所傳唯元大德刊本。前有行都水監李果序。後載宋嘉定十三年丁輔跋。知其書在南宋時已難得。又言譌舛已甚。得館中本及孔寺丞本。互相參校。始可句讀。今刻之。夔子。好古者或得善本。從而增改。是所望云。則其譌謬相承非一日矣。盧學士召弓。嘗寓書問意禮篇載徐孺子負笥并涉齋一盤醢。笥并二字何義。子答云。此必算字之譌。史記鄒陽傳。其餽

遺人不過算器食。徐廣云：算，竹器也。算與篋同。說文：篋，米籩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篋。注：篋，竹器名。本算字，誤分爲兩字，遂不可識矣。予又嘗采輯應氏逸文一冊，學士見而喜之，爲刊入羣書拾補中。頃歲讀馬總意林，僧元應一切經音義等書，續有所得，惜學士已逝，不及增入矣。

顏氏家訓

顏氏家訓七卷，前有序一篇，不題姓名，當是唐人手筆。後有淳熙七年二月沈揆跋，又有攷證一卷。後列朝奉郎權知台州軍州事沈揆、朝請郎通判軍州事管銳、承議郎添差通判軍州事樓鑰、迪功郎州學教授史昌祖同校。又有監刊同校諸人銜，皆以左爲上。蓋台州公庫本也。淳熙中，高宗尙在德壽宮，故卷中構字皆注太上御名，而闕其文。前序後有墨長記云：廉臺田家印。宋時未有廉訪司，元制乃有之。意者元人取淳熙本印行，間有修改之葉，則於宋諱不避矣。

容齋隨筆

洪氏容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各十六卷，卷首皆有自序，唯五筆僅十卷而無序，蓋猶未成之本也。隨筆初刻於婺州，至嘉定壬申，從孫倅由贛州守擢江西提刑，合五筆刻之，章貢有何異及邱櫨前後兩序。又十年，倅守建寧，再刻于郡齋，倅自爲跋，稱從孫朝議大夫直華文閣知建寧軍府事新除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則嘉定十六年八月也。最後有紹定改元臨川周謹跋，稱賴本漫不可辨，以建本參攷鈐梓，則第

三刻矣。今世所傳者，明季吾邑馬元調刻本，唯存何異一序，餘皆削之。此明宏治八年活字印本，板心有會通館活字銅板印兩行八字，前有錫山華煜序，正文皆作夾注，不依元刻，不如馬本之精，而序跋俱完好，勝于馬本。

揮塵錄

王明清揮塵錄四卷，後錄十一卷，第三錄三卷，餘話二卷。世所傳者，常熟毛氏津逮秘書本，予嘗見宋刻殘本，僅後錄首兩卷及第三錄三卷耳。卷首題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明清姓名，又有慶元元年實錄院移泰州牒二道，並云訪聞泰州通判王明清有揮塵前後錄，而不及第三錄者。據明清自述，前錄乾道丙戌奉親會稽日作，後錄紹熙癸丑官都下作，第三錄慶元改元吳陵官舍作。吳陵卽泰州也。甫經脫稿，尙未流傳都下，故公牒未之及耳。前錄言紹興丙辰，明清甫十歲，計其生年，當在建炎元年丁未，至慶元乙卯倅泰州，年已六十九矣。朝請大夫，蓋其所終之官。享年若干，則無從攷也。仲言習于掌故，所記載有裨正史者甚多。予嘗采宋次道及仲言所述證彙爲一編，淳熙以後，則取正史參以它書補之。較之王圻證法攷所得多矣。說文無揔字，總管總領之總，皆當从糸旁。前史多作揔，或作惣，此隸體之譌變，治平改都部署爲都總管，其文从糸不从手，是爲復古。仲言轉以稽攷不審，訾之，此以不狂爲狂也。

履齋示兒編

履齋示兒編廿三卷。宋廬陵孫奕季昭撰。顧千里云。嘗見影宋鈔本。首題廬陵禮津孫奕季昭。有開禧元祀九月上浣自序。宋史無傳。不得其出處本末。予嘗見蘇州府學石刻陳襄經筵薦士章疏。稱尚書都官員外郎監泗州河南轉般倉孫奕。士行著於鄉閭。節義信于朋友。所至以善政聞。致襄薦士疏。在熙寧十年。與開禧遠不相及。蓋別是一人。非季昭也。頃又見婺州題名有孫奕。嘉祐五年四月。以駕部員外郎知婺州。在任改虞部郎中。嘉祐與熙寧相去不遠。未審卽襄所薦否。

史繩祖學齋佔畢

史繩祖學齋佔畢四卷。前有自序。題淳祐庚戌吉月眉山史繩祖慶長書於梓漕極堂。後有景定壬戌冬至鄱陽郭困跋。繩祖之大父武陽府君。字子堅。精於篆隸。嘗集隸格一冊。以補洪景伯漢隸之缺。其書今不傳。所載石室壁閒刻古聖賢義夫節婦及車馬人物。卽武梁祠石象也。頃錢唐黃小松郡丞於嘉祥縣之紫雲山搜得之。而繩祖謂此碑在資州宅博雅堂下。制樞又輦運真之明新。二字疑是蜀中又有翻刻本亦異聞也。史氏以梁高行至范且爲第一碑。伏義至樊於其頭爲第二碑。使者長婦兒至縣功曹爲第三碑。

石刻鋪敘

石刻鋪敘二卷。廬陵曾宏父所作。首列紹興御書石經。益部石經。次鐘鼎彝器款識帖。祕閣前帖。卽淳祐帖。長沙廬陵清江武岡諸帖。元祐祕閣前帖。汝帖。武陵帖。淳熙祕閣前帖。續帖。羣玉堂帖。而終以鳳墅前

帖、畫帖、續帖、鳳墅者，宏父所居，故自題鳳墅逸客。云前帖二十冊，畫帖二冊，續帖二十冊，皆宏父真集。宋朝名人真蹟，刻真廬陵鳳山別墅者，宏父之父三復字無玷，官至刑部侍郎。宋史有傳，而不見宏父名。此書又不載于藝文志。唯秀水朱錫鬯曝書亭題跋有之，而誤仞宏父爲南豐曾厚之字，不知其歲月不相應也。宋時江西有三曾，皆衣冠之族。樓大防送無玷寺丞知池州詩云：「我朝衣冠盛，名家數三曾。」南豐曾鞏，川後起參溫陵，邇來螺川族，駸駸皆簪纓。南豐之曾，顯於東都。至子固兄弟名益盛。子宣遂至宰相，贛川之曾，則茶山與其兄開，皆南渡侍從。廬陵之曾，則三復三聘。宋史皆有傳。所謂螺川族也。溫陵謂公亮，宋時曾氏宰相，自公亮始。故樓詩牽連及之。公亮閩人，非江西人也。竹垞所舉名惇字宏父者，王明清之外祖，揮塵錄屢見其名。實子宣之孫，仕紹興朝。而此宏父著書在理宗淳祐之世，相距百餘年，其非一人無疑。

癸辛雜識

周公謚癸辛雜識，今世流傳有二本，一爲商氏稗海所刻，闕落非足本。一爲毛氏汲古閣本，前集後集各一卷，續集別集各二卷，最爲完善。而魯魚亥豕之譌，難以枚舉。其最可笑者，別集上卷，凡龍石鱗，修四朝國史，其贊史浩略云云，凡龍石鱗四字，乃尤木石煇之譌。尤煇，理宗朝史官，木石蓋其號。別集載蔡杭事，此西山之孫，九峯之子。宋史本紀表傳並作蔡杭，予曾見石刻題名，乃是杭字。雜識固誤，宋史亦未可據。

公謹自言先君子於紹定四年辛卯出宰富春九月到任壬辰歲子實生于郡齋則宋亡之歲公謹僅四十有五而書中載大德改元事其年歲在丁酉是六十六歲尙無恙也戴表元序齊東野語述公謹之言云我家中丞自齊遷吳及今四世又云大父侍郎公踐歷六曹外大父參預文莊章公出入兩制以湖州府志攷之章文莊者良能也中丞名祕公謹之曾祖至所謂大父侍郎者志亦未之及也

夢梁錄

夢梁錄二十卷錢塘吳自牧撰有自序後題甲戌歲中秋日蓋元順帝元統二年也若前六十年則爲宋咸淳十年宋祚未亡不當有滄桑之感矣自牧事迹無可攷但其人既目視臨安繁華之盛而書成於元順帝之初則必隱遁而享高壽者矣

輟耕錄

元人說部莫善于南邨輟耕錄然亦有傳聞失真者如第一卷載世皇取江南大軍次黃河苦乏舟楫夜夢一老叟曰陛下欲渡河當隨我來引至一所曰此卽是已帝遂以物標識之乃覺歷歷可記明日循行河漘尋夢中所見處果是方驚顧間忽有人進曰此閒水淺可渡帝因謂曰汝能涉否其人乃行大軍自後從之無一不濟帝欲重旌其功對曰富貴貴悉非所願但得自在足矣遂封爲荅刺罕與五品印撥三百戶以食之此楊太史瑀所云也予謂世祖取江南初未親在行間其時河南久入版圖何至濟軍無舟

時勢絕不相應。此必太宗壬辰春由河清縣白坡渡河事。而誤以爲世祖也。金史烏林蒼胡土傳正大九年正月戊子北兵以河一中一軍由洛陽東四十里白坡渡河。白坡故河清縣。河有石底。歲旱水不能尋丈。國初以三千騎由此路趨汴。是後縣廢爲鎮。宣宗南遷。河防上下千里。常以此路爲憂。河中破有言此路可徒涉者已而果然。

湧幢小品

朱國禎湧幢小品三十二卷。好談掌故。品題人物。不爲刻深之論。蓋明季說部之佳者。至于援引古書。多有差誤。如張彪稱其妻爲鄉里。見南史。而誤以爲楊彪。王文公父名益。而誤以爲蓋。止謗莫如自修。魏司空王昶語。見三國志。而誤以爲文中子。宋置顯謨閣藏神宗御集。寶謨閣藏光宗御集。見宋史職官志。而誤以寶謨爲神宗閣名。元進士分左右兩榜。蒙古色目人爲左。漢人南人爲右。今元統癸酉至正辛卯兩科題名具在。左右榜各分三甲。犖然不紊。乃謂漢人不得居榜首。以第二爲狀元。則紕謬之甚矣。彼特見元本紀及選舉志。例書廷試進士賜某某等及第出身有差。漢人必在第二。故輒爲此說。而不悟其爲史家省文。且左右榜之分。選舉志有明文。朱亦不能細檢也。

日知錄

顧氏日知錄辨呂氏春秋晉文公師咎犯隨會。謂隨會不與文公同時。攷左氏傳城濮之役。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士會卽隨會也。正是晉文公時。通鑑載李景伯迴波詞云。迴波爾時酒卮。徵臣職在箴規。侍飲已過三爵。喧譁竊恐非儀。本是六言絕句。攷孟啓本事詩載沈佺期云。迴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又

載優人詞云。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俱以迴波爾時四字開端。與景伯詞同。蓋迴波之體如此。大唐新語載景伯詩。作迴波詞。持酒卮。當是傳寫之誤。顧氏轉引以爲據。且謂其體首二句三言。下三句六言。翻疑通鑑有誤。豈其然乎。

謝肇淛云。宋真宗名恆。而朱子於書中恆字獨不諱。顧氏引以爲祧廟不諱之證。謂當寧宗之世。真宗已祧。此亦非是。朱文公注論語孟子。正文遇廟諱。則缺筆而不改字。注則無不避者。其注易亦然。見於趙順孫四書纂疏。及吳革所刊易本義。班班可攷。謝在杭未見真宋本。故有此言。豈可依據。攷宋寧宗之世。太廟自太祖至光宗九世十二室。未嘗祧真廟。顧氏偶未審爾。

池北偶談

王阮亭池北偶談。謂東坡詩司馬相如。如作上聲。攷東坡和陶雜詩。昆蟲正相留。迺比蘭相如。如讀去聲。與去聲住爲韻。非讀司馬相如爲上聲也。

天祿識餘

天祿識餘。詹事平湖高士奇所撰。有一條云。周禮漏下三刻爲商。商音滴。按儀禮士昏禮注。日入三商爲昏。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旣以商量爲義。則讀如參商之商明矣。商商二字。形聲俱別。豈可讀三商爲漏滴之滴。且其文出儀禮鄭注。乃誤作周禮。又妄改爲漏下三刻。是并周禮亦未嘗讀也。邵長蘅古今

韻略十二錫部商字下亦引日入三商爲昏其誤與高氏同兩君皆有文名而不讀書故涉筆便誤

洗冤錄

洗冤集錄五卷朝散大夫新除直祕閣湖南提刑充大使行府參議官宋慈惠父編前有淳祐丁未嘉平節前二日自序蓋宋槧本卻有聖朝頒降新例數葉列于首卷之前皆至元大德延祐開文移則元人增入也慈不知何郡人其書不載于宋史藝文志而至今官司檢驗奉爲金科玉律但屢經後人增改失其本來面目唯初刻爲可貴耳輟耕錄記勘釘事以爲類聞然此錄已先有之矣

證類本艸

此書有兩本其一題云經史證類大觀本草三十一卷目錄一卷前有大觀二年十月朔通仕郎行杭州仁和縣尉管句學事艾晟序序後有一方記云大德壬寅孟春宗文刊行後題春穀王秋捐資命男大獻大成全校錄始明人翻元刻也其一題云經史證類政和本草前載政和六年康州防禦使入內醫官曹孝忠序云蜀人唐慎微因本草舊經衍以證類臣親奉玉音謂此書實可垂濟乃詔節使臣楊戩總工刊寫又命臣校正而潤色之謹奉明詔刪繁緝紊務底厥理凡六十餘言請目以政和新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云是書初刊于杭州漕司艾晟序謂慎微不知何許人其云大觀本草者因校刊之年題之也其後曹孝忠被旨校刊乃系以政和之名若慎微著書實在元祐之世不特非政和亦非大觀也其書本名經

史證類備急本草大觀政和皆後來所題而政和之名出于朝旨則當以政和爲正然南宋人多稱大觀本草者政和新修之本經汴京淪喪不及流播東南陳直齋所收亦祇浙漕司本故未暇訂正耳今所傳政和本乃元初平陽張存惠重刻增入寇宗奭本草衍義亦非孝忠之舊題記云泰和甲子下己酉冬實元定宗后稱制之年距金亡已十有六載矣而存惠猶以泰和甲子下統之隱寓不忘故國之思或以爲金泰和刻則誤矣

星經

今世俗所傳甘石星經不知何人僞撰大約采晉隋二志成之續漢書天文志注引星經五六百言今本皆無之是劉昭所見之星經久失其傳矣

丹元子步天歌

丹元子步天歌不著撰人姓名相傳以爲唐王希明所撰鄭樵獨非之以爲丹元子隋之隱者與希明各是一人然歌詞淺陋不似隋人文字隋書經籍志亦無此書其非隋人明矣古天文家未有以太微天市配紫宮爲三垣者太史公書太微屬南宮天市屬東宮晉隋二志則分中外宮與二十八宿爲三列而太微天市雜敍于中宮之次使丹元果隋人則唐初李淳風修隋志何不一述三垣之說乎漁仲好異而無識欲取俚鄙之歌駕乎前志之上所謂棄周鼎而寶康瓠者也

數學九章

秦九韶數學九章十八卷。其目曰大衍、曰天時、曰田域、曰測望、曰賦役、曰錢穀、曰營處、曰軍旅、曰市易、蓋自出新意，不循古九章之舊。有淳祐七年九月自序。攷直齋書錄，有數術大略九卷，魯郡秦九韶道古撰。前二卷大衍、天時二類，於治歷測天爲詳。癸辛雜識又作數學大略，蓋卽此書而異其名耳。直齋所錄崇天紀元二歷云：近得之蜀人秦九韶道古，然則九韶先世蓋魯人，而家於蜀者也。李梅亭集有同秦縣尉九韶謝差校正啓云：善繼人志，當爲黃素之校讐。竊從吾游，小試丹鉛之點勘。秦少游元祐中嘗校對黃本書籍，九韶豈其苗裔耶？李梅亭嘗爲成都漕，九韶差校正當在其時。其任何縣尉，則無可攷矣。嘉熙以後，蜀土陷沒，寄居東南，故得與直齋往還也。予又攷景定建康志，得二事：其一通判題名，有秦九韶；淳祐四年八月，以通直郎到任。十一月，丁母憂解官離任。其一制幕題名，寶祐門九韶爲沿江制置司參議官。又癸辛雜識稱九韶秦鳳聞人，與吳履齋交尤稔。嘗知瓊州，數月罷歸，晚竄梅州以卒。合此數書觀之，九韶生平仕宦蹤跡，略可見矣。

測圓海鏡細草

元樂城李冶仁卿測圓海鏡十二卷，設問百有四十，有問有答，有法有草，皆用立天元一布算。自序謂得測圓九容之說而衍之，今測圓書久失傳，不知何人所作矣。書成于戊申九月，其時蒙古未有年號，洎至

元二十四年其子克修刊刻王德淵撰後序云先生病且革語其子吾平生著述可盡燔去獨此書雖小數吾嘗致力後世必有知者其矜重如此郭守敬撰授時術求周天弧度立天元一爲半徑卽李氏法也明儒無通算術者長興顧應祥得其書謂立天元無下手處別用勾股帶縱求之而盡削其細草此鄭人之買櫝還珠也

革象新書

趙緣督先生革象新書元槧本門人三衢章濬纂輯不分卷每葉廿六行行廿四字明初義烏王禕有刪本其篇目前後與此互異王序謂其書有推步立成諸篇皆載占驗之術今檢此本初無之豈王所見別有一本耶邵康節元會運世之數後儒尊信莫敢有異議者獨緣督譏其不可準謂以諸家術求皇極之元不特七政無揔會之事抑且散亂無倫此真通人之論非精于推步者不能知非胸有定見者不能言也

寶祐會天歷

宋寶祐會天歷予訪之五十年今春始於姑蘇吳氏得見之朱錫鬯跋引農家謠以元日立春爲百年罕遇予攷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歲正月一日立春見於周密癸辛雜識陶九成輟耕錄距宋理宗寶祐四年丙辰僅卅有八年耳夫元日立春猶之天正朔旦冬至也以古法十九年一章之率推之本非罕

觀之事。田家不諳推步。故有此諺。未可信以爲實也。分卦直日。以坎離震兌各六爻主二十四氣。及五日一候。皆唐大衍術。而宋因之。元授時以後。始不立求卦氣七十二候諸術。今疇人子弟。遂不知六日七分爲何語矣。昆山徐相國家宋槧本。今已不存。此從竹垞影鈔本展轉摹寫。不無脫漏譌舛。要是世間希有之物。其書元鳥爲卽鳥。姤爲遘。恆爲常。皆避宋諱。若八月三日下大夫登三字。當爲禾乃登之譌。

三秣撮要

吳門黃氏有宋槧三秣撮要。凡五十七葉。不題撰人姓名。又無刊印年月。而紙墨極精。攷直齋書錄解題。載此書一卷。又一本名擇日撮要秣。大略皆同。建安徐清叟云。其尊人尙書公應龍所輯。不欲著名。卽是書也。其書每日注天德、月德、月令、月空所在。次列嫁娶、求婚、送禮、出行、行船、上官、起造、架屋、動土、入宅、安葬、掛服、除服、詞訟、開店、庫造、酒麴、醬醋、市賣、安床、裁衣、入學、祈禱、耕種吉日。凡廿二條蓋司天監用以注朔日者。其所引有萬通秣、百忌秣、萬年具注秣、萬年集聖秣、會要秣、會同秣、廣聖秣。大率皆選擇家言也。鄭樵藝文略有太史百忌秣圖一卷。太史百忌一卷。廣濟陰陽百忌秣一卷。呂才撰廣聖秣一卷。晉葛洪撰萬年秣十七卷。楊惟德撰集聖秣四卷。楊可撰今皆不傳。此書又引劉德成、方操、仲汪、德昭、倪和父諸人說。蓋皆術數之士。今無有舉其姓名者矣。

大乙統宗寶鑑

大乙統宗寶鑑二十卷。前有大德癸卯曉山老人序。其求太乙積年術。日法一萬五百。歲實三百八十三萬五千零四十八分二十五秒。予嘗詢之元和李尚之。尚之曰。宋同州王湜易學曰。每年於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四十分之外。有終於五分者。有終於六分者。有終於五六分之間者。終於五分。五代王朴欽天祿是也。以七千二百爲日法。終於六分者。近年萬分祿是也。以一萬分爲日法。終於五六分之間者。景祐祿法。載於太一遁甲中者是也。以一萬五百分爲日法者。此暗用授時法也。試以日法爲一率。歲實爲二率。授時日法一萬爲三率。推四率。得三百六十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分。卽授時之歲實也。其氣朔二策。竟用授時數。則仍以一萬爲日法。不以一萬五百分爲日法。所謂欲蓋彌章者也。王肯堂筆塵載此書。上元甲子。距元大德七年癸卯。歲積一千一十五萬五千二百一十九年。予所見本。積年至明正德十二年。蓋後人增改。非復大德舊本矣。

梅花喜神譜

宋伯仁梅花譜。宋史藝文志及諸家書目。皆不及載。唯錢遵王述古堂書目。曾列其目。今吳中黃氏有此書。分上下二卷。上卷爲蓓蕾四枝。小蕊十六枝。大蕊八枝。欲開八枝。大開十四枝。下卷爛熳十八枝。欲謝十六枝。就實六枝。凡百圖。每圖各有標目。各綴五言一絕句。題云喜神者。宋時俗語。以畫像爲喜神也。前有伯仁自序。後有向士璧、葉紹翁序跋。蓋初刻于嘉熙戊戌。此則景定辛酉金華雙桂堂重鈐本也。伯仁

字器之湖州人自號雪巖耕田夫詩載江湖小集昔侍沈歸愚尚書每言爛熳之熳不當从火旁古人只用漫致字書實無熳字疑始於明代今見南宋鈔本已作爛熳乃知此字沿譌有自要不得以是藉口致貽通人之誚也

文心雕龍

文心雕龍議對篇春秋釋宋魯桓務議二句注家皆未詳惠學士士奇云案文當云魯僖預議公羊經僖二十一年釋宋公傳云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爲爾也公與爲爾奈何公與議爾也預與與同轉寫譌爲務耳

文選注

潘岳閒居賦注引安革猛詩祁祁我徒予向疑安革猛不知何人詢之海寧陳仲魚鱣乃知革猛爲韋孟之譌安乃衍字也檢漢書韋賢傳果如仲魚言

甘泉賦注引桓譚新論云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文賦注引新論云成帝祠甘泉詔雄作賦思精苦困倦小臥夢五藏出外以手收而內之及覺病喘悸少氣二注不同當以後注爲正蓋子雲因作賦而病未嘗因病而卒也前注明日遂卒卒字殆傳寫之誤不特非新論本文并非李善注之舊也何義門謂新論出于妄人附益者蓋未檢文賦注之故或據此注謂子雲卒于成帝之世未嘗

仕莽何異癡人說夢邪。

文選元槧本

文選李善注文槧本。每卷首冠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有前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余璉序。稱伯顏字曰正卿。而未詳其籍貫。頃讀鄭元祐僑吳集。有平江路總管致仕張公壙誌。蓋代其子都中作文。稱張氏長洲之相城人。公諱世昌。字正卿。以謹飭小心仕于朝。倭直殿廕。成宗賜名伯顏。由將作院判官累任慶元路同知。延祐七年。陞奉政大夫池州路同知。泰定五年。改福寧州尹。後遷漳州路總管。告老。以平江路總管致仕。乃知伯顏爲吾吳人。宜其文雅好事。異於俗吏矣。

宋名賢五百家播芳文粹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卷。衢山精舍葉棻子實編。富學堂魏齊賢仲賢校正。每卷或析爲上下。或上中下。以前所列目計之。實不止五百人。舉其大數耳。竹垞所見崑山徐氏元槧本。稱二百卷。今吳興劉氏藏本祇百卷。豈竹垞併所析之卷計之耶。四庫全書云。今鈔本一百十卷。亦不甚合。

陸宣公集

陸宣公集廿二卷。制誥十。奏草六。中書奏議六。前有權德輿序。後載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等劄子。其書遇構字。小書太上御名。慎字小書御名。若先代諱。但缺筆而已。蓋乾道淳熙間槧本。錢遵王所見大字。

本卽此也。權序所述三項名目，與此刻同。惟奏草中書奏議，皆作七卷，疑轉寫譌六爲七耳。唐書藝文志所載翰苑集十卷，卽制誥。其云議論表疏集十二卷，卽奏草與中書奏議。驗其目錄，無不脗合。若晁氏所載奏議十二卷，則元祐經進之本，止取後十二卷，不及制誥也。權序雖標翰苑之名，而中書奏議實非翰苑之作。則此題宣公集者爲得之。權公序文絕不云翰苑集。殆刊書者錄權序於翰苑集之首，後來併爲一集，沿此名而不悟其非，故略爲辨正之。此書向爲徐氏傳是樓物，頃歲鮑以文得之，以贈嚴久能。今久能又以遺予，子孫其善守之。

韋蘇州集

韋蘇州集十卷，前有嘉祐元年王欽臣序，後附沈作喆所撰補傳，最後有拾遺三葉。其目云：熙寧丙辰校本添四首，紹興壬子校本添三首，乾道辛卯校本添一首。驗其款式，當卽是乾道槧本。而於宋諱初不回避。蓋經元人修改，失其真矣。劉禹錫太和六年除蘇州刺史，有舉韋應物自代狀，與左司同姓名，而實非一人。作喆作傳，聯合爲一篇，終雖有疑詞，然失史家矜慎之義矣。

臨川集

陳少章書臨川集後云：臨川集一百卷，宋紹興中知撫州詹大和校刊，黃次山爲序。序言此集向流布閩浙，詹子自言所校悉仍其故，先後失次，譌舛尙多。今按集中七十六卷謝張學士書，卽七十八卷與孟逸

祕校手書之五文重出而題互異。又九十九卷金太君徐氏墓誌。自夫人大性篤於孝謹。上凡脫一百七十六字。後卷又有仁壽縣太君徐氏墓誌銘一篇。其載全文。則先後失次。譌舛尙多。誠如詹守之言。它若第九卷詠叔孫通詩。載宋景文集卅卷。春江詩乃方子通作。詠叔孫通詩。吳曾漫錄已辨之。蔡條西清詩話。謂春殘密葉花枝少云云。皆王元之詩。金陵獨酌寄劉原甫。皆王君玉詩。臨津豔豔花千樹云云。皆王平甫詩。七十卷相鶴經一條。本浮邱舊文。皆荆公偶書真方冊開。而亦誤編入集。此見於困學紀聞中。吳紀聞廣川書跋者也。據葉少蘊詩話。荆公集乃宣和中薛肇明奉敕編成。肇明名屢見公詩。則其人素出入門下。宜所編皆精審。不應有如上所疏諸條之失。或肇明所編別是一本。與閩浙刊布者異耶。馬氏經籍攷載臨川集百卅卷。與此本卷數不同。則當時有二本明矣。大昕案。少章所舉詹本之失。信矣。薛肇明即薛昂。徽宗時以迎合蔡京執政。此小人而無學者。雖出入介甫門下。其編次庸有當乎。

查氏注蘇詩

查慎行注東坡和陳述古拒霜花詩。引古靈先生行狀。公名襄。字述古。文惠公堯佐長子。按古靈福州侯官人。而堯佐閩州閩中人。堯佐子名述古。而古靈字述古。兩人並非同族。豈可溷而爲一。若非行狀差舛。則查所引誤矣。

涵水集

嘉慶壬戌重陽後三日訪佺山大令於雒城官署信宿東齋於架上得此集披閱再三歎其學有本原非蹈空逞辯者可比而宋史不爲立傳其事迹遂無攷今據集中可見者略言之蓋以元豐二年登進士歸里五年攝夏陽令又嘗爲耀州教授元祐紹聖間官於潞州元符二年以朝散郎管句熙河路經略安撫司機宜文字崇寧初累遷直祕閣熙河轉運使三年改知鄭州又改陳州四年移冀州其秋除河東轉運副使其後嘗爲刑部郎官奉祠又嘗知夔州再任提點雲臺觀終于集賢殿修撰其撰范恭人墓誌云熙寧二年予生十八計其生年當在壬辰而集中又有賀皇太子登寶位表則靖康丙午歲履中尙無恙其壽已七十有五不知終于何年也履中家於長安而自題趙郡蓋舉郡望而言又或自題東蒙則未詳其故矣

野處類稿

洪文敏野處類稿二卷吳門徐淡如鈔以見贈頃見戈小蓮家藏本前有序一篇因鈔于簡端序稱甲戌之春家居臥病甲戌者紹興二十四年也然細讀此集似不出文敏之手如庚戌正月謁普照塔云重來得寓目歸枕尾殘汗當謂泗州大聖塔也公生于宣和癸卯至庚戌僅八歲卽早慧能詩不應有重來寓目之句又有呈元聲如愚起奉三兄及懷舍弟逢年時歸婺源詩與文敏兩兄字全別益可疑矣

鶴山大全集

鶴山先生大全集。宋槧本。黃孝廉蓮圃所藏。有吳淵序。吳潛後序。又有跋一篇。末題開慶改元夏五月甲子。諸生朝請大夫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其下殘闕。姓名不可攷矣。細繹其文。蓋亦蜀人。登寶慶元年進士。嘗通判靖州者。此集先有姑蘇溫溪兩刻本。皆止百卷。至是始合周禮折衷。師友雅言。并它文增入。爲百有十卷。故有大全集之稱。所憾闕失十有二卷。即存者亦不無魯魚亥豕之譌。又有合兩卷聯爲一卷者。然世間恐無第二本矣。

師友雅言第三卷有一條云。自成都僉判主文眉山。鶴山年二十四。攷文靖生於清熙戊戌。嘉定元年登第。年三十一。次年除成都僉判。其主文眉州。年三十四。非二十四也。

陵陽先生文集

牟巖陵陽先生文集二十四卷。次子應復所編。蓋非生前手定之本。應復跋稱悉心哀輯。十未及一。即所知如閻平章先世墓銘。程承旨藏書樓記。雪樓記。張左丞共山書院記。三省堂記。皆未得本。則其散失多矣。予家有趙子昂書松江寶雲寺記。亦巖之作。今不載集中。此可補應復之闕者也。跋稱至元丙子。即杜門隱居。凡三十六年。年八十五以終。是巖之卒於元至大四年辛亥。當生于宋寶慶三年丁亥矣。

石田集

石田先生文集十五卷。元槧本。凡詩賦五卷。文十卷。俱完好。集中有寄猶子山詩。即元史之巖巖本。康熙

氏子山其字也。巉與嵒同。乃高切。疑音亦相似。譯語無定字耳。監本巉誤作巉。乃傳寫之譌。證以石山集益信。

金華黃先生集

予初見黃文獻公集十卷。乃明嘉靖辛卯仙居張儉所刻。以意刪削。春風亭筆記本別爲一編。雜人文集。次第紊亂。尤爲可惜。頃在吳門。聞黃堯圃收得元槧本。假讀之。雖不標曰損齋之名。而合前後集數之。與行狀卷數恰合。蓋文獻手定本。以齋名爲集名。厥後門弟子校刊。改題金華黃先生。以示尊崇之意。非有兩本也。

偶桓江雨軒藁

江雨軒藁八卷。自題義易偶桓武孟。按太倉志。偶桓字武孟。少嘗接識楊維禎。倪瓚。瓚亦稱之。洪武二十四年。應秀才舉。爲崇安從事。授廣西桂林河泊大使。終荆門州吏目。致仕歸。遇淮南故人蔣文用。卽隨入京。僑居建安坊下。放情觴詠。久之乃還。卒年八十二。家桃源。築江雨軒。每自題賭牛。又號海翁。志所云桃源。卽茜涇也。明初茜涇尙屬崑山縣。故黃容敘其集。稱爲崑山偶武孟也。其辛卯立春日試筆詩云。野老行年七十三。是武孟生于元順帝至元五年己卯。其卒當在明永樂十八年庚子矣。武孟有自題桃花書屋詩。悉詩云。野翁家住桃源曲。手種桃花結書屋。太平老作葛天民。自喜無榮亦無辱。又有元夕

寫興寄書上諸友詩。予所藏乃葉文莊棗竹堂鈔本。前有巡撫宣府關防印。

曝書亭集

朱竹垞博極羣書。題跋皆不苟下筆。百餘年來。人無間言。然涉獵既多。未免千慮一失。如石刻鋪敘。本廬陵曾宏父撰。與南豐曾惇字宏父者絕不相涉。而誤以爲一人。曩歲李南澗刊此書。予始爲攷正。今四庫全書目卽采予說也。其跋宋本晞范子脈訣集解云。咸淳二年臨川李綱子野撰。自號晞范子。其書引證周洽。當時板行。必多傳習者。而宋藝文志不載何歟。其跋濟生拔萃方。具列元時醫家。則李希范居其一。攷咸淳二年丙寅。距德祐丙子。宋亡僅十載耳。希范與晞范子明是一人。而朱別而爲二。不加訂正。亦所謂明察秋毫。不見目睫者矣。

崇文總目

崇文總目一冊。予友汪紹少山游浙東。從范氏天一閣鈔得之。其書有目而無敘釋。每書之下。多注闕字。陳直齋所見。蓋卽此本。題云紹興改定。今不復見題字。或後人傳鈔去之耳。朱錫鬯跋是書。謂因鄭漁仲之言。紹興中從而去其注釋。今攷續宋會要。載紹興十二年十二月。權發遣盱眙軍向子堅言。乞下本省。以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所闕之書。注闕字於其下。付諸州軍照應接訪。是今所傳者。卽紹興中頒下諸州軍接訪之本。有目無釋。取其便於尋檢耳。豈因漁仲之言而有意刪之哉。且漁仲以薦入官。在紹興之

末未登館閣。旋即物故。名位卑下。未能傾動一時。若紹興十二年。漁仲一閩中布衣耳。誰復傳其言者。朱氏一時揣摩。未及研究歲月。聊爲辨正。以解後來之惑。

郡齋讀書志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宋時有兩本。袁州本僅四卷。淳祐庚戌。番禺黎安朝知袁州。刊之郡齋。又取趙希弁家藏書續之。謂之附志。衢州本二十卷。則晁之門人姚應績所編。淳祐己酉。南充游鈞知衢州。所刊兩書卷數不同。所收書則衢本幾倍之。其後希弁得衢本。參校爲後志二卷。以補其闕。其與希弁同者。不復重列。蓋已非完書矣。馬氏經籍攷所引晁說。皆據衢本。不用袁本。當時兩本並行。而優劣自判。今世是通行本。皆依袁本翻刻。予塔瞿生中溶。購得鈔白衢本。惜無好事者刊行之。

趙希弁讀書附志

趙希弁讀書附志。不載於宋史藝文志。攷宗室世系表。燕王德昭子魏王惟正。惟正子馮翊侯從讓。從讓子馮翊侯世潭。世潭子正議大夫令誠。令誠子右奉議郎子孟子。孟子伯峯。伯峯子師向。師向子希弁。希弁實太祖九世孫。此書稱生父師回。紹定戊子。爲衡山令。則是本師回子而爲世父後者也。其自署衡云。江西漕貢進士祕書省校勘書籍。殆家於江西者。

直齋書錄解題

陳振孫宋史無傳。癸辛雜識別集載徐元杰暴亡。或以爲史嵩之毒之而死。其妻中省乞朝廷與之伸冤。侍御鄭案率臺諫共爲一疏。少司成陳振孫察官江萬里並有疏。遂將醫官人從廚子置獄。令鄭案督之。竟不得其情。止以十數輩斷遣而已。是振孫於淳祐四年官國子司業也。厲鶚宋詩紀事稱端平中仕爲浙西提舉。改知嘉興府。致會稽續志浙東提舉題名有陳振孫。端平三年二月初六日以朝散大夫知台州兼權。八月正除。十月二十六日到任。嘉熙元年五月改知嘉興府。是振孫由浙東提舉改知嘉興府。非浙西也。今四庫全書總目又引癸辛雜識莆田陽氏子婦一條。稱陳伯玉振孫時以倅攝郡。又陳周士一條。稱周士直齋侍郎振孫之長子。謂振孫始仕州郡。終官侍郎。不止浙西提舉。予檢汲古閣毛氏所刊癸辛雜識。無此兩條。不知總目所據何本也。此書有隨齋批注。不著姓名。攷元時有楊益字友直洛陽人。官至撫州路總管。所著有隨齋詩集。或卽其人乎。

蔡竹堂書目

蔡竹堂書目者。明崑山葉文莊公所藏書也。今所傳者。其五世孫恭煥所錄。云得之周玉庵家。以文莊自序證之。殊不合。序稱書目六卷。敍列本鄱陽馬氏。其不同者。首聖制。而終以葉氏書爲後錄。此目不分卷第。自聖制而下。初不依馬氏之次。亦不載葉氏書。則非文莊手定之本也。據其六世孫國華跋云。嘗見文

非手筆艸稿。前載此序。而卷分爲六。先聖制。終葉氏書。每部冊若干。每冊卷若干。今此目有冊數無卷數。蓋文莊本意欲依文獻通考之例。每書記其卷數。而以葉氏書爲後錄。既未克成。而序幸傳。文集。中今所傳之目。則平時簿錄所藏書。竊分門類。將有事於刊正。而未定之本也。文莊既沒。好事者從其家得此稿。傳之。故與序不相應。而國華謂此目依鄱陽馬氏者。尤爲失考矣。

吳自牧夢梁錄。一見子雜。一見通志。以王氏困學紀聞入文集類。以金石錄。夷堅志。書錄解題。人類書類。其一書而本類中兩三見者。不可勝數。

元藝文志

予補撰元藝文志。所見元明諸家文集志乘小說。無慮數百種。而於焦氏經籍志。黃氏千頃堂書目。倪氏補金元藝文。陸氏續經籍考。朱氏經義考。采獲頗多。其中亦多譌謬不可據者。略舉數事。以例其餘。非敢指前人之瑕疵。或者別裁苦心。偶有一得耳。

郝經玉衡貞觀。黃倪兩家。俱入故事類。此書有自序。見陵川集。山西通志列于天文類。今從之。祝君澤古賦辨體十卷。錢遵王以爲宋人。按祝堯字君澤。延祐五年進士。官無錫州同知。其爲元人無疑。王圻續文獻通考。以石一鰲五言總論入集類。考黃文獻公集有石先生墓表云。晚而覃思于易。著互言總論十卷。朱錫鬯亦收入經義攷易類。王誤互爲五。非也。

鄭起潛聲律關鍵八卷。黃倪俱以爲元人。按起潛南宋人。淳祐中直學士院。不當在元人之列。

倪氏多以宋賢誤列元人。如計有功仕于紹興朝。其所撰唐詩紀事。刻於嘉定中。今汲古閣重刊本。前載舊序甚明。趙順孫。宋季執政。未仕元而卒。黃潛集有格齋先生阡表。稱卒於至元十三年。實宋少主德祐二年。卽宋亡之歲。晉卿元臣。不敢用宋紀年耳。倪氏俱以爲元人。誤矣。王厚之。宋孝宗時人。葉隆禮。宋理宗時人。倪皆誤切爲元人。

倪志醫方類有竇默瘡瘍經驗全書十二卷。又有竇漢卿瘡瘍經驗全書十二卷。漢卿卽默字。倪不考而兩收之。或以漢卿爲宋人。亦誤。

王元杰。春秋讞義十二卷。前有干文傳序。元杰。吳江人。與文傳同郡。黃氏於春秋類別有干文傳春秋讞義十二卷。顯係重出。蘇州府志藝文亦承黃氏之誤。

胡天游。傲軒吟稿。天游本貫岳州之平江。而蘇州府志藝文門文收之。此以地名偶同而誤者也。

俞遠學詩管見一卷。江南通志一入經部。一入小說部。此書今已失傳。姑列之文史。當攷。朱氏經義攷亦云未見。

程魚門家藏程復心孔子論語年譜孟子年譜各一卷。不見於前人著錄。或是好事僞託。今不收。

來鶴亭詩。旣白軒稿。竹洲歸田稿。皆呂誠作。今蘇州府志誤以爲吳肅。

之。則方平爲淳熙中人矣。攷元史儒學傳。饒州沈貴寶。受易于董夢程。夢程受朱熹之易于黃榦。而方平及從貴寶夢程學。則方平爲考亭三傳弟子。

焦竑志以移刺楚材與耶律楚材爲二人。周權與周衡亦爲二人。揭傒斯與揭曼碩亦重出。

倪志之重出者。如滕賓萬邦一覽集。見史鈔類。又見地理類。而張宗說紀古演說集一卷。見霸史類。張宗道紀古演說集一卷。又見地理類。其人實名道宗。不特非宗說。亦非宗道也。

李延興字繼本。亦分爲二人。呂誠一名肅。亦誤分爲二。

錢遵王敏求記。有天文主管釋義。以爲李秦所著。未審秦何時人。今據鄭明德僑吳集。定爲岳熙載撰。遵王所見。或別是一書。

焦黃皆以趙孟堅入元人。蓋傳聞子固有譏松雪事。而不知非其真也。子固實卒於宋世。與元代無涉。今不取。

倪志小學類有程端蒙大爾雅。按端蒙與朱文公同時。不當在元人之列。又易類有林光世水村易鏡一卷。春秋類有章樵補春秋縣露。編年類有劉時舉續宋中興編年。光世樵時舉俱宋人。

黃倪二目。於醫類載聖濟總錄二百卷。此宋政和中太醫局所修書也。元大德四年。嘗命集賢學士焦惠等校刊。遂誤初爲元人撰。今不取。

朱氏經義攷有何夢中等周禮義一卷引王圻說謂元東陽內舍生何夢中與弟參知政事夢然所作按三舍法行于宋世元時未之有也夢然參知政事在宋景定二年亦非元所授官此王氏續通攷之誤竹垞未及辨正耳宋以周禮試士此必弟兄科舉之文不當瀾入經義也

黃氏倪氏史類有尹起莘綱目發明五十卷按趙希弁讀書附志載此書云建康布衣尹起莘所著別之傑帥金陵進其書于朝魏了翁爲之序則非元人矣趙志云建康布衣而黃以爲遂安人當攷

倪志有孔元祚孔氏續錄五册注云孔子五十一代孫予嘗見元初刻本名孔庭廣記十二卷乃孔子五十一代襲封衍聖公元措所撰蓋卽是書改措爲祚音之譌耳其書實五册

王鶚汝南遺事雜史也而倪志列于地理

曾堅詩疑大鳴集黃目列于明人云吳江人仕元爲禮部員外郎徐達克元都堅出降仍原官宣德初歷官雲南左布政使此大誤也按四朝詩堅字子白臨川人至正甲午進士官至翰林直學士元以經疑取士此云詩疑大鳴者當是科舉所用黃以吳江同姓名者當之失之遠矣

朱氏經義攷禮類有葉起喪禮會記又有喪禮會經蓋一書而重出也據虞伯生序當作記今刪其一黃倪二家制舉類有陳悅道書義斷法六卷按其書首帙自題鄒次陳悅道鄒其姓次陳其名悅道則其字也次陳宜黃人其字悅道見於吳草廬集證據分明今乃以陳爲姓悅道爲名豈其然乎次陳一字周

剡有史鈔十卷。見倪志。史鈔類。又有遺安集十八卷。見草廬序。
尤侗撰明史藝文志稿。收朱公遷、史伯璠、程端禮、王禪、楊允孚、王楨、張養浩、李治、范梈、周伯琦、陸輔之、李存、吳海。皆以爲明人。潘昂霄、河源志誤作潘昂。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五

商已孫敦

海鹽張徵君燕昌以所藏商敦出示。蓋與器各有文。其蓋文云已孫丁。其器文云孫已丁。攷薛氏鐘鼎款識第五卷載商器有已孫敦。上爲已孫。下爲孫已。南豐曾氏所藏也。又有已丁敦。蓋曰孫已丁。器曰已孫丁。不言何人所藏。此敦文上已孫。下孫已。正與曾氏已孫敦同。而曾本少丁字。或南豐摹此銘時偶失之耳。其所云已丁敦銘六字。與此敦恰同。而上下文互易。竊意薛氏所載二敦。本卽一器。曾所摹偶失丁字。而別本所記蓋器之文倒易。或轉寫之誤歟。薛氏謂商之君有以已爲號者。有以丁爲號者。然不應併銘其器。則已丁者當是其享祀之日。予謂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已。則丁爲祭日無疑。已或在孫上。或在孫下。當是其孫之號。薛氏所言固先得我心。而已言其人。丁言其日。恐宜分別觀之。

睢陵家丞印

翁氏兩漢金石記載此印。文云睢陵家丞。無印字。漢郡國志睢陵不言侯國。翁亦疑而未決。予攷晉書王祥封睢陵公。公國有家丞一人。則此印必是晉時物。

晉率善侯印

海鹽黃錫蕃椒升得古銅印。駝紐文曰晉率善侯伯長。訪諸摹印家。莫知侯爲何義。昨訪予吳門。以此印出示。予謂侯必南蠻部族之稱。攷後漢書板楯蠻傳。殺人者得以侯錢贖之。章懷注引何承天纂文云。侯蠻夷贖罪貨也。予謂錢已是貨。何必更言侯。據下文云。七姓不輸租賦。餘戶歲入寶錢口四十。則寶與侯皆蠻部落之號。徵寶錢以代租賦。徵侯錢以贖罪。其義一也。章懷以侯爲贖貨之名。蓋失其旨。得此印證之。益明白矣。

唐東都尙書兵部印

魏華父跋游景仁所藏裴紹業告云。所用印以東都尙書兵部之印爲文。印文自尙之二字外。率於篆法不合。

南漢銅鐘題字

南康謝縞山巡撫廣西。好搜訪金石文字。撰粵西金石略十五卷。刻甫成而歿于官舍。故流傳頗少。所載南漢銅鐘款識二通。皆完好可喜。一在蒼梧縣光孝寺。其文云。維大漢乾和十六年太歲戊午閏六月庚辰朔十六日乙未。弟子萬華宮使桂州管内招討使特進行內侍上柱國吳懷恩。鑄造鴻鐘一口。重五百觔。置於梧州雲蓋山感報寺。永充供養。上資當今皇帝龍圖永固。聖壽萬春。謹記。一在賀縣三乘寺。其文云。維大漢大寶四年歲次辛酉九月辛酉朔二十五日乙酉。鑄造銅鐘一口。重一千五百觔。於乾亨寺永

充供養。四面列名者凡數百人。文多不載。攷乾和爲南漢主劉晟之紀年。晟以十六年八月殂。而子鋹嗣之。改元大寶。卽戊午歲也。自戊午至辛酉。恰四年。與鐘文合。蘊山云。戊午歲爲周世宗顯德五年。辭史及通鑑。是年閏七月。而此云閏六月。是置閏差一月也。辛酉歲爲宋太祖建隆二年。其九月壬戌朔。而此云辛酉。是朔亦差一日也。

宋金官印

汪秀峯收得宋金官印各一。摹其文貽予。其一曰。恩州饒陽鎮酒稅務記。大觀三年二月。少府監鑄。攷宋史百官志。少府監掌鑄牌印諸記。其屬有鑄印篆文官二人。是鑄印爲少府專職。元豐九域志。恩州武城縣有饒陽鎮。宋時州縣酒稅務。或置於城內。或置鄉鎮。設監稅務官一人主之。所謂監當官也。其一曰。提控所菜字印。興定元年九月。行宮禮部造。興定者。金宣宗年號。其時中都陷沒。南遷於汴。故有行宮禮部之稱。金史百官志。屢見提控字。卻未有以提控所爲專署者。菜字亦不知何義。當取周興嗣千字文編號耳。

海寧吳槎客得宋印。長二寸三分。廣二寸二分。厚六分。柱紐高一寸一分。重十二兩。其文云。拱聖下十都虞候朱記。凡九字。紐之左右刻端拱二年四月鑄。凡七字。按宋史兵志。拱聖指揮二十一。乾德中。選諸州騎兵送闕下。立爲驍雄。後改驍猛。雍熙四年。又改拱辰。未幾改今名。蓋拱聖爲殿前司所屬禁軍之一。志

云指揮二十一。此稱拱聖下十都虞候。豈每指揮下皆有都虞候。而此印爲第十指揮下之都虞候所用乎。

大興翁宜泉得宋印。文云壯勇第一指揮第五都朱記。淳化四年九月鑄。其書壯作𠂔。不合六書正體。予增鼎鏡鑄。以宋志攷之云。壯勇。宋初禁軍。隸侍衛司。以招獲羣盜配近京徒役者拔立。咸平以後。遞有增補。舊止三指揮。至熙寧中。始增至七。此印鑄於淳化四年。蓋禁軍壯勇營第一指揮下之第五都也。宋軍制以五百人爲一營。每營設指揮使一員。其下別爲五都。每都馬軍設軍使一員。副兵馬使一員。步軍設都頭一員。副都頭一員。此朱記殆軍使都頭所用歟。

翁宜泉有舊印一。篆文不甚可辨。似是旁差官印四字。背文無年月。但云宣差襄陽唐鄧軍稞稅所成造。左側有土字號三字。案宋官名有宣差無宣差。金元皆有宣差。但金印常有年號。而此無之。是必元初物矣。

日字銅牌

仁和姜怡亭寧示予銅牌拓本。長五寸許。寬不及二寸。上有穿。其一面文云。左右宿直將軍司。下有印篆文。文云左右宿直將軍司印。其一面中刻奉御二字。左刻得入第壹重門六字。右刻日字第三十二號七字。字較小。最下刻從人牌子四字。二行。予審定以爲金時物。金之奉御。皆世家子弟爲之。出入禁省。號爲近侍。此牌則

奉御之從人所帶，僅得入第壹重門而已。金史百官志：左右宿直將軍從五品，掌總領親軍，凡宮城諸門衛禁，并行從宿衛之事。又云：奉御十六人，舊名入寢殿小底，奉職三十人，舊名不入寢殿小底，又名外帳小底，皆大定十二年更，然則此牌當給於大定以後也。

元常德路鑄造祭器題字

元常德路鑄造祭器題字，正書四行，其文云：常德路達魯花赤哈珊黑黑鑄造祭器壹佰貳拾玖件，奉王命也。永昌路西涼州儒學永寶之。泰定甲子四月吉日誌。按元史地理志：永昌路唐涼州，宋初爲西涼府，景德中陷入西夏。元初仍爲西涼府，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宮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涼府爲州，隸焉。永昌路屬甘肅行省，而常德路屬湖廣行省，本不相統。此西涼州之祭器，乃常德守臣奉永昌王命鑄造，非常例也。諸王表不載永昌王名號，唯世祖紀：至元九年十一月，諸王只必帖木兒築新城，賜名永昌府。然則志所云永昌王者，只必帖木兒也。只必帖木兒爲太宗第二子闊端太子之子，見於宗室世系表。然自至元九年壬申至泰定甲子，相距已五十二載，其時嗣永昌王者不知何人。史家漏略，無它文可證矣。食貨志：闊端太子位，至元十八年，分撥江南戶鈔常德路四萬七千七百餘戶，是常德爲永昌王分地，故有奉王命鑄祭器之事。

甘露寺銅鐘

北固山甘露寺有銅鐘一口。元至正九年所鑄。周遭刻心經一部。下方列鎮江路達魯花赤馬速忽、鎮江路總管李世安、鎮江路上萬戶府達魯花赤永安名。攷鎮江府志題名。失書馬速忽永安二人。又誤以世安爲達魯花赤。不知世安漢人。不當爲達魯花赤也。

豹字牌

瞿子鏡濤於元妙觀市得銅牌。上有穿。兩面有文。正面隱起作豹像。橫刻豹字捌伯肆拾柒號。凡八字。背面文六行云。隨駕養豹官軍勇士。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論罪。借者及借與者罪同。不署年月。予按明仁宗實錄。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命工部凡內府守衛軍所懸木牌。更造以銅。其文一面二十四字。凡守衛官軍。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論罪。借者及借與者罪同。一面守衛二字。與此牌文字大略相同。則知此牌亦明時物。蓋正德間。荆立豹房。守衛軍士所帶耳。海寧吳騫槎客亦得一枚。其面文云。豹字陸伯拾號。背文形製並同。

禮器碑

漢韓敕造禮器碑。顏育空桑。洪氏隸釋引伊尹生空桑。以爲不經之甚。予謂空桑者窮桑也。左氏昭廿九年傳。遂濟窮桑。注窮桑。少暉之號也。窮桑地在魯北。定四年封於少暉之虛。注少暉。虛曲阜也。在魯城內。顏母生于曲阜。卽少昊之虛。故稱空桑。空窮古書通用。洪譏其不經。殆未攷左傳耳。

析里橋鄮關頌

析里橋鄮關頌。洪氏婁氏俱言碑在興州。卽今漢中府之略陽縣也。漢之略陽縣屬天水郡。今縣則南宋開禧三年改順政置。相去幾及千里。名雖同而地則異矣。歐陽棐集古錄目以爲仇紱書。紱字子長。墨丁人。趙廌石墨鐫華。謂是蔡邕書。特以字體與夏承碑相似妄意之。然夏碑之出中郎手亦無確據。

廣川書跋云。鄮關頌。薛散關之嘲濕。徒朝陽之平慘。濕當作濕。慘當作燥。薛當作易。楊用修取濕燥之說。更以嘲爲潮。以薛爲釋。顧氏金石文字記亦取楊說。予謂釋之爲釋。以司隸楊孟文及緜陽令楊君碑證之。固可信矣。洪氏隸釋載此碑。本作漸濕。無嘲字。今略陽縣有此碑。雖是重刊之本。而此二語點畫分明。是漸非嘲。唯歐陽集古錄誤讀爲嘲。用修未見石本。故承其誤耳。漸與平對。濕與燥對。於義亦無可疑。下句徒朝陽之平燥。從亦誤字。石本作從。

郃陽令曹全碑

碑有收養季祖母之語。或云季祖母卽庶祖母。竊謂古人稱父之少弟曰季父。則祖之少弟亦可云季祖矣。季祖母猶今人稱叔祖母歟。漢書地理志。巴郡有胸忍縣。師古音胸爲劬。而廣韻謂漢胸忍縣名。在巴東郡。地下濕。多胸忍蟲。音蠢閏。徐氏校說文亦取其說。于肉部附胸忍二文。此碑出於後漢。文云。高祖父敏。巴郡胸忍令。字畫分明。胸忍蟲亦不載于爾雅。則知無稽之談不可信矣。

蜀石闕

蜀侍中楊公闕。見于牛道震金石闕。云在梓潼縣。隸體頗似漢人。予謂是褚峻僞作。蓋昭烈父子建號成都。稱漢不稱蜀。卽李氏據蜀。前稱成。後稱漢。亦未以蜀爲國號。唯唐末王建。孟知祥。始自稱蜀耳。此闕旣不似唐以後款式。何得有蜀之名乎。作僞心勞。自露破綻。不必論書法之工拙也。

楊紹買地券

周密癸辛雜識云。今人造墓。必用買地券。以梓木爲之。朱書云。用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文。買到某地云。云。此村巫風俗如此。殊爲可笑。及觀元遺山續夷堅志。載曲陽燕川青陽墳。有人起墓。得鐵券。刻金字云。敕葬忠臣王處。存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此唐哀宗之時。然則此事由來久矣。頃歲山陰童二如游洛陽。得石刻一方。其文云。大男楊紹。從士公買冢地一邱。東極闕澤。西極黃騰。南極山背。北極於湖。直錢四百萬。卽日交畢。日月爲證。四時爲任。太康五年九月廿九日。對共破薪民有私約。如律卽律字。令。蓋晉時所刻。乃知人家營葬。向士公買地。其說相承已久。不始於唐世。惜乎遺山。草窗兩公。未得此異聞也。

馮本紀孝碑

高陵縣有唐馮府君碑。題云。大唐故亳州錄事參軍上騎都尉馮府君紀孝之碑。正議大夫□□□書少

□□朝隱撰。嗣子銀青光祿大夫留直昭文館上柱國長樂縣開國男敦直書府君諱本字□□長樂信都人也。以咸亨四年卒。先天元年樹碑。碑已中斷。損五十餘字。顧氏金石文字記前載亳州錄事參軍殘碑。後載馮本殘碑。分系于咸亨先天之世。蓋得兩段拓本。而不悟其爲一石也。唐書文藝傳有閻朝隱。先天中爲祕書少監。此碑結銜有書少二字可辨。祕字亦存其半。知爲閻朝隱撰矣。

茹守福墓誌

茹姓始見于南北朝。不知其氏族所出。今紹舉多茹氏。予同年三樵郡丞名敦和。績學能古文。予嘗問其族氏。答云未詳。恐卽如之別體。魏有如渚。注漢書。而未有它證也。頃見唐人墓誌題云。大唐故朝散大夫宮苑總監上柱國茹府君墓誌。文稱君諱守福。京兆人也。蓋周之遺苗。鄭之遠裔也。昔六國分峙。茹姬爲魏后之妃。七雄並爭。茹耳爲韓王之相。乃信茹如果一字。碑立于開元十一年。唐人多明譜學。良足徵信。惜乎三樵已逝。未得相與論定也。左氏傳。鄭有公子班。字子如。見成鄭公族多以王父字爲氏。故知如姓出於鄭。廣韻如姓但舉馮翊如渚。而不云出自姬姓。茹字下但舉虜複姓普陌茹。不及漢姓。斯爲闕漏矣。守福卒于開元十一年八月。誌云享年三百三甲子四旬有二日。蓋用絳縣紀年之法。其壽當不盈五十也。

北嶽神廟碑

崔鑲書北嶽神廟碑。金石文字記不得其年月。乾隆庚戌秋。予游曲陽。謁嶽廟。摩挲碑陰。後題大唐□□。三年歲次乙亥閏十一月壬午朔廿二日癸卯。蓋開元廿三年也。又王知新書修北嶽廟碑。金石文字記亦無年月。此碑上截已斷。題額無存。而未行歲在丙子十月癸亥朔。數字尙可辨。其時唐亡已十年矣。王處直爲易定節度使。與河東爲唇齒。當仍稱天祐十三年矣。亭林嘗親到碑所。自言倉卒求梯不得。止就下方讀之。宜不及細審也。

雲麾將軍李秀碑

李北海書雲麾將軍李秀碑。世所傳者。唯順天府學文信國祠斷石二片。孫承澤言。萬歷初。宛平令李蔭署中。掘地得六礎。洗視乃此碑。存者百八十餘字。碑首存唐故雲三字。因築室砌之壁間。名曰古墨齋。後移少京兆署中。止二礎。其四礎相傳。萬歷末王京兆惟儉攜之大梁。今文信國祠中石。卽少京兆署之二礎也。嘉慶元年。予從吳縣蔣上舍元城齋。假得未斷本兩冊。尙存八百餘字。神采煥然。洵希世之珍。但經裝界之後。顛倒錯亂。不能尋其句讀。而碑首唐故雲麾將軍左豹韜衛翊府中郎將遼十六字。後題天寶元載歲在壬午正月丁未朔。字尙完好。

諸暨令郭密之詩

郭密之五言詩二篇。一題□使永嘉經謝公石門山作。天寶八載冬仲月勒。一題永嘉懷古。不見年月。皆

刻于青田之石門洞崖壁。前人錄金石者，皆未之及。今芸臺中丞兩浙金石記始著之。詩古淡近選體。石門尚有徐嶠、張愿詩刻，皆開元天寶間人。崖石鏤損，唯姓名厪存。詩句莫能辨識矣。

王顏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碑

予向得此碑，攷晉書紀傳，無司空王卓名，斷爲碑誤。頃讀後漢書順帝紀，陽嘉三年十一月，光祿勳河東王卓爲司空。章懷太子注，卓字仲遠，河東解人。乃知顏所稱十八代祖者，蓋卽其人。然後漢之司空，非晉之司空也。唐人重氏族之學，而敘述先世，昧於朝代，猶若此。晉亦有王卓，襲祖爵京陵公，官止給事中，未嘗任三公。其祖父名亦與碑不同。

楚金禪師碑

楚金禪師碑，前題紫閣山草堂寺沙門飛錫撰。正議大夫行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上柱國東海男賜紫金魚袋吳通微書。按唐初以中書舍人掌制命，無內外制之分。明皇始置翰林學士，掌內制，而中書舍人但掌外制。文苑英華以中書外制、翰林內制分爲二門。此唐宋兩制故事也。論委任之清切，則內制優於外制，而致之史傳，往往有由學士遷舍人者。初亦不解其故。後讀洪氏翰苑羣書所載唐人題名，始豁然省悟。蓋學士一官，本無品秩，常以它官供職。自京縣尉以及常參官、諸曹郎中、員外郎，並可充選。卽遞遷至侍郎、左右丞、尙書，其內直如故，故有內相之稱。而卽爲入相之階。其掌外制者，亦多用它官兼攝，謂之知

制誥其真除舍人者蓋寥寥矣。舍人爲五品清要官。故常爲翰林序遷之階。由學士遷舍人。仍掌內制。非兼掌內外制。亦非左遷外制也。唐書通微傳。自壽安縣令入爲金部員外郎。召入翰林學士。尋改職方郎中。知制誥。改禮部郎中。尋改中書舍人。蓋通微以金部員外郎入院。三遷至舍人。而學士之職如故。觀此碑結銜。則知道微官爲舍人。職仍學士。非與本傳相牴牾也。

湖州府天寧寺石幢

湖州府天寧寺石幢。竹垞先生僅見其八。予嘗屬沈學士咸熙盡拓其文。見詒較竹垞所得。又益其二。今著其目。一爲會昌元年十一月胡季良書。後題幢主姚仲文等造。一爲會昌三年十月僧令洪書。大中元年十一月重建。後列湖州刺史令狐綯等名。一爲大中二年八月曹巨川書。後題湖州刺史蘇特名。一爲大中十一年四月凌渭書。後列功德主王用爲亡妣沈氏夫人建。其一亦凌渭書。年月並同。而所書者乃大佛頂首楞嚴經也。一爲咸通十年六月馮卯書。一爲咸通十一年三月建。不見書人姓名。後列軍事押衙陳珪等名。一爲乾符五年□月立。後題弟子范信爲亡妻韓氏卅二娘子建。亦無書人姓名。又二幢皆不見年月。一爲周德書。後題徐師範及母王氏名。其一殘缺。有處士胡季良姓名。疑卽季良書也。諸幢皆書尊勝陀羅尼經。唯凌渭第二幢乃大佛頂首楞嚴經。曹巨川所書。乃六種真言。竹垞槩以尊勝經題之。亦未核。

竹林寺石幢

臨安縣西三里有海會寺。吳越之竹林寺也。寺有石幢二。其一刻佛說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其一刻佛說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經後皆有記。末云時寶大元年歲次甲申五月一日。最後題天下都元帥吳越國王鏐建。十一字特大。蓋雖自立年號。而不改國王之稱。亦不以吳越加于年號之上。示不敢當尊也。其後文穆嗣位。承遺命用中朝年號。然年號上亦不加大唐大晉大漢大周字。予所見蕭山化度寺石幢。題長興四年三月。無唐字。杭州下天竺開路記。題天福四年五月。天台高明寺石幢。題天福二年七月。杭州虎跑寺石幢。題天福八年。水樂洞淨北禪院記。題開運三年二月。皆無晉字。虎跑寺石幢。題乾祐二年七月。石屋洞石觀音像讚。題乾祐二年九月。皆無漢字。飛來峯滕紹宗造像。題廣順元年四月。蘇州虎邱山石幢。題顯德五載。又皆無周字。唯文穆王神道碑。爲朝廷宣賜。宰相和凝奉敕撰文。故碑首題大晉云云。若尋常文字。不繫彼國。示非所屬也。南唐龍光寺碑。題開寶紀年。而不稱宋。亦此意。

慈雲嶺石刻

杭州慈雲嶺石壁。有吳越鐫字八行。文云。梁單閼之歲。興建龍山。至涅槃之年。開慈雲嶺。便建西關城宇。臺殿水閣。今勒貞珉。用紀年月。甲申歲六月十五日。吳越國王記。凡四十九字。小篆極端整。按甲申爲後

唐同光二年梁末帝已於前一年自焚死矣。梁有國一十七載。兩值卯年。一爲開平丁卯。一爲貞明己卯。以下文甲申推之。則龍山興建必在貞明五年也。武肅於戊辰歲建元天寶。甲申歲改元寶大。此刻不用紀年。亦當不書中朝國號。且唐已滅梁。舍新興之唐號。而記已廢之梁年。其故殊難解。

吳越武肅王廟碑

會稽志。吳越武肅王廟。在府南四里三百二十六步。有巨碑。舊在廡下。今乃立荒園中。皮光業之詞也。具載唐長興七年。吳越王棄宮館。後二年。嗣王建廟於越。按長興後唐明宗年號。止於四年而崩。歷閔帝。清泰帝。凡三年。而晉高祖卽位。改元天福。若不數閔帝清泰。則七年乃天福元年。劉恕吳越紀年。稱天福元年七月乙卯。立武肅王廟於東府。今攷之碑。與紀年雖不同。其實皆歲丁酉。清泰廢閔帝爲鄂王。晉祖追貶清泰爲庶人。皆削其年號。而天福改元。以其年十一月。則十一月以前。皆長興七年矣。漢高祖削晉出帝開運之號。稱天福十二年。亦用此比也。然武肅王實以壬辰歲薨。文穆王襲位。壬辰蓋長興三年。不得云長興七年。吳越王棄宮館。後二年。嗣王建廟於越也。按五代史。及劉恕紀年。開皇紀。吳越備史。皆言武肅王以三年薨。則碑爲誤。然碑當時立。光業爲其國丞相。亦不應誤繆至此。蓋皆不可知。予讀此志。蓄疑有年。近錢唐何夢華游武康。得風山靈德王廟碑。寄示。後題寶正六年。重光單閏歲。乃始豁然有悟。蓋武肅本以寶正七年壬辰薨。實後唐長興三年。光業以吳越國相。製碑刻石。其必稱寶正。不稱長興。無可疑。

者。厥後忠懿人朝。諱言改元事。乃磨去寶正。易以長興。非復元刻之舊矣。長興紀號止于四年。其所以得有七年者。則會稽志已詳言之。蓋石敬瑭起兵并州。尙未建元。又不可用清泰之號。當時必仍用長興。如梁元帝稱太清故事。而吳越因借以掩其改元之僭。一時塗飾耳目。不暇計其事迹之不合耳。予又記王象之輿地碑目。有吳越會同十年石刻。此契丹年號。本晉開運四年。晉亡而漢尙未興。其時吳越又不改元。不得不用契丹之元矣。遼史稱太宗入汴。改會同十年爲大同元年。今據王象之所錄。兩浙福建皆有會同十年石刻。未有稱大同者。則是契丹入汴後。頒詔天下。實用會同十年之號也。其後草草北還。旋即殂殞。雖有改元。亦無承用者。辭歟二史。所以沒而不書歟。

溪州銅柱記

溪州銅柱記。馬希範據湖南時所立。其誓文首云天福五年正月十九日。而不題大晉。其誓祠云蒙王庭發軍收討。又云歸明王化。又云凡是王庭差綱收買溪貨。并都幕探伐土產。不許輒有庇占。蓋其時知有藩鎮。不知有朝廷久矣。記後列銜名。吳氏十國春秋並不載。吾友武虛谷授堂題跋。始具錄之。記文空處多攙入宋人題名。字迹較劣。而知州通判都監鈐轄。皆宋時官名。斷非天福元刻。虛谷未及別白也。宋史西南溪峒諸蠻傳。彭氏有文綰者。知中彭州。卽忠順州也。石刻有知忠彭軍州事彭文綰。蓋卽其人。中忠字互異。當依石刻爲正。傳稱文綰以景德二年知忠彭州。天聖三年爲彭儒猛所殺。則題名當在天聖以

前也。吳志伊未見石刻。所載記文多誤。又不錄誓文。予所藏本。乃畢尙書總制楚中時所貽。此柱今在永順府境。人跡罕至。椎拓頗不易。

石刻詩經殘本

後蜀石刻詩經殘本。起召南鵲巢。至邶風二子乘舟止。經注皆完好。經文之異于今本者。江有汜之子歸。歸上有于字。三章皆同迨其今兮。其作及。不我能愔。不下有以字。昔育恐鞠。無下育字。泄泄其羽。泄作洩。則承開成石經之舊。爲唐諱也。經注中淵字。民字亦缺筆。孟氏雖竊帝號。猶爲唐高祖太宗避諱。可見武德貞觀之澤久而未亡。而孟氏父子居心忠厚。亦有君人之量焉。碑於察字皆作察。蓋避知祥祖諱。而于知字卻不避。當依古人二名不偏諱。唯避下一字耳。歐公五代史云。知祥父名道。蜀檣机則云名嚙。此刻道字屢見。皆不缺筆。似歐史誤也。冊尾有廣仁義學圖記。蓋錢唐黃松石家所藏。厲太鴻賦詩。卽是此本。流轉它姓。今爲吳中黃藝圃所得。惜周南十一篇及鵲巢序遺失。不可問矣。蜀石經刻於開成石經之後。南宋之世。完好無恙。而元明儒從未有寓目者。殆由宋季失蜀之後。兵燹塗炭。靡有子遺。予訪求五十年。不得隻字。昨歲始見左傳殘本僅字。今復見此刻經注。萬有餘言。眞衰年樂事也。

經筵薦士章稿

陳襄經筵薦士章稿。淳祐元年。其五世從孫瑄。刻石於平江憲治。不知何時移置蘇州府學。襄所薦三十

三人。宋史無傳者。唯虞太熙、吳賁、吳恕、劉載、林英、孫奕、鄒何七人。虞太熙、宜興人。皇祐二年進士。官至侍講。見咸淳毘陵志。林英、元豐二年爲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元祐五年五月。衛尉少卿林英提舉集禧觀。英以疾自請也。見李氏通鑑長編。孫奕名亦見毘陵志。云慶歷二年楊真榜進士。而事迹闕如。未審卽襄所薦否。又婺州題名碑有孫奕。嘉祐五年以駕部員外郎知婺州。改虞部郎中。致襄薦士在熙寧中。嘉祐在熙寧前十有餘載。其時階已至前行郎中。而此奏云都官員外郎監泗州河南轉般倉。資歷久而班秩轉下。疑非一人。

趙崇雋壙誌

嘉慶丁巳八月二十八日。予在吳門。游法螺庵。見壁間倚一石。覆視之。其額篆書橫列。宋故通判趙公壙誌。凡八字。文云。先兄通判諱崇雋。字彥伯。隸漢邸裔。孫秉義郎。累贈奉直大夫。不迷之曾孫。左朝散大夫。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善良之孫。朝議大夫。試太府卿。淮西總領。通誼大夫。汝誼之長子。卒於嘉定甲申三月五日。葬於吳縣至德鄉茶塢山之原。末題孝弟通直郎。新知湖州烏程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賜緋魚袋。崇雋。校淚拜書。今以宋史宗室世系表攷之。蓋太宗下漢王元佐。生密國公允言。允言生南康郡王宗立。宗立生仲琳。仲琳生士穎。士穎生不迷。崇雋爲不迷曾孫。實太宗九世孫也。系出漢王房。故云隸漢邸。善良以下三世。名皆與表合。而表不書其官。蓋表所載諸人官爵。至不字輩而止。此外如汝愚、崇憲、必愿

等助名顯達皆僅書名表例如此然亦難逃點鬼簿之誚矣相傳崇雋爲宦光之先世今無可攷特書以補郡志家墓之闕

永清縣宋石幢

永清縣南辛溜村大佛寺有石幢周遭鐫智炬如來心破地獄真言其末云大宋燕山府永清縣景隆鄉新留里王士宗奉爲亡考特建頂幢一口亡耶耶王安娘娘劉氏亡父文清母梁氏亡伯文佐亡叔文思男六人士宗妻劉氏士言妻郝氏士英妻楊氏士廉妻孫氏僧恆企士忠妻寇氏女楊郎婦維宣和七年十一月戊辰朔五日壬申日丙時建按宋石刻所在多有唯燕山一路不在宋疆域之內宣和暫復不旋踵失之今京城內外絕無宋片碣而此幢歸然於小邑荒邨朱氏日下舊聞亦未采入故表而出之辛溜卽新留士人相沿譌變而音不異其稱大父耶耶則北人猶有此稱大母曰娘娘則未之聞也又縣南信安鎮龍泉寺有金大定三年碑其文亦有王孝子耶耶之文當亦謂其大父耳僧恆企一人列於六子之數蓋出家爲僧者

史氏墓三碑

元史史天倪天澤大都永清人今縣之焦堡卽史氏墓在焉有三碑一爲史氏慶源之碑前北京路行尙書六部郎中崔鉉撰宣差五路萬戶府詳議官趙安世篆額平元書丹碑末題歲在庚子九月丙戌十七

日戊寅前行北京等路六部尙書史秉直立石。前義州節度使行北京都元帥史進道同立。一爲大朝故北京路行六部尙書史公神道碑。雲中劉祁撰。燕然平元書。齊西趙安世篆額。碑末題歲乙巳九月四日。宣差眞定等五路萬戶男天澤同立。宣權眞定等五路萬戶男天安立石。一爲義州節度使行北京路兵馬都元帥史公神道碑。陳臺段紹先撰。燕然平元書。丹詳議官趙安世篆額。碑末題乙巳年五月日。宣差眞定河間大名濟南東平五路萬戶姪史天澤同立。宣權眞定等五路萬戶兼知中山府事姪史天安立石。其云北京路行六部尙書者。秉直也。其云北京路兵馬都元帥者。秉直之弟進道也。秉直事元史附見於其子天倪傳。而進道不見其名。且職任亦不卑。可以補正史之闕。慶源碑載其三世子女嫁娶最詳。秉直長女爲太師國王夫人。其事不見於它書。史氏父子兄弟各以功名自立。要亦連姻貴族所致。論史者不可不知也。

朝城縣令旨碑

朝城縣興國寺有令旨碑。一爲合刺查太子令旨。猴兒年三月初七日和林城子寺裏寫來。一爲皇子忽察大王令旨。乙巳年九月初三日合刺腦兒寫來。一爲密里吃臺太子令旨。不見年月。皆刻于一碑。合刺查者。太宗第四子哈刺察兒也。忽察者。定宗長子忽察大王也。密里吃臺者。闊端太子之子滅里吉歹王。本太宗之孫。當時亦通稱太子也。第三道旨云。據公主百戶駙馬會都地面裏朝城縣。按食貨志。鄆國公

主位丙申年分撥濮州三萬戶。朝城爲濮州屬縣。卽其分地。又公主表有瓮吉八忽公主。適赤窟孫懷都。對馬懷都卽碑所稱會都。聲相近也。其云道與口囉夕嚴相公者。東平行臺嚴實子忠濟也。其稱匣合皇帝。在成吉思皇帝之後。□□皇帝之前。則太宗也。元初風俗質朴。太祖成吉思之號。生前所上。太宗而下。皆以名稱。太宗之名。史作窩闊台。祕史作幹歌歹。予所見元聖旨碑。或作月古台。此又作匣合。譯音初無定字。當時不以爲嫌也。乙巳爲太宗六皇后稱制之第四年。定宗尙未立。而其子已稱皇子。蓋人心推戴非一日矣。猴兒年當是太宗八年丙申。而未一道亦必在定宗后稱制時。蓋憲宗時太宗子孫皆擯斥不復用事矣。

勢都兒大王令旨碑

勢都兒大王令旨碑。首云皇帝福慶裏勢都兒大王令旨。今有本投下分撥到萊州神山長生萬壽宮石真人。依舊加九陽保德純化真人。末云至元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察罕惱兒有時行。按宗室世系表。勢都兒者。太祖弟撈只哈撒兒之孫。而移相哥大王之子也。此碑在掖縣城東三十里道士石之溫墓上。掖爲萊州倚郭縣。而州又隸于般陽府路。元初以般陽路爲哈撒兒王分地。故有本投下之稱。此與朝城令旨碑。皆錢唐朱文藻朗齋所貽。

東鎮廟元碑

錢唐何元錫夢華言嘗見東鎮廟時享記云至正八年正月遣翰林學士承旨臣咬住翰林待制臣遠者圖以二月初有六日至于岱宗以初有七日至于東海咸致享焉所□非有先後之殊蓋從驛傳便也越十有四日至于東鎮沂山元德東安王廟廷其儀則香一銀盒幣二錦旛寶楮伍百兩有司具牲酒庶品以薦案祭祀志嶽鎮海濱代祀自中統二年始凡十九處分五道後分爲東南西三道既而以驛道迂遠復爲五道東嶽東海東鎮爲東道也其禮物則每處歲祀銀香盒一重二十五兩五鎮銷金旛二鈔二百五十貫較之石刻寶楮五百兩僅得其半豈史所載爲初制其後倍增之歟順帝紀至正八年不載此事蓋史之闕也予攷古人紀日自一日至十日未有加初字者宋金石刻題名始有初初二之稱此刻云初有六日初有七日尤複沓可笑矣

王介甫集中唯高陽郡君齊氏墓志有云五月初三日十月初八日餘篇無此例蓋刊校者妄益之耳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六

詩句中有韻

詩三百篇往往句中有韻。韻不必在句尾也。周南于嗟麟兮句似無韻。實與章首麟之趾相應。以兩麟字爲韻也。召南于嗟乎騶虞。乎與虞韻。秦風于嗟乎不承權輿。乎與輿韻。鄘風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中與宮韻。桑與上亦韻也。邶風有漚濟盈。有鸛雉鳴。盈與鳴韻。漚與鸛亦韻也。唐風角枕粲兮。錦衾爛兮。粲與爛韻。枕與衾亦韻也。大雅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二句似無韻。而王與商。文與殷皆韻。咨咨亦韻。韻不必在句尾也。魏風父曰嗟。予子行役。母曰嗟。予季行役。兄曰嗟。予弟行役。子與已。止韻。季與寐。樂韻。弟與偕。死韻。此韻不在句尾之證也。

雙聲亦韻

雙聲亦可爲韻。小雅決拾既伏。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飲。柴。同韻。調。同雙聲。亦韻也。自有文字。卽有聲韻。虞廷賡歌。股肱叢脞。卽雙聲之權輿。皮襲美雜體詩序。以蠃螭在東。鴛鴦在梁。爲雙聲始興。何所見之不廣也。

古人聲韻之密

史記淳于髡傳。甌窶滿篝。汚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四句不獨車與家韻也。甌窶與篝韻。汚邪與車韻。穀與熟韻。蕃與滿韻。穰穰重文。亦韻。五與車家亦韻。蓋無一字虛設矣。左傳譏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昧與丕且與顯。後與猶。世與怠。皆韻也。

雙聲

六朝人重雙聲。雖婦人女子皆能辨之。自明以來。士大夫談詩。各立門戶。聚訟紛興。而於雙聲之顯然者。日習焉而不知。蓋八股取士所得。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之子。衣鉢相承。轉以讀古書爲務外。能辨平側者少矣。況能究喉舌唇齒之清濁乎。

南史羊戎好爲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文帝好與元保戎之父。弈。嘗中使至。元保曰。今日上何召我耶。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旣佳光景。當得劇棋。

王融詩。園蘅眩紅臙。湖荇燁黃花。迴鶴橫淮翰。遠越合雲霞。雙聲之體始于此。

北史魏收傳。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愚魏衰收。湯古開本作過魏收。其下有曰愚魏三字。魏答曰。顏巖腥瘦。是誰所生。

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答籠。著孔嘲耳。孔當作札。

洛陽伽藍記。隴西李元謙能雙聲語。嘗經郭文遠宅。問曰。是誰宅第。婢春風曰。郭冠軍家。元謙曰。此婢雙

聲春風曰。儻奴慢罵。

皮日休雙聲溪上思云。疎杉低通灘。冷鷺立亂浪。艸彩欲夷猶。雲容空淡蕩。

唐詩紀事

溫庭筠有李先生別墅。望僧舍。寶刹作雙聲詩。栖息消心象。鶯櫺溢豔陽。籬櫺蘭露落。鄰里柳林涼。高閣過空谷。孤竿隔古岡。潭庭同淡蕩。髣髴復芬芳。

東坡戲作切語竹詩。隱約安幽奧。蕭瑟雪蔽西。交加工結構。茂密渺冥迷。引葉油雲遠。攢叢聚族齊。奔鞭迸壁背。脫籀吐天梯。煙篠散孫息。高竿拱桷枅。漏闌零露落。庭度獨蠅啼。掃洗修纖筍。窺看詰曲溪。玲瓏綠醺醺。邂逅盍閒攜。

又戲和正甫一字韻詩。故居劔閣隔錦官。柑果蘆蕨交荆菅。奇孤甘挂汲古綆。僥覲敢揭鉤金竿。已歸耕稼供藁秸。公貴幹蠱高巾冠。改更句格各蹇吃。姑固狡獪加閒關。

又西山戲題武昌王居士。江干高居堅關扃。健耕躬稼角挂經。篙竿繫舸菰菱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景各箕踞。擊劍廣歌幾舉觥。荆筲供膾愧撓聒。乾鍋更夏甘瓜羹。

又江行見月四言詩。吟哦傲岸。仰睇巖月。遇嚙迎崖。銀釧玉斲。龍魚險喙。雁鵝噪帆。臥玩我語。聲牙岌嶮。姚合洞庭葡萄架詩。荷藤洞庭頭。引葉漾盈搖。皎潔鉤高掛。玲瓏影落寮。陰煙厭幽屋。濃密夢冥苗。清秋青且翠。冬到凍卻凋。

第四句影字非雙聲恐誤

沈約韻不同于今韻

唐人韻以庚、耕、清同用，青獨用，相沿至今，千有餘年矣。然青之與清，實無分別。世謂今韻權與于周沈，而休文郊居賦以星、平、形、經、成、塋、縈、青爲一韻，則休文初未析清青爲二也。

七言在五言之前

楚詞招魂大招多四言，去些只助語，合兩句讀之，卽成七言。荀子成相，荆軻送別，其七言之始乎。至漢而大風、瓠子見於帝製，柏梁聯句，一時稱盛，而五言靡聞。其載於班史者，唯邪徑敗良田童謠，出于成帝之世耳。劉彥和謂西京詞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後代。又謂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則彥和亦未敢實言也。鍾嶸詩品云：古詩其體源出于國風，去者日已疏，四十五首疑是建安中陳王所製，文選所錄古詩十九首，未審卽在鍾氏四十五篇之數否。要之，此體之興，必不在景武之世。觀漢書李陵傳，置酒起舞作歌，初非五言，則知河梁唱和出于後人依託，不待盈觴之語，觸犯漢諱，始決其作僞也。枚叔又在蘇李之前，班史不言有五言詩，其爲臆說，毋庸置辨矣。虞姬歌不見于史，漢諒亦出於依託。白頭吟見沈休文宋書，但云古辭，不言何人作，唯西京雜記有卓文君作白頭吟自絕之語，亦不載其詞。且雜記出吳均之手，豈足信乎。

古詩律詩之別

唐人詩自開元天寶以前，未有古律之分。大歷貞元，詞句漸趨穩順。白樂天自言：新舊詩各以類分，有諷諭詩，有閒適詩，有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是絕句亦律詩之一體，未嘗別而異之也。元微之詩，亦以類相從，分爲十體，曰古諷，曰樂諷，曰古體，曰新題樂府，曰悼亡，曰豔詩，曰古豔。其聲勢沿順，屬對穩切者，爲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爲兩體，其中有稍存寄興與諷爲流者，爲律諷。古律之別，其在元和之世乎？李漢編次昌黎集，亦分古詩、聯句、律詩爲三體。韓與元白同時。

陶靖節詩

陶淵明贈羊長史詩序云：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羊名松齡，不見晉宋二史。其詩云：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輿。當在義熙十四年滅姚泓後，羊爲左軍長史，必朱齡石之長史矣。唯史稱齡石以右將軍領雍州刺史，而此云左軍，小異。攷宋書齡石傳，義熙十二年已遷左將軍矣。左右將軍品秩雖同，而左常居右，上齡石之鎮雍州，必仍本號，不應轉改爲右，則此云左軍者爲可信。

聯句

七言聯句，人各一韻，韻必七字。漢武柏梁，濫觴于始。厥後謝太傅之詠雪，殷仲堪之危語，了語流播人口。五言聯句，陶靖節始有之。人各兩韻，所與聯者，皆之循之。其姓與爵里不可攷。謝元暉阻雪一篇，與江秀

才革、王承融、王蘭陵僧孺、謝沈馬吳、謝中郎綏、沈右率約聯句。又有聯句六篇。蓋在宣城作。故署府君而不名。其與聯者何從事吳郎、陳郎、曹承齊舉郎。惟紀功曹晏稱名。唐中宗降誕日。內殿宴羣臣聯句。帝首作潤色鴻業寄賢才句。宰相李嶠以下。至上官婕妤。凡十四人繼之。用柏梁故事。嗣後御大明殿觀吐蕃騎馬。戲重爲柏梁體聯句。則韋后、長寧、安樂、太平公主皆預焉。

詩集附它人作

謝宣城集附王融、沈約、虞炎、柳惲詩。皆同詠一題。杜工部集附李邕、賈至、嚴武、高適、郭受、韋迢諸人。皆酬贈之作。唯元次山舂陵行。賦退示官吏兩篇。重其詩因重其人。故特錄之。此又一例也。

杜少陵詩用韻

杜子美石壕吏詩。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顧寧人謂下二句無韻。非也。寒、桓與魂、痕。古韻本相通。

雨晴詩。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寒柳行疏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雁入高空。按廣韻一東部無農字。乃張仲素稼如雲賦。官限農字。賦中押同功終字。全入東韻。正與杜甫雨晴詩同。蓋唐時東冬兩部皆有農字。後來刪去其一耳。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此用古樂府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

魚戲蓮葉北體也。湯盤銘三句皆用日新。古人已開其先。後人詔爲異事矣。

少陵生卒年月

元微之誌子美墓云。享年五十九。而不言卒于何年。舊唐書云。永泰二年卒。永泰二年。卽大歷之元年。是歲丙午。則當生于景龍二年戊申矣。按子美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詩。序云。大歷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則大歷庚戌春尙无恙。謂卒于永泰二年者。誤也。唐詩紀事。謂先天元年癸丑生。大歷五年辛亥卒。似矣。而干支卻差一歲。蓋先天改元實壬午。大歷五年實庚戌也。吳曾漫錄。引鮑彪杜詩譜云。大歷四年己酉。年五十八。干支雖合。卻非卒年。

飲中八仙

范傳正撰李太白墓碑云。時人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按子美飲中八仙歌。無周南名。蓋傳聞異詞。唐書李白傳。載酒八仙人姓名。與杜詩同。

亞相

少陵哭韋大夫之晉詩。漢道中興盛。韋經亞相傳。漢以御史大夫爲亞相。之晉官湖南觀察使兼御史大夫。故以亞相目之。傳經雖韋氏故事。然賢與元成兩世丞相。非終于御史大夫也。

類頌

頻煩。漢人語。蜀志費禕傳。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是也。晉書紀瞻傳。頻煩饕餮。庾亮傳。沐浴芳風。頻煩省闕。周書太祖紀。頻煩請謁。至于再三。劉知幾史通書志篇。頻煩互出。雜說篇。詔策頻煩。皆取頻仍之義。亦作頻緜。晉書王濟傳。蒙國厚恩。頻繁寵擢。繁煩同音。亦同義也。杜詩三顧頻煩天下計。正用蜀志。漢書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注。鄭重。猶頻煩也。古人以鄭重爲重疊之義。鄭重。頻煩。皆雙聲。友于。

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或疑友于歇後語。不可以偶肺腑。予謂唐人精於聲律。肺腑。友于。雖虛實不同。而皆爲雙聲。故可屬對。猶王子安滕王閣詩序。以邱墟對已矣也。予聞之大父云。

分減

杜子美秋野詩。盤飧老夫食。分減及溪魚。梁侍御曰緝。謂分減二字見華嚴經。王阮亭汪鈍庵兩公極稱之。以爲注家所未及。吾友惠徵士松厓云。東觀漢記。孔奮篤骨肉。弟奇在洛陽。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見御覽四此分減二字所本。華嚴唐人所譯。未可以注杜詩也。大昕按。陳書姚察傳。常以己分減推諸弟姪。分當讀去聲。

少陵用辭據詩

唐詩紀事。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薛據詩也。子美懷據詩乃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章左司。

韋應物詩持索捕風幾時得。將刀斫水幾時斷。裴度記毛仙翁事亦云。先儒以爲繫風捕影。施肩吾詩。落盡萬株紅。無人解繫風。又攷牟融理惑論云。神仙之書。聽之則洋洋盈耳。求其效猶握風而捕影。是漢人已有斯語。

乾愁乾忙

南史范蔚宗傳有乾笑字。韓退之詩。乾愁漫解坐自累。與衆異趣寧相親。王介甫詩。賴付乾愁酒一樽。謂空愁而無益也。偶桓詩。白首乾忙度歲時。又云。乾忙雖是紅塵冷。須聽幽禽快活吟。亦謂空忙而無用也。

旬

古人以十日爲旬。故旬字从日。漢魏六朝人文字。從無稱十年爲旬者。唯白樂天偶吟自慰兼呈夢得詩。有且喜同年滿七旬之句。自注。予與夢得甲子同辰。俱得七十。則其誤始于唐中葉也。夢得會昌二年卒。樂天會昌六年卒。

十字

白樂天詩。十字津頭一字行。十字。卽古人所云午貫也。晉書何曾傳。蒸餅非裂成十字者不食。北史李庶傳。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水經注濟水渠水篇。並有十字溝。顏魯公家廟碑陰額云。殷夫人居十字街西北壁第一宅。劉禹錫詩。十字清波遶宅牆。

衛中立字退之

白樂天詩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後人因以爲昌黎晚年惑金石藥之證。頃閱洪慶善韓子年譜。有方崧卿辯證一條云。衛府君墓誌。今本作衛之元。其實中立也。衛晏三子。長之元。字造微。次中立。字退之。次中行。字大受。誌首云兄弟三人。後只云與弟中行別。則其爲中立誌無疑。中立餌奇藥求不死而卒死。樂天詩謂退之服硫黃者。乃中立也。近世李季可謂公長慶三年作李干墓誌。力詆六七公皆以藥敗。明年則公卒。豈咫尺之間。身試其禍哉。

苜蓿盤

薛令之爲右庶子。開元中。東宮官僚清淡。令之題詩自悼云。朝日上團圓。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澀匙難綰。羹稀筯易寬。無以謀朝夕。何由保歲寒。今人用苜蓿盤以爲州縣教職故事。非也。

杜韋娘詩

劉夢得與杜鴻漸不同時。世傳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詩。爲揚州大司馬杜公鴻漸開宴作。者傳聞之妄也。

李正封

今人以李正封詠牡丹詩爲唐明皇時。攷唐詩紀事云。唐明皇好詩。大和中賞牡丹。上謂程修己曰。今京邑人傳牡丹詩。誰爲首出。對曰。中書舍人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時楊妃侍。上曰。妝臺前宜

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大和者、文宗年號。文宗時亦有楊妃。非天寶之楊太真也。後人因明皇有沈香亭賞牡丹事。誤改爲明皇。而不知年號之不合。又正封與韓文公酈城夜會聯句。在元和十二年。與明皇時代隔遠。其爲文宗非明皇審矣。計氏紀事。編次目錄。列于元和長慶諸家之後。本無舛譌。校刊者以意妄改耳。

借韻

五七言近體第一句借用旁韻。謂之借韻。唐詩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雨濃。錦幃初卷衛夫人。繡被猶堆越鄂君。始啓其端。至皮陸松陵集。則舉之不勝舉矣。宋人借韻尤多。近代名家。以此爲戒。此後生之勝于前賢者。

唐人辨聲韻

唐人喜辨聲韻。雖尋常言語亦不苟。胡曾戲妻族語不正詩。呼十卻爲石。喚針將作眞。忽然雲雨至。總道是天因。陰如四也

金昌緒

金昌緒春怨詩。打卻黃鸝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昌緒。餘杭人。一作蓋嘉運伊州歌者。非也。然此詩爲嘉運所進。編入樂府。後乃誤爲嘉運作耳。唐詩紀事

胡釘鉸

胡令能莆田隱者。少爲負局鐫釘之業。以所居列子之里。家貧。遇茶果必祭列子。以求聰明。或夢人剖其腹。以一卷書內之。遂能吟詠。世謂胡釘鉸者。貞元元和間人。唐詩紀事

李義山

唐詩紀事。李商隱卒于工部侍郎。按新舊史。商隱未嘗爲此官。不知紀事何据。

晚唐詩

唐末詩人。多以綺麗纖巧爲工。所謂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而昧者轉以爲唐人正聲。謬矣。若司空圖之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曹松之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聶夷中之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曹鄴之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趙牧之萼蒲花開魚尾定。金丹始可延君命。語近情深。有三百篇之遺意。

計敏夫云。唐詩自成通而下。不足觀矣。氣喪而語儉。聲煩而調急。甚者忿目褊吻。如戟手交罵。大抵王化習俗。上下俱喪。而心聲隨之。不獨士子之罪也。其來有源矣。

父母官

王禹偁謫居感事詩。萬家呼父母。百里撫惇嫜。自注。民間呼令爲父母官。又贈浚儀朱博士詩。西垣久望

神仙侶。北部休誇父母官。父母官之稱。自宋初已有之矣。雖然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而卻有不愛百姓之官。甚至假其勢以恣其殘暴。苟有人心者。能毋顧名而慚且悔乎。唐呂溫守衡州。送毛令終句云。布帛精麤任土宜。疲人識信每先期。今朝臨別無它祝。雖是蒲鞭也莫施。此仁人之言。當官者宜日三省也。

王介甫詩

王介甫仁宗皇帝挽詞。厭代人間世。收神天上遊。厭代。卽厭世。莊子天地篇。千歲厭世。去而上仙。是也。一句之中。世代重出。謂介甫精於小學。吾不信也。

介甫詩。北風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與君棋。明朝投局日未晚。從此亦復不吟詩。李雁湖注本凡再見。一在第四卷古詩類。一在第四十八卷絕句類。臨川集止於第三卷一見

蘇東坡詩

東坡戲作賈梁道詩。嵇紹似康爲有子。郝超叛鑒是無孫。而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閭殺子元。子弱冠讀晉書。宣帝紀。卽疑此詩之誤。蓋王凌爲司馬懿所殺。非司馬師也。懿字仲達。師字子元。東坡誤記此爲司馬師事耳。後廿餘年。讀查初白補注蘇詩。已先我言之矣。生平攷辨。往往有闕合前人者。皆已削稿。恐貽雷同之誚。今老矣。偶記此事。私喜小時妄下雌黃。亦有一得。故特存之。

醉士龍有左角蠻攻觸。南柯檀伐槐之句。王伯厚以爲的對。然左角南柯始于東坡。

馬上續殘夢。唐人劉駕句也。東坡亦用之。坡非冒蹈襲者。蓋開合耳。

蔡確車蓋亭詩

蔡確固是憐人。但以題車蓋亭詩文致其罪。與李定之陷東坡何異。此事起于吳處厚。處厚亦終不得志。此等人天所不祐也。以文字罪人。始于元豐。宣仁臨朝。悉改熙豐弊政。而於蔡確事不免過當。其後卒啓同文之獄。蓋去姦亦須顧大體。不可快心一時。范忠宣以諫此事罷相。其識高于人遠矣。

江西派

呂本中江西詩派圖。意在尊黃涪翁。并列陳後山於諸人中。後山與黃同在蘇門。詩格亦與涪翁不相似。乃抑之入江西派。誕甚矣。元遺山云。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又云。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會郎借齒牙。遺山固薄黃體而不爲。亦由此輩尊之過當。故有此論。

龔无咎詩

龔无咎酬李唐臣贈山水短軸詩。大山宮。小山霍。欲識山高觀石腳。大波爲瀾。小波爲淪。欲知水深觀水津。按爾雅本以大山宮。小山五字爲句。霍一字爲句。无咎誤切爲三字句。

第一山詩

盱眙縣玻璃泉有米元章書第一山三大字。榜題絕句云。京洛風塵千里還。船頭出汴翠屏間。莫論衡霍

撞星斗。且是東南第一山。此初刻也。厥後好事者鈎摹三大字刻之。它所世遂不知此山之在盱眙矣。

詩詞蹈襲

兩三條電欲爲雨。七八箇星猶在天。唐人袁郊詩也。元詩載文宗皇帝自集慶路入正大統途中偶吟。亦有二三點露滴如雨。六七個星猶在天之句。此好事者偷竊古人句假託爲之。

樂天長相思詞。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鬢雲滿衣。陽臺行雨迴。巫山高。巫山低。暮雨蕭蕭郎不歸。空房獨守時。歐陽公集亦載此詞。吳融有詩云。楚王臺上一神仙。眼色相看意已傳。見了又休還似夢。坐來雖近遠于天。隴禽有恨猶能說。江月無情也解圓。更被春風送惆悵。落花飛絮雨翩翩。歐陽集亦有之。題爲瑞鷓鴣詞。歐公非竊人句爲己作者。偶寫古人句。編次公集者。誤以爲公作。而收入之。

党懷英詩。雲山聊欲追聲叟。風腋何妨借玉川。劉迎集中亦有此兩句。元遺山中州集並選之。

一集中重複句

名登卻說第。身著老萊衣。岑參送薛彥偉擢第東歸詩也。又見送蒲秀才擢第歸蜀詩。一樽酒盡青山暮。千里書迴碧樹秋。許渾京口閒居寄兩都親友詩也。又見秋日寄故人詩。看盡好花春臥穩。醉殘紅日夜吟多。譚用之幽居詩也。又見山中春晚寄賈員外詩。春愁寂寞天應老。夜色朦朧月亦香。高啓詠梅詩也。又見和西園公詩。春後春前曾獨采。江南江北每相思。高啓和西園公詠梅詩也。又見和衍師詩。細雨春

歸雁。深山日暮鐘。朱彝尊登觀山詩也。又見青浦道中詩。前賢得意之句。不嫌重用。

楊陸兩公年壽

楊廷秀。陸務觀詩。爲宋南渡名家。名位相若。而皆壽考。放翁以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此見于宋史本傳者也。而直齋書錄解題云。嘉定庚午。年八十六而終。庚午則嘉定三年也。與本傳殊不合。攷劔南詩集有絕句云。嘉定三年正月後。不知更醉幾春風。則庚午春放翁尙無恙。當以直齋爲正矣。

誠齋以開禧二年卒。年八十三。亦見宋史本傳。據開禧二年歲在丙寅。則當以宣和六年甲辰生矣。而周益公題三老圖詩自注。乘成兄生於乙巳。子丙午。誠齋丁未。見孫奕示兒編與傳不合。當更攷之。

放翁論詩

陸務觀云。詩欲工。而工亦非詩之極也。鍛鍊之久。乃失本指。斷削之甚。反傷正義。纖麗足以移人。夸大足以蓋衆。故論久而後公。名久而後定。何君墓表

百家姓

陸放翁詩。兒童冬學鬧比鄰。據案愚儒卻自珍。授罷村書閉門睡。終年不著面看人。自注。農家十月乃遣子入學。謂之冬學。所讀雜字百家姓之類。謂之村書。今鄉村小兒所習百家姓一書。蓋猶宋人所習。以趙爲首。尊國姓也。

楊誠齋詩

轎子始于宋時。而詩家罕用。此字楊誠齋獨喜用之。如行到深邨麥更深。放低小轎過桑陰。詩卷且留燈下看。轎中只好看春光。總將枝上雨。灑入轎閒衣。曉過新橋啟轎牕。要看春水弄春光。行到笭橋中半處。鍾山飛入轎窗羅。暖轎行春底見春。遮欄春色不教親。急呼青鞵小涼轎。又被春光著真人。

蠶苴

楊誠齋野薔薇詩。紅殘綠暗已多時。路上山花也則稀。蠶苴餘春還子細。燕脂濃抹野薔薇。按廣韻引玉篇云。蠶苴。泥不熟貝。蠶。盧下切。湯若士還魂記。有春色蠶苴句。蓋用誠齋詩。

宋正甫

王伯厚記宋正甫詩。三聖傳心唯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正甫爵里未詳。按虞伯生鶴山書院記。序其大父講學諸人。有唐安宋正仲德之。未審卽正甫否。當攷。

迎富

今人但知送窮。不知迎富。亦有故事。魏華父有二月二日遂寧北郭迎富故事詩云。才過結柳送貧日。又見簪花迎富時。誰爲貧驅竟難逐。素爲富逼豈容辭。貧如易去人所欲。富若可求吾亦爲。里俗相傳今已久。謾隨人意看兒嬉。此蜀中舊俗。不知今尙行之否。

後村詩

詩家詠古，俱取對偶精工，不計事迹之然否。如後邨詩，未必朱三能跋扈，祇因鄭五欠經綸，真耳食之論也。朱溫之跋扈久矣，昭宗始立，頗有削平方鎮之志，乃誤用張溶爲相，欲倚汴以討并，及溶出師埜，溫竟未遣一卒，唐之亡，溶之罪也。鄭繁之相，在乾寧元年，其時國事已不可爲，尋即辭疾去官，繁於出處無玷矣。歟，後作相，時事可知，乃繁自謙之詞，平情論之，則昭宗一朝相臣無出其右者。後邨道聽塗說，豈真有論世之識哉。

論詩絕句

元遺山論詩絕句，效少陵庾信文章老更成諸篇而作也。王貽上仿其體，一時爭效之。厥後宋牧仲、朱錫鬯之論畫，厲太鴻之論詞論印，遞相祖述，而七絕中又別啓一戶牖矣。

律詩失粘

王阮亭斑管題詩，吳祭酒紅顏顧曲，袁荊州人多笑其失粘，然亦有所本。楊誠齋送何一之右司出守平江詩，人物只今何水部，風流不減韋蘇州，一篇八句，獨此句拗。阮亭蓋用其體，前輩一時失檢，卽爲後人文過把柄。如陸放翁字務觀，觀本讀去聲，而當時卽有押入平聲，爲放翁所譏者。朱錫鬯詩，石湖居士范成大鑑曲詩，人陸務觀，正用此事，所謂明知故犯，欲自矜其奧博也。

水田衣

釋子以袈裟爲水田衣。今杭州神尼塔下有唐杭州刺史盧元輔磨崖刻七言詩。首句云。水田十里學袈裟。阮亭水田一帶學僧衣之句。蓋本於此。

上下洞

水經注。蔡洲大岸西有洞。湖停水數十畝。長數里。廣減百步。水色常綠。楊儀居上洞。楊禺居下洞。朱錫鬯詩。履滿西南戶。堂臨上下洞。蓋用此事。近人注曝書亭詩者。引爾雅逆流而上曰汧洞。順流而下曰汧游。實之失其旨矣。

𧈧𧈧

廣韻。𧈧𧈧。斑鼠也。兩字皆在十九青部。玉篇。𧈧。公葵切。斑鼠也。𧈧。力令切。𧈧。𧈧。亦作𧈧。白香山游悟真寺詩。𧈧𧈧上不得。豈我能攀援。是也。古人以鼠鬚製筆。故筆有𧈧𧈧之稱。或作𧈧𧈧。然字書本無𧈧字也。朱錫鬯作曹侍郎挽詩云。硯憐鸛鵒潤。筆有𧈧𧈧拋。誤𧈧爲𧈧。𧈧卽𧈧字。說文。知聲蟲也。恐無與𧈧通用之理。

三橋

朱錫鬯風懷詩。路豈三橋阻。屏還六扇他。上句用李商隱明日詩。誰言整雙履。便是隔三橋也。注家不能

引。

蹕與蹕異

說文舛或作蹕。蹕从舛舛聲相近。故有舛音。古書舛駁字多作蹕。又廣韻三鍾部有蹕字。蹕也。書容切。蹕从舛。蹕从舛。音義迴殊。朱錫鬯齋中讀書詩。漢士守一經。其義或駁蹕。真儒起北海。車戢鄭司農。似誤。初爲一字。

辨邵堯夫水火土石

沈作喆寓簡謂五行者經世之用。紀歲時行氣運。不可闕一。邵堯夫皇極經世用揚雄之四數。加以本無之一。而去其本有之二。爲不合于古。朱錫鬯齋中讀書詩第四首云。奈何洛下儒。悔聖不知懼。用三去其二。變一成百悟。蓋用沈氏說。注家未有引此者。

查初白

查初白贈湯西厓詩。敢擬微之並樂天。才名官職兩殊懸。只餘一事差相似。恰比先生老七年。自注謂樂天長于微之七歲。按唐詩紀事云。樂天生于代宗大歷七年壬子。微之生于德宗建中元年庚申。少樂天八歲。非七歲也。

文選

李陵客蘇武書。東坡譏爲齊梁人作。然劉知幾已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爲。假稱陵作矣。予謂魏晉人喜僞造文字。如王肅之家語。梅賾之古文尙書。汲冢之紀年。不一而足。此書當是魏晉初高手爲之。齊梁人不能辨也。太史公報任安書。不敢言漢待功臣之薄。此篇於韓彭周魏李廣諸人之枉。痛切言之。示誡後代。昭明采而錄之。非無謂也。

梁世崇尚浮屠。一時名流詩文。大半佞佛之作。昭明一槩不取。唯錄王簡栖頭陀寺一篇。以備斯禮。簡栖名位素卑。不爲當時所重。而特取之。明非勝流所措意也。此等識見。遠出後世詞人之上。

御覽載孔融語

孔融爲北海相。告高密縣爲鄭康成特立一鄉。名鄭公鄉。其推許甚至。而太平御覽載融與諸卿書云。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爲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若子所執。以爲郊天之鼓。必當麒麟之皮也。寫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見御覽卷六百八子謂此必非孔文舉之言。殆魏晉以後習王肅學者僞託耳。晉荀勗中經簿。始有四部之分。文舉漢人。安得稱四部書。且鄭君注三禮。初無麒麟皮冒鼓之說也。范蔚宗書及章懷注。皆無此語。不可執無稽之談。以誣盛德。

庾闡揚都賦

庾闡字仲初。晉給事中領著作。作揚都賦。爲世所重。見晉書文苑傳。張守節史記正義說三江。引庾仲初

揚都賦注。蓋賦成又自爲注。謝康樂山居賦有注。殆取仲初之例乎。蔡仲默書集傳。初庾爲唐。又以揚都爲吳都。固失之不攷。胡朏明以庾杲之當之。亦未讀晉書矣。

范縝神滅論

齊梁文人多好佛。劉彥和序文心雕龍。自言夢見宣尼。而晚節出家。名慧地。可謂咄咄怪事。顏之推累世儒家。而家訓歸心一篇。見讖後代。范子真神滅論。其中流之砥柱乎。

文筆

劉彥和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文心雕龍總論篇按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任昉傳。尤長載筆。王公表奏。無不請焉。旣以文才見知。時人云。沈詩任筆。殷璠云。歷代詞人。詩筆雙美者鮮矣。杜牧之詩。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搔處抓。

庾子山賦

古人文字不以重複爲嫌。庾信哀江南賦。杜元凱兩見。陸士衡一見。陸機兩見。班超兩見。白馬三見。西河兩見。驪山兩見。七葉兩見。暮齒兩見。秦庭金陵。南陽釣臺。七澤全節。諸侯荒谷。皆兩見。未深思于五難。本無情於急難。一段之中。重押難字。

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度水。上句用韓信事。下句用伍子胥事。顧亭林謂漂當作漂。漂渚卽瀨渚。亦用

子胥事。子謂子山由金陵赴楚。漂水非經過之地。不應連用子胥事。且漂母進食。具有典故。寄食二字。亦見淮陰侯傳。無庸破漂爲漂也。

傳奕詆浮圖法

唐傅奕上疏詆浮圖云。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沙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華。及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尤足爲戒。此韓退之佛骨表之藍本也。

陋室銘

崔沔嘗作陋室銘。在劉禹錫之前。李德裕有秋聲賦。在歐陽公之前。梁元帝金樓子有一條云。桓譚有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揚雄有太元經。楊泉又有太元經。談者多誤。動形言色。或云桓譚有新論。何處復有華譚。揚子有太元經。何處復有太元經。此皆由不學使之然也。

宋子京喜韓柳文

宋子京好韓退之。柳子厚文。其修唐書。於韓傳載進學解。佛骨表。潮州謝上表。祭鱸魚文四篇。潘鎮傳載平淮西碑。陳京傳載禘祫議。孝友傳載復讐議。許遠傳載張中丞傳後序。李渤傳載愈所與書。張籍傳載愈答書。甄濟傳載愈答元微之書。韋丹石洪傳亦皆取愈所撰墓誌也。於柳傳載與蕭翰林俛。許京兆孟

容書、貞符、懲咎賦四篇。孝友傳載駁復讞議、孝門銘、宗室傳載封建論、貞行傳載與何蕃傳、段秀實傳亦采宗元逸事狀增益之。趙宏智傳附於事，亦采宗元所撰墓誌也。

原道

原道二字，出淮南原道訓。劉氏文心雕龍亦有原道篇。

老氏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又云：大道廢，有仁義。所謂去仁與義言之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所謂合仁與義言之也。退之原道一篇，與孟子言仁義同功。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二語勝于宋儒。

諱辨

諱辨一篇，引二名嫌名律最明白，而舊唐書譏之。然細讀此文，亦多可議。呂后名雉，雉在上聲旨部，不與治同音。治有兩讀，一半聲直之切，一去聲直吏切，非上聲也。且其字爲高宗諱，卽云元和之世，親盡不避於義終未安。曾子之父名點，不名皙，杜操字伯度，後人避魏武諱追改。見資暇集杜與度亦不同音。

河間傳

漢書原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乃慕朱伯姬及陳孝婦，不幸壹爲盜賊所汙，遂行

淫失。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柳子厚河間傳。蓋本於此。而詞太穢褻。此等文不作可也。

古人文字不宜學

李翱述其大父事狀。題云皇祖實錄。當時不以爲怪。若施之後代。則犯大不韙矣。唐宋人碑誌。稱其父曰皇考。歐陽公瀧岡阡表。亦稱其父皇考。宋徽宗始禁止之。南宋以後。遂無敢用者。好古之士。當隨時變通。所謂禮從宜也。

文集須良友刪削

白樂天云。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

曾王晚年異趣

王安石韓子詩。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李壁注云。觀公此詩。尙謂退之未識道真也。予在臨川。聞之曾氏子弟。載南豐語云。介甫非前人盡。獨黃帝老子未見非耳。譏其非人太多也。如李季章說。是南豐亦不滿于安石也。安石與子固交最厚。及居相位。未嘗引居要職。知其晚年異趣矣。大抵好詆毀人者。必非忠信篤敬之士。於古人且不能容。況能容同時之善士乎。安石心術不正。卽在好非議古人。子固窺破此等伎倆。故始密而終疏。

七大家

李紹序蘇文忠公集云。古今文章作者非一人。其以之名天下者。唯唐呂黎韓氏。河東柳氏。宋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及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七大家。明成化四年。江西吉安府重刊大蘇七集。紹爲之序。紹廬陵人。官禮部侍郎。

老蘇族譜引

蘇明允族譜引。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神堯者。高祖諡也。而味道非高祖朝臣。唐書味道傳。貶眉州刺史。在中宗之世。則神堯殆神龍之誤歟。老蘇以古文名家。自述先世。不應差誤。或傳刻失之也。味道相武后。有模稜之譏。然劉忠得言。宋廣平在下僚。以梅花賦投蘇。蘇盛稱之。自是方列于聞人之目。其推獎後進。有過人者。宜其後裔多文人也。

東坡跋語誤

東坡跋晉桓溫書云。蜀平。天下大慶。東兵安其理。當早一報。此桓元子書蜀平。蓋討譙縱時也。僕喜臨之。人間常有數百本也。按桓溫所云蜀平。謂滅李勢也。譙縱之平。在安帝義熙中。不與桓溫同時。此東坡記憶之誤。

喜雨亭記

喜雨亭記末皆韻語。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子與有韻。從古音也。天子曰不。歸之造物。物與不韻。讀不爲弗。

從廣韻也。俗本不下多然字。蓋淺人妄增。

東坡學韓柳

表忠觀碑。仿子厚義門銘也。萬石君羅文傳。仿退之毛穎傳也。蓋公堂記。用子厚郭橐駝傳之意而變其面目。

父子共一碑

石元懿公熙載。與其子文定公中立同一碑。其文蘇魏公所爲也。陸務觀撰詹朝奉靖之墓表。兼述其子長民事。蓋用石家故事。

歸震川

歸震川文集後附王文肅錫爵所撰墓誌。予初讀之。歎其波瀾意度。頗與熙甫相近。後讀唐叔達集有此文。知爲叔達代作。叔達父名欽堯。震川高弟。其淵源有自矣。

顧寧人

顧寧人文集。初印本有讀隋書一篇。本馬貴與之說。載在文獻通考。寧人手鈔之。意欲采入日知錄。潘次耕誤初爲顧作。乃以讀隋書爲題。收入集中。今本無此篇。以它文易之。則次耕已覺其謬矣。

開化寺碑

朱錫鬯開化寺碑。一刻于竹垞文類。再刻于曝書亭集。而陸清獻三魚堂集亦載此文。蓋清獻愛其文。鈔置篋笥。其後門下士編次文集。誤切爲清獻作。

四六

駢儷之文。宋人或謂之四六。謝伋字景思四六談麈。王銍字性之四六話。是也。攷文心雕龍章句篇有云。筆句無常。而字有常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則梁時文筆已多用四字六字矣。

文人避家諱

古人重家諱。太史公父名談。故改談爲同。取其聲相近也。司馬溫公父諱池。每與韓持國書。改持爲秉。取其義相近。然禮不諱嫌名。池直離切。持直之切。又非同部。雖不避無妨也。眉山蘇氏諱序。故明允文改序爲引。東坡不爲人作序。或改用敘字。

題諱填諱

彭王傅徐浩碑。浩次子峴所書。碑末有表姪河南府參軍張平叔題諱十二字。題諱。卽今人所云填諱也。周益公跋初寮王左丞贈曾祖詩。末題通直郎田橡填諱。是宋人已稱填諱矣。元刻麻衣子神字銘。李述魯神撰。二子李述魯遠書。南陽貢士李珩填諱。正用徐峴之例。李珩魯三字。姓也。石刻。並作述。諱音無定字。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七

圓經周率

古之九數，圓周率三，圓徑率一，其術疏舛。自劉歆、張衡、劉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設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更開密率，以圓徑一億爲一丈，圓周盈數三，刻本作二，誤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七忽，胸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六忽，正數在盈胸二限之間，密率圓徑一百一十三，圓周三百五十五，約率圓徑七，周二十二，又設開差羈，開差立，兼以正圓參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隋書律西洋人割圓六宗三要之說，窮極幼眇，所得徑一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正在沖之所定盈胸二數之間，世閱古今，地分中外，而布算若合符節，用以步天，宜若確乎不可易矣。予族子江寧教授唐，號獨疑之，謂圓周曲線也，圓徑直線也，以各等邊線用勾股法取其弦遞析之，愈析愈細，終無合爲一線之理，則所謂密率者，猶未密也。今試以木製大圓輪，其徑一丈，以長竹篾刻尺寸分秒度之，得實周三丈一尺六寸有奇，乃知沖之密率猶失之弱，蓋以直求曲，勢必不能密合，非算之不精，於理有未盡也。昨元和李生銳，字尚告予云：秦九韶數學九章卷三，環田三積問術，以圓徑自乘，進位爲實，開平方得周，設徑一億，依術推之，得周三億一千六百二十二萬七千七百六十六奇，與概亭之說合，則古人已有先覺者。

王深寧引九章有誤

王深寧引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于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見困學紀聞卷十九按九章方程篇云今有五雀六燕集稱之衡雀俱重燕俱輕一雀一燕交而處衡適平王氏所引不特文句有異以算求之亦不合

夕桀

周禮保氏九數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釋文謂夕桀二字非鄭注後人附益也夕桀未詳何義疑是互藥之譌

六壬推行年

六壬起行年法男子從寅順行女子從申逆行按說文元氣始於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爲夫婦裏妊於巳巳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行年之說由來古矣

六壬十二神

論衡難歲籍或上十二神登明從魁之輩工伎家謂之皆天神也常立子丑之位俱有衝抵之氣案此十二神六壬家所用論衡雖引其說而未悉數其名登明亥也從魁酉也寅爲功曹亦見論衡還庚篇

六壬家又有貴人、騰蛇、朱雀、六合、句陳、青龍、天空、白虎、太常、元武、太陰、天后、十二神、分布十二方位、攷論、衡解除篇云、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二位、雖不詳列十二之名、當與六壬家不異。

太一

後漢書高彪傳、天有太一、五將、三門、注、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三門者、開門、休門、生門、五將者、天目、文昌等。

天一家

褚先生云、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按天人家不見于漢藝文志、當是天一之譌、漢志五行三十一家、天一六卷、蓋其一也。

算盤

古人布算以籌、今用算盤、以木爲珠、不知何人所造、亦未審起于何代、案陶南村輟耕錄、有走盤珠算盤珠之喻、則元代已有之矣。

蓋天

古之言天者、有蓋天、宣夜、渾天三家、宣夜之學、久失其傳、周髀則蓋天之術也、其書出於周公、商高所授、

乃算術之最古者。自揚子雲著論。抑蓋申渾。其後蔡邕葛洪之徒。咸宗其說。而蓋天之義。久置不講。近世歐邏巴人入中國。製器有渾蓋通憲之名。而後步天家知蓋之不殊於渾。而平儀之用。視渾儀尤簡而易曉。然攷之梁代崔靈恩已有渾蓋合一之論。北齊信都芳亦云。渾天覆觀。以靈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則古之人早有先覺者矣。

九魁

劉向九歎。訊九魁與六神。注。九魁。謂北斗九星也。按說文無魁字。當爲魁之譌。古書斗爲斤。與斤相似。因誤爲魁。并讀如祈音。失其義矣。北斗九星。魁居其首。故有九魁之稱。

河圖閭苞受

續漢書天文志云。黃帝始受河圖閭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王伯厚謂閭苞似是人名氏。案文選李善注。引河圖閭苞受曰。第感苗裔出應期。閭苞受蓋河圖篇名。漢志誤閭爲閭。非人名也。授與受通。

霜月

韓勅造禮器碑云。青龍在滯歎。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說金石者。不曉霜月爲何語。予謂霜月者。相月也。爾雅釋天篇。七月爲相。

咸池

西嶽華山亭碑。光和元年。歲在戊午。名曰咸池。按淮南天文訓。咸池爲大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歲在子卯午酉。則歲所直之月。正當咸池之位。如卯年卯月。咸池在卯。午年午月。咸池在午。酉年酉月。咸池在酉。子年子月。咸池在子。故名。曰咸池也。咸池大歲。與斗杓小歲相對。洪氏隸釋。引作太歲。誤也。洪氏又引天官書。西宮咸池。曰天五潢。奎婁胃昂畢觜參居之。敦牂歲。歲星以五月與胃昂畢晨出東方。蓋三宿在西宮之中。而歲星以午年舍其分。故以咸池爲名。此則誤會史記之意。史記所謂歲陰在午。星居酉者。謂太陰在午。非太歲在午也。若太歲在午。則歲星當以五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東方。與咸池無涉矣。

太陰

漢初多以太陰紀歲。淮南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之類。皆謂太陰。非太歲也。淮南又云。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四仲。謂子午卯酉也。四鉤。謂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也。太陰在卯。歲星舍須女。虛危。太陰在午。歲星舍胃昂畢。太陰在西。歲星舍柳七星張。太陰在子。歲星舍氏房心。是爲四仲。行三宿。太陰在寅。歲星舍斗牽牛。太陰在辰。歲星舍營室東壁。太陰在巳。歲星舍奎婁。太陰在未。歲星舍觜參。太陰在申。歲星舍東井輿鬼。太陰在戌。歲星舍翼轸。太陰在亥。歲星舍角亢。太陰在丑。歲星舍尾箕。是爲四鉤。行二宿。此在淮南書。信而有徵者也。漢書天文志晉灼注云。太歲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

星行一宿。史記正義引晉灼說亦同。本據淮南之文而改太陰爲太歲。則失淮南之旨。蓋古法太陰與太歲不同。太歲與星歲左右行不同而常相應。如歲星在星紀則太歲必在子。歲星在元枹則太歲必在丑。推之十二辰皆然也。今云歲星舍斗牽牛是星紀之次也。太歲當在子而卻云在寅。歲星舍須女虛危是元枹之次也。太歲當在丑而卻云在卯。是淮南所云太陰非卽太歲矣。如果太歲在寅則歲星當舍營室東壁不當在斗牽牛。果太歲在卯則歲星當舍奎婁不當在須女虛危也。淮南雖不言太歲而卽歲星以見太歲。此古人舉一反三之例也。太史公天官書多承淮南之文。唯改太陰爲歲陰。其說歲星晨出之月與淮南常差兩月。一舉夏正一用天正。似異而實同。太史公亦以歲陰紀年。如太初元年閏逢攝提格其明證矣。自太初改憲以後。劉子駿三統術但有推太歲所在法。別無言太陰者。蓋疇人子弟失其傳已非一日。班氏天文志雖承史公之文而改歲陰爲太歲。不復言太陰。是東漢人已不知太陰太歲之有別矣。晉灼晉人宜其何太陰爲太歲也。

漢志言歲星晨出東方之宿。兼取石氏甘氏太初三家。其云石氏者大約與史公同。而與太初常差兩次。甘石以太陰紀年。太初以太歲紀年。兩家本不能強合。班氏昧于太陰太歲之別。乃謂甘氏太初所以不同者以星歲縮在前。各據後所見也。不知歲星每一年而行一次。卽有贏縮。斷無差至兩次之理。甘石之不同。可以贏縮解之。豈可例諸太初乎。

六曆

古曆存於漢者有六家。黃帝、顓頊、夏、殷、周、魯是也。祖沖之言：古之六曆，並同四分，四分之法久，則後天以食檢之，經三百年輒差一日。古曆課今，其甚疏者，朔後天過二日有餘，以是推之，古曆之作，皆在漢周末，理不得遠。且卻較春秋朝並先天，則非三代以前明矣。書正義：古時真曆，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曆，雖下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爲之。詩正義云：今世有周曆、魯曆，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速盈縮，攷日食之法，而年月往往參差。

歲星超辰

古法歲星百四十四年而行百四十五次，是爲超辰之率。漢以後歲星之行漸速，如王莽傳：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倉龍癸酉，始建國八年。即天鳳三年歲躔星紀，天鳳七年。即地皇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此漢史所記也。三國志注：載博士蘇林、董巴上表，稱光和七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爲將討黃巾，是歲改年爲中平元年，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歲復在大梁，攷地皇元年庚辰，至建安五年庚辰，僅一百八十年，以古超辰率計之，建安元年丙子，歲星但當在元枹耳。今乃越訛訾降婁，而至大梁，則是百八十年之間，歲星已超三辰也。歲星之行，不能與太歲相應，而太歲亦無超辰之率，蓋起于東漢，至今因之。

置閏

古法用平朔率三十二月而一閏，間有相距三十三月者。唐宋以來皆用定朔，則或相距至三十四月。如宋祥符乙卯歲閏六月，至天禧戊午閏四月是也。今時憲書用定氣，每氣修短四時不等，由是置閏近者相距或二十八月，如乾隆丙寅閏三月，戊辰閏七月。遠者相距或三十五月，如雍正甲辰閏四月，丁未閏三月。而正月十一月十二月亦從未置閏，以乾隆戊戌年時憲書攷之，此六十年中閏四月者四，閏五月者四，閏六月者四，閏七月者三，閏九月者二，閏十月者一，閏二月者一。

二十四時

一日分十二時，每時又分爲二，曰初，曰正，是爲二十四小時。而選擇家以子初爲壬時，丑初爲癸時，寅初爲艮時，卯初爲甲時，辰初爲乙時，巳初爲巽時，午初爲丙時，未初爲丁時，申初爲坤時，酉初爲庚時，戌初爲辛時，亥初爲乾時。今時憲書寅申巳亥月宜用甲丙庚壬時，卯酉子午月宜用艮巽坤乾時，辰戌丑未月宜用癸乙丁辛時是也。予在都門游法源寺，見遼舍利函記，後題甲時，又云戒壇寺見遼法均禪師碑，後題乾時，又遼石幢二，其一題庚時，一題坤時。潭柘寺見金了公禪師塔銘，亦題庚時。蓋遼金石刻多用斯語。武虛谷撰授堂題跋載西嶽題名，有天禧四年某月日巳後午前丙時暨立，又北嶽廟有大中祥符五年題名云，閏十月二十五日卯後四刻乙時，是宋石刻亦有之。後讀舊唐書呂才傳，言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則隋唐以前已有此稱。又攷晉書載魏太史令許光議，黃初二年六月

加時未日蝕黃初以爲加辛強又二年七月日加壬月景蝕景即丙字避唐諱改是以干命時之證也又云三年正月加時申北日蝕十一月加時西南維日蝕言申北言西南維而不言坤則知以乾坤艮巽代四維魏晉以前未有此稱矣

夜子時

宋紹熙二年正月三日壬子其夜子時立春洪文敏以劄子白廟堂云日辰自古以子時爲首今既子時立春則當是四日癸丑退見寶謂太史之誤宋史歷志不載其事是文敏有此議而廟堂未之行也頃見寶祐四年會天歷是歲立夏四月三日甲子其夜子初二刻則子初系前一日終宋世未嘗改易元明至今猶承其舊洪氏於推步本非專門輒譏太史爲誤非也

回回算術

明史載回回歷法天周度三百六十每度六十分宮十二每宮三十度日周分一千四百四十每時六十分刻九十每刻十五分其法不用閏月以三百六十五日爲一歲歲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八年而宮閏三十一日戴東原曰百二十八年閏三十一日是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餘百二十八分日之三十一也以萬萬乘三十一滿百二十八而一得二千四百二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此是回回舊法明季西洋人弟谷測春分時刻定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以十五通二十三刻納三分再以六十

通之納四十九秒，共二萬九百二十五秒，是爲八萬六千四百分日之二萬九百二十五也。以萬萬平之，亦得二千四百二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乃知弟谷所定歲實，雖云測驗得之，實暗用回回法耳。

國朝時憲書初用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五，與弟谷所定同。乾隆間更定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三三四四二，比前率稍強。

回回歷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

所謂太陰年也。

周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月閏十一日，凡月分一月大。

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以次相間。月大三十日，月小二十九日，凡三百五十四日。遇月分有閏之年，於第十二月增一日，凡三百五十五日。按月周一大一小相間，又三十年而閏十一日，是每月二十九日有半，又贏三百六十分之十一也。

十干配合

十干配合之說，本於易繫辭及春秋左氏傳，而漢書五行志衍其義尤詳。云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爲地二，木以天三爲土十，土以天五爲水六，火以天七爲金四，金以天九爲木八，故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左氏昭八年傳文。今按水一爲火二，牡者壬與丁合也。天一壬水，地二丁火。木三爲土十，牡者甲與己合也。地三甲木，土十己土。土五爲水六，牡者戊與癸合也。地五戊土，水六癸水。火七爲金四

牡者丙與辛合也。天七丙火，地四辛金。金九爲木八牡者庚與乙合也。天九庚金，地八乙木。

刑德

翼氏風角云：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刑在亥，水刑在辰。今本漢書翼奉傳注：兩刑字皆作利，傳寫之譌也。金剛火強，各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刑於酉。按亥、辰、午、酉，今人所謂自刑也。木生亥，壯于卯，窮于未；木落歸本，故木刑于亥。水生申，壯于子，窮于辰，水流歸末，故水刑于辰。火生于寅，壯于午，窮于戌，金生于巳，壯于酉，窮于丑，故火刑于午，金刑于酉也。古法巳、亥、寅、申爲四孟，亥爲自刑，則寅巳申相刑，故曰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也。子、午、卯、酉爲四仲，午酉皆爲自刑，則子卯相刑，故曰子刑卯，卯刑子也。辰、戌、丑、未爲四季，辰爲自刑，則丑戌未相刑，故曰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也。

河戒本河戌之譌

史記天官書：東井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漢書天文志：鉞作戌。今刊本志又云：元封中，星孛于河戌，占曰：南戌爲越門，北戌爲胡門。今本戌作戌，亦轉寫之譌。蓋戌星在南北河之間，故曰河戌。南戌卽南河，北戌卽北河也。天官書：星孛于河戒，戒亦戌之譌。小司馬引漢志：星孛于河戒，其占曰：南戒爲越門，北戒爲胡門，則并漢志戌亦誤改爲戒矣。唐一行大衍術議：謂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蓋由誤讀史漢，後人又承一行之誤，而南北戒之說牢不可破，真所謂郢書燕說也。小司馬氏、張氏皆與一行同時，習聞其說，故索隱正

義、多用戒字。

電父

今人稱電神曰電母。古人則稱電父。管輅別傳云：天昨敕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使召雷公電父，風伯雨師。

雷公

論衡雷虛篇：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狀。王逸注招魂云：欲涉流沙，則回入雷公之室。

大將軍

隋李康清德頌：後題歲在辛亥，大將軍在西。歐陽公謂大將軍之說出於陰陽家。前史不載，而此碑見之。吳仁傑以爲卽張晏所謂歲後二辰爲太陰者。抱朴書有諸臯太陰將軍之稱。碑用其說。見兩漢刊誤補遺予謂仁傑強作解事，於方術本未究心，其言絕無根據。案堪輿家：大將軍居子卯午酉四正方，三年一徙，十二年而一周。亥子丑歲在酉，寅卯辰歲在子，巳午未歲在卯，申酉戌歲在午，與太陰之順行十二辰者，迥不相合。唯寅申巳亥四年，偶與太陰相值。吳氏欲以附會太陰將軍之名，甚不然矣。周公謹亦主太陰將軍之說，與吳仁傑同。

孤虛

史記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龜策傳裴駰云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句中無戌亥戌亥即爲孤辰巳即爲虛甲戌句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爲虛甲申句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爲虛甲午句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爲虛甲辰句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爲虛甲寅句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爲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吳越春秋計視曰孤虛謂天門地戶也與裴說似異

歸忌

陰陽書秣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後漢書郭躬傳注

反支

凡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後漢書王符傳注

奇門

奇門之式古人謂之遁甲即易八卦方位加以中央與乾鑿度太一下行九宮之法相合史記龜策傳載宋元王召博士衛平語所夢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云云此遁甲式也日在牽

牛冬至之候。蓋冬至後壬子日庚子時。子爲夜半陽道第一局。甲午爲旬首。在巽宮。杜門爲直使。時加子。子爲元武。故云介蟲先見也。規、矩、權、衡。謂坎、離、震、兌。四正之位。漢書魏相傳。東方之神執規。司春。南方之神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執矩。司秋。北方之神執權。司冬。是其義也。加以四維。故云八卦相望也。

九宮之神

九宮之神。一天蓬。二天芮。三天衝。四天輔。五天禽。六天心。七天柱。八天任。九天英。按素問刺法論。岐伯曰。木欲升而天柱窒抑之。火欲升而天蓬窒抑之。土欲升而天衝窒抑之。金欲升而天英窒抑之。水欲升而天內窒抑之。注云。天柱。金正之宮。天蓬。水正之宮。天衝。木正之宮。天英。火正之宮。天內。土神之應宮也。抱朴子內篇。引遁甲中經云。欲求道。以天內日。天內時。劾鬼魅。施符書。以天禽日。天禽時。天內。卽天芮也。然則九星之名。由來古矣。

六壬

六壬之占。載於正史者。晉書戴洋傳。咸康五年。傳賊當來攻城。洋曰。十月丁亥夜半時。得賊間。干爲君。支爲臣。丁爲征。西府亥爲邦城功曹。爲賊神。加子時。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氣合。賊必來。寅數七。子數九。賊高可九千人。下可七千人。從魁爲貴人。加丁。下剋上。有空亡之象。不敢進武昌也。案六壬式以月將加所得時。視干支所加神。以決休咎。十月月將在寅。日躔之次。謂之月將。十月建亥。日躔析木。爲寅位也。寅爲功曹。夜半爲子時。以寅加子。

故以寅子決賊之衆寡。於占例。甲己子午數九。乙庚丑未數八。丙辛寅申數七。丁壬卯酉數六。戊癸辰戌數五。巳亥數四。故云寅數七。子數九。隋書庚季才稱甲子數又九。十干寄位於支。未爲丁寄位。酉爲從魁。加於丁。丁火剋酉金。故云下剋上。甲申旬空午未。丁亥在甲申旬中。丁在未位。故云有空亡之事也。古法有日辰四課而無三傳。史但云洋善風角。亦不稱六壬。

天乙酉丁

戌天后

亥太陰

子元武

丑太常

太陰亥酉

酉天乙

寅白虎

太常丑亥

申騰蛇

卯天空

天空卯丑

未朱雀

午六合

巳句陳

辰青龍

隋書經籍志五行類有六壬式經雜占九卷。梁有六壬式經三卷亡。六壬釋兆六卷。六壬之名始見於此。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八

道

中庸言道之書也。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道本于天也。又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是道不外乎五倫也。唯道不外乎五倫，故曰：道不遠人。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道不虛行，有天地而後有天地之道，有聖人而後有聖人之道，學聖人者，爲君子之道，反是則小人之道，非吾所爲道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有索之虛，無以爲道者哉？唯老氏五千言，始尊道于天地之上，其言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強名之曰道。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于是求道於窈冥恍惚，不可名象之中，與孔孟之言道，枘鑿不相入矣。

張無垢曰：道非虛無也，日月而已矣，以虛無爲道，足以亡國，以日用爲道，則堯舜三代之勳業也。韓康伯注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云：道者何？无之稱也。其注太極云：夫有必生于无，故太極生兩儀也。正義申之云：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一，卽是太初太一也。老子云：道生一，卽此太極也。混混既分，卽有天地，故曰太極生兩儀。卽老子云：一生二也。晉人以老莊說易，後儒知其非，而終不脫此窠臼，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也。

五倫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有五倫也。唯人皆有孝弟之心。故其性無不善。堯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欲其自別于禽獸也。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之謂良知良能。此之謂性善。釋氏棄其父母昆弟而不知養。雖曰談心性何益。

忠恕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帝王之忠恕也。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聖賢之忠恕也。雖恕而言仁。則爲煦煦之仁。舍忠而言信。則爲硜硜之信。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又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是忠爲仁禮之本也。春秋傳曰。上思利民。忠也。論語曰。言思忠。又曰。主忠信。子張問政。則曰。行之以忠。子貢問友。則曰。忠告而善道之。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蓋自天子以至庶人。未有舍忠而能行者。後人但以忠爲臣道。又以捐軀徇國者爲忠。而忠之義隘矣。

言動

衣冠中。動作慎。不苟言。不苟笑。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儒者之事也。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

好輕則招淫。出注何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終以亡身。王安石囚首喪面而談詩書，亦足以禍國。

謙讓

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又曰：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也。恭敬辭讓，本非兩事。舍讓而言敬，則空虛無所著。雖曰言敬，而去禮愈遠矣。禮者，自卑而尊人，人與己相接而不知退讓，則橫逆及之矣。天道虧盈而益謙，鬼神害盈而福謙。孔子至聖，賢於堯舜，而自言竊比老彭。謙之至，讓之至也。有禮者敬人，敬人而人恆敬之，舍謙讓何以哉。

義利

古之士無恆產而有恆心。今之士卽有恆產，獨不能保其有恆心也。況無恆產乎？臨財苟得，臨難苟免，好利而不好名，雖在庠序，其志趣與市井胥徒何以異哉？

王伯厚云：尙志謂之士，行己有恥謂之士。否則何以異乎工商？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則何以異乎老釋？無其實而竊其名，可以欺其心，不可以欺其鄉。

廉恥

禮義廉恥謂之四維。此言出於管子，而賈生亟稱之。獨柳子厚著四維論，謂廉恥卽義，不當列爲四。此非知道之言也。孔子論成人，則取公綽之不欲，論士，則云行己有恥。廉恥與禮義本同一源，而必別而言之。

者以行事驗之而決其有不同也。知禮則不妄動，知義則不妄交，知廉則不妄取，知恥則不妄爲。古人尙實事而不尙空言，故規國者以四維爲先，人有士田女反有之，是不廉也。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是無恥也。觀二雅之所刺，知管子之言必有中矣。

宋鄧綰以頌王安石得官，謂其鄉人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爲之。綰雖無恥，猶知人笑罵也。章惇召入相，人問當國何先，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小人無忌憚，曾綰之不若矣。

方正

王義方彈李義府疏：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義府小人，固不足責。馬劉貞觀名臣，乃亦有比匪之傷乎。

儉

嗇于己不嗇于人，謂之儉。嗇于人，不嗇于己，謂之吝。嗇于人并嗇于己，謂之愛。儉者，君子之德也。愛與吝，

小人之事也。晏子春秋

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譚子化書

李元衡儉說云：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止謗

止謗莫如自修。王文舒之言也。何以止謗。曰無辨。文中子之言也。謗之無實者。付之勿辨可矣。謗之有因者。非自修弗能止。

改過

過者。聖賢所不能無也。自以爲無過。而過乃大矣。自以爲有過。而過自寡矣。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言大過而不言小過。是聖人猶未敢言小過之必無也。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能不貳過。而入聖域。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聖賢之學。教人改過遷善而已矣。後之君子。高語性天。而恥言改過。有過且不自知。與聖賢克己之功遠矣。

易傳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君子改過。以全其名。小人文過。以益其恥。

陸宣公上疏。言聖賢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陛下若納諫不違。傳之適足增美。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

重人不重位

晉書蔡謨傳。陳留時爲大郡。號稱多士。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

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公慙卿。卿慙長。子孫雖達。士論不可欺也。第五之名。何減驃騎。弟兄殊趣。物議不少貶也。謝何皆希高隱。謝出何不出。而何優于謝矣。元白均稱才子。元相白不相。而元劣于白矣。

語錄

佛書初入中國。曰經。曰律。曰論。無所謂語錄也。達磨西來。自稱教外別傳。直指心印。數傳以後。其徒日衆。而語錄興焉。支離鄙俚之言。奉爲鴻寶。併佛所說之經典。亦束之高閣矣。甚者訶佛罵祖。略無忌憚。而世之言佛者。反尊尙之。以爲勝於教律僧。甚矣人之好怪也。

釋子之語錄。始于唐。儒家之語錄。始于宋。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辭氣。必遠鄙倍。語錄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詞矣。有德者。必有言。語錄行。則有有德而不必有言者矣。

名

孔子贊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於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於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以名立教。未嘗惡人之名也。孟子云。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令聞廣譽。非名而何。唯聲聞過情。斯君子恥之耳。趙岐注。好名之人。章云。好不朽之名者。能讓下乘。伯夷。季札。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公子染指龍羹之類。是也。朱文公不用趙注。

乃取蘇子瞻人能破千金之壁而不能無失聲于瓦缶爲說恐非孟子本旨。上云好名之人。下云苟非其人。則其人卽好名之人無疑矣。且自古斷無能讓千乘之國而猶變色於簞豆者。稽之於古。旣無其人。度之於情。恐無其事。陳義雖高。不如古注之似淺而實當也。

道家以無爲宗。故曰。聖人無名。又曰。無智名。無勇功。又以伯夷死名與盜跖死利並言。此悖道傷教之言。儒者所弗道也。荀卿儒家。乃云。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斯言過矣。儒而未醇。未免雜以老莊之旨。

范文正公曰。士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

鼂氏客語云。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也。

薛季宣上孝宗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夫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

陳埴言好名。孟子所不取。就求士於三代之前。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

魏了翁奏議。好名之說。此乃隋煬帝唐德宗以來。爲是以拒諫。今正患士大夫之不恤公議。而非好名之當慮也。

顧寧人曰。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爲利。而使之以名爲利。雖非純王之

風亦可以救積滂之俗。

功過相除

鄭康成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見詩正義云。士有大功。則掩小過。故云可以功過相除。

公羊傳云。春秋責賢者備。以其爲賢者。故責之。責之雖備。而其賢自在。所以爲忠厚也。管仲器小。不害其爲仁。臧武仲不害其爲知。孟公綽不可爲滕薛大夫。不害其爲廉。宰我冉有。論語屢責之。不害其爲十哲。聖人議論之公。而度量之大如此。王者知此道。則可無乏才之嘆。儒者知此道。則必無門戶之爭矣。忠臣不事二君。而不事二君者。未必皆忠。烈女不更二夫。而不更二夫者。未必皆烈。逢君以危社稷。雖捐軀不爲忠也。制夫以絕似續。雖守寡不爲烈也。

朱文公議論平實

朱文公云。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又云。聖賢議論。本是平易。今推之使高。鑿之使深。

朱文公謂六朝人多精於禮。當時專門名家有此學。朝廷有禮事。用此等人議之。嘗與人言。讀書玩理外。攻證別是一種工夫。某向來不曾做。文公窮理精而好學篤。故不爲過高之論。若金谿諸子。則以爲支離而不足學矣。

陳止齋不好辯

四朝聞見錄考亭先生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私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辯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答以公近與陸子靜鬭辯無極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學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佐陸陳之辯也

宋儒經學

王伯厚曰自漢儒至于慶歷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尙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授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間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爲支離曼衍之詞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予嘗見景定建康志有明道書院講義一卷皆王氏所謂支離曼衍之詞也

宋初儒者皆遵守古訓不敢妄作聰明宋景文唐書儒學傳於啖助贊深致貶斥蓋其時孫復石介輩已有此等議論而歐陽公頗好之故於此傳微示異趣以防蔑古之漸其後王安石以意說經詆毀先儒略無忌憚而輕薄之徒聞風效尤競爲詭異之解如孫奕說詩詎勉以詎爲蛙說論語老彭以彭爲旁示兒羅璧謂公羊穀梁皆姜姓識真可入笑林矣

道統

道統二字始見於李元綱聖門事業圖其第一圖曰傳道正統以明道伊川承孟子其書成於乾道壬辰與朱文公同時

太極

易上繫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有易而後有太極非太極在天地之先也韓康伯謂有必生於无故太極生兩儀有生於无語出老子康伯以老莊說易故云爾也濂溪言無極而太極又言太極本無極蓋用韓康伯義無極二字亦見老子復歸于无極六經初未之有也陸子靜疑太極圖說非濂溪作又謂極訓中不訓至合于漢儒古義較朱文公似勝之

六經注我

林艾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腳此爲無實而好著書者言之其語本無病也陸子靜云六經皆我注腳又云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則誕而妄矣仲尼大聖猶云好古敏以求之子靜何人敢以六經爲我注腳乎尊心而廢學其弊必至於此

引儒入釋

朱文公答孫敬甫書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旣得此櫛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

卻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夫。接引後來學者。

黃勉齋云。近世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呼。側僻固陋。自以爲悟。

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外。別爲二氏。自南宋以來。於吾道之中。自分兩歧。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陰附于吾道之內。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馮琦奏疏

知人之難

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荀卿門人有李斯。程氏門人有邢恕。章惇從學于邵堯夫。秦檜見稱于游定夫。大姦若忠。君子不能保其終也。鄭漁仲爲秦檜所薦。吳康侯爲石亨所薦。當辭而不辭。於出處之義有遺憾矣。

法後王

荀卿法後王之說。王伯厚深詆之。愚以爲王氏似未達荀子之意也。孔子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孟荀生于衰周之季。閱戰國之暴。欲以王道救之。孟言先王。與荀所言後王。皆謂周王。與孔子從周之義不異也。荀卿豈逆料李斯之仕秦。而令其用秦法哉。七國僭號。名雖王。實諸侯也。孰可以當後王之名。而荀

子乃冒法之耶。方是時老莊之言盛行，皆妄託于三皇，故特稱後王，以鍼砭荒唐繆悠之談，非謂三代不足法也。王安石以本朝制度爲流俗，謂祖宗之法不足守，口談堯舜，躬行商韓，此宋之所以亡也。後儒好爲大言，不揆時勢，輒謂井田封建可行於後代，徒爲世主輕儒者藉口，是不如法後王之說爲無弊矣。要非苟卿立言之本旨。

臣道

人臣以責難於君爲恭，陳善閉邪爲敬，故汲黯之戇，勝于張湯之從吏，朱雲之狂，賢于孔光之謹慎。大臣不親細務，錢穀刑名自有主者，非宰相職也。陳平好陰謀，非以儒進，而去古未遠，尙識大體，自王安石以新法致宰相，專以理財用刑榮惑人主，甚且謂天變不足畏，而變理陰陽之職置勿講矣。東坡云：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田表聖奏議序漢文帝、唐太宗可謂明主矣，而賈誼、魏徵上書多憂危之言，所以爲良臣。

薦賢

司馬溫公有薦士錄，自至和逮熙寧，凡百有六人，皆公手錄，其外題曰舉賢能，亦公所作，隸古也。前薦賢報國，誠篤懇切如此。見平壤陵陽居士集近世大臣有終身不薦一人，而轉得公正之譽者，豈古今時勢不同歟。

身家之念重而忠愛之意薄也。

黨籍

元祐黨籍三百九人。不皆粹然正人也。而至今與馬呂並傳者。蔡京擠毀以成其名也。建文姦黨諸人。非皆凜然忠臣也。而至今與方練俱傳者。成祖肆刑以成其名也。姦臣暴君。快意于一時。而被其毒者。流芳於百世。心愈狠而計愈拙。當時無惻隱羞惡之心。後世豈無是非之心哉。徐健庵云。做官時少。做人時多。做鬼時多。此輩惜未聞斯語。

沈圭說

婦人以不嫁爲節。不若嫁之以全其節。兄弟以不分爲義。不若分之以全其義。此至正直記所述沈教授圭之言也。沈云。聞諸傳記。未暇致其詳。雖爲下等人說。然卻是救時名論。

六先生

琴川志。端平初。元令王燿于縣學東建六先生祠。濂溪、橫渠、明道、伊川、晦庵、南軒。玉峯續志。淳祐辛丑朝旨。州縣學各建六先生祠。崑學正繪濂溪、伊川、明道、晦翁、橫渠、南軒之像於從祀壁間。己酉。權令吳堅始建祠。咸淳丁卯。增祀康節、涑水、東萊。共爲九人。至元嘉禾志。尊經閣之下。奉安先聖燕居像。兩旁則祠十先生焉。謂濂溪、康節、涑水、明道、伊川、橫渠、晦庵、

南軒、上蔡、東萊也。

宋史禮志淳祐元年正月以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從祀。景定二年以張栻、呂祖謙從祀。咸淳三年以邵雍、司馬光從祀。

士大夫不說學

士大夫不可以無學。不殖將落。原氏所以先亡。數典忘祖。籍父所以無後。董昭言。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以交游爲業。曹魏所以不永也。史洪肇言。但事長槍大劍。安用毛錐。乾祐所以失國也。蔡京禁人讀史。以通鑑爲元祐學術。宣和所以速禍也。

清慎勤

王隱晉書載李秉家誡云。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見魏志李通傳注秉所稱先帝者。司馬昭也。昭雖篡弑之賊。其言不可以人廢。今人謂清慎勤三字出于呂氏官箴。由未讀裴松之三國志注也。

居官忌二事

施彥執云。有官君子最忌二事。在己則貪。在公家則聚斂。它罪猶可免。犯此二者。終身不可齒士大夫之列。今人或有處身最廉。然掊克百姓。上以媚朝廷。下以詔權貴。輒得美官。雖不入己。其入己莫甚焉。暗中

伸手此小偷也公然聚斂以期貴顯真劫盜也北窗矢韓

科場

科場之法欲其難不欲其易使更其法而予之以難則覬倖之人少少一覬倖之人則少一營求患得之人而士類可漸以清抑士子知其難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則少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人而士習可漸以正矣日知錄

鄉會試雖分三場實止一場士子所誦習主司所鑑別不過四書文而已四書文行之四百餘年場屋可出之題士子早已預擬每一榜出鈔錄舊作幸而得雋者蓋不少矣今欲革其弊易以詩賦論策則議者必譁然沮之以爲聖賢之言不可不尊士子所習難以驟改其說必不行其弊終難革也竊謂宜以五經文爲第一場四書文爲第二場五經卷帙既富題目難以預擬均爲八股之文不得諉爲未習如此則研經者漸多而勦襲雷同之弊庶幾稍息乎

河防

禹之治水也使由地中行無所謂防也言防而勞費無已遂爲國家之大患矣河爲北條之川由絳水大陸播九河同爲逆河以入海者禹之故迹今運道臨清至天津者是也東漢以後河由千乘入海卽今之大清河也千乘郡今武定府自唐至宋金皆由此道金元之間河漸南決始合汴泗淮以入于海與禹河入海之

口相去幾二千里而北條之水改爲南條矣其兩岸之隄歲增月益高於民田廬舍且與城平矣水之性就下不使由地中而使出地上欲其無決溢之害不亦難乎今之言河防者以潘季馴爲師季馴治河之法不過曰清水可蓄不可洩黃河宜合不宜分而已夫清水之當蓄固不待言黃河之宜合則季馴一人言之非古有是言也禹之治河釀爲二渠疏爲九道順其性而導之注海何嘗不可分乎塞其支流束之使歸於一欲藉河水之力以刷海口之沙其計固已左矣古人云川壅而潰傷人必多謂河不宜分而增隄以禦之一朝潰溢隄不能禦又糜國帑以塞之僥倖成功而官吏轉受重賞此國之巨蠹也季馴之法守之百五十年而其效如此謂之習知河務吾不信也

顧寧人曰天啓以前無人不利于河決者侵剋金錢則自總河以至于閘官無所不利支領工食則自執事以至于游閒無食之人無所不利日知錄今之官吏其好利猶昔也隄防日增決溢屢告竭海內之膏脂飽若輩之囊橐賞重罰輕有損無益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深可慮也

通鑑多采善言

司馬溫公通鑑目錄極簡括而多采君臣善言如明主愛一嘖一笑韓昭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周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也魏明主可爲忠言趙充國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王嘉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任延文吏習其欺謾廉吏清在一己皆無益百姓宗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第五倫遣將帥不如任州郡

李刑罰者治亂之藥石。德教者興平之梁肉。崔實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王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王便宜者。使於公宜于民也。顧史不書惡。人君何所畏忌。魏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廷非決罰之地。高人主兼聽則明。偏聽則暗。魏循正而行。自與志會。唐太執政不能受諫。安能諫人。人臣納諫。與冒白刃何異。全明主貴忤以收忠賢。惡順以去佞邪。法貴簡而能禁。刑貴輕而必行。楊相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陸象士名重于利。吏利重于名。劉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全六經言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實事未必知。知事未必實。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諫者當論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帝王之道。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財匱于兵衆。力分于將多。怨生于不均。機失于遙制。皆陸萬國耳目。豈可以機數欺之。韓皆古今不易之論。以資治名其書。斯無媿矣。

古語多有本

朱新仲云。鷺鳥累百。不如一鶚。人知爲禰衡。不知本鄒陽書也。予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人知爲張綱語。不知本於孫寶傳。拜爵公朝。謝恩私室。人知爲羊祜語。不知本於王莽傳。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人知爲王羲之蘭亭序。不知本於京房傳。房云今瞻欲大。心欲小。智欲圓。行欲方。人知爲孫思邈語。不知本于文子。文子云心欲小。志欲大。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人知出韓愈爭臣論。不知亦本文子。孔子無暖席。求忠臣必

于孝子之門。人知爲韋彪語。不知本于孝經緯。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人知爲諸葛亮語。不知本于淮南子。淮南子作德。

安身莫若無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宋史以爲李孟傳語。不知本於王輔嗣注易。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宋史以爲蔡元定語。不知本於劉子。劉子云。獨立不慚。影。獨寢不愧衾。

清談

魏晉人言老莊。清談也。宋明人言心性。亦清談也。孔子言吾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矣。孟子言良知良能。孝弟而已矣。故曰道不遠人。後之言道者。以孝弟忠信爲淺近。而馳心於空虛竊遠之地。與晉人清談奚以異哉。顧寧人云。晉之清談。談孔孟。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王安石之新經義。亦清談也。神京陸沈。其禍與晉等。趙鼎言。王安石以虛無之學敗壞人才。今人但知新法之害百姓。不知經義取士之害士習。

文字不苟作

顧寧人曰。文須有益于天下後世。若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有損于己。無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

處患難者。勿爲怨天尤人之言。處貴顯者。勿爲矜己傲物之言。論學術。勿爲非聖悖道之言。評人物。勿爲黨同醜正之言。

文人勿相輕

杜子美詩所以高出千古者。不薄今人愛古人也。王楊盧駱之體。子美能爲而不屑爲。然猶護惜之。不欲人訾議。且曰。汝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其推挹如此。以視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語未有賂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者。猶鷗鷺之與蚍蜉矣。

薛能小有才。而妄自稱詡。其論詩有李白終無取之句。又云。我生若在開元日。不遣名爲李翰林。真令人絕倒矣。能從事蜀川日。每短諸葛功業。有詩云。陣圖誰許可。廟貌我擲揄。又云。焚卻蜀書宜不讀。武侯無可律吾身。其狂惑喪心如此。宜乎不令終也。

杜牧之著論。言近有元白者。喜爲淫言媒語。鼓扇浮囂。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牧之可謂失言矣。元白諷諭詩。意存隱直。豈皆淫媒之詞。若反唇相稽。牧之獨無媒語乎。無諸已而後非諸人。立言者其戒之。

文人浮薄

唐士大夫多浮薄輕佻。所作小說。無非奇詭妖魅之事。任意編造。誑惑後輩。而牛僧孺周秦行紀。尤爲狂誕。至稱德宗爲沈痾兒。則幾于大不敬矣。李衛公窮愁志載其文。意在族滅其家而始快。雖怨毒之詞。未免過當。而僧孺之妄談。實有以招之也。或云。僧孺本無此記。衛公門客僞造耳。宋元以後。士之能自立者。皆恥而不爲矣。而

市井無賴，別有說書一家，演義盲詞，日增月益，誨淫勸殺，爲風俗人心之害，較之唐人小說，殆有甚焉。

詩文盜竊

皎然詩式，著偷語、偷義、偷勢之例。三者雖巧拙攸分，其爲偷一也。後代詩文家，能免於三偷者寡矣。向秀注莊子，郭象竊之。郗紹著晉中興書，何法盛竊之。姚察撰漢書訓纂，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字，將爲己說。顧寧人謂有明一代之人，所著書無非盜竊，語雖太過，實切中隱微深痼之病。

唐張懷慶好偷竊名士文章，時人爲之語曰：活剝張昌齡，生吞郭正一。今之舉業文字，大率生吞活剝，其詞必已出者，百無一二，士習之不端，於作文見之矣。

釋氏輪迴之說

列子天瑞篇，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釋氏輪迴之說，蓋出於此。列子書晉時始行，恐卽晉人依託。

釋道俱盛于東晉

晉書何充傳：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于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于世。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于道，二何佞于佛。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

不虛。惟常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坦之傳殷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倚于周急。及桓元來攻。猶勤請禱。仲堪傳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疑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爲之備。疑之不從。方人靖室請禱。出語諸將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王羲之傳郝愔事天師道。子超奉佛。郝超傳杜子恭世傳五斗米道。南史杜京隆傳當時士大夫好尙迂怪如此。此晉之所以日衰也。王導江左夷吾。而世說載其拜揚州刺史。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導之孫珣。珣以法護。僧彌爲小字。珣又捨宅爲寺。則王氏亦好佛矣。

治生

清波雜志云。頃侍鉅公。語及常產。公云。人生不可無田。有則仕宦自如。可以行志。不仕則仰事俛育。羅了伏臘。不致喪失氣節。有田方爲福。蓋福字從田。從衣。大昕案。福从示。不从衣。宋人不請小學。故多誤解。許魯齋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苟生理不足。則于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窮于生理之所致也。諸葛孔明。身都將相。死之日。廩無餘粟。庫無餘財。其廉至于如此者。以成都桑土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耳。

與其不治生產而乞不義之財。毋寧求田問舍而卻非禮之饋。故井上之李。甘于彈鋏之魚。五侯之鯖。劣于墻東之僧。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九

宋槧本

今人重宋槧本書，謂必無差誤，卻不盡然。陸放翁跋歷代陵名云：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書版，而略不校讐。錯本書散滿天下，更誤學者，不如不刻之愈也。是南宋初刻本已不能無誤矣。張洎儀禮識誤，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舉各本異同甚多，善讀者當擇而取之。若偶據一本，信以爲必不可易，此書估之議論，轉爲大方所笑者也。

蘇子瞻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

予向見宋槧本有避亶字，注从面从旦於下，未審其故。頃見岳倦翁愧郗錄有一條云：紹興文書令廟諱舊諱正字皆避之，故哲宗孝宗之舊諱單字者三，皆著令改避。唯欽宗舊諱二字，一則從六從回從旦，一則從火從亘，今皆用之不疑，乃知亶字迴避。由於欽宗舊諱，但倦翁著此書在嘉定甲寅，其時尚未避亶恒二字，不知何時著令，何人陳奏也。

借書

許慈與胡潛並爲博士。史相克伐。謗議忿爭。書籍有無。不相通借。遂以矜己妒彼見譏于世。志崔慰祖聚書至萬卷。鄰里年少好事。來從假借。日數十卷。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爲辭。南史劉峻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上同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北史蘇東坡在黃州。有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見與秦太虛書

唐杜暹家書。末自題云。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爲不孝。鬻爲不孝。可也。借爲不孝。過矣。精波難志然世固有三等人不可借。不還一也。污損二也。妄改三也。守先人之手澤。擇其人而借之。則賢子孫之事也。

引書記卷數

余蕭客仲林云。引書注某卷。向謂始於遼僧行均龍龜手鑑。宋程大昌演鱗露兩書。然亦偶有一二條耳。後讀江少虞事實類苑。竟體注卷。在程大昌前。頃閱道藏。見王懸河三洞珠囊。每卷稱某書某卷。懸河唐人。又在江少虞之前矣。四庫全書總目謂李匡又資暇集引通典多注出某卷匡又亦唐人

下走

鄭朋奏記。蕭望之自稱下走。應劭曰。下走。僕也。師古曰。下走者。自謙言趨走之役也。司馬遷與任安書。稱太史公牛馬走。牛馬走。卽下走也。上稱官名。下則自謙之詞。或解爲太史公之牛馬走。則迂而鑿矣。

陳椽

史記貨殖傳。故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小司馬以陳椽爲經營馳逐之意。予謂史記多古語。陳椽猶馳逐。皆雙聲。

關穿

論衡程材篇。春秋五經。義相關穿。關穿。猶言貫穿也。

𪗇脇

論衡骨相篇。晉公子重耳𪗇脇。爲諸侯霸。張儀𪗇脇。亦相秦魏。𪗇脇卽駢脅也。𪗇駢聲相近。

奧懷

南史王敬則傳有懷懷字。一切經音義。懷懷今皆作惱。同奴道反。懷懷。憂痛也。予謂農惱聲相近。詩。遭我平糶之間。漢書糶作𪗇。

佚蕩

揚雄傳。爲人簡易佚蕩。張晏曰。佚音鐵。蕩音謹。晉灼曰。佚蕩。緩也。宋祁校本云。蕭該音義。蕩亦作傷。韋佚爲替。惕蕩爲黨。晉音鐵謹。司馬遷傳。倜儻非常之人。與晉音亦相近。說文。跌。踢也。亦佚蕩之異文。

翠

陸務觀記東坡詩翠欲流。謂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案說文澤新也。七罪反。與翠同音。故謂鮮新爲鮮翠。

開介

開介雙聲字。出孟子山徑之蹊。開介馬融長笛賦。開介無蹊。李善注引孟子證之。朱文公章句始以山徑之蹊。開爲句。介字屬下句。王伯厚謂開介出長笛賦。是數典而忘祖也。

易

予向謂漢儒讀經字有異義。無異音。今又得一證。易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鄭康成作易贊及易論。申其義云。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是鄭讀易簡與變易。不易。初無兩音。替宋以後。分去入兩讀。而周簡子名宏遂不用易簡義。謂易者易也。音有無相代。彼此相易。皆是易義。若然。則易與變易。更何分別。不應列爲三義矣。自一字分數音。而經學益多穿鑿之解。葛稚川諸人。不得不任其咎也。

賈誼書引顯頊曰。功莫美于去惡而爲善。罪莫大于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今人讀善惡各分兩音。苟知緣善而善。緣惡而惡之義。則分之無可分矣。

夫差

前卷言吳王夫差之差。可押麻韻。引羅虬比紅兒詩。按宋之問浣紗篇。越女顏如花。越王問浣紗。國微不

自寵獻作吳宮娃。山藪半潛匿。苧羅更蒙遮。一行霸句踐。再笑傾夫差。豔色奪人目。效顰亦相誇。是唐初人已讀此音。

非三公而稱公

史家之例。非三公不稱公。顧氏曰。知錄言之詳矣。晉宋以後。即有不盡然者。南史謝朓傳。臨終謂門賓曰。寄語沈公。君方爲三代史。亦不得見沒。朓死於齊代。休文未嘗位三公也。虞愿傳。王秀之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虞寄傳。或謂陳寶應曰。虞公病篤。言多錯謬。及寶應敗走。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丘靈鞠傳。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

代友改字

范滂父之母。夢鄧禹來而生滂父。故名祖禹。字夢得。司馬溫公與之帖云。按鄧仲華傳。仲華內文明篇。行洎備。輒欲更表德曰。洎備。既協吉夢。又可正譌。且與令德相應。未審可否。次日范復一帖云。昨夕再思。洎備字太顯而盡。不若單字洎。臨時配以甫子而稱之。五十則稱伯仲。亦猶子路或稱季路。如何如何。見梁志按夢得字與劉賓客同。而名又有禹字。當時必有以爲慕劉者。故溫公帖有正譌之語。

宮中稱呼

宋太祖稱杜太后爲娘娘。見鐵圖山叢談高宗稱徽宗爲爹爹。稱章太后爲大姐姐。太后稱帝爲哥。內禪後稱孝

宗爲大哥。見四朝聞見錄。

婦人稱阿

漢魏婦女有稱阿者。如陳皇后小字阿嬌。及寡婦左阿君。見於游俠傳。荀攸妾阿箴。見魏志朱建平傳。六朝多以阿系姓。如晉書中。晉室中興。乳母阿蘇。有保元帝之功。賜號保聖君。晉書周盤龍愛妾杜氏。上送金釵二十枚。手敕曰。餉周公阿杜。南齊書隋獨孤后謂雲昭訓爲阿雲。唐蕭淑妃謂武后爲阿武。韋后降爲庶人。稱阿韋。劉從諫妻裴氏稱阿裴。吳湘娶顏悅女。其母焦氏稱阿顏。阿焦。唐書安樂公主傳。阿武子尙爲天子。洪景伯云。今閭巷之婦。以阿挈其姓。則南宋猶然。今則公私俱無此語矣。北史隋房陵王勇傳。昭訓雲嬖幸。皇后忿怒曰。睨地伐專寵阿雲。有如許豚犬。至尊千秋萬歲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

婦人稱奴

婦人自稱奴。蓋始於宋時。嘗見猗覺寮雜記云。男曰奴。女曰婢。故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則奴爲婦人之美稱。貴近之家。其女其婦。則又自稱曰奴。是宋時婦女。以奴爲美稱。宋季二王航海。楊太后垂簾對羣臣。猶稱奴。此其證矣。予按六朝人多自稱儂。蘇東坡詩。它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儂家猶奴家也。奴卽儂之轉聲。唐詩紀事。載昭宗菩薩蠻詞。何處是英雄。迎奴歸故宮。則天子亦以此自稱矣。或云安得。有英雄迎。

歸大內中。蓋後人嫌其偶改之。

老

今世友朋相狎呼其姓加以老字。亦有本白樂天詩。每彼老元儉格律。謂微之。試覓老劉看。謂夢得。北史石曜持絹一匹。謂斛律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是北齊人嘗以老石自稱矣。若老杜老蘇。別於小杜大蘇言之。非當時相稱。

又有稱其人字者。蘇東坡詩。老可能爲竹寫真。謂文與可也。今人多稱其上一字。僧亦稱下一字。東坡詩。不知老柴幾時歸。謂元柴。

小名鐵柱

北方小兒乳名多稱柱兒。或稱鐵柱兒。予讀辛稼軒清平樂詞。爲兒鐵柱作也。其詞云。靈皇醮罷。福祿都來也。試引鶴雛花樹下。斷了驚驚怕怕。從今日日聰明。更宜潭妹嵩兄。看取辛家鐵柱。無災無難公卿。則鐵柱之名。宋時已有之矣。

五行命名

今人好以五行偏旁命名。遞及子孫。取相生之義。蓋盛於宋時。尹源弟洙。源子林。林子焯。洙子構。秦檜兄梓。弟棣。檜子熈。孫塏。塏曾孫鉅。元孫浚。漣。朱松子熹。孫塾。塾在曾孫鉅。鉅鑑。鑑銓。元孫淵。洽。潛。濟。濬。澄。李

燕子屋、至、塾、堂、壁、重、孫、鎬、錫、鑑、鉢、鉢、鐃、鐃、陳、源、子、機、孫、照、勳、曾、孫、埜、圻、基、元、孫、鑿、是、也、予、讀、昌、黎、集、有、王、屋、縣、尉、畢、垌、墓、誌、其、大、父、名、構、父、名、杭、弟、名、增、子、四、人、鎬、鉢、鉢、銳、則、唐、人、已、有、之、今、東、雅、堂、本、杭、作、杭、注、云、杭、本、作、炕、攷、唐、書、畢、構、傳、亦、作、炕、則、杭、本、是、也、又、唐、史、崔、鉉、子、沆、裴、均、子、鐸、高、武、弟、鉢、錯、鉢、子、湜、錯、子、湘、湜、皇、甫、湜、子、松、當、亦、取、此、義、

義

會稽志、義井在府東二里下、爲大井、表丈、上設三井口、以受汲、覆以大亭、遇旱歲不減、尤宜染練、義者、蓋以衆所共汲爲名、今世俗置產以給族人、曰義莊、置學以教鄉曲子弟、曰義學、設漿於道、以飲行旅、曰義漿、關地爲叢冢、以藏暴骨、曰義冢、東坡先生謫黃州、取諸郡所餉酒、置一器中、以觴客、曰義樽、近時州縣衆力共給役、曰義役、皆與衆同之意、又俚俗有義父母、義子孫、義兄弟、衣加欄、曰義欄、以髮作髻、加首曰義髻、此又不可曉也、大昕案、魏志、張魯傳、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則義米義舍之名、自漢已有之、朱新仲云、外來之物曰義、如義兒是也、

雨

一切經音義云、臘、歲終祭神之名、經中言臘、諸經律中或言歲、今比邱或言臘、或云夏、或言雨、皆取一終

之義。案天竺多雨名雨安居。從五月十五日至八月十五日也。土火羅諸國。至十二月安居。今言臘者。亦近是也。此方言夏安居。各就其事制名也。卷十杜子美舊雨來今雨不來之語。蓋取諸此。

漢唐金價

履齋示兒編云。公羊傳。隱五年曰。百金之魚。注云。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漢食貨志亦云。黃金一斤直萬錢。則知文帝言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即是金百斤爲錢百萬也。高祖善家令之言。賜金五百斤。命陳平爲反閒。捐金四萬斤。使漢金不賤。何以至此。如唐時必貴。太宗以于志寧、孔穎達能諫太子。賜金一斤而已。非貴則不如是之少也。野客叢書云。緡素雜記引一金萬錢。以證晉王導所市練然皆布之價。則是一金萬錢。不但秦漢爲然。自三代至晉莫不

日知錄云。洪武八年。金一兩當銀四兩。十八年。一兩當銀五兩。永樂中。一兩當銀十兩。幼時見萬歷中赤金止七八換。崇禎中十換。江左至十三換矣。

大斗大兩大尺

唐律疏義引雜令。量以北方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爲侖。十侖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三斗爲大斗。一斗十斗爲斛。稱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一兩十六兩爲斤。度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一尺二寸爲大尺。一尺十尺爲丈。唐六典與雜令同。又云。凡積秬黍爲度量權衡者。調

律例，舊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大者。據隋書律志，開皇以古斗三升爲一升，古稱三斤爲一斤，則大斗大兩始于隋開皇間，唐初沿而不改耳。

元寶

輟耕錄，銀錠上字號揚州元寶，乃至元十三年，大兵平宋，回至揚州，丞相伯顏號令搜檢將士行李，所得撒花銀子，銷鑄作錠，每重五十兩，歸期獻納。世祖大會皇子王孫駙馬國戚，從而頒賜，或用貨買，所以民間有此錠也。後朝廷亦自鑄，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兩，十五年者，重四十八兩，遼陽元寶，乃至元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征遼東所得銀子而鑄者，是元寶重五十兩起于元世也。

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是金時銀錠已有重五十兩者，但當時無元寶之名。

錠

古人稱金銀曰錠，今用錠字，按廣韻，錠有兩音，一丁定切，豆有足曰錠，無足有錠，一徒徑切，錫屬，俱與銀錠義不協，元時行鈔法，以一貫爲定，後移其名于銀，又加金旁。

浙東斗尺

至正直記，浙東斗尺，皆存故宋遺製，斗謂之百合，足比今之官數八升也。謂官數百三十合。尺謂之百分，比今之

官數八寸。吾鄉絕無此樣。皆用官樣。至宜興則開有之。杭城又有七升斗七寸尺者。謂之小百合。小百分也。鄞俗則有二樣。二斗五升者曰料。五斗曰薄。料音勞去聲。

四柱

今官司錢糧交代。必造四柱冊。四柱者。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也。至正直記云。人家出納財貨者。謂之掌事。謂算私籍。其式有四。一曰舊管。二曰新收。三曰開除。四曰見在。則元時已有此名目。

火耗

元史刑法志。諸產金之地。有司歲徵金課。其有巧立名色。廣取用錢。及多稱金數。剋除火耗。爲民害者。從監察御史廉訪司糾之。火耗兩字。見於史始此。

孝弟

古人惟子孫稱孝。詩。穀予孝子。孝孫徂位。皆廟中之稱。後代以弟承兄。則有稱孝弟者。續通鑑長編。載嘉祐八年孫抃等議云。太祖之廟。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大行皇帝稱孝孫。是也。俚俗之稱。更有可笑者。蘇州府圓妙觀前甌塔。近年傾圮。土人拾得一甌。其文云。條坊巷街。北面南居。清信崇奉三寶女弟子。孝妻傅氏妙喜。同孝男虞宗臣。宗禧。宗孟等。蓋宋時所刻。又盤門內西泮環巷石井闌上。有孝夫某爲亡妻黃氏十四娘字。嘉定十七何氏四乙娘字。嘉泰元年正月刻。又府前西米巷石井闌。有孝夫某爲亡妻黃氏十四娘字。嘉定十七

年十二月刻。是宋時有孝夫孝妻之稱。

契姪

陸子靜集有楊承奉墓碣。末題契姪臨。

褒成侯未嘗徙封

後漢書孔僖傳。建武十三年。世祖封孔志爲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是永元以後孔氏嗣侯者。皆當稱褒亭。不當云褒成矣。乃安帝紀。延光三年。賜褒成侯帛。而曲阜孔廟孔龢碑。載元嘉三年。司徒雄等奏稱。褒成侯四時來祠。又韓敕碑。立于永壽二年。其陰有褒成侯孔建壽名。皆在永元之後。而稱褒成侯如故。洪氏隸釋以爲損未嘗徙封。固信而有徵矣。後漢侯爵。有縣侯。都鄉侯。鄉侯。都亭侯。亭侯五等。而褒成侯國不見于郡國志。則褒成殆亭侯而非縣侯。依史例。當云褒成亭侯。舊史偶脫成字。蔚宗遂誤。切爲徙封耳。攷魏黃初二年詔。亦稱褒成之後。絕而莫繼。可證漢世無徙封褒亭之事也。

嘉祥縣南武山

日知錄。成化中。或言嘉祥之南武山。有曾子墓。有漁者陷入其穴。得石碣。而封志之。疑周世未有石碣。科斗古文。亦非今人所識。予謂嘉祥漢任城縣地。南武山當因武氏所居得名。漁者所見。殆卽漢武氏石室。

也。

錢讓

錢讓事不見於史冊。湖州府長興縣志皆列入人物。所載事迹未可盡信。如征東大將軍漢時未有此官。又云天子臨喪哀慟。給兵吏加威儀。還葬故鄉。恐亦非實。漢世天子臨大臣喪。事不恆有。讓位非公。世非外戚。何緣邀此異數。藉令有之。何以史不一見其名乎。唯爲郡將訴冤一事最可稱。而吳郡志牧守未見薛固名。不知志何所據也。錢氏舊譜又載九江寇周生。范容。擾淮泗。徐揚間。詔拜讓廣陵太守。征東大將軍都督江左六州諸軍事。斬賊帥徐鳳。謝安于陣。而范容周生等自縛款首。桓帝旌其功。封富春侯。以范史證之。俱無影響。大率後人附會之詞。攷鄭樵氏族略云。漢哀平間。錢遜爲廣陵太守。避王莽亂。徙居烏程。而讓亦官廣陵太守。意者讓遜本卽一人。夾涿避宋漢安懿王諱。改讓爲遜乎。

錢珣

唐詩紀事以錢珣爲吏部尙書徽之子。攷唐書徽傳。徽子可復。方義之下。乃云子珣。是珣爲方義之子。非徽子矣。珣以宰相王搏薦。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搏得罪。珣貶撫州司馬。攷王搏罷相。在昭宗乾寧三年丙辰。珣之貶斥。當在此時。而韓文公薦錢徽自代狀。稱其年輩皆在臣前。文公生于大歷戊申。至乾寧丙辰。已百二十九年矣。而徽又長于文公。其子恐無逮事昭宗者。計有功殆誤會唐書之文也。唐書珣字

瑞文與名相應而紀事作端文亦誤。

袁高題名

唐詩紀事載袁高茶山詩又云唐制湖州造貢茶最多謂之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四百斤大歷後始有進奉建中二年高刺郡進三千六百串并此詩一章刻石在貢焙院是詩爲建中二年所作矣頃得高題名於長興之小石山卽顧渚支峯其文云大唐州刺史臣袁高奉詔修茶□訖至□山最高堂賦茶山詩興元甲子歲三春十日則是賦詩在興元元年非建中二年也其詩云皇帝尙巡狩東郊路多堙周迴遠天涯所獻愈艱勤蓋興元春朱泚竊號長安德宗西幸奉天故有此語若在建中二年則不得云皇帝尙巡狩矣唐史袁高傳失載刺湖州事李吉甫茶山詩述碑陰記述高所歷官云德宗嗣位累遷尙書金部員外郎右司郎中權御史中丞爲杞所忌貶韶州長史尋刺湖州收復之歲徵拜給事中以卒則高之徵拜給事中卽在興元甲子冬也

于頔茶山詩述

金石錄第一千六百十六唐茶山詩并詩述詩袁高撰詩述于頔撰徐璠正書第一千六百十七唐詩述碑陰記李吉甫撰徐璠正書貞元十年正月此碑久亡而于頔題名尙存在長興縣小石山正書十五行文云使持節湖州諸軍事刺史臣于頔遵奉詔命詣顧渚茶院修貢畢登西顧山最高堂汲巖泉□□□

似是茶字。□□□_{似是}前刺史。□□_{袁公留題}□□_{似是}茶山詩于石。大唐貞元八年歲在壬申春三月蓋茶山詩述之刻。卽在是年。又逾二載而吉甫爲文記之。則袁高已卒矣。唐詩紀事謂高卒于憲宗時。亦非也。唐書高傳云。憲宗時李吉甫言其忠。饗贈禮部尙書。非謂卒于憲宗時。張鏡濤云。袁高于顓兩題名。茶字凡五見。皆作茶。唐人精于六書。不尙輕作俗字如此。

六先生

朱文公有六先生贊。謂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康節、涑水也。端平初常熟令王爚于縣學建六先生祠。祀濂溪、橫渠、明道、伊川、晦庵、南軒。酒祐辛丑命州縣學各建六先生祠。其後有稱九先生者。則於六人之外增康節、涑水、東萊也。又有稱十先生者。則於九人之外增上蔡一人也。

生日

古有上壽之禮。無慶生日之禮。漢書盧綰與高帝同日生。里中以羊酒賀兩家。祇是賀生子。非賀生日也。唐中宗景龍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帝誕辰。內殿宴羣臣聯句。冊府元龜載唐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以降誕之日。大置酒張樂。宴百寮於花萼樓下。終宴尙書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率文武百官上表。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宴樂。休假三日。羣臣以是日獻甘露醇酎。上萬歲壽酒。此帝王生日上壽之始也。宋史禮志。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以宰相王旦生日。詔賜羊三十口。酒五十壺。米

類各二十斛。令諸司供帳。京府具衙前樂。許宴其親友。且遂會近列及丞郎給諫修史屬官。俄又賜樞密使副參知政事羊三十口。酒三十壺。米麪各二十斛。其後以廢務非便。奏罷會。而賜如故。此大臣生日宴會之始也。攷容齋三筆。載馮道在晉天福中爲上相。詔賜生辰器幣。道以幼屬流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懇辭不受。則宰相生日有賜。不始於宋矣。王明清揮塵錄。賜生辰器幣。起於唐。以寵藩鎮。五代至遣使命。周世宗眷遇魏宣懿。始以賜。自是執政爲例。禮志載紹興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賜宰臣秦檜辭免生日賜宴詔。是南渡復有生日賜宴之例也。

東坡內制集。具載賜生日詔。自宰相執政而外。又有賜皇叔祖安康郡王宗隱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祖華原郡王宗愈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祖漢東郡王宗瑗生日禮物口宣。賜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揚王顥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大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祚國公偁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咸寧郡王偁生日禮物口宣。賜建安郡王宗綽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荆王頴生日禮物口宣。賜嗣濮王宗暉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遂寧郡王偕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普寧郡王似生日禮物口宣。賜濟陽郡王曹偁生日禮物口宣。是宋時親王等生日。均有賜禮物之例。不特宰相也。

生日獻詩詞

西清詩話。謂公卿誕日。以詩爲壽。見於唐末。

履齋示兒編云。魏仲先壽萊公詩云。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元。

明道雜志。路公以太尉鎮洛師。遇生日。僚吏皆獻詩。孔毅夫野史。文潞公守太原。辟司馬溫公爲通判。夫人生日。溫公獻小詞。爲都漕唐子方峻責。此事雖未可信。然生日獻詩詞。蓋盛於北宋時矣。

東坡集有生日王郎以詩見慶次其韻詩。有生日劉景文以古畫松鶴爲壽。且祝佳篇次韻爲謝詩。有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盤爲壽詩。有以黃子本柱杖爲子由生日之壽詩。又有表弟程德孺生日詩。趙倅成伯母生日口號。樂全先生生日以鐵拄杖爲壽詩。

吳曾漫錄。秦益公生日。四方賀詩尤多。嘗取其三聯云。朝回不入歌姬院。夜半猶看寒士文。虜人爭問年今幾。天子恨無官可酬。建鄴三公今始有。靖康一節古來無。蓋取其親切耳。蜀人李善詩。無窮基有無窮。聞第一人爲第一官。其後言者以爲過。有時禁之。仍著令。然前輩類多有之。如荆公、東坡皆有曾魯公、張文定生日詩。

朱彥可談云。近世長吏生日。寮佐畫壽星爲獻。例只受文字。其畫卻回。但爲禮數而已。王安禮自執政出知舒州。生日屬吏爲壽。或無壽星畫者。但有它畫軸。紅繡囊絨之。謂必退回。王忽令盡啓封。掛畫於廳事。標所獻人名銜於其下。良久引客燕香。共相瞻禮。其間無壽星者。或用佛像。或神鬼。唯一兵官乃崔白畫二貓。既至前。慚懼失措。

禁見任官生日受所屬禮物

紹興二十六年閏十月壬寅詔內外見任官因生日受所屬慶賀之禮及與之者各徒三年贓重者依本法自秦檜擅權四方皆以其生日致饋其後州郡監司率受此禮極其僭侈太學錄范成象面對以爲言故立法見繫年要錄

魏華父云人主生日爲樂始於唐士大夫生日之盛則始於近世故前輩詩集唯少陵示宗武生日與東坡爲同氣之親或知己偶有所賦而它集罕有若用之公卿貴人則無之直自京檜以來此風日甚

爵里刺

釋名爵里刺書其官爵及郡縣鄉里也世語夏侯榮七歲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記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徧談不誤一人三國志注後漢書龐參傳建安初來游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旣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并丹傳未嘗修刺候人仇覽傳齋刺就房謁之童恢傳掾屬悉投刺去皆在東漢之世而王充論衡稱韓生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則西京已有之

宋名刺

張世南游宦紀聞云士大夫謁見刺字古制莫詳世南家藏石本元祐十六君子墨迹其間有觀敬賀于

允學士尊兄。正旦高郵秦觀手狀。庭堅奉謝子允學士同舍。正月日江南黃庭堅手狀。未謹候謝子允學士兄。二月日著作郎兼國史院檢討張耒狀。補之謹謁謝子允校書同舍尊兄。正月日昭德晁補之狀。汝礪參候子允校書同舍。以次凡十六人。皆元祐四年時。惟彭公爲中書舍人。餘皆館職也。刺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或稱姓名。或只稱名。既手書之。又稱主人字。且有同舍尊兄之目。風流氣味。將之以誠。今人觀之。宜泚頰矣。

周輝清波雜志云。大父有手札藥方。乃用舊門狀爲策。讀見元祐間。雖僧道謁刺。亦大書謹祇候起居某官。伏聽處分。或云謹狀。官稱不過呼紹興初。士大夫猶有以手狀通名。止用小竹紙親書。往還多以書簡。莫非親筆。小官於上位亦然。自行劄子。禮雖至矣。情則反疏。

齊物

王伯厚謂莊子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是非毀譽。一付於物。而我無與焉。則物論齊矣。邵子詩。齊物到頭爭恐誤。按左思魏都賦。萬物可齊于一朝。劉淵林注云。莊子有齊物之論。劉琨答盧諶書云。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文心雕龍論說篇云。莊周齊物。以論爲名。是六朝人已誤以齊物兩字連讀。唐人多取齊物兩字爲名。其誤不始康節也。

梓潼神

梓潼之神相傳晉時張惡子唐天寶十年監察御史王岳靈撰張惡子廟碑見唐詩紀事李商隱題張惡子廟詩下馬捧椒漿迎神白玉堂如何鐵如意獨自與姚萇

王鐸謁梓潼張惡子廟詩盛唐聖主解青萍欲振新封濟順名夜雨龍拋三尺匣青雲鳳入九重城劍門喜氣隨雷動玉壘韶光待賊平唯報關東諸將相柱天功業賴陰兵判度支蕭遇和云青骨祀吳誰讓德紫華居越亦知名未聞一劍傳唐主長擁千山護蜀城斬馬威稜應掃蕩截蛟鋒刃俟昇平鄧侯爲國親簫鼓堂上神籌更布兵時僖宗解劍贈神故二公賦詩

吳自牧夢梁錄梓潼帝君在吳山承天觀此蜀中神專掌注祿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選者悉禱之封王母曰忠文英武孝德仁聖王是南宋行都已立此祠也新定續志載葉夢鼎梓潼眞君祠記云世言帝命司桂籍主人開科級是南宋之季外府州亦立此祠矣

虞集廣州路右文成化廟記天官書以斗魁戴匡六星爲文昌之宮徵文治者占焉或曰降靈吾蜀之梓潼者則其神也是以縉紳大夫士多信禮之而文昌之祠遂徧郡邑皇元延祐中書詔加封號其祠曰右文成化贊詞具在而朝廷設進士科以取士文風大行人謂神實主之

魁星

學校祀魁星於古未之聞也按新定續志學校門云魁星樓爲一學偉觀前知州吳槃旣勸樓斷今侯鏡

可則始丹堊其上以奉魁星。郡人方逢辰書其扁。是南宋已有之矣。顧氏日知錄謂奎爲文章之府。故立廟祀之。而改奎爲魁。又謂魁非佳語。皆非也。北斗以魁爲首。故有九魁之稱。而凡物之首。人之帥。皆以魁名之。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魁下六星。兩兩相比。曰三台。揚雄甘泉賦。冠倫魁能。能。古台字。魁能卽魁台也。杜子美詩。君家最近魁三象。時論同歸尺五天。謂其爲宰相之門也。魁士名人之語。見于呂氏春秋。而史記云狀貌魁梧奇偉。皆非不美之詞。宋人稱狀元爲廷魁。見石刻上舍第一人爲上舍魁。見文獻通考由來已久。無可置議。天官書奎爲封豕。爲溝瀆。不云文章之府。宋初五星聚奎。說者謂孔子魯人。奎婁爲魯分野。儒教當興之象。特史官傳會之詞。學校祀魁星。雖非古禮。證之新定志。則爲斗魁非奎宿明矣。奎爲西方之宿。而顧以爲北方元武之宿。亦誤。

道人道士之別

六朝以道人爲沙門之稱。不通於羽士。南齊書顧歡傳。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辯是非。南史陶貞白傳。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是道人與道士較然有別矣。南史宋宗室傳。前稱慧琳道人。後稱沙門慧琳。是道人卽沙門。

天師

天師之稱。始見于莊子。特一時尊敬之詞。非以爲號也。後漢張陵。始以五斗道誑惑漢沔間。其孫魯。據有

漢中魏武授以侯爵。後來習其教者，妄稱陵爲天師。水經注沔水篇云：沔水又南逕張魯治東，水西山上，有張天師堂。於今民事之，又江水篇云：平都縣有天師治，皆謂張陵也。晉南渡後，士大夫多有奉五斗米道者，或謂之天師道。晉書何充傳：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殷仲堪傳：少奉天師道。王恭傳：淮陵內史虞珉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由是妖妄之稱始登正史。魏書釋老志載寇謙之遇大神稱太上老君，謂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誠修善之人，無所師授，故來授汝天師之位云云，益誕謾可笑矣。

碁局

韋昭博奕論：碁基三百，孰與萬人之將。李善注引邯鄲遺藝經：碁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碁子各一百五十枚。沈存中云：弈碁古局用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與後世法不同。今世碁局縱橫各十九道，未詳何人所加。予嘗見李逸民忘憂清樂集碁譜，首載孫策賜呂範、晉武帝賜王武子兩局，皆十九道，疑後人假託也。

籤詩

今神廟皆有籤詩，占者以決休咎，其來久矣。祠山事要去，祠山籤語一百二十八首。紹興十一年，郡人勇樞經從毘陵之無錫，遙見山顛有祠宇甚麗，指問路人云：張王廟。勇因致敬，得此籤語，已而下山，回顧即

無所有。既歸。寫置祠山。此祠山張王之籤也。老學庵筆記云。遣僧則肇。乞籤於射洪白崖陸使君祠。使君以杜詩爲籤。得全家隱鹿門之篇。此射洪神之籤也。皆在南宋初。周密癸辛雜識載太學忠文廟祠銀瓶娘子。其籤文與天竺一同。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二十

吳郡志沿革之誤

范石湖吳郡志云。項羽封英布爲九江王。漢改九江爲淮南。卽以封布。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後封兄子濞爲吳王。以上三國。盡得揚州之地。吳與會稽。皆在封域中。大昕案。志所云三國者。謂九江。淮南。吳也。今攷之。殊不然。項羽封英布爲九江王。都六。布所得者。僅壽春以西耳。若彭城。廣陵以南。至吳會稽。皆屬項羽。在梁楚九郡之內。漢滅項氏。封韓信爲楚王。其時吳會稽蓋屬楚。及韓信廢。分其地爲荆楚兩國。始改屬荆王劉賈。賈爲英布所殺。改封兄子濞爲吳王。始屬吳。然則吳會稽之地。漢初屬楚。繼屬荆。繼屬吳。史文班班可攷。與九江。淮南。了不相涉。英布雖曾殺賈。不旋踵爲漢所誅。初不能有其地。吳郡志舍荆楚而繫之淮南。可謂謬之甚也。

吳地記

陸廣微事迹無可攷。所撰吳地記云。自周敬王六年。至今唐僖宗朝人。而唐藝文志不載此書。至宋志始著于錄。吳江一縣。吳越有國。日始置。而卷內有續添吳江縣云云。殆後人譌入。

姑蘇志

王文恪撰姑蘇志成。楊南峯詆爲不通。謂當稱蘇州府志。不可用古地名。又不可以一地該一郡。此語流傳到今。僉以爲不可易矣。予謂南峯知其一。未知其二。昔梁克家撰三山志矣。不云福州志也。陳耆卿撰赤城志矣。不云台州志也。文恪亦行古之道耳。志蘇州而名以姑蘇。豈遂爲大失哉。

長洲

王伯厚謂長洲名縣。始于唐武后時。漢郡國志。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渚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枚乘說吳王云。長洲之苑。謂廣陵之吳。非今長洲縣。其說信矣。然吳自有長洲。盧熊蘇州府志。引越絕書。闔閭走犬長州。西漢書。王莽始建國四年。臨淮民田儀等爲盜賊。依阻會稽長洲。又魏武帝對吳使徐詳云。孤願越橫江之津。與將軍游姑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左思賦云。佩長洲之茂苑。元和郡縣志。長洲縣取長洲苑爲名。在縣西南七十里。或云在太湖北岸。闔閭游獵處。圖經亦云。吳縣西南七十里。有長洲鄉。則吳之有長洲舊矣。左太沖所賦。蓋孫吳之都。其時廣陵不在吳境。則今人稱長洲爲茂苑。未可厚非也。

松江

唐人詩文稱松江者。即今吳江縣地。非今松江府也。松江首受太湖。經吳江、崑山、嘉定、青浦。至上海縣合黃浦入海。亦名吳松江。唐時未有吳江縣。則松江上流爲吳縣南境。士大夫游宦。自蘇至湖杭二州。皆取道焉。吳地記。松江一名松陵。又名笠澤。張翰在京師。思松江鱸魚膾。張志和漁父詞。松江蟹舍主人歡。陸

龜蒙松江蟹舍賦。杜牧松江夜泊詩。震澤平蕪岸。松江落葉波。皆謂吳江也。韓退之撰王仲舒碑文云。在蘇州隄松江。路害絕阻滯。蓋爲隄於吳江。非華亭也。元升華亭縣爲松江府。自是松江之名移於華亭。世遂不知吳江之爲松江矣。今之吳江縣。吳越錢氏時謂之南北兩城防遏所。見北山小集

沈恭子

顏魯公書清遠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詩。本刻于虎丘山巖。今不復存矣。皮陸松陵集有補沈恭子詩。不知恭子何人。予按南史。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人。仕梁爲尚書左戶侍郎。吳令御史中丞。陳受禪。加通直散騎常侍郎。加明威將軍。遣還鄉里。以疾卒于吳中。贈侍中。諡恭子。六朝文臣。無封爵而得諡者。例稱子。如任昉稱敬子。周宏正稱簡子之類。不一而足。則沈恭子必初明無疑矣。南史儒林傳。顧越棲隱于虎丘山。與吳興沈炯同郡。張種會稽孔奐等每爲文會。則虎丘固恭子觴詠之地。其字初明。或作禮明。未審孰是。

陸德明

陸德明經典釋文自序。粵以癸卯之歲。承乏上庠。或謂癸卯爲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今攷唐書本傳。但云高祖釋奠。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又云後太宗閱其書。嘉德明博辯。以布帛二百段。賜其家。是元朗卒高祖朝。不及事太宗也。元朗嘗從學於周宏正。宏正卒于陳高宗太建六年甲午。至後主至

德元年癸卯相距十載。元朗年當在三十左右。若貞觀癸卯尙存。則耄耄頽齡。恐不能著書矣。又此書所錄注解傳述人多。是南士沈重晚雖仕周。其書久行江左。此外北方學者。絕不齒及。可證元朗著此書。在陳而不在隋唐也。

陸暢

陸暢字達夫。吳郡人。入蜀謁章臯。作蜀道易詩云。蜀道易。易于履平地。臯大喜。臯薨。朝廷欲繼其既往之事。復閱先進兵器。上皆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因造成罪名。暢上疏理之曰。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定秦者。匠名也。由此得釋。初娶董溪女。每旦婢進澡豆。暢輒沃服之。或曰。君爲貴門女婿。幾多樂事。陸曰。貴門多禮法。俾予食辣麪。殆不可過。張籍贈暢詩。共踏長安街裏塵。吳洲獨作未歸身。胥門舊宅今誰住。君過西塘與問人。

徐半千

宋太宗實錄。雍熙四年九月壬戌。賜殿前承旨徐半千同進士出身。仍賜綠袍。及錢十萬。以其上章言時政也。端拱元年三月。先是蘇州人徐半千詣闕上書言事。上召見與語。頗奇之。因賜名巖叟。擢爲陳州戶曹掾。巖叟請告歸鄉里迎妻子。因恐喝州郡恣爲不法事。本路轉運使以聞。上怒。杖巖叟。流海島。巖叟事不見宋史。而郡志亦不載入。今舉以補備鄉邦舊聞。

黃策

紹興元年七月壬戌。宣教郎新通判嚴州黃策直祕閣。策吳縣人。元符末。以上書入籍坐廢。久之。上方錄用黨人。策因上疏。言昭慈獻烈皇后。既過瑤華秦陵。嘗有悔意。以蔡京所錄上皇聖語。親札上之。故有是命。二年四月。直祕閣通判嚴州黃策罷。先是桐廬淳安二縣令。以賊爲清臣所勅。而策庇之。械繫其告者。漕臣徐康國等言于朝。命按其事。既而策亦以賊廢。繫年要錄

張伯顏

文選李善注六十卷。元同知池州路事張伯顏所刊。伯顏未詳其籍貫。頃讀鄭元祐僑吳集。有平江路總管致仕張公壙誌。蓋代其子都中作文。稱張氏長洲之相城人。公諱世昌。字正卿。以謹飭小心仕於朝。倂直殿廡。成宗賜名伯顏。大德五年。授將作院判官。十年冬。出爲泉州路治中。至太初。陞邵武路同知。明年。改兩浙都運鹽使司同知。丁內艱。服闋。延祐元年。除慶元路同知。七年。陞奉政大夫池州路同知。泰定五年。進階朝散大夫福寧州尹。至順二年。超遷大中大夫漳州路總管。至元二年。年六十有五。告老於朝。乃以正議大夫平江路總管致仕。三年六月十四日。卒於相城私第。葬同邑益地鄉謝澤原清河侯之兆。乃知伯顏爲吾吳人。宜其文雅好事。異於俗吏也。伯顏父顯。官至江淮財賦副總管。追封清河郡伯。伯顏所授平江路總管。乃是致仕所加虛銜。不當列於郡守題名表。至其父子葬地。當見於家墓門。而府志俱闕。

之。

胡惠齋

黃由淳熙八年狀元妻平江胡氏。號惠齋。給事胡公女也。

胡名晉臣。見游宦紀聞。

能艸書。今西山玉隆宮有題詩一首。世又

有艸書禊序四幅。字雖未合法。然大書橫放。亦婦人所難。

見道史書錄。

又云。黃子由尙書帥蜀中。夫人胡氏偕

行。過黃州雪堂。胡氏行書赤壁賦於壁間。劉改之題沁園春一闕于後云。按轡徐驅。兒童聚觀。神仙畫圖。正芹塘雨過。泥香路輦。金蓮自拆。小小籃輿。傍柳題詩。穿花覓句。鯢蕊扳條得自如。經行處。有蒼松夾道。不用傳呼。清泉怪石盤紆。信風景江淮各異殊。想東坡賦就。紗籠素壁。西山句好。簾卷晴珠。白玉堂深。黃金印大。無此文君載後車。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眞艸行書。相傳惠齋嘗因几上凝塵。戲畫梅一枝。仍題百字。令其上云。小齋幽僻。久無人到此。滿地狼籍。几案塵生。多少憾。把玉指親傳蹤跡。畫出南枝。正開側面花蕊。俱端的。可憐風韻。故人難寄消息。非其雪月交光。這般造化。豈費東君力。只欠清香來撲鼻。亦有天然標格。不上寒窗。不隨流水。應不鈿宮額。不愁三弄。只愁羅袖輕拂。

李諒

唐長慶四年。李諒爲蘇州刺史。元日郡齋感懷寄越州元相公杭州白舍人詩。有首開三百六句祿。新知四十九年非。當官補拙猶勤慮。游宦量才已息機之句。白樂天答詩云。領郡慙當潦倒年。鄰州喜得平生

友。又云。憑鸞傳語與李六。倩鴈將書寄元九。莫歎一日日催人。且喜一年年入手。微之和韻云。自驚身上添年紀。休繫心中。小是非。貴富祝來何所遂。聰明鞭得轉無機。自注。祝富貴。聰明。諒字復言。嘗官中丞。白樂天以是年罷杭州。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明年改元寶曆。三月除守蘇州。當即與李交代也。劉夢得以大和六年守蘇州。與樂天相去六七年矣。

滕甫知蘇州年月

吳郡志牧守題名。滕甫。龍圖閣學士右光祿大夫。在治平閒。據本傳。甫於英宗朝未嘗授外任。且右光祿大夫亦是元豐以後官。不應治平中有之。其說固未可信。今府志則云。熙寧八年。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湖州。改任。十一月。改知揚州。以本傳攷之。甫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鄆州。歷青州。應天府。齊鄆二州。此是熙寧閒事。蓋未嘗除揚州也。其後黜爲池州。改安州。又貶居筠州。上章自訟。神宗覽之惻然。即以爲湖州。哲宗登位。徙蘇揚二州。攷哲宗以元豐八年卽位。則甫之除蘇州。當在元豐八年。必非熙寧矣。潮亦必湖字之誤。東坡集載滕公墓誌。正作湖州。案續通鑑長編。熙寧八年二月。知青州翰林侍讀學士滕甫。移知齊州。尋命甫知鄆州。閏四月。知鄆州。滕甫。移知湖州。甫遭父喪。不果赴。是月壬子。詔前翰林侍讀學士禮部侍郎滕甫落職。候服闋。與知州。是熙寧八年十一月。乃甫持服家居之日。安得有自蘇移揚之事乎。

程師孟無知蘇州事

吳郡志牧守題名。有程師孟。熙寧中任。按宋史師孟傳。但云知南康軍。楚州。洪州。福州。廣州。越州。青州。未

嘗有知蘇州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臚舉牧鄉郡者。亦不及師孟名。蓋石湖修志時。唯南渡牧守題名碑石具在。其餘皆爲兵火所燬。雖廣爲採訪。固不能無舛謬矣。或係之熙寧六年。攷其時師孟正在廣州。子家藏諫議程公禱雨記石刻。年月分明。無緣至蘇也。

章帖

吳郡志章帖事凡三見。第二卷風俗門。記元豐間章帖守郡。與郡之長老爲十老會。十老會中有程師孟致仕熙寧中尚未歸田也。米黻爲之序云。中散大夫河閒公。靜鎮吳國。四周星紀。第十一卷牧守門云。章帖。元豐中以朝議大夫守郡。剛介不可屈。人目之曰章硬頸。又題名門云。章帖。朝議大夫。元豐五年。據此三條。帖守郡實在元豐間。其寄祿官或云朝議大夫。或云中散大夫。蓋由朝議轉中散也。今府志題名前云章帖熙寧五年。以中散大夫知軍州事。中間隔程師孟。王誨。胡宗愈三人。又云章帖熙寧七年再任。八年八月提舉崇禧觀。則大誤矣。據續通鑑長編。章帖以熙寧八年十月二十六日除兩浙轉運。則未嘗奉祠也。朝議中散。皆元豐改官制以後之稱。若帖果以熙寧中莅郡。當以卿監繫銜。不當云中散也。宋制。知州三年爲一任。任滿受代去。亦有再留一任者。據米黻序。有四周星紀之語。則帖任滿之後。又復留任。非去而復來也。府志誤以元豐爲熙寧。又無處安王誨等。乃分爲前後兩任。此誣妄之甚者也。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序章公治郡三年。以政最。被命再任。序末題元豐七年。計其初任必元豐四年也。楊景略當卽代章帖者。睦甫想卽在景略之後。

楊景略

吳郡志郡守題名。楊景略繫於元豐朝。今府志云。熙寧八年十一月。以朝散郎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改任。元祐元年五月。仍改知揚州。此亦誤以元豐爲熙寧也。按蘇子容集有楊景略墓志云。元豐七年。避親嫌。知揚州。移蘇州。復徙維揚。元祐元年八月卒。是景略守蘇在元豐七年以後之明證。宋制郡守三年一代。豈有熙寧八年乙卯至元祐元年丙寅中隔十餘年不易任之理乎。新志亦疑其誤。而不能質言。今當據墓誌改正。

豐稷

吳郡志牧守題名有豐稷。云樞密直學士。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到。崇寧元年二月知越州。此據壁記所載。年月分明。今府志削而不書。殆以宋史本傳但云知越。不言知蘇。故略之歟。然所帶樞密直學士之職。與史未嘗不合。蓋先除蘇而後改越耳。史傳於本人歷任。偶有遺漏。正當據碑刻以補之。況豐清敏元祐正人。莅任已三四月。前志所有。後人輒以意去之。非也。

岑仲翔

唐岑羲字伯華。爲金壇令。弟仲翔。長洲令。仲休。溧水令。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曰。毋遺江東三岑。

賀方回家藏書

紹興二年正月甲子，詔平江府守臣市賀歸家所需書以實三館。二月戊午，將仕郎賀廩獻書五千卷，詔吏部添差廩監平江府糧料院，仍官其家一人。廩鑄子也。繫年要錄方回本越人，徙居吳之醋坊橋。

程公闢

程師孟，字公闢，吳郡人。見宋史循吏傳。王介甫有送程公闢得謝還姑蘇詩云：東歸行路歎賢哉，碧落新除寵上才。白傅林塘傳畫去，吳王花草入詩來。唱酬自有微之在，談笑應容逸少陪。除此兩翁相見外，不知三徑爲誰開。自注云：少保元絳謝事居姑蘇，王中甫善歌詞，與相唱酬。案中甫者，王介也。微之逸少，皆取古人同姓者相況。公闢自知青州告老，以正議大夫致仕。時元豐四年也。正議視六曹侍郎，故用碧落字。

程氏蝸廬

程俱葺蝸廬吳下，用葉翰林見寄詩韻作。四海無廬置此翁，故營松竹儘囊空。明知計出柏馬下，正擬身全木鴈中。東郭易成生艸舍，南村先怯卷茅風。向來豪氣今如此，敢與元龍較長雄。自注云：張志和結廬東郭，茨以生艸，予結廬皆竹椽松柱，故有松竹之句。小齋曰勝義。

建中靖國元年，以修奉景靈西宮，下吳興吳郡採太湖石四千六百枚，而吳郡實採於包山。程俱有採石賦，頗寓諷諫之旨。

韓世忠宅

紹興四年二月，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乞承買平江府朱勳南園，及請佃陳滿塘官地一千二百畝，詔以園地賜世忠。繫年錄

范良器非翰林學士

翰林學士范良器墓在楞伽山，案良器名不見史傳，據樓鑰義莊記，知爲文正長子監簿五世孫。又知其爲之柔之兄，又知其有興復義莊之功，然樓記但云良器一布衣，安得有翰林學士之稱？宋制翰林又不爲贈官，蓋舊志所書官名誤也。

惠元祐事不足信

文淵閣學士鄧州總管惠元祐墓，按元祐不見於舊志，唯新志冢墓門附載王居正所撰傳云：元祐字吉甫，扶風人。元符詔求直言，元祐表陳治亂安危所係事宜十條，帝喜之，授國子監直講，加文林閣學士。淵聖卽位，晉文淵閣學士，兼領鄧州路，幹離不圍京師，守帥大戰於幕天坡，元祐爲左翼，命神臂弓射卻之。一軍獨全，睿聖卽位揚州，金人大舉入寇，元祐與內侍歸詢翼帝出至瓜洲，遇小舟得渡，縉縉從王忠勞備著卒葬平江塔城。元祐少好孫吳學，及居洛陽，與尹焞遊，更向儒術。崇寧初，以劾朱勳忤蔡京意，削籍歸紹興初，秦檜用事，元祐乞身居湖州大舍，絕口不言國事，少識岳飛於微賤，約爲死友。靖康初，睿聖

次湘州。湘富作相薦飛於王。後聞飛死，不食數日而卒。此傳未審出自何書。要是誕妄不足信。略舉數端證之。如文林閣學士、文淵閣學士，宋時無此官名，亦不聞建此閣。其不足信一也。宋世文武各有流品，不相雜用。元祐既少習孫吳，及聞尹和靖之學，改就儒術。官至國子直講，則是文資。何緣卻爲鄧州總管？其不足信二也。朱勔以花石得幸，在政和宣和之世。若崇寧初，勔猶未列仕路，何得有勔勦之事？其不足信三也。宋史岳飛傳，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不聞又有元祐薦之。其不足信四也。當姑存鄧州總管職名，而刪文淵閣學士五字。

富嚴墓

富氏世家河南司空嚴。嘉祐中以祕書監守蘇州。秩滿，上章告老。既得請，將歸河南。吳人爭挽留。父老前曰：公之惠愛在此邦，邦人懷思將無窮。願毋去我。百歲後吳人謹蒸嘗，護松楸，當世世如桐鄉朱仲卿也。公平時固已樂吳中風物之美，因留居不去。沒葬吳縣之寶華山。子孫遂爲吳郡人。北山小集富延年墓誌

蔣彝墓

朝散郎直祕閣贈徽猷閣待制蔣彝墓。在吳縣至德鄉報恩山之原。程俱撰誌銘。見北山小集彝字子有，禮部侍郎堂之子。父長源，朝奉大夫。彝以父遺表恩，調秀州崇德令。政和二年，蔡京復當國，令權提轄陝西坑冶，催促鑄錢事，累遷至承議郎。六年，權發遣提舉兩浙常平事，是冬除代赴闕，未行。

1216 A 10
詔復留八年移永興軍路未行改直祕閣權兩浙路計度轉運副使累遷朝散郎二浙戶緡率隱丁口避更賦丁簿不得實前使者鉤括釐正追償所失丁錢別儲爲羨餘遠或至數十年編戶氓鮮獲免者錮繫相屬或破產失業公至具奏二浙比歲不登今所追久遠不勝治又多貧下戶急之必且逃徙顧一切蠲之而名籍丁錢斷自今始已追錢歸之有司充歲用奏聞報可吳人德之發運司以逋滯劾詔免所官落職予筦庫已而御筆除直祕閣管句亳州明道宮累遷朝奉大夫宣和四年起知明州卒於官明年特贈徽猷閣待制

鄭絳墓

吏部員外郎鄭絳墓在吳縣長洲鄉龍館山之原其妻安人錢氏合葬程俱撰誌銘

北山小集

安人錢氏吳越武肅王之子曰廣陵王元璩爲中吳軍節度使死葬吳因家焉其孫詰太子左贊善大夫贈太常少卿有子曰中孚以集賢殿修撰爲梓州路計度轉運使贈中散大夫中散子承爲通州軍事判官安人通州之仲女也年十八歸同鄉鄭公絳仕至尙書吏部員外郎封夫人桃源縣君改封安人靖康元年六月卒男曰作肅奉議郎前鎮江府府學教授曰作乂從政郎光州定城縣令曰知章蚤卒孫男曰烈曰勳曰然曰熊曰照曰庶作肅登進士第作乂預薦書皆好學自持

朱耜墓

宣義郎知江陰縣朱耜墓。在吳縣至德鄉南峯山龍池之西。程俱撰誌銘。北山小集

耜字元益。吳人。曾大父億。內殿崇班。閣門祇候。知邕州。贈刑部尙書。大父公綽。光祿卿。贈特進。父長文。祕書省正字。博學篤行。以道出處。爲時老儒。吳人尊之。號樂圃先生。元益以大父任補太廟齋郎。調婺州東陽主簿。丁父憂。終喪。爲杭州鹽官尉。坐蝗蝻生境內免。再調鄂州江夏尉。以捕盜功遷宣義郎。丁母憂。終喪。爲太原府司錄。不行。改知常州江陰縣事。秩滿代還。卒京師。實政和七年四月四日。宣和元年二月葬。其弟通直郎宗子學錄發以狀請銘。

楊懿孺墓

承奉郎楊懿孺墓。在長洲縣武邱鄉祖興墩之原。程俱撰誌銘。其略云。懿孺字彝父。世爲建州浦城人。曾祖有證。贈太僕少卿。祖伉。贈光祿卿。父諱尙書屯田員外郎。屯田始葬常州無錫縣。諸孤因家長洲。遂爲吳郡人。三預鄉貢。五試禮部。卒不第。崇寧二年。特奏名。始授簡州文學。監杭州富陽縣茶場。遇郊恩。以將仕郎權亳州城父縣主簿。八寶汛恩。遷登仕郎。調洪州南昌縣主簿。居一年。忽載妻子歸吳下。且告老。以承奉郎致仕。又七年。乃卒。年七十有六。宣和四年九月辛酉葬。北山小集程北山云。吳郡有二老焉。或仕或不仕。皆隱者也。居城之東北。曰方公惟深。居城之東南。曰楊公懿孺。余少壯客吳下。獲交焉。宣和四年春。二老相繼歿。皆誌其墓。

趙崇雋墓

通判趙崇雋墓在吳縣至德鄉茶塢山弟崇修撰文并書誌石今在法螺庵

同年醺唱詩

府學儀門有石刻同年醺唱詩宋紹熙元年提刑建陽袁說友起巖提舉常平建陽張體仁元善招集同年之在吳者於姑蘇之臺起巖首賦唐律一章而元善依韻和之同作者成欽亮仲鄰章澥仲濟唐子壽致遠王藝文卿陳德明光宗周承勛晞稷胡元功國敏趙彥衡景安趙彥真從簡舊名彥能趙彥璦中玉章題浦城陳題三山周題桐川三趙皆宗室題浚儀至成王胡皆題胥臺則吳人也唯子壽不署里居以吳郡志證之亦是吳人序之者石湖居士范成大書之者歷陽隄頤正亦家於吳者也宋史列傳有張體仁卽碑之張體仁葉水心爲體仁誌墓述其改姓事史家失書攷古者必疑其非一人也說友官至執政其帥蜀時嘗撰成都文類亦風雅好事者攷吳郡進士題名章胡唐王成五人皆隆興元年本待問榜登第

吳江學宋元碑

吳江縣學有宋淳熙五年重修縣學記趙孟觀書撰人姓名以石斷裂不可見其官則權知饒州也又嘉定八年正月重修大成殿記寶謨閣學士提舉王隆萬壽宮黃由撰權刑部尙書兼侍讀范之柔正書又元碑二通一爲至正十一年五月吳江州興修儒學記陸居仁爲文朱庭珪正書一爲至正十三年十月

吳江州儒學大成樂記許從宜撰林鏞正書

渡僧橋石刻

閩門外渡僧橋當水陸之衝予往來者數矣曩王西泚語予曾見宋碑訪之廿年未得瞿堦鏡濤於吳市買得一紙蓋咸淳十年十月僧元愷等募緣重修記首云渡僧橋建在至道年間緣起得名具載舊記所謂舊記者久已湮沒卽此石亦不知所在矣其云判府提舉節制閣學潛尙書者潛說友君高也前判府倪侍郎者倪普君澤也記文與書俱不甚佳然郡橋梁旣不詳言金石者亦未之及故識其略云

蘇州府儒學誌

蔡昂蘇州府儒學誌四卷前有徐源吳寬王鏊沈杰林庭樞諸序刻成于正德癸酉有祝允明跋昂字惟中吳縣人由歲貢官九江府推官書成時已踰七望八矣誌頗載石刻黃山谷食時五觀帖慶元三年趙彥逾摹刻於建康之玉麟堂次年虞儔又刻于浙西憲司之明清堂蘇州卽浙憲治所也明正德中此碑尙在郡學今訪之不可得矣

先大父生平著述久已風行海內是書刻成于乙丑歲未及十年而刷印日繁閒有磨滅數十條不能辨字兩窗長夏並取舊本及金石跋尾中漫漶者付之梓人悉加補苴庶爲完善嘉慶十六年五月六日孫男師康百拜謹記

十駕齋養新餘錄總目

卷上

簪當作戢

武王克殷之年

左傳服杜之學

太歲超辰立成

譙周注論語

諸經音

昏當從唐本說文作昏

古今音異

卷中

史漢目錄

太史公李延壽

像

蜀石經毛詩

春秋十二公紀年

春秋正義宋熈本

孟季子問公都子

大題在下

思

諸史目錄皆後人增加

史記年表

漢書王子侯誤字

蘇林音胥爲堅

漢人異讀

續漢書百官志注譌字

三國志注

史傳稱人字

晉書地理志之誤

毛寶傳誤

朱序傳誤

劉逵

孟康

何法盛書

王劭齊隋二史

隋五行志多譌言

隋書經籍志遺漏

一字三字石經

謝吳

南宋事略

紀

哀宗紀

耿炳文

江西人

東林

齊楚浙三黨

卷下

帝王大度

白樂天文集

歐公誤用不識撐犁

呂升卿通判海州

章惇事邵康節胡安國稱秦檜

朱文公語

陸象山疑有子

晏元獻夫人

藏書之厄

南雍經史板

羣書治要

李伯時畫古器圖

避諱改姓

京房吹律定姓

司馬康

郭叔誼

東坡在元祐時已有詆誣之者

曾文肅帥青社

程伯清語

何道夫語

呂東萊讀史多

韓奉常妻

南監板經史

翻刻古書易錯

石刻詛楚文

元會運世

姓隨音變

陸羽從僧姓

番陽洪氏

修容

十鴛鴦養新餘錄 總目

捉筆

花木瓜

章硬頸

金毛鼠

賽仁孝

捕風

雞鴨諫議

笑面夜叉

滿朝歡

十駕齋養新餘錄卷上

簪當作戠

朋。盡簪。古文簪作貸。京作摺。馬作臧。荀作宗。虞作戠。戠。盡合也。予謂三代以前無簪字。當以戠爲正。與上大有得句協韻。摺。臧。宗。簪。皆聲之轉。唯古文貸無義。當是轉寫誤耳。戠與埴同。禹貢厥土赤埴墳。孔傳。土黏曰埴。鄭康成本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攷工記。搏埴之工。鄭亦訓埴爲黏土。是戠埴同物。皆取黏義。黏與合。義相成也。

像

象也者。像此者也。象也者。像也。兩像字。唐石經初刻皆作象。此古本也。後人添人旁。當以初本爲善。古人以義訓名。不嫌同文。如孟子微者微也。上下兩微。無異形。亦無異讀也。

武王克殷之年

武王克殷。國語以爲歲在鶉火。古法歲星與太歲恆相應。星在鶉火。則太歲必在未。孔穎達詩正義。謂是歲辛未。此用古法超辰之率定之。後世不用超辰。則斷以爲己卯。干支雖有不同。於積算元無多少。似異而實非異也。竹書周武王十二年辛卯伐紂。十七年陟。皇甫謐云。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

見史記唐一行以康王十一年歲在甲申。上溯武王克商之歲。當在壬辰。唐書三說皆非是。自武王克商。至魯隱公之元。四百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春秋後又二百二十五年。而爲秦所滅。凡八百六十七年。太史公年表。始于共和。共和以前。周諸王之歷年。蓋已難攷。班孟堅漢書。載劉歆三統術。依魯歷及世家。推得周初以來紀年。較而次之。夏殷以前。經典無明文。子長孟堅所不論。後儒妄說。皆未可信。

蜀石經毛詩

江有汜三章。皆有之子歸句。蜀石經歸上並有子字。子攷三百篇中。云之子于歸者不少矣。之子于征。之子于苗。之子于狩。之子于釣。皆四字句。此篇亦當依蜀本有子字。昔育怨育鞠。蜀石經無下育字。以四字成句。亦視它本爲勝。

左傳服杜之學

南史儒林崔靈恩傳。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焉。王元規傳。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條析。無復疑滯。

春秋十二公紀年

春秋正義於十二公之首必云是歲歲在某次。因此可知太歲所在。此必先儒相承之舊文。非孔沖遠所能及也。

隱公元年歲在豕韋。太歲當在甲寅。今日己未。
桓公元年歲在元枴。太歲當在乙丑。今日庚午。
莊公元年歲在鶉火。太歲當在癸未。今日戊子。

案莊公即位卅二年。以常率計之。其末年太歲當在甲寅。歲星應在豕韋。而正義云。閔公元年歲在大梁者。依三統術。莊廿三年入歲星歲數。正在超辰之限。太歲超乙巳入丙午。歲星亦超實沈入鶉首矣。依此算到莊公末年。星已至降婁。則閔公初年。正在大梁也。此非精于算術者不能知。孔氏於三統元起丙子之故。全然未曉。轉信虞恭諸人說。以庚戌爲上元。詩疏所引三統術。率與本術不合。安能精思及此。

閔公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丙辰。今日庚申。
僖公元年歲在鶉首。太歲當在戊午。今日壬戌。
文公元年歲在降婁。太歲當在辛卯。今日乙未。
宣公元年歲在壽星。太歲在己酉。今日癸丑。

成公元年歲在降婁太歲在丁卯今日辛未

襄公元年歲在壽星太歲在乙酉今日己丑

昭公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丙辰今日庚申

昭十五年距莊廿三年滿百四十四歲又值超辰之限歲星超鶉首入鶉火太歲超庚午入辛未服子

慎所謂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是也自此年歲在鶉火算至卅二年正在星紀故有越得歲而吳

伐之之占歲星超辰在左氏固有明文矣

定公元年歲在元枵太歲當在己丑今日壬辰

哀公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甲辰今日丁未

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太歲干支與今人所推不同前後亦分三段自莊廿三年以前相差五辰

如隱元年本甲寅而今人以爲己未是也昭十五年以前相差四辰如襄廿一年本乙巳而今人以爲

己酉是也昭十五年以後相差三辰如哀十六年本己未而今人以爲壬戌是也

王伯厚曰嘗攷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申有二年之

差予謂呂不韋以秦相國紀秦年所用卽秦歷也而以今法上推有兩辰之差者古術太歲與歲星皆百

四十四年而超一辰自周訖秦漢皆然東漢始不用此法故太初元年太歲在丙子而後人以爲丁丑已

差一算秦始皇在太初前百三十餘年，固宜差二算矣。溯而上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或差三算，或差四算，五算，又溯而上之，至周武王伐紂，本辛未，而後人以爲己卯，則差八算矣。世愈遠，則差愈多，皆由超辰使然。要于積年元無增減，似異而實同也。閻若璩不知古有超辰法，遂謂呂書汨灘當爲淹茂，失之甚矣。

太歲超辰立成

三統術太歲與歲星恆相應，歲星起星紀，百四十四年而超一次，太歲起丙子，亦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凡千七百二十八年，而周十二辰是爲歲星歲數。孔穎達春秋正義云：三統以庚戌之歲爲太極上元，則已昧其根本，唯歲星超辰不能不用服虔龍度天門之說者，以昭十三年歲在大梁，與卅二年越得歲二文，非用超辰，便多齟齬耳。今以歲數分爲十二篇，俾言太歲者有所折衷焉。

丙子篇第一

滿百四十四歲爲一篇。

辛丑篇第二

此第百四十五年也，太歲超庚子入辛丑，歲星超星紀入元枵。

丙寅篇第三

此二百八十九年也。太歲超乙丑入丙寅。歲星超元枵入張。欽。

辛卯篇第四

此四百三十三年也。太歲超庚寅入辛卯。歲星超豕韋入降婁。魯公伯禽五年。入辛卯篇。

丙辰篇第五

此五百七十七年也。太歲超乙卯入丙辰。歲星超降婁入大梁。魯微公廿六年。入丙辰篇。

辛巳篇第六

此七百二十一年也。太歲超庚辰入辛巳。歲星超大梁入實沈。魯懿公元年。入辛巳篇。

丙午篇第七

此八百六十五年也。太歲超乙巳入丙午。歲星超實沈入鶉首。春秋莊公廿三年。入丙午篇。

辛未篇第八

此一千零九年也。太歲超庚午入辛未。歲星超鶉首入鶉火。魯昭公十五年。入辛未篇。

丙申篇第九

此一千一百五十三年也。太歲超乙未入丙申。歲星超鶉火入鶉尾。魯穆公廿七年。周安王十九年。入丙申篇。

辛酉篇第十

此一千二百九十七年也。太歲超庚申入辛酉。歲星超錫星入壽星。秦始皇八年入辛酉。篇。

丙戌篇第十一

此一千四百四十一年也。太歲超乙酉入丙戌。歲星超壽星入大火。

辛亥篇第十二

此一千五百八十五年也。太歲超庚戌入辛亥。歲星超大火入析木。

春秋正義宋槧本

吳門朱文游家藏宋槧春秋正義三十六卷。云宋淳化元年本。實則慶元六年重刊本也。每葉前後各八行。行十六字。卷末有馮嗣祖、趙彥穰等校勘字。今通行本袁公卷首正義全闕。獨此本有之。文游嘗許予借校。會予北上未果。今文游久逝。此書不知轉徙何氏矣。

譙周注論語

譙周論語注十卷。梁時尙存。劉昭注續漢書。曾一引之。鄉人讎注讎。卻之也。以韋矢射之。

孟子子問公都子

告子以義爲外。病在以長爲義。孟子子習聞其說。故亦以義爲外。公都子雖以行吾敬曉之。但以伯兄之親。而仍爲鄉人之長所奪。是敬不敵長矣。敬卽在內。長實在外。卽曰斯須之敬。而此敬終從彼長而起。安

得云在內。此公都子所以不能答也。及孟子有敬叔父與敬弟之難。叔父之敬。以分不以年。而弟則幼于我者。弟非長而亦有當敬之時。則義在敬不在長。而彼長而我長之之說。不攻自破矣。厥後季子再難。不能更執長字。方知孟子立言之妙。

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此鄉飲正齒位之禮。其時鄉人伯兄。咸在賓位。當以齒序。所謂鄉黨莫如齒也。若伯兄宴客。而弟爲行酒。則不論年紀長幼。總當先客。豈有先酌伯兄之理。何必計其長一歲否邪。

諸經音

陸德明云。爲易音者三人。王肅、李軌、徐邈。爲尚書音者四人。孔安國、鄭元、李軌、徐邈。陸云。漢人不作音者九人。鄭元、徐邈、蔡氏、孔氏、阮侃、王肅、江惇、干寶、李軌。近有沈重。爲禮音者。鄭元、王肅、李軌、劉昌宗、徐邈、射慈、謝楨、孫毓、曹毗、尹毅、蔡謨、范宣、徐爰。射慈以下。王曉。音。沈重。撰。周禮。禮記音。春秋左氏音。則服虔、高貴鄉公、嵇康、杜預、李軌、荀訥、徐邈。王元規又撰春秋音。公羊音有李軌、江惇。論語有徐邈音。老子有戴逵音。莊子有李軌、徐邈音。爾雅則陳施乾、謝嶠、顧野王並撰音。

大題在下

古書多大題在下。陸氏經典釋文云。毛詩故大題在下。案馬融、盧植、鄭元注禮記。並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亦然。予案唐刻石經。皆大題在下。如詩經卷首。周南詁訓傳第一。列于上。毛詩兩字。列于此。

行之下。所謂大題在下也。宋元以來刻本。皆移大題於上。而古式遂亡。今讀者且不知何語矣。予曾見史記宋大字本。亦大題在下。淮南轉運司監雕本。

昏當从唐本說文作曷

說文昏日冥也从日氏省氏者下也。一曰民聲案氏與民音義俱別依許祭酒例當重出昏云或作昏民聲今附于昏下疑非許氏本文頃讀戴侗六書故云唐本說文从民省徐本从氏省又引量說之云因唐諱民改爲氏也然則說文元是昏字从日民聲唐本以避諱減一筆故云从民省徐氏誤切爲氏省氏下之訓亦徐所附益又不敢輒增昏字仍附民聲于下其非許元文信矣案漢隸字原昏皆从民婚亦从昏民者冥也與日冥之訓相協唐石經遇民字皆作尸而偏傍从民者盡易爲氏如岷作岷泯作泯緡作緡瘠作瘠礪作礪瞽作瞽慙作慙蠹作蠹之類不一而足則昏之爲避諱省筆無疑謂从氏省者淺人穿鑿傳會之說耳

惡

論語釋文於泰伯先進兩篇俱有思字云古臣字案一忠爲臣其義淺鄙當因艸書臣作𠂔與一忠相似俗生附會成之陸德明著書在隋季已有此字蓋出六朝人妄作陸氏初爲古文由於不精小學故也戰國策亦有𦵏思字姚宏校本以武后所造𦵏疑之予謂武后頒行十二字亦有所本非盡出臆造要是魏

晉以後增加之字。若初作秦漢古文。則惑矣。

古今音異

聲音與時變易。未易更僕數。略舉一二言之。古讀富如備。廣韻以富人宥韻。蓋齊梁以後之音。轉重唇爲輕唇也。宋元以來。讀富如傅。南北無異音。不復知其在宥韻矣。古讀不如不。轉音附勞之跗。春秋傳三周華不注。詩鄂不譱譱。鄭箋亦用此義也。廣韻兩收于平聲尤韻。入聲物韻。一讀如浮。一讀如弗。已非三代秦漢之音矣。黃公紹韻會。又收於入聲屋韻。讀不爲卜。與廣韻兩音復不同。今南人多讀不如鉢。與弗亦有重唇輕唇之別。唐宋人應試詩賦。官韻有不字者。必押入尤韻。今人則押入物韻。

論古音四聲者。以緝、合、盍、葉、怙、洽、狎、業、乏、爲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之入聲。今以古音求之。亦有未甚協者。答對也。詩兩無正篇。譜言則答與退、遂、醉、詳、爲韻。蓋在泰部。从盍聲。古書多以盍蓋通用。盍爲盍

今吳中方音讀盍如敢。聲相近而譌。非三代秦漢之音。盍又入立古位字。春秋公卽位。古文作立。位當

从立得聲。納內聲。古書出納字。或作內。內亦當从入聲。詩小戎以輶與合。邑韻。而內在隊韻。納在沒韻。

納在黠韻。介甲也。古甲冑字。或作介。爾爾聲。瘞瘞皆疾聲。急與亟通。易井九三。汲與食。惻福韻。

藝卽藝字。藝藝皆執聲。法去聲。劫怯亦去聲。葉世聲。洪从葉。井洪。息列反。徐禮葱洪。以制。洪。繼。皆

在辭韻。又从葉之字。或入葉。或入辭。易傳多以業與德韻。隲陟聲。而在質部。肩部有蒼字。與漚同。

音。郎、郢之郎音寒。郎、甘聲。忝、天聲。三百篇雖有忝字，然不以協韻，未可以隋唐之音遽切爲古音。侵部無入聲，針、砧、枯皆俗字。卽在職部，節在屑部，柳在櫛部，柳又入質，望、卿又在質部。至在至部，室在質部，二部。古、估、姑在質部，黠、劓、枯在黠部，結、拈、頤、擗在屑部。樂在覺部，又在鐸部，又在效部，而藥、樂、爍另爲部，藥有歷、洛、刺三音，分入三部。軌、斃、計、鐵皆在月部。漫部有溫、兀，曷部有怛、姐、頰、闕、噉、預、箴。末部有鉢、變、幹、曉、叟、揅。黠部有齧、溫、暈。鐸部有咀、鑿、纂、纂。屑部有餐、飡、堅、紆、柄、咽。群部有識、鐵、鐵、龍、揆、準、炯、明、纂、闕、斲。緝非侵之入聲，詩以緝與洽韻，緝與蟄韻。合非覃之入聲，詩以集與猶、咎爲韻，咎與退韻，納、皆內聲。罨、罨皆俗字。盍非談之入聲，詩章盍切，非古音。葉、帖爲鹽添之入聲，然鹽、兼、纖、僉諸字無入聲。葉、鼠、緝、緝當在。涉亦無平聲，唯占在鹽部，而帖、帖皆占聲，厭有平上去入四音，逮、走聲而在感部，斂、念聲與涅相近。洽、狎與咸、銜偏旁俱不相近，咸與覃、洽與合皆一類也。甲與介聲近，介在怪韻。業與嚴偏旁無相从者。乏爲凡之人聲，泛、乏聲，貶亦乏聲，而卽在檢部。齊梁人制此韻以當輕唇之一，未必合于古音。古音有入聲，唯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咍、魚、虞、模、蕭、宵、爻、豪、麻、尤、侯、幽，此外旦、泛、厭、奄、兼、占等字，偶有入聲。

十駕齋養新餘錄卷中

史漢目錄

古人書目錄皆在篇末。太史公之自序。班孟堅之敘傳。卽目錄也。今史漢目錄出於後人增加。攷隋書經籍志。史記一百三十卷之下。注云。目錄一卷。則史記之有目錄。隋時已然。

史通題目篇云。蔚宗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于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艸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是則范氏後漢書始有目錄也。於因習篇又云。蔚既移題目于傳首。列姓名于卷中。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爲列女高隱等目。范史本題漢民此云高隱者。避唐諱。非誤記也。

諸史目錄皆後人增加

付子固陳書目錄序云。其書祕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有詔校讐。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於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于案子固所謂各疏篇末者。今亦未見。蓋後來重刊失之矣。

太史公李延壽

太史公作十二本紀。以秦項列于周漢之間。後人於秦始皇無異言。而於項羽本紀則怪之。劉知幾謂羽僭盜不常稱王。此未達乎史公之旨者也。秦以暴并天下。雖自稱帝。非人心所歸向。史公初不欲以秦承周。以漢承秦。特以六國既滅。秦主命者十有餘年。秦既滅。項氏主命。又四五年。沛公之爲漢王。亦項羽所立也。秦項雖非其主。而業爲天下主命。不得不紀其興廢之迹。秦之稱帝。與項之稱霸王。均不得與五德之數。黜秦所以尊漢也。於何見之。於表見之。三代之後。繼以十二諸侯。繼以六國。始皇雖并天下。仍附之六國表。及陳涉起事。卽稱秦楚之際。秦楚皆周舊國。是秦未嘗有天下也。班氏漢書。始降陳勝項籍爲傳。孟堅漢臣。故有意抑項。然較之史公之直筆。則相去遠矣。隋亦以不仁得天下。雖兼并江南。而李延壽猶列之北史。不少分別。其義例正大。有太史公之風焉。後儒尊紫陽綱目。然於秦隋猶以正統予之。若太史公、李延壽之例。較之綱目。實勝一籌。

史記年表

十二諸侯年表。徐廣曰。共和元年。歲在庚申。訖周敬王四十三年。凡三百六十五年。共和在春秋前一百十九年。六國表起周元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元王元年乙丑。至赧王五十九年乙巳。凡二百廿一年。依史記年表。共和至赧王入秦。凡五百八十六年。

周武王十三年辛未克殷。又七年戊寅崩。周公攝政七年。始己卯。盡乙酉。成王親政五年。卽伯禽之五年。太歲超庚寅入辛卯。歲星超娵營入降婁。

漢書王子侯誤字

史記王子侯年表。有石洛侯劉敬。漢表作原洛侯敢。頃歲諸城李仁煜書山。於縣南鄉得古印一文曰石洛侯印。以太史公書攷之。知爲城陽頃王子。諸城與城陽國不遠。或石洛侯封卽在其境邪。漢書原字必是轉寫之譌。

蘇林音肸爲堅

漢書禮樂志。鸞路龍鱗。罔不肸飾。蘇林曰。肸音堅。涂之堅。

漢人異讀

漢書李廣利傳。宛貴人昧蔡。服虔曰。蔡音楚言蔡。

續漢書百官志注譌字

予初讀後漢書獻帝紀。建安二十二年。丞相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引劉昭注百官志。御史大夫郗慮免。不得補。證華歆爲魏國御史大夫。非漢之御史大夫。不當載於獻帝紀。已於攷異詳言之矣。頃讀宋書百官志。獻帝十三年。罷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慮免。不復補。乃知劉氏注本於宋百官志。又知今本

劉注得字當爲復之譌。

三國志注

予有亂十人論語春秋古文尙書皆同。陸氏釋文謂本或有臣字。非。三國志注引劉廙別傳云。昔者周有亂臣十人。又魏略載文帝詔云。周武稱予有亂臣十人。此類皆後來校刊依今本增入。非裴氏元文。

史傳稱人字

晉書郗超傳。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超。日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文度者。坦之字也。隱逸范喬傳。濟陰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公榮名昶。見王戎傳。武陟傳。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似卽一人。但陟爲沛國竹邑人。傳稱爲同郡。則公榮亦沛國人矣。而彼傳云濟陰。豈同時有兩公榮乎。王弼傳。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仲道。亦稱字也。

晉書地理志之誤

晉自永嘉之亂。中原淪陷。元帝稱制建康。僑置徐兗青豫諸州郡于揚州之域。以處中華流人。初無實土。及桓溫當國。始有土斷之令。然自元帝至孝武。百有餘年。僑州僑郡。未有加南字者。安帝義熙之世。劉裕滅南燕。收復徐兗青故土。於是有北徐北青北兗之名。而僑置之名。猶如故也。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八月辛酉。諸舊郡縣以北爲名者悉除。寓立于南者。聽以南爲號。是郡縣去北加南。始於宋受禪以後。而晉

朝無此名也。不獨郡縣。卽州名亦從而改易。試卽宋書武帝紀一篇言之。初云推高祖爲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義熙元年云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江九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徐青二州刺史。又云改授都督荆司梁益寧雍涼七州并前十六州諸軍事。又云解青州。加領兗州刺史。四年授揚州刺史。徐兗二州刺史如故。表解兗州。此皆在南燕未滅之前。固無南北之分也。五年詔加公北青冀二州刺史。於是始有北青州矣。九年公表請依界土斷。唯徐兗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此徐兗青蓋僑立之州。而不加南字。至十二年加領兗州刺史。增都督南秦凡二十二州。此二十二州之名紀文不具。蓋于前十六州之內去涼州。又增督北徐北青北兗交廣湘南秦七州也。是年十月以徐州之彭城沛蘭陵下邳淮陽山陽廣陵兗州之高平魯泰山十郡封公爲宋公。十三年進宋公爵爲王。以徐州之海陵東安北琅邪北東莞北東海北譙北梁豫州之汝南北潁川北南頓十郡益宋國。十四年固讓進爵。元熙元年正月又申前命。以徐州之海陵東海北譙北梁豫州之新蔡兗州之北陳留司州之陳郡汝南潁川滎陽十郡益宋國。此二十郡之中。所云彭城沛蘭陵下邳高平魯泰山者皆僑置之郡。而不繫南字。卽徐州兗州亦南渡僑立之州。而俱無南字。然則東晉之世僑立州郡無南字。斷可識矣。唐人修晉書於地理志述南渡僑立州郡多謬妄。如徐州篇云元帝以江乘置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南蘭陵等郡。分武進立臨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屬南徐州。又置頓邱郡。屬北徐州。明帝又立南沛南清河南下邳。

南東莞、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太平、南泰山、南濟陽、南魯等郡，以屬徐兗二州。穆帝時，移南東海七縣出居京口，不知元帝時安有南北徐之分，而成穆以前郡名本無南字，此誤據宋書州郡志而不察其爲宋史臣之詞也。兗州篇云：明帝以郗鑒爲刺史，寄居廣陵，置濮陽、濟陰、高平、泰山等郡，後改爲南兗州。此所舉濮陽諸郡，卽徐州篇之南濮陽諸郡，而不繫以南，是爲允當。唯云又改爲南兗州，則誤與徐州同，試檢南渡諸帝紀，除授徐兗二州刺史者，歷歷可數，曾有稱南徐南兗者乎？諸臣傳中，除僑立郡國守相者多矣，亦曾有稱南東海太守、南琅邪內史者乎？卽一部晉書論之，紀傳之文，無有與志相應者，以矛刺盾，當不待鳴鼓之攻矣。而千二百年來，曾無一人悟其失者，甚矣史學之不講也。

宋書州郡志南徐州篇云：晉永嘉大亂，幽、冀、青、并、兗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郡界者。晉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鑒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晉陵諸縣，其徙過江南及留在江北者，竝立僑郡縣以司牧之。徐兗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僑立幽、冀、青、并四州。安帝義熙七年，始分淮北爲北徐，淮南猶爲徐州，後又以幽、冀合徐，青、并合兗。武帝永初二年，加徐州曰南徐，而淮北但曰徐。此條述晉僑立徐州事最分明，首云南徐州刺史者，據宋制而言，而晉時初無南徐之名也。南兗州篇云：中原亂，北州流民多南渡。晉成帝立南兗州，寄治京口。時又立南青州及并州。武帝永初元年，省并併南兗。此條云晉成帝立南兗州寄治京口，又立南青州，似東晉時兗青已有南字，其實出于史臣追稱，欲示別於淮北之

竟青初非當時本稱。冀州籍云：江左立南冀州，後省。青州籍云：江左僑立，治廣陵。安帝義熙五年，平廣固，北青州治東陽城，而僑立南青州如故。後省南青州，而北青州直曰青州。此二條南冀字一見，南青字再見，皆史家變文示別，非當時有此稱也。唐人修晉史，因此致誤，要非宋志之失。唐人讀史不審耳。

晉志之最謬者，徐州籍云：元帝渡江之後，徐州所得惟半，乃僑置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四郡。此四郡在宋志皆繫之徐州矣。然宋志於北濟陰云：孝武孝建元年立，則是宋之孝武與晉邈不相涉也。淮陽則云：安帝義熙中，土斷立，非元帝也。陽平則云：流寓來配，雖不言何時立，據來配之文，亦當在義熙土斷時。不在元帝時也。況宋武分兩徐州，本畫淮南北爲界，而元帝渡江之始，所得徐州之半，不過淮南數郡耳。卽有僑立郡縣，亦當在淮南，不在淮北。而宋志所列徐州之境，則皆淮北也。豈可執義熙分配之制，誤仞爲元帝所置乎？史家志地理，當知限斷。淮陽屬豫州，陽平屬司州，濟陰屬兗州，皆非徐土也。在徐言徐可矣，何暇及它郡乎？

毛寶傳誤

毛寶傳：庾亮西鎮，請爲輔國將軍，又進南中郎。隨亮討郭默，默平，案討郭默者陶侃，非庾亮也。

朱序傳誤

朱序傳：太和末，遷兗州刺史。時長城人錢宏聚黨百餘人，藏匿原鄉山，以序爲中軍司馬，吳興太守。序至，

都討擒之。事訖還兗州。寧康初，拜使持節監河、中諸軍事、南中郎將、梁州刺史、鎮襄陽。是歲苻堅遣其將苻丕等率衆圍序。序固守，賊糧盡，行退，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陷于苻堅。今以孝武紀攷之，朱序討平錢步、射錢宏等，在寧康二年十一月，非太和也。序自兗州遷梁州，鎮襄陽，在太元二年三月，苻丕陷襄陽，在三年二月，非寧康也。序在襄陽逾年而始陷，亦非卽在是歲。傳所書皆誤。

劉達

左思三都賦爲之注者，劉達、張載也。趙王倫傳有黃門侍郎劉達，未審卽其人否。

孟康

晉書王濬傳，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溫令李密等，並表訟濬之屈。此別一孟康，非注漢書之孟康也。顏師古敍例云：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散騎侍郎，恆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常侍，中書令，後轉爲監封廣陵亭侯，不聞其仕晉也。

何法盛書

何法盛，晉中興書名目與諸史異。本紀曰：典表曰：注志曰：說列傳曰：錄論曰：敍，並見劉氏史通。李善注文選，引何法盛琅邪王錄、陳郡謝錄、濟陰卞錄，此類甚多，卽晉中興書中之一篇也。李延壽南北史以祖孫父子族屬合爲一篇，蓋取法盛例矣。

史通書事篇云。王隱何法盛撰晉史。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是鬼神錄亦法盛書之一篇也。又斷限篇。江左既承正朔。故氏羌有錄。氏羌錄當亦法盛書篇名。劉知幾云。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爲晉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沒不行。良可惜也。

王劭齊隋二史

北史王劭傳論。久在史官。既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尙委曲之譚。文詞鄙穢。體統煩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采。

王劭齊隋二史。最爲劉知幾所稱。於載言篇云。王劭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於言語篇云。王宋著書。宋孝王襲關東風俗傳敍元高時事。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姆多嗤。而歸罪于明鏡也。於敍事篇云。王邵齊志。長于敍事。短于論人。唯齊志正文之外。別有子注。則知幾譏其鄙碎。見補注篇。

隋五行志多謬言

予最喜五行志。多得古人懲惡勸善之義。如云齊武成帝時。左僕射和士開言於帝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亦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歡樂。一日可以當千年。無爲自勤約也。人言隋煬帝自負才

學。謂侍臣曰。天下當謂朕承籍餘緒而有四海邪。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又嘗從容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欲人諫。若位望通顯而來諫我。以求當世之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於地。汝其知之。此三事皆以爲言不從之罰。史家才識如此。視左氏內外傳何多讓焉。

隋書經籍志遺漏

晉灼漢書集解十四卷。宋孝王關東風俗傳。

一字三字石經

經籍志稱一字石經者。周易、尙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凡七部。稱三字石經者。尙書二部。春秋一部。其編次一字在三字之前。是一字爲漢刻。三字爲魏刻也。其序說云。後漢鐫刻七經。著于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此一字當爲三字之誤。蓋蔡中郎所書。祇有隸體。魏刻乃有古文、篆、隸三體。漢刻本無一字之名。魏晉而下。稱漢刻爲一字。取別于魏之三字耳。其誤始于范蔚宗。而隋志因之。

謝吳

隋經籍志。梁書四十九卷。梁中書郎謝吳撰。本一在正史類。梁皇帝實錄五卷。梁中書郎謝吳撰。記元帝事。在雜史類。劉知幾史通史官篇云。齊梁二代。又置修史學士。陳氏因循。無所變革。若劉陟、謝吳、顧野王、

許善心之類是也。又正史篇云：梁史武帝時，沈約與給事中周興嗣、步兵校尉鮑行卿、祕書監謝昊相承撰錄，吳與昊字形相涉，未知孰是。

謝宣城集有與謝洗馬吳聯句。

南宋事略

餘姚邵二雲，晉涵，精于史學，嘗有志改修宋史。予謂當自南渡始。二雲欣然擬作南宋事略，以續王偁東都事略篇目，悉依王氏之例，請予酌定儒學、文藝、隱逸三傳目錄寄之。今二雲沒矣，索其家遺藁，無有存者。癸亥閏月，予於小唐廬故篋中得所寄目錄藁，恨其志不克，遂姑錄其目，以待後賢。

儒學一

楊時

尹焞

胡安國

寅宏寧

朱震

范冲

羅從彥

李侗

朱熹

黃榦

李燔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顯

蔡元定

張栻

呂祖謙

真德秀

魏了翁

儒學二

邵伯溫

喻樗

洪興祖

高闕

林之奇

林光朝

楊萬里

陸九齡九韶

陳搏良

鮮季宣

葉適

戴溪

楊簡

袁燾甫

李舜臣道傳心傳

楊泰之

蔡幼學

程迥

劉清之

廖德明

湯漢

何基

王柏

葉味道

王應麟

黃震

文藝

汪藻

陳與義

葉夢得

程俱

曾幾

張嶠

韓駒

朱牧儒

徐俯

葛勝仲

熊克

陸游

范成大

鄭樵

尤袤

陳亮

徐夢莘

劉克莊

張即之

隱逸

徐庭筠

蘇雲卿

譙定

王忠民

劉勉之

胡憲

郭雍

劉愚

魏挾之

安世通

乚

字書無乚字。始見于遼史百官志。有十二行乚軍。各宮分乚軍。遙輦乚軍。各部族乚軍。羣牧二乚軍。又國語解。乚轄。乚軍名。轄者。管束之義。金史百官志。諸乚詳穩一員。掌守禦邊堡。有咩乚。唐古乚。移刺乚。木典乚。骨典乚。失魯乚。又有慈謨典乚。胡都乚。霞馬乚。地理志載詳穩九處。曰咩乚。木典乚。骨典乚。唐古乚。邪刺乚。移典乚。蘇木典乚。胡都乚。霞馬乚。與百官志略同。邪刺卽移刺。蘇木典卽慈謨典。慈謨卽蘇之譌。唯百官志無失魯有移典耳。

哀宗紀

金史哀宗紀。正大四年二月。蒲阿牙吾塔復平陽。執知府李七斤。李七斤。卽元史忠義傳之李守忠也。天興元年七月。書參知政事完顏思烈。恆山公武仙。鞏昌總帥完顏忽斜虎。率諸將兵。自汝州入援。八月。又書前儀封令魏璠上言。鞏昌帥完顏仲德。沈毅有遠謀。臣請奉命往召。不報。仲德卽忽斜虎也。十二月。又書鞏昌元帥完顏忽斜虎至自金昌。則七月入援者。祇完顏思烈武仙二人。鞏昌總帥以下九字皆衍。

耿炳文

明史耿炳文傳。建文元年。燕王兵起。命炳文爲大將軍。次真定。與燕軍戰敗。帝遣李景隆往代炳文歸。燕王稱帝之明年。刑部尙書鄭賜。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有龍鳳飾。玉帶用紅鞵。僭妄不道。炳文懼自殺。功臣表亦云。永樂二年。以嫌自殺。除成祖紀。永樂二年十月。籍長興侯耿炳文家。炳文自殺。此本諸永樂實錄。自必可信。而顧應祥長興縣志。謂洪武末鎮守遼東。以兵入援真定。陣亡。不知何據。予嘗見朱竹垞與馬寒中帖。其一云。劉三吾集。乞覓使借愚一讀。記有爲耿炳文墓碑。乃卒于洪武二十七年。今正史野錄俱載建文命帥師討燕。此大可疑事。蓋實錄爲西楊改削。文獻無徵。不可不爲辨明。恐貽誤國史。所關非小耳。三吾集予訪之未得。姑記竹垞說。俟異日攷論之。

江西人

明史李孜省傳云。假扶鸞術言江西人赤心報國。于是致仕。副都御史劉敷。禮部郎中黃景。南京兵部侍郎尹直。工部尙書李裕。禮部侍郎謝一夔。皆因之以進。焦芳傳。江西萬安人。蕭明舉。下所司勘奏。芳卽署其尾曰。江西士俗。故多玩法。如彭華。尹直。徐瓊。李孜省。黃景等。多被物議。宜裁減解額五十名。通籍者勿選京職。著爲令。且言王安石禍宋。吳澂仕元。宜榜其罪。俾它日毋得濫用江西人。楊廷和解之曰。以一盜故。禍連一方。至裁解額矣。宋元人物。亦欲并案邪。乃止。夫一省之人多矣。賢愚優劣。何可概論。忽以爲赤

心報國。忽以爲俗多玩法。朝廷議論妄誕如此。豈不貽笑千古。

東林

顧憲成建東林書院。在萬歷三十二年。憲成卽于四十年卒。至魏忠賢用事。借東林名目。傾陷諸賢。距憲成之卒。已十餘年矣。明史孫丕揚傳。先是南北言官羣擊李三才。王元翰。連及里居顧憲成。謂之東林黨。而祭酒湯賓尹。諭德顧天埈。各收召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黨。崑黨。以賓尹宣城人。天埈崑山人也。御史徐兆魁。喬應甲。劉國縉。鄭繼芳。劉光復。房壯麗。給事中王紹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紹吉。周永春。輩則力排東林。與賓尹。天埈。聲勢相倚。大臣多畏避之。此段在三十九年京察以前。案科道攻李三才者。御史徐兆魁。南京給事中劉時俊。御史劉國縉。喬應甲。給事中王紹徽。徐紹吉。周永春。姚宗文。朱一桂。李瑾。南京御史張邦俊。王萬祚。而三才遂去官。當在卅七八年間。四十二年。再攻三才。則御史劉光復。而給事中劉文炳。御史李徵儀。劉廷元等繼之。奉詔往勘者。則給事中吳亮嗣也。攻王元翰者。御史鄭繼芳。而劉文炳。王紹徽。劉國縉等繼之。其事在三才前。以葉向高傳證之。可無疑也。辛亥京察。國縉挂察典。應甲亦以年例出外。而臺諫與東林遂成不解之讐。

顧憲成以萬歷三十二年立東林書院。四十年五月卒。年六十三。

齊楚浙三黨

明史夏嘉遇傳。帝神宗久倦勤。方從哲獨柄國。碌碌充位。中外章奏悉留中。唯言路一攻。則其人自去。不待詔旨。導諫之勢積重。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則給事中元詩教。周永春。御史韓浚。楚則給事中官應震。吳亮嗣。浙則給學中姚宗文。御史劉廷元。而湯賓尹輩陰爲之主。其黨給事中趙興邦。張延登。徐紹言。商周祚。御史駱駿曾。過庭訓。房壯麗。牟志夔。唐世濟。金汝諧。彭宗孟。田生金。李徵儀。董元儒。李嵩。輩與相倡和。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爲事。方從哲傳。齊楚浙三黨鼎立。務搏擊清流。齊人元詩教。從哲門生。勢尤張。鄭繼之傳。四十一年。吏部尙書趙煥罷。明年二月。召繼之代煥。是時言路持權。齊楚浙三黨尤橫。大僚進退。惟其喜怒。繼之故楚產。習楚人議論。且年八十餘。耄而憤。遂一聽黨人意。指縉雲李銑。以刑部尙書署都察院。亦浙黨所推轂。四十五年。大計京官。繼之與銑司其事。考功郎中趙士謬。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佐之所去留。悉出紹吉等意。繼之受成而已。一時與黨人異趣者。貶斥殆盡。大僚則中以拾遺善類爲空。趙煥傳。四十六年。吏部尙書鄭繼之去國。時黨人勢成。清流斥逐已盡。齊黨元詩教勢尤張。以煥爲鄉人。老而易制。力引煥代繼之。比至。一聽詩教指揮。不敢異同。由是素望益損。

十駕齋養新餘錄卷下

帝王大度

唐宣宗時，裴惲進詩賀聖政，有太康字。帝怒曰：太康失邦，乃以比我。戶部韋澳奏云：晉武平吳，改號太康。雖有失邦之言，乃見歸美之義。上曰：天子大須博覽，不然幾錯罪惲。宣宗雖中主，乃能因澳之言，自悟其錯，賢於梁武之護前多矣。

唐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數道陳拾遺名。柳舍人璟目之，裴不覺。上顧柳曰：它字伯玉，亦應呼陳伯玉。因話錄文宗御名昂，裴於御前直稱陳子昂名，宣觸帝怒。而文宗之言如此，其度量殆不可及。

白樂天文集

白樂天以寶歷元年到蘇州刺史任，晚年錄文集三本，置其一於南禪院千佛堂。

歐公誤用不識撐犂

綱素雜記：歐陽永叔代王狀元謝啓，陸機閱史，尙靡識於撐犂。陸機事不知載何書。王勉夫云：此見元晏春秋云：予讀匈奴傳，不識撐犂孤塗之事，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犂，天子也。匈奴號撐犂，猶漢人

稱天子也。其事亦著藝文類聚、類要諸書。然則不識撝掣者乃皇甫謐。非陸機也。

東坡在元祐時已有詆誣之者

揮塵餘話。東坡先生雖竄斥於紹聖元符。然元祐中黃慶基、趙君錫、賈易之徒。已摘取其所行制詞中語。以爲詆誣。後來施行。蓋權輿於此。

呂升卿通判海州

東坡外制有呂升卿通判海州詞。蓋在元祐元年。

曾文肅帥青社

揮塵後錄。曾文肅自高陽帥易青社。

章惇事邵康節。胡安國稱秦檜

章惇嘗事邵康節。見宋史邵伯溫傳胡安國初問人材於游酢。酢以秦檜爲言。且比之荀。故安國力稱檜賢。見宋

史安國傳

程伯淳語

能改齋漫錄。呂正獻公嘗薦常夷甫。秩後差改節。呂對程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顧侍郎寧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

朱文公語

朱文公與陳同父書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即便脫灑磊落。

何道夫語

梁谿漫錄。何道夫畊云。官不必高。但願衣冠不絕。而常爲士類。家不必富。但願衣食繼足。而可以及人。

陸象山疑有子

陸象山云。初讀論語。卽疑有子之言支離。

呂東萊讀史多

朱子語錄云。東萊聰明。看文理卻不仔細。緣它先讀史多。所以看經著眼。

晏元獻夫人

揮塵錄。晏元獻夫人王氏。國初勳臣超之女。樞密使德用之妹也。元獻壻。富鄭公也。鄭公壻馮文簡。文簡孫壻蔡彥清。朱聖子。大昕案朱聖子。聖子女適滕子濟。俱爲執政。元獻有古硯一。奇甚。王氏舊物也。諸女相授。號傳壻硯。今藏滕氏。朱之孫女適洪景嚴。近又登二府。亦盛事也。

韓奉常妻

揮犀錄。韓循之奉常治之妻。魯國太夫人文氏。潞公之孫。魏公之孫婦。儀公之家婦。呂惠穆之外孫。魯簡肅之外曾孫。呂文靖之曾外孫。身見其子肖肖。爲樞密。壻鄭億年。爲資政殿大學士。儀同執政。它子與孫俱被飾擢。壽踰八秩。婦人中罕有。

藏書之厄

魏華父言。藏書之盛。鮮有久而弗厄者。孫長孺自唐僖宗時。爲榜書樓二字。國朝之藏書者。莫先焉。三百年間。再燬于火。江元叔合江南吳越之藏。凡數萬卷。爲藏僕竊去。市人裂之以籍物。其入于安陸張氏者。傳之未幾。一篋之富。僅供一炊。王文康、李文正、廬山劉壯輿、南陽井氏。皆以藏書名。未久而失之。宋宣獻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不減中祕。而元符中。蕩爲煙埃。晁文元累世所藏。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之災。尺素不存。跋尤氏家藏書目錄序。尤氏書寶慶初亦厄于火。

南監板經史

南雍志云。金陵新志。所載集慶路儒學史書梓數。正與今同。則本監所藏諸梓。多自舊國子學而來也。明矣。自後四方多以書板送入。洪武永樂時。兩經欽依修補。然板既叢亂。每爲刷印匠竊去。刻它書以取利。故旋補旋亡。成化初。祭酒王俱會計諸書亡數。已逾二萬篇。時巡視京畿南京河南道御史上海董綸。乃以贓犯贖金。送充修補之費。文獻通攷補完者。幾二千葉焉。宏治初。始作庫樓貯之。嘉靖七年。錦衣衛聞。

住千戶沈麟。奏准校勘史書。禮部議以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博學有文。才猷亦裕。行文使逐一攷對。修補。以備傳布。其廣東布政司原刻宋史。差人取付該監。一體校補。遼金二史原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於是邦奇等奏稱。史記前後漢書殘缺模糊。原板脆薄。剝補隨卽脫落。莫若重刊。又于吳下購得遼金二史。亦行刊刻。已而邦奇汝璧陞遷去任。祭酒林文俊。司業張星繼之。乃克進呈。宋史四百九十一卷。成化中巡撫兩廣都御史朱英刻于廣州。

南雍經史板

南雍志。周易注疏一十三卷。尚書注疏二十卷。毛詩注疏二十卷。春秋正義三十六卷。公羊疏三十卷。穀梁疏十二卷。儀禮注疏五十卷。舊板壞失止殘板五面。新刻儀禮注疏十七卷。孝經注疏一卷。論語注疏十五卷。皆殘闕。爾雅注疏十卷。則見子類。周禮禮記孟子注疏。南監初未有板也。志又云。十三經注疏。刻于閩者。獨缺儀禮。以楊復圖說補之。嘉靖五年。巡撫都御史陳鳳梧。刻于山東。以板送監。是南監儀禮注疏。雖刻于嘉靖初。乃在張邦奇之前。邦奇等所刊補者。唯二十一史耳。嘉靖七年所刻。唯史記兩漢書遼金二史五部。其後續刻於萬曆二十四年者。則有史記梁書五代史。祭酒余有丁。司業周子義所校也。

翻刻古書易錯

湧幢小品，翻刻古書甚害事。刻一番，錯一番，以後者爲是，則必以前者爲非。

羣書治要

日本人刻羣書治要五十卷，每卷首題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敕撰。一周易，二尚書，三毛詩，四至六春秋左氏傳，七禮記，八周禮，周書，國語，韓詩外傳，九孝經，論語，十孔氏家語，十一至十二史記，十三至二十漢書，二十一至二十四後漢書，二十五至二十八三國志，二十九至三十晉書，三十一至三十六陰謀，鸛子，三十二管子，三十三晏子，司馬法，三十四老子，鶡冠子，列子，墨子，三十五文子，曾子，三十六吳子，商子，尸子，申子，三十七孟子，慎子，尹文子，莊子，尉繚子，三十八孫卿子，三十九呂氏春秋，四十韓子，賈子，四十一淮南子，四十二鹽鐵論，新序，四十三說苑，四十四桓子新論，潛夫論，四十五崔寔正論，昌言，四十六申鑒，中論，典論，四十七劉廙政論，蔣子政要論，四十八體論，典語，四十九傅子，五十袁子正書，抱朴子。前有尾張國校督學臣細井德民序，題云天明五年乙巳春二月，未知當中國何年也。

石刻詛楚文

新定續志云：嚴州有石刻詛楚亞駝文，在郡廨清風堂廊廡間。

李伯時畫古器圖

揮麈餘話：李伯時自畫其所蓄古器爲一圖，極其精妙，舊在上蔡畢少董良史處。少董嘗從先人求識于

後少董死，乃歸秦伯陽燾。其後流轉於其壻林子長桷，今爲王順伯厚之所得，真一時之奇物也。

元會運世

朱子語類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是如何？曰：此是邵子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它只以數推得是如此。它說寅上生物，是到寅上方有人物也。有三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已在巳午之間，今則及未，至酉上說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

道學名臣言行錄：蔡元定論經世書云：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絲豪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得而數者，卽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歲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一日有十二辰，故日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豪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得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六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豪，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大昕案：一萬八百年當有十三萬三千五百七十九月，三百六十年當有十三萬九千四百日。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腠腧屈伸，交關淺深之數，莫不由此。

避諱改姓

賀氏本姓慶。避漢安帝父名。改賀氏。唐憲宗名淳。改淳于氏爲于氏。陶穀本姓唐。詩人彥謙之孫。避石晉諱。改陶氏。湯悅本姓殷。名崇義。初仕南唐。入宋。避諱。改今姓名。金履祥先世姓劉。避吳越諱。爲金氏。

姓隨音變

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閒音以韓爲何。字隨音變。遂爲何氏。簡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爲簡。故隨音變。

京房吹律定姓

京房本姓李。吹律自定爲京氏。

陸羽從僧姓

陸羽無姓氏。初生棄隄上。僧姓陸者收育之。因從僧姓。

司馬康

蘇子瞻爲司馬溫公行狀云。子三人。童。唐。皆蚤亡。康。今爲祕書省校書郎。東都事略。宋史本傳。俱不言溫公無子。而邵伯溫聞見前錄。稱溫公無子。以族人之子康。字公休。爲後。與行狀不同。是可疑也。伯溫又言。公休子植蚤死。無後。溫公之世遂絕。據行狀。孫二人。植。桓。皆承務郎。則不獨一植也。

南渡後以溫公無後。以其族人僞爲溫公會孫。僞字季思。官至吏部侍郎。龍圖閣待制。史不爲立傳。僞子

遵官通直郎權發遣信州見渭南集

番陽洪氏

洪氏五季時由歙徙饒之樂平又七世徙番陽至給事中彥昇以進士起家洪氏益大給事之弟彥先右通直郎太師鄭國公是生魏國忠宣公

文惠之仲子祕字必之以廢累官知山陰縣桂陽軍簽判通判郢州差知武岡軍甚有政聲改知南劍州不赴自請奉祠以主管武夷山沖祐觀里居年七十一卒官奉直大夫爵番陽縣男子三人某朝散大夫前知容州偁承議郎權發遣嘉定府僉丞世孫四人蘭荀萬皆將仕郎芮爲墓志

郭叔誼

郭叔誼字幼才蜀之廣都人官朝奉大夫自號肖舟老人有續通鑑長編增添綱目二十卷溫公通鑑評三卷見魏鶴山所撰墓志

修容

檀弓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修容焉古人謂儀爲容修容猶言習儀也玉藻將適公所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大戴禮火滅修容周書大聚解立鄉社以修容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修與習其義一也注以爲更莊飾似未盡然古者女子將嫁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容者儀也

捉筆

王裒云。吾不捉筆已四十年。見王隱晉書。及魏志王修傳注。

捕風

韋應物詩。持索捕風幾時得。將刀斫水幾時斷。東坡集亦有繫風捕影語。

花木瓜

周必大游山錄。汪彥章與王甫即甫字太學同舍。甫貌美中空。彥章戲之爲花木瓜。及彥章罷符寶郎。甫正當國。以宣倖處之。宣州產花木瓜故也。

雞鳴諫議

繫年要錄。紹興五年。詔禁屠以禱晴。而併及雞鳴。右諫議大夫趙霈奏疏稱。誦上德以爲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比。中書舍人胡寅讀疏笑曰。諫職乃及此乎。聞女直統兵有號龍虎大王者。或入犯。當以雞鳴諫議拒之。

章硬頸

章帖守蘇州。人目爲章硬頸。見吳郡綱經續記。

笑面夜叉

蔡卞時人目爲笑面夜叉。見能改齋漫錄。

金毛鼠

馮當世人目爲金毛鼠。以其外文采而中實貪猥也。亦見能改齋漫錄。

滿朝歡

章鑑號滿朝歡。見宋史。

賽仁孝

劉整號賽仁孝。見元史。

先君子畢生著述。成賴友朋門弟子傳寫刊行。養新錄二十卷。成書最後。甫脫槧卽爲阮中丞芸臺先生攜去。釀金開雕。以後續有所得。別記一編。名曰養新餘錄。逮甲子冬捐館。共得若干條。不肖兄弟。謹藏弄篋中。未忍輕啓。今夏僭妹倩瞿君鏡濤。校修先君子詩文集告成。適嘉興李許齋太守書來。索經典文字攷異。唐五代學士年表。王深寧年譜。三史諸史拾遺等遺藁。將代謀剞劂。因啓舊筍檢尋。念及養新餘錄未刊。終爲全書缺事。爰取手槧繕錄清本。分爲三卷。以授梓人。俾四方好學之士喜讀我先人書者。無或有遺珠之憾焉。嘉慶丙寅冬十月既望男東塾百拜謹識。